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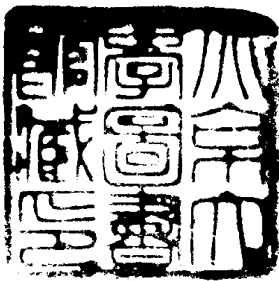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6602/0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四五冊目次

## 經部·春秋類

春秋一得一卷

〔清〕閻循觀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樹滋堂刻西澗草堂全集本

一

左傳評三卷

〔清〕李文淵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年李文藻刻本

九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

〔清〕吳守一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四四

春秋不傳十二卷

〔清〕湯啓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四年刻本

五六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不分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九七



# 春秋一得一卷

〔清〕閻循觀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

樹滋堂刻西澗草堂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一得

一卷》提要

春秋一得

昌樂 閻循觀 懷庭

隱公

元年不書即位攝也仲子桓母也考其官而獻六羽若桓公無爲君之道則其母不祔於廟矣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不聞作宮而祀之隱之爲攝明甚蓋左氏及見舊史其言可據歐陽子以爲隱實非攝而左氏不足信非也天王來歸仲子之賵左氏曰豫凶事非禮蓋元年仲子未卒至五年九月而考其官則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子氏薨者即仲子無疑也公羊謂隱公之母穀梁謂隱公之妻皆誤春秋一得

一

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即弗深考殆理之必無者也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或曰何以知周之改夏時也曰以春秋知之

公子益師卒不日何也曰舊史不日也夫子不敢加也左云公不與小飲故

伯姬歸于紀書何也先公之息重之也行禮于廟焉

紀子伯紀大夫也何以序莒子之上莒用夸禮故下之

武氏子來求購罪魯也

衛州吁弑其君完不稱公子絕之于衛也且曰衛有是事而責四鄰之不問也胡氏曰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

公子之道以爲爲人君公者之戒如此何以懼亂臣乎且  
今傳而觀經此義於何而見乎

衛人殺州吁于濮稱人衆也示國人皆有不共戴天之義  
也

穀梁子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  
也如此說經經安得不晦

夏聲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公  
在師而書聲帥何也見聲之擅威無上而弑逆之勢成矣  
敗宋稱公何也明之也

桓公

春秋一得

二

桓無王何也曰何嘗無王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皆書  
王矣其餘不書王闕也四年七年無秋冬亦闕也夏五亦  
闕也傳者知夏五之爲闕而于五之闕秋冬之闕則從爲  
之辭非聖人之意也凡春秋之闕或因舊史或後人傳寫  
脫漏者

滕子來朝滕以弱降稱子耳

荀子曰聖人善胥命非也猶愈于盟而已

有年幸之也詩曰曾孫之慶

王伐鄭而先書蔡人衛人陳人罪三國之不力也射王中  
肩不書不忍言也

蔡人殺陳佗示鄰國討賊之義也佗賊之也而公羊以爲  
外淫貶之穀梁以爲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二傳之說往往  
舍周行而尋蹊間

九月丁卯子同生釋或者之疑正周公之統  
祭公來遠逆王后于紀公羊說是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子其爲君也郝氏曰忽未定  
故稱世子

許叔入于許許叔因鄭之有亂而入許以復奉其宗祀亦  
可謂權矣穀梁子云曰入者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何責  
人已甚乎蓋入者難辭危不得入也

春秋一得

三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胡氏之說曰稱人狄之也以天  
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夫其所譏是矣而以  
稱人爲狄則未見其然也蓋諸侯可以稱人諸侯之大夫  
可以稱人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凡不書即位者皆以故不行即位之禮故  
也

單伯逆王姬從左作送王姬爲是諸侯之大夫無稱伯者  
以單伯爲魯之命大夫非也

諸傳好言諱至齊師遷紀邾鄆郕公羊亦以爲爲襄公諱



而不書取夫齊襄何人而聖人爲之諱乎紀侯大去其國則曰齊復仇故不書滅春秋爲賢者諱夫使齊實爲復仇以其惡權之亦何足稱賢況實貪人之土地乎何以知其貪復仇者得仇而止未聞滅其國而取其有也且哀侯周殺之而遷禍于紀之子孫不以過乎復九世之仇不以遠乎然則春秋無諱乎曰有諱尊諱親則有之矣

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書及公志也天理滅人道絕矣

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邾氏曰將伐邾也

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實魯殺之而曰齊者罪桓也且不以殺糾累魯也糾仇人之子也

### 春秋一得

四

十年春公敗齊師于長勺胡氏曰齊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行行使有文告之詞疆場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敗勝乎其論美矣而非可以施于齊魯之間也齊爲魯仇方思往取其人而甘心焉况其自來而不與之戰乎苟其克之智取可也自桓公見殺于齊于今十年矣讀十年所書莊公之事遺親忘恥亦已甚矣獨此舉差快人意而猶警之何哉然則不書齊伐何也曰言公敗齊師于魯地而齊之來伐不言而可知矣此書法之簡也曰復仇之說或曰百世可也或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二者孰是曰一過一不及終仇之身與仇之

者之身其亦可也

齊師滅譚疾始滅也

十有三年齊人滅遂齊桓初政四年之間滅兩國此孔門所以不道也

公會齊侯盟于柯胡氏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及齊平可也然與之盟不亦甚乎

十有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胡氏曰宋背北杏之會也或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宣銘桓之不暇北杏歸而即背何也桓未受專征之命猶然侯也侯不當居公上今遽駕宋而上之宋豈能甘爲之下哉桓謂不假王命無以帖

### 春秋一得

五

宋志此單伯所以會伐也其冬復會于鄆單伯定其序齊序宋上而宋始不敢不服胡氏乃以單伯爲魯之命大夫何哉

十有六年荆伐鄭或曰鄭自入國何藉于楚而楚得以緩告伐之然則鄭之入國楚與有力矣假楚力以復國甘爲楚役而不辭此石晉所以臣契丹也又曰度已取成而還矣故雖有盟幽之同即有不朝之事鄭之反復於齊楚厲公爲之也

幽之盟或曰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夫盟非春秋之所貴春秋以達王事伯者之事未嘗有所與也其所與者必合乎

天理而後可也

十有七年是年僖王崩不書不奔喪也齊桓既同盟于幽以獎王室而同盟之人于王室大故何以漠然若不聞乎殆假之而有不能者矣

十有八年春秋書事之簡乃記籍之法也書公敗齊師于長勺不言齊師伐我而可知矣書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戎侵我公敗之而可知矣傳者乃或曲為之說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或曰齊挈宋而為盟于鄆將以伐魯討受詹之罪也結媵婦至鄆聞其事而乞盟以免之不可為擅說范云公子結

春秋一得

七

擅生事春秋不非救莊公危也胡氏反其說以病結蓋為擅與和議者發耳然則何以伐西鄙或許盟而薄伐或既盟而食言皆未可知不可為結罪也齊以受詹故主兵敗齊齊于首若僅以擅盟故則仍當首宋矣

齊桓年冬齊人伐我說者謂齊桓于是舉懷齊之兵然考左傳是時周有子頹之亂天王出居于鄭桓為盟主而不知圖乃以懷齊為急可謂知本末乎卒也定王室之亂者乃桓也罪其不朝而執其大臣之鄭伯也然則生盟中夏而服從諸侯不過求吾所欲耳果聖人所嘉乎哉奈何傳春秋者以為諸侯得罪於桓即春秋罪之不亦慎乎

二十有二年公如齊納幣嗚呼向者公之不仇齊固疑其忘父也而猶意其愛母之過曲徇其意而不能正也今文妻死矣而且娶仇人之子乃知莊公果無人心也

二十有四年夫人姜氏入傳曰入宗廟不受也由此言之公與桓盟果不為義也

齊桓之師聖人予之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二十有七年夏同盟於幽或曰自此以後王遠賜桓以侯伯之命桓始得以專征序宋上故曰授之諸侯子謂王既命桓為伯凡有王命之事公可以從桓矣若無王命仍不當與也

春秋一得

七

二十有八年齊人伐衛是師也奉王命以出于是可謂伯討然不稱王命何也鄭氏曰釅王命受賂還非誠王命也

二十有九年紀叔姬卒或曰錄無告也以薄魯三十有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歐陽氏曰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

僖公

二年城楚丘桓之功大矣此所謂彼善於此者也諸傳皆以為衛已滅不與諸侯專封故不書桓失衛雖滅楚丘桓



衛土也此與邢之夸儀何異齊立文公罪在縞天子之權然圖其難而安定其國家非封也經不書桓者蓋據魯師往城以爲魯事而書之耳

五年晉人執虞公交譏之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不序列國家十有三年會於鹹之文也

季姬鄆子之事當從左傳十五年書季姬歸于鄆言自來寧而歸非始嫁也前書紀叔姬歸于鄆可見歸之字非專于嫁且如嫁必書鄆子來逆

二十有一年孟之會胡氏謂宋襄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

春秋一得

人

盟會故貶之然召陵之盟又何以云春秋之法春秋而還于中國則中國之則楚果慕義來會不宜拒也

二十有二年公伐邾取須句此彼善之師當與桓之存三

亡國同其功罪而胡氏貶之太過殆溺于書取之例與蓋春秋有不可以例求者

一十有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楚書大夫不秋之矣

紀伯姬來邾氏曰莊公女歸寧也父母没而歸寧非禮也

按左氏父母没以上卿歸寧

壬申公朝於王所壬申上閏某月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

之殺春秋皆稱國舉官不論有罪無罪及殺當其罪否也此義先儒多誤會

文公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日謹之也此人倫大變誅不勝誅春秋所爲作也而胡氏曰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爲人君父之懲戒夫經義赫如何必鑒而之晦且事之所由具于左傳聖人安知後之有左傳乎

四年楚人滅江怨江芊也

晉侯伐秦春秋之諸侯不稟王命不顧昏姻不念德施不恤盟誓惟利是視惟怨是尋幾于虎狼而非人矣殆哉哉

春秋一得

九

乎天下春秋之作烏容已哉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說者謂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

正又厚禮之故不稱天春秋貶黜天子不已甚乎凡不稱

天者或文字傳寫之脫或舊史天子有此兩稱春王正月

不曰天王則天王王一也蓋春秋褒貶在事而不在名字

稱謂

七年伐邾取須句左氏曰宣文公子焉于是乎先公存亡

之功棄矣

十有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未踰年而成之爲

君正商人之弑也里克之殺異齊何以不君之也不直其

為君也至卓子踰年即位矣雖不直其為君而亦君之矣  
不日蒙上甲申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左公穀胡氏傳  
事各異左氏近是不書及別嫌也

十有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商人弑  
君魯不能討又求與之盟既而鄭西之盟納賂而後得焉  
公之不自強甚矣

宋人弑其君杵臼襄夫人使旬殺之也不稱夫人不可以  
弑言也宋人謂旬也微者且衆也此義行而惡后無黨矣  
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告也

春秋一得

十

十有七年諸侯會於扈定宋而立賊故畧之

宣公

二年晉趙盾弑其君考臯穿弑而罪盾何也教之弑者盾  
也

四年公子歸生弑其君考郝氏曰傳稱弑靈公者公子宋  
而歸生與聞非也宣公十年鄭人討靈公之賊劉歸生之  
棺國人有與論矣書歸生實錄也

十有二年楚子滅蕭傳稱潰蓋楚人因其潰而滅之若實  
未滅必不書滅將使稽與廢者何信焉

十年楚子伐鄭胡氏于楚絕之太過于莊也與之又過矣

疑皆非聖人之本意也孫叔良臣也然觀其為政于楚不  
及管仲遠矣

竊謂聖人智周萬事而情順萬物故春秋比事裁義無適  
無莫以私意求之則失矣左公穀智未及之胡氏之智庶  
幾而多有為而言近世郝氏之書最優而立意駁左傳太  
過亦私意也固已失春秋之本矣

十有四年楚子國宋是役也楚殺其大臣毒其士民以構  
怨于鄰國書圍惡之十二年宋師伐陳明年楚為是伐宋  
已足以反之矣而猶不已則曲直有在矣胡氏謂春秋責  
宋何哉

春秋一得

十一

十有七年公弟叔肝卒錄賢也叔肝之義其近於中庸乎  
十有八年公伐杞杞不朝也杞非臣也魯非君也何緣以  
不朝見伐乎吁此當時之禮也

成公

五年公會諸侯伐鄭討侵衛也

新宮災三日哭公穀說是

五年梁山崩穀梁氏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  
焉斯崩山之壅河者流矣此術者之言也左氏曰君為不  
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此有司之存也  
胡氏曰古之遭變異而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



主于內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此儒者之道也故曰胡氏智足以及之

十有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厲公事也乃五伯所不及

十有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凡君惡而衆不戴其見弑也稱國或曰從告也是時書偃擅權其來告也未必不歸罪於程滑春秋第稱國以弑而書偃之罪亦著矣夫是時當國者誰也

襄公

四年冬公如晉二年有嫡母之喪四年有生母之喪而朝

春秋一得

三

盟主會諸侯禮乎蓋喪禮之廢久矣

六年春杞伯姑容卒杞桓以文公元年即位今七十年矣春秋在位之久未有如杞桓者晚年知人善鄰蓋緣閱歷所得云

昔人滅鄆如穀梁胡氏之說則立文隱矣且微傳經義不終悔乎左氏近是

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弑也何以書卒鄆以卒赴魯史書之春秋雖欲易之不可得矣避不敏也

十年遂滅偃陽滅國而封大夫何意乎左傳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是其爲禮也幾何

公會諸侯伐鄭齊世子遠先至遂長於滕當時伯主以私意進退列國如此

十有四年冬會于戚謀定衛也林父逐君晉不能會其私邑以定之不亦慎乎蓋悼公之資厚于桓文而行事則有不逮者

十有八年齊師伐我北鄙齊人四年六伐我矣按左傳十四年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有纂乃祖考無忝乃舊之語于是靈公慨然有爭伯之志故前此于晉無役不從而是後會吳伐秦會戚會溴梁伐許皆不與矣以我爲接梁之大國且舊嘗服乎齊也故先求逞于我噫其亦不知本

春秋一律

五

矣修德敬王討逆明政晉將事之何有于魯以若所爲適足動天下之兵而自取辱也

二十有一年邾庶其來奔是時公在晉季孫擅受之而又擅妻以公之姑姊無君甚矣

二十有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齊疾之事何如曰如不能諭親于正繼又不能告父使奔罪人也何辭使其父

知之將爲亂奈何曰至誠哀痛以諫之不從則號泣而隨之未有不可以動者也且子南似非下愚不可回

子廢泣其子又似非必欲殺子南者也或冀其自退焉二十有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慶氏以陳叛而拒

其君罪不勝誅矣穀梁氏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譏陳侯失君人之道皆非也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之殺必稱國舉官焉例大夫雖罪大惡極春秋反賞之不罪而責其君之致此哉稱人以殺而去其官者有二曰亂賊如齊人殺無知是也曰大夫之出奔而復入者如晉人殺欒盈是也以爲非其臣矣故不稱大夫

春秋一得一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閭閻循觀撰循觀有尙書讀記已著錄然尙書讀記多推求文句未能闡帝王經世之大法是編則於筆削大義多所發明如曰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理所必無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來求賻罪魯也曰州吁不稱公子絕之於衛也胡氏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爲爲人君父之戒何以懼亂臣乎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之殺春秋皆稱國舉官不論有罪無罪及殺當其罪否也此意先儒多誤會曰說者謂王不稱天爲春秋貶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則天王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親蒞素率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崩山之壅河者流矣此術者之言也左氏曰君爲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生於內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以弭災變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類此惜止八十八條未能成書也

# 左傳評三卷

〔清〕李文淵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年李

文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評三

卷》提要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史之職據事直書懲惡勸善而已曷嘗規：馬若後世論文者之說哉昭明太子不以春秋內外傳史記入文選真西山文章正宗始采左氏傳為古文之首近世寧都魏氏桐城方氏各以作文之法評左氏謂字句繇簡皆有義例其說甚辨二君世所稱二為古文者也益都李靜叔好學嗜古手評左氏傳議論頗有出魏方兩君之上者點次未竟不幸夭折其兄素伯哭之踰時而慟因錄其本刻而藏之家塾起隱公元年盡僖公廿有四年嘉定錢大昕序

序

左傳評卷第一

左氏傳子十四五時讀未熟而廢今幾十年矣乃

取此本點評之前後遺忘弗能窺其深也乾隆乙

酉九日僅堂李文淵識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不再娶夫人卒則以次妃繼治內事

故曰繼室所以別於夫人也後人乃生隱公宋武公生仲

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

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

左傳評卷第一

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

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

他邑惟命蓋懼其難圖故託詞以辭姜且段此時尚未失

從多行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

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

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

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

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

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

虞延子討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厚將崩大叔

完聚繕甲兵具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

矣命子月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以長以入于鄭公

伐諸鄭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

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義失殺也謂之鄭志

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殺之此見莊之

始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為囿谷封

人囿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

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所以遺之公曰爾有母

遺緊我獨無類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對曰君何患焉若園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

左傳評卷第一

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

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類考叔純孝也不莊之

即其不孝也况又與姜氏而誓之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

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

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預凶

事非禮也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



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廟  
周人將界龍公政西門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收成  
周之木此以子狐爲質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  
實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實誰能開之苟有  
明信則豁然通之此以子狐爲質也之華信爲鑄金之器橫汗  
行潦之水尚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  
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朱紫宋殖雖有行葦洞酌昭  
忠信也

武氏子宋求聘王木幹也

宋穆公與召人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  
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

左傳卷第一

三

若罔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諸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  
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  
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  
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  
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  
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贊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  
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  
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  
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  
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碚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

于鄭猶晉侯侯所自邪也而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  
乃定之矣若猶未也暗之爲禍大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  
而不憾憾而能咎咎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  
間舊小加大此以子狐爲質也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  
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  
不可桓公立乃老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  
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  
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  
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

左傳卷第一

四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  
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  
勢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  
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  
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  
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羣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  
徒兵取其未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固定君於石子右子曰王親爲可曰  
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  
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於陳曰衛國攝小老

人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欲害公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諸于鄭九月衛人使石碏蒞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平后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人義滅親是之謂平

定大事始以從容終以猝發狄梁公之反周爲唐王沂公之計去丁謂事雖不同皆得石子之意者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

左傳評卷第一

五

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角骨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晉九子五正頃父之子蒞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鄆晉人謂之鄆侯

冬京師來告儀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王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邪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左傳評卷第一

六

鄭伯未抗王以前王命猶行於天下如此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自彼徙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蔡人衛人邠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邠猶在邠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邠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

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許違王命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郝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以走于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于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

左傳許卷第一

七

許庚辰傳于許頡考叔取鄭伯之旗蜚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蜚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主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郕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

實備處此以與我郕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獲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復處許西偏白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主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自失其序夫許太岳之胤也夫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穀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左傳許卷第一

八

王取郕劉爲市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緡樊噲鄭櫟茅向盟州隱懷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思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亡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亦宜乎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管蒍囊將老焉羽父懼反謂公子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因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爲氏主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以三字而羽父作僞之情畢見不書葬不成喪也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逆而送之曰美而鬻二年  
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  
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  
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  
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宜  
書以罪督者明其圖孔父已久不獨爲奪其妻也而實  
上之國此之不堪命則是借君之過以行其惡其有無君  
明矣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子鄭而立之  
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所以有稷之辭也故遂相  
宋公

督懼罪而弑君在殺孔父之後而春秋之書法如

左傳評卷第一

九

此故以有無君之心釋之而以第三段爲之証魯爲賂故立華氏齊侯陳侯鄭伯何爲從之而會於稷乎故第四段言親鄭與皆有賂以明之意深而章法嚴整

合二事爲一傳叙宋督則因解經而叙事叙會稷則以叙事爲解經僅一百五十餘字而無不詳備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醑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纁纁昭其度也藻率鞞鞞璽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

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  
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  
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  
之敗由官耶也官之失德能賂章也卽鼎在廟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不當神而神爲行文所累也  
穉公存三三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病亦同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  
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春秋之初天下無伯而滅亾之禍未甚者以楚尙

左傳評卷第一

+

未爲中國患也楚之患及於蔡鄭則小國不能自存而天下賴伯功矣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杜林本作大木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主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



晉侯也而建國不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  
父貳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  
沃莊伯伐翼武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  
侵陸庭之川陸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  
翼次于陸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遂翼侯于汾陽驂絙而  
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以師服之言張本卽叙其事以應之兩次敘述略  
不變換事繁則章法宜整也

於春秋以前獨詳晉事者以晉主盟中夏南可以  
制楚西可以制秦也晉亡則春秋變爲戰國矣故

傳終於韓趙魏之喪智伯

左傳評卷第一

士

叙次簡括而明析太史公本紀世家之體製所自  
出也

會于廐成昏于齊也

秋公子重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  
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  
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  
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鄭不來矣人之不至不亦宜乎皆  
逆而鄭伯不朝則王有以致之耳此左氏爲人之意也到  
射王中后之後以王亦能軍與祝期之請接書則又顯著  
其惡而深惡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  
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  
亂其莫有圖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  
固將先奔既而卒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蔡  
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  
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以旂動而鼓蔡衛陳皆  
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  
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  
苟自救也社稷無阻多矣鄭伯爲中軍以當王主於射王  
肅之請者以王亦能軍從之中后其敢陵天子明矣不許祝  
未能必克故飾詞以掩其惡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  
右

左傳評卷第一

主

北戎侵鄭子突敗之北戎病齊子忽敗之齊桓公  
未出而鄭人兩敗北戎其攘夷之功甚大亦不得  
因抗王而沒之也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  
蟄而祭過則書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  
董成闢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我張吾三軍而彼晉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  
故難聞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  
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良在何益闢  
伯比曰以爲後闢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  
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胤其

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  
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  
饑而君不救祝史厲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怪  
肥脂膏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人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備爾肥腍爾民力  
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癯癯也謂其  
備脂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繁榮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  
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  
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  
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  
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  
伐

左傳評卷第一

左

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  
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申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  
之大夫咸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忽以其有  
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  
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天國何為君子曰善自  
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  
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夫子生之禮舉之後以大牢卜士負  
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繇對曰名  
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  
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  
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  
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  
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  
廢司空元王葬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  
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曲沃伯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

左傳評卷第一

左

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蘧賁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  
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  
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  
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  
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隨侯逸關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  
楚平楚子將不許關伯比曰夫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  
盟而還  
冬主命號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  
聘於鄧鄧南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

使遠章讓於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  
鄧養甥聘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衝陳其師於  
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肯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  
敗鄧人宵潰

秋就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又求其寶劍  
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  
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  
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

王會也

左傳評卷第一

左

楚屈瑕將盟武軫鄧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寥伐楚師  
莫敖患之鬬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  
也君次於郊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鄧鄧有虞心  
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  
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  
卜遂敗鄧師於蒲騷寧盟而還

鄧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  
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  
公卒初祭封人仲是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

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鄧莊公曰雍姑生厲  
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  
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經盟無益  
也詩云君子履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  
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  
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

左傳評卷第一

左

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  
嘉謀之三巡數之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  
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  
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  
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徃  
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  
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  
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  
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狗子師曰謀者有刑及鄧  
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  
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命楚子之罪

也皆免之

十五年春大主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夫子不與示則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秋鄭伯因櫟人殺桓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初衛宣公蒸於夷姜生急子屬諸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

左傳評卷第一

七

美公取之生壽及初厲壽於左公子夷姜綏宣姜與公子朔情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通篇順叙故文甚質直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可見春秋書字以舉人是史官從當時之俗而孔子因之者

春秋之俗如弑君者既列於會則不得討賊之類誠逆理滅倫之甚者孔子改史舊文多此類耳其他可以示勸戒者未嘗不因之也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幸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此其惡惡而不能退以招禍也蓋昭公即位幾三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櫟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譴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實君畏君之威不敢

左傳評卷第一

大

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姜氏不稱夫人諱桓之醜也更稱文姜者明姜氏即夫人也魯稱人者譏其不討賊復讎也魯之賊

為文姜讎為齊侯徒使齊人殺彭生豈足當之哉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亯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亯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也嫡兩政禍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殺及

左傳評卷第二

莊公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春秋書次師十有三而未有書舍書信者其所書皆過信耶

左傳評卷第二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

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

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

闔郢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

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冬伐衛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

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

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二公子尚為不度王人不待言矣夫能固

位者必度于一本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

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聘甥



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甥曰：「臣聞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從遠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之言。莊公之善魯莊公者，惟治兵於廟，則以爲非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

左傳卷第二

二

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紂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聞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勢，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曳彭生，敢見射之。家人立而啼，公懼，除子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笑御哉，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道也。」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總叔，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

于雍廩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魯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民師敗績，公喪及路，傅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桓公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夷吾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室，召忽死之。管仲請以鮑叔受之及堂，公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使相可也。」公從之。

管夷吾氏曰：「左氏之文有太史公不能及者，如此篇。謀亂之始，連稱管至父與無知交，何由合？何以深言相結而爲亂？連稱如何自言其從妹何由通無知之意於管中而謀何襲公之聞若太史公爲之曲折叙次，非數十百言莫備此，但以因之作亂及使聞公。」

左傳卷第二

三

二語隱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作亂之時連稱之妹如何告公出之期無知與連管何以部署其家衆何以不襲公於外而轉俟其歸何以直入公宮而無阻，開非數十百言莫備此，則一切雍莒直叙公田及徒人費之鞭而以走出遇賊於門，遂接作亂騰躍而入，匪夷所思，費入告變，襄公與二三臣倉皇定謀，孟陽如何請以身代，諸臣何以伏公於戶下，費與石之紛如如何相誓同命以禦賊，非數十百言莫備此，獨以伏公而後出闕一語隱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其尤奇變不測者後無一語及連稱之妹而中則情事皆包孕於開公二字，蓋弑謀所以無阻皆由。

得公之聞也

此篇自首至立無知叙襄公之被弑自初公孫無知虐於瑯琊至末叙桓公之入國自初襄公立至公子糾來奔一段束上起下爲前後樞紐堅溪所錄但至立無知而止蓋意在論叙次之簡妙故未及篇法耳

期戊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是襄公被弑之由而無常又公問不至請代不許之由也故以鮑叔牙之言束上半篇

雙提二公子之出奔而桓公入國但以一語括之者因詳叙子糾也原叙桓公入國而子糾獨詳者

左傳評卷第二

四

不詳叙子糾則無由叙管仲之不死也既詳子糾之納則桓公入國宜簡詳子糾之殺則齊殺無知宜簡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收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鼓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

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惟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干邱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白雲曰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夫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

蔡侯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媽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弗賓二字簡雅至矣而蔡侯言貌之淫褻皆可想

左傳評卷第二

五

見

夏宋爲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僞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赦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兩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歇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

見其狀則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弒園公于蒙澤遇仇牧于圃地而殺之過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于游臺公子奔庸公子御說奔臺南宮牛猛獲師師圍臺冬十月蕭叔大心公威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弒陳以乘車其母一日而至宋君非真不敬之也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萬獲獲而不保惡以映宋國公保惡而彼執也觀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聚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左傳卷第二

六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間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發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靈焉妖不自作韓子原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人遂殺傅瑕仲也出奔由患祭仲之專而殺之不克也則其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復入焉有不殺傅瑕者

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害寡人又小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廟而後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當安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邇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再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蔡侯侯為莘故纒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人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

左傳卷第二

七

字以變引據常法而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冬會于鄆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弱也齊師滅後則規模過晉文多矣秋諸侯為宋伐鄭鄭人聞之而侵宋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焉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號惠王立而復之既命為侯又使一軍周之典王室以見命之為侯乃迫於已素亂如此○備述晉之惡王室強勢以傷周之微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伯不朝也

十八年春齊公晉侯朝王王嘗命之省皆賜王五穀馬

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定

惠后

初楚武王克權使圖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遠權於那處

使圖放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

楚而伐那處取之遂圍于楚圍放游而逸楚子殺之其

族為亂冬巴人圍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與之天敗於

津遠鬬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

月庚申卒鬬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鬬拳

左傳評卷第一

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曰吾懼君

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聞謂之大伯使其

後掌之君子曰鬬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

念納君於善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焉國爲之師及惠王

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爲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焉國邊伯右連

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

克出奔溫蘇子太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籙

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

冬王于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自寡人

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依樂禍也夫

司寇有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好王之位禍孰大

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子

頹之亂齊未勤王固創伯者之失計然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之以勤王此齊之所以未至也齊之東遷晉鄭焉依

不然而晉仲之智豈在子犯下哉二十一年春齊命于弭夏

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

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耳鄭伯以大義

討賊定王位而後享王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號守號公爲

王宮于瑋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鑑子

左傳評卷第二

之號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此即名位不

也可鄭伯由是惡王矣若弱冬主歸自號

首段述王取諸大大圃宮田秩末段述王與號鄭

田器相對作章法第二段述蘇子奉子頹鄭伯奉

王第三段述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享王

樂備亦各自相對然章法太整故王與之武公之

略二句不叙於鄭伯之享王也之下而叙於樂備

之下以取其變化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

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舊轡

之重也所獲多矣故時高位以速官訪收以死告詩云  
烈車重以行以爲不飲其友朋使爲正飲桓公  
酒樂公曰以大繼之辭曰臣下其書未下其夜不敢君子  
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義足且昌後矣陳氏之昌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  
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十姜五世  
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  
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  
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自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

左傳評卷第二

十

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  
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  
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  
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  
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  
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  
以人付之非若君不舉矣君舉必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晉趙盾之族備驪公患之土焉曰土當子則驪公子可驪

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焉與驪公子謀謀富子而去之  
秋丹桓公之櫬二十四年春刻其柩皆非禮也御孫諫曰  
臣聞之偷德之其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  
大惡無乃不可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賁天者王  
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賁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  
男女同賁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由夫人亂  
之無乃不可乎

晉士爲父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焉告晉侯曰  
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晉士焉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

左傳評卷第二

十

圍聚盡殺羣公子二十六年春晉士焉爲大司空夏士焉  
城絳以深其宮

晉獻公殺羣公子有驪姬之禍唐太宗殺太子齊

王有武氏之禍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晉侯將伐虢士焉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  
民無衆而後伐之欲樂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  
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于類也二十八

春秋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齊侯伐衛戰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衛師敗之以王命取賂而還何則

左傳評卷第二

主

晉人謂之則可作卒與

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

驪姬謂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

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

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

不忘憂讎文夫人所謂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

鄭入于桔扶之門子元闚御驅園梧吹之不比為旆園班

王孫游王孫喜殿眾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

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

丘謀告曰楚幕有焉乃止

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罷見而畢務戒事

也次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

仲皮歸于京師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園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

申公闚班殺子元闚殺於苑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

之難

冬過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三十一年夏六月

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上

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謂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

過于梁邱

秋七月有神降于華患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

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

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

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

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華六月號公

使祝應宗區史隰享焉神賜之土田史隰曰號其亡乎吾

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園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

盟公生子般焉從孟任事也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園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

左傳評卷第二

主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謂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

過于梁邱

秋七月有神降于華患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

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

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

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

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華六月號公

使祝應宗區史隰享焉神賜之土田史隰曰號其亡乎吾

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園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

盟公生子般焉從孟任事也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園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



其母曰：「請下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皆白牆外與之。獻子股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使人舉張木也。若仲為共仲使，舉張木則使鞭之。公疾問後於叔舅，對曰：「慶父材，固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殿公。曰：卿者身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傷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耽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遼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華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 閔公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

### 左傳評卷第二

莊

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固攜貳，貳昏亂，禍王之器也。」

齊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中，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

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以爲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災。」太伯不亦可乎？曾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禍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人，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子馬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主，車馬是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象，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以大夫之後爲公侯，反映太子之不得立，此篇之

### 左傳評卷第二

主

結構也。然卜偃之言實無理，故述辛廖之占以徵之。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初，公傅奪卜，駒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駒賊公子武圖成季以億，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入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美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子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僑公請而葬之。

季友歸魯久矣何不討慶父而待其再弑君耶其  
勢有不能耶

慶父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  
友在魯之石闕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則魯不昌又緣  
之遇太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信公焉故  
成季立之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  
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玠  
與甯殖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  
曰聽於二子渠孔禦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

左傳評卷第二

去

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不能釋利也

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  
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  
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所謂擇利也狄人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燕於宣姜不可強之生  
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又公為衛之多患也

先適齊利也及敗宋桓公逆諸河濱濟南適男女七

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  
曹許穆夫人賦載馳與夫人結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

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駟服羊豕雞  
狗皆三百與同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物以臣之

晉侯使太子申襲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

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  
守則從從口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

軍旅君與國政之所闕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

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

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  
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

左傳評卷第二

去

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本身

之偏振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愆兵要遠矣  
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

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  
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

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  
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奉命可知也死而

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若  
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

乎雖盡敵猶有內讎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

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意不可取子其死之太  
難入亂不成矣立可必乎幸而安民其圖之與其危身  
以速罪也

里克諫太子帥師與狐突諫太子欲戰相對里克  
諫太子懼虞與羊舌大夫諫狐突欲行相對首尾  
之對待何其整也先友狐突之言相駁樂餘子養  
等之言相承中開之脈絡何其貫也義法之精密  
如此而又運以古筆偉詞所以述述九人之言而  
讀之不覺其冗也

左傳評卷第二

大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勤  
學校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奇峭左氏變調

左傳評卷第二

左傳評卷第三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  
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  
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繁謀救鄭也  
冬齊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郕獲莒子之弟犁非卿也嘉  
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  
曰是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

左傳評卷第三

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若  
嗾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  
顛輪伐鄭三四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  
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  
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諫言之文左氏於一篇之中往往  
也若詳述三次則難於對待而章法繁矣此篇已詳其整  
齊也之詞與假道之詞故宮之奇之諫以四字括之不聽  
遂起師夏齊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  
賄故也

秋盟于繁服江黃也齊人始溺師于多魚二事接書  
於齊師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

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珍

父楚人伐鄭國

楚人伐鄭國

楚人伐鄭國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齊侯與蔡侯乘舟于圃澤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伐楚齊侯曰前未有也而侯而謀之必有備而不從者

矣故不許已而以侵蔡為名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師故歸罪于蔡蔡之辭曰齊侯之師也而蔡實無罪又勝助諸侯之

左傳評卷第三

二

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

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腹東至于海

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

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

曰責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

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屈公必欲神之者

在借諸侯之從已以服楚非欲與之戰也陳諸侯之師

在借諸侯之從已以服楚非欲與之戰也陳諸侯之師

在借諸侯之從已以服楚非欲與之戰也陳諸侯之師

在借諸侯之從已以服楚非欲與之戰也陳諸侯之師

在借諸侯之從已以服楚非欲與之戰也陳諸侯之師

在借諸侯之從已以服楚非欲與之戰也陳諸侯之師

在借諸侯之從已以服楚非欲與之戰也陳諸侯之師

左傳評卷第三

二

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適諸侯

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大夫饗與小臣小

臣亦饗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

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辭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

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自子其行乎大子曰

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殺

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蔣為二公

子築蒲與屈不恤與新夷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土蔣稽首

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繼焉無戎而城隩必保焉

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而讎之保不忠失忠

與敬何以事之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若其修德而回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師焉焉用糧追而賦曰孤裘羝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車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袿遂出奔翟

此篇以儲必保焉指二公子宗子指奚齊說方順會于晉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秋諸侯盟主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左傳卷第三

四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是誠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文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縈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

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聞於下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鶉之贄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箕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賂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左傳卷第三

五

莊公十八年號公朝王二十一年伐子頽以納王三十年奉王命討樊皮執之歸於京師閔公二年敗犬戎於涇洎僖公二年敗戎於桑田其尊王攘夷之功雖齊桓弗能及矣而謂公國之君能如是乎然不免於亡者以小國隣狼虎之晉而助晉爲虐者又有虞焉故勢有難存耳舟之僑卜偃之言未可盡信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闔許以收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街驂大夫襄羅士與櫟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

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禮而赦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鄭叔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父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左傳評卷第三

大

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此因詳述子華之事故齊侯修禮以二語括之謂又與此相對其意實與管仲諫桓公之言相貫鄭伯詰問之巧妙至矣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馮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讐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與信皆德也故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此段祇言德加以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言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闕不記記姦之位君盟誓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聞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離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

左傳評卷第三

七

角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就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主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夫威不進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過管仲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動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齊侯乃還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君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變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晉御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圖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士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養能圖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思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雖成公曰忌則多怨

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自此篇以後叙晉事皆為晉之戰張本而以忌則多怨為綱領

惠公賂秦之地大夫使八國而踐言則秦益強而晉不能制蠶食之禍矣詩云卿分晉後哉故背秦之賂在惠公自謀則過矣以天下之勢論之則甚為得計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未與齊同亂稱其君而立之此齊荀侯殺里克以說里克即中大夫桓之伯棄所以優也

謂賂中大夫而皆背之則中大夫實不止一人矣未入而賂之既入而或殺之或背之宜其失晉大夫之心也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蔽於障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彌、穀、內實爲不從。秦重問以召之。臣山管君若納重耳，後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內、幣重而歸。我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與大夫左右共華右行，買車收堅靡，歐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火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脩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脩於受瑞，先自棄也已。而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左傳評卷第三

十

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于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黃人不歸楚，黃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邪懼狄難也。

黃人侍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圉、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義，德謂督不忘往戡，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

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會葵丘之後，齊之伯業多虛，應故事不獨桓公之氣衰，而管仲之才亦發露幾盡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主怒未怠，其十年乎？木十年王弗召也。

夏，齊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

冬，晉俘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

左傳評卷第三

十一

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平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怨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穀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接必絕，是則然矣。穀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離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邱尋蔡邱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秋伐厲以救徐也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燕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秦穆姬之怨晉侯燕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通篇以怨字爲綱領御於秦穆姬出之渾然無迹○穆姬晉侯至親縱不聽其言亦未必深怨即使果然怨之與秦晉之戰亦無關緊不應著之於篇而不叙者左氏欲備述晉侯之失而悉於賈君不納羣公子實無處安置故以穆姬之怨出之

左傳評卷第三

之且秦伯含晉侯於靈臺賈由穆姬之請則靈臺屬晉一殷不可不叙而徒叙此一段又失之無著故叙穆姬之怨以相應○其所以必列於篇首者以此篇爲篇首一段提秦晉之怨舍此則不能以類相從也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晉大夫之怨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儀秦輸之粟秦儀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秦伯之怨晉侯下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以不敗何待此段以天道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慶鄭之言與謝乘小駟按書正所以知晉大夫之怨也蓋晉大夫之怨不可偏叙故舉慶鄭一人以該其餘以見慶鄭之

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離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邱尋蔡邱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燕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秦穆姬之怨晉侯燕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通篇以怨字爲綱領御於秦穆姬出之渾然無迹○穆姬晉侯至親縱不聽其言亦未必深怨即使果然怨之與秦晉之戰亦無關緊不應著之於篇而不叙者左氏欲備述晉侯之失而悉於賈君不納羣公子實無處安置故以穆姬之怨出之

左傳評卷第三

以相應○其所以必列於篇首者以此篇爲篇首一段提秦晉之怨舍此則不能以類相從也

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晉大夫之怨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儀秦輸之粟秦儀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秦伯之怨晉侯下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以不敗何待此段以天道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慶鄭之言與謝乘小駟按書正所以知晉大夫之怨也蓋晉大夫之怨不可偏叙故舉慶鄭一人以該其餘以見慶鄭之

不孫也。怨也。蓋晉大夫之怨不可偏敘。故舉慶鄭一人以該其餘。以見慶鄭之能諫如此。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敘秦晉之怨。皆用深弗聽。晉侯之多怨。由於秦曲。筆故譚然無逆弗聽。忌克乃臨禍而猶復進。下是其忌克終弗能改。又宜其爲外內所棄也。九月。晉侯適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闕七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山因其資。入用其餽。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

左傳卷第三

主

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能令其衆前後關鍵也。卻於請戰之詞。出之渾然無迹。晉侯以背中大。大夫之略。爲晉大夫所怨。而後晉臣能憂。感以從君。征以固國。婉詞以格秦者。以能合其衆也。蓋晉侯雖多怨。而亦自有其親暱。所以能令其衆以復國也。故特述其請戰之詞。以綜合前後。不然則反首接舍之從與子金之朝。國人說秦伯皆屬意外之事。而前後意不相貫。若君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定列矣。敢不承命。秦於韓簡之對。出之公孫枝之對。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復敘秦伯之怨。又以能令其衆著。晉侯復困之。由王戊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澤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遠下。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慶鄭猶去之。況其他乎。敘晉大夫之申其怨與第三段同意。梁由靡御韓簡。欽射爲右。駘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解

此段之怨。故復敘以見秦晉之怨俱申。望後方其晉大夫反晉。故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此段敘晉臣解秦伯之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當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此段敘穆姬怨晉侯原借以貫秦晉二事。與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言言言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此段敘秦伯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敘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亦雖歸。歸社稷矣。其下貳圍也。衆皆哭。誓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邱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申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此段敘晉侯解晉大夫之怨與晉大夫之怨已釋。以見晉侯能令其衆也。此段用筆甚整。四兩半篇敘事皆散也。初

左傳卷第三

主

能令其衆也。此段用筆甚整。四兩半篇敘事皆散也。初



殺慶鄒而後入是復國之後終不能改其忌克也其歛怨以取敗由忌克而終身弗能改焉宜其卒爲人所棄而文公得以入國而興也此兩篇之正意也晉侯雖歛怨以取敗而亦自有其親臨如郤乞呂甥之徒所謂能合其衆也是以被獲之後晉臣能憂感以重秦婉言以說秦朝國人以收衆心而晉侯卒賴其力以復國此兩篇之關鍵也而皆以怨字括之蓋忌克乃歛怨之由而能合其衆則釋怨之由也此兩篇之綱領也其用意如此而處處渾然無迹又處處變化無方望溪謂之出奇無窮誠非虛言也

左傳評卷第三

主

右二篇方本合爲一篇因其意義相承也然二篇中則已隔數事且前篇篇法已完實難強合論意義則合觀之論篇法則分觀之可也

何以見前篇篇法已完乎曰首段提晉秦之怨而篇末引詩以結之則首尾備矣前篇敘晉秦之怨後半篇敘解秦晉之怨與秦晉之怨已釋而又以下徒父之策史蘇之占相對待則前後備矣以三敗及韓對晉侯被獲一段以穆姬之怨對晉侯之怨一段則正事與旁事無不備矣故曰篇法已完也蓋左氏限於編年之體前後之事不得接書敘事雖未完而必使其篇法完整以自成一篇也

一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唐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國之與諸侯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城郕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莒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

左傳評卷第三

主

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胤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於此耶神則有出耶如出於此則其

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

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

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

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流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十八年

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鄭伯始朝于楚是子賜之金既而悔之盟曰無以錫  
兵故以錫

齊人將立公子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五月宋  
敗齊師于鹹丘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蕘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  
曰苟能治之治之應指邢人狄人說煢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背  
嬰狄師還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雖之社欲  
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  
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  
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

左傳卷第三

十九

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禍不亦難乎得  
死爲幸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  
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  
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代之因崇德降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有所闕而  
以伐人若之何孟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  
公之好也

衛之伐邢曰諸侯無伯陳蔡楚鄭盟於齊曰修桓  
公之好可見齊桓伯業甚優而難繼矣宋襄公乃  
欲合諸侯其不妄哉

宋襄公欲合諸侯滅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  
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  
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  
用務精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  
能爲旱災之禍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諸侯會宋公子孟于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  
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

左傳卷第三

二十

禍猶未也宋足以懲君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  
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  
川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  
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  
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遂逃歸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言見

弟之不勝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白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黃有尋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楚人伐宋以敗邾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

左傳卷第三

三

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文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險也實人雖亡國之餘不毀不成列于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險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戰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險可也聲盛致志毀僥可也

內子展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誠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

國戎事不遇女器于凡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展實旅百加邊夏六品饗畢受出文子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遠邇也

宋襄敗死楚又不能遂霸天之欲興晉文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是成得臣師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任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因其不靖而授之以政更甚於宋人調停之說矣

左傳卷第三

三

焉有不誤國者乎唯仁者能惡人子文知子王之不靖而不能惡故夫子不許以仁也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七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殺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下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



其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明提有  
人而投其莫大焉其奔也遂奔狄從者亦偃趙衰顛顛  
魏武子司寇季子狄人伐厲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  
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  
五年矣父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而文公不禮焉為晉侯代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  
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以天賜暗提稽  
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  
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  
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

左傳評卷第三

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  
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  
其裸浴薄而觀之為晉侯侵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  
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  
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此段敘及宋宋襄公  
贈之以馬二十乘為晉侯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晉侯  
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  
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  
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言得人亦晉鄭同

僖其過子弟固將驪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此段敘天及  
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  
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  
之餘也其何以報君自雖然何以報我對曰君以君之靈  
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  
左執鞭弭右執櫜鞬以與君周旋為城濮之子主請殺之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  
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明點秦納惠公以後吾聞姬姓  
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  
廢之違天必有大咎所啓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  
與焉與齊桓公妻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

左傳評卷第三

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草之子犯曰吾不如衰  
之文也諸使衰從特書子犯讓趙衰之言以著從公  
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  
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  
拜為晉侯勤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  
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自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下上  
斗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起不念舊投其璧于河  
前後相繼重耳適是濟河圍令狐入榮泉服白茅二月  
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退晉師如  
晉師即退其中必有微婉詳說之詞矣而一語不  
甚以前後記言其詳再述此則元氣無窮焉

辛丑狐假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郕手實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僞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涓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不念舊怨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

左傳卷第三

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疆綬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不念舊怨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此段應狄人代處特如段。此篇惟狄齊秦納女事不能以得人天之所賚賈之而又不不得不晉侯實從公者介之推不書故使之自相對待以成協法

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再點秦納惠公以復晉事之正意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夫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通篇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盡亦求之以死誰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反映寺侯求之不獲公遽見之以綿上爲之田自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左傳卷第三

前半篇敘文公之出後半篇敘文公之入國而以子犯請公一事爲前後樞紐  
前半篇以得人之所啓者文公之所以反國又處處爲叔伯一切事張本後半篇以不念舊怨知過旌善著文公之所以興此通篇之大意也然得人實不能置下半篇故借叔詹之語實得人於天之所啓之中而於篇末復申明天之所啓以見披之告變頭須之用藏求納實貪天之功而前後皆以天之所啓賈之矣義法精深至此真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自秦納惠公後敘諸事皆著惠公爲人之所棄以見文公爲天之所啓此意已借秦伯姑樹德焉以

待能者一語點出然猶慮而未顯也故此篇借楚子介之推之言反復言之

楚子介之推語以一篇論之則爲綜合通篇以前後晉事論之則爲明點正意其變化胡可測也

左傳評卷第三

左傳卷第三

三

子弟靜叔之于古文本退之爲圭臬子厚習之而下卽以爲不合法桐城方氏刪改唐宋八家文當時已有相詆諆者靜叔獨好而錄之又謂所授左傳義法舉要于韓城濮鄆鄢陵諸戰十僅得五而已得其九年未冠卽取左國史記兩漢書五代史韓歐諸集手加評點旋復自悔多塗改不可識丙戌夏遭吾母之喪既葬以毀卒年二十六自爲墓志且標其文可存者之目予盡得其草葉而藏之所讀書盈三巨簾鐫置其室以付弟妻邵子與平仲季深皆不忍啓視矣己丑春子將謁選哭而啓之檢得所評左傳二冊才至僖公廿有四年耳先是靜叔好古文辭壬午歲見

周書昌于濟南歸而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象傳注羅而繹之者數年以至子病且死故他所評閱或未終卷是書子攜以入都投學士嘉定錢公及瑞金羅君臺山餘姚邵君三書皆以爲可采而惜其未竟其父子過里閭平仲忽發篋取去謂予自揚州入粵舟行且七千里書無副虞其失也子竟不能強庚寅夏到官恩平惟時展視其父及海內諸文匠所爲表傳哀辭以抒子慟而已辛卯冬季深自新安回里視平仲壬辰五月子方移潮陽而季深攜此書之副復來拜三年至甲午冬錢公以少詹事督廣東學政相見于羊城卽索觀此書且爲之序子乃釐爲三卷命

左傳評卷第三

三

之左傳評以付梓其城濮已後諸戰靜叔自謂所見勝于方氏者今集內尙未著筆嗚呼使天假靜叔以年則是書必非定本而靜叔之可傳者實亦不在乎是乾隆乙未四月廿五日伯兄文藻書

左傳評三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文淵撰文淵字靜叔益都人春秋左傳本以  
釋經自真德秀選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論文  
近時寧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闡尤詳文淵  
以二家所論尚有未盡乃自以己意評點之僅及  
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淵夭逝書遂未畢其兄文藻  
哀次遺稿編爲三卷刊板於潮陽末有文藻跋稱  
其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象傳註羅而繹之者  
數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評閱多未終卷云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

〔清〕吳守一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

月山房彙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日食

質疑一卷》提要

春秋日食質疑

古歛 吳守一萬元考

隱公三年辛酉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雨水 七日二十三刻三十七分五十秒

閏餘 一日九十六刻六十分零一十二秒

寅朔 五日一十六刻七十七分三十八秒

交泛 二十六日六十六刻三十一分四十六秒

入轉 四十六刻七十分零三十八秒

盈多疾少爲加差

日食質疑

當是三月己巳朔日食誓二月者晦朔之誤公羊傳云

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晦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日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知是晦即朔也日食必朔自古及今未有食于晦者凡云食晦皆可推也

歷之誤

桓公三年壬戌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大暑 三十七日零六十五分二十五秒

閏餘 八日零二刻五十一分七十四秒

未朔 二十八日九十八刻一十三分五十一秒

交泛 二十七日零六十四分八十七秒

入轉 三日五十三刻四十分零五十一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當是八月壬辰朔日食書七月者豫聞之誤

正子中謂舉中氣以正月如無中氣乃閏月也  
不當閏而置閏是為豫聞失之先天自後所書  
月數每減一月直過當閏  
之月而月數始與斗建合

桓公十七年丙戌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霜降 二十一日六十三刻八十七分五十秒

閏餘 一十五日三十二刻五十五分三十一秒

日食實錄

戊朔 六日四十一刻三十二分一十九秒

交泛 二十六日九十九刻零三十五分七十一秒

入轉 二十日零七十一刻一十一分一十九秒

縮少遲多為加差

當是十一月庚午朔日食書十月者豫聞之誤

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然日食必朔亦無食于既  
朔之理公羊傳云或失之前朔在前也或失之後  
斯言是也

莊公十八年乙丑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雨 五十九日六十刻零三十五分

閏餘 九日八十八刻九十五分八十四秒

辰朔 四十九日七十一刻三十九分一十六秒

交泛 一十三日五十一刻八十分零九十二秒

入轉 四日七十二刻七十八分一十六秒

盈少疾多為減差

當是五月癸丑朔日食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訛也

三月不入交不食○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謂朔後  
食也今以歷應推之是食于晝非食于夜也夫夜  
食既不見矣何據而書夜食而書史不勝紀  
矣左傳云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斯言是矣

莊公二十五年壬子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日食實錄

夏至 三十六日三十四刻五十六分五十秒

閏餘 二十八日七十八刻一十九分五十五秒

午朔 七日五十六刻三十七分

交泛 二十七日零四刻八十九分九十六秒

入轉 一十三日二十八刻七十六分

盈少疾多為減差

當是七月辛未朔日食書六月者預聞之誤

月朔置閏失所  
後致月錯是也

莊公二十六年癸丑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小雪 一十三日七十七刻四十四分二十五秒

閏餘 一十四日六十六刻零五十一秒

亥朔 五十九日一十一刻四十三分七十四秒

交泛 一十四日三十五刻五十一分九十九秒

入轉 二十一日三十刻零八分七十四秒

縮少遲多爲加差

是十二月癸亥朔日食

莊公三十年丁卯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秋分 三十三日八十七刻八十二分七十五秒

日食實疑

閏餘 二十六日八十二刻六十分四十五秒

酉朔 七日零五刻二十二分四十五秒

交泛 一十四日四十六刻九十六分三十七秒

入轉 三日九十五刻四十一分四十五秒

縮疾相併爲減差

當是十月庚午朔日食書九月者預閏之誤

僖公五年丙寅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處暑 五十日零六十四刻一十分

閏餘 五日六十九刻二十九分三十二秒

申朔 四十四日九十四刻八十分零六十八秒

交泛 二十六日八十九刻八十五分八十秒

入轉 二日八十五刻二十五分六十八秒

縮疾相併爲減差

是九月戊申朔日食

僖公十二年癸酉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穀雨 二十五日六十刻零四十三分

閏餘 一十九日一十四刻七十六分零六秒

辰朔 六日四十五刻六十六分九十四秒

日食實疑

交泛 二十六日五十一刻九十二分七十秒

入轉 二十七日一十一刻零九分九十四秒

盈遲相併爲加差

當是五月庚午朔日食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訛也

三月不入  
交不食

僖公十五年丙寅夏五月日有食之

雨水 四十日零四十六刻三十七分五十秒

閏餘 二十日零四十三刻六十三分零一秒

寅朔 二十日零二刻七十四分四十九秒



交泛 二十六日零二刻九十三分一十三秒

入轉 二十日零四十三刻九十六分四十九秒

盈遲相併爲加差

當是三月甲戌朔日食書五月者誤失兩閏當閏而  
是爲失閏失之後天自後所書月數每加一月至  
再失閏則加兩月必俟追補前閏而月數始與斗

文公元年乙未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潮按漢梁

雨水 二十日零一十刻七十三分五十九秒

閏餘 二十日零三十九刻五分四十八秒

日食實差

寅朔 五十九日七十一刻一十八分零四秒

交泛 二十六日五十九刻七十七分四十八秒

入轉 九日五十三刻七十一分零四秒

盈少疾多爲減差

當是三月癸亥朔日食書二月者預閏之誤

文公十五年己酉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小滿 五日零二刻八十七分七十五秒

閏餘 二十七日九十二刻七十六分零三秒

已朔 三十七日一十刻零一十二分七十一秒

交泛 二十六日四十四刻七十三分九十二秒

入轉 二十六日六十五刻六十六分七十二秒

盈遲相併爲加差

是六月辛丑朔日食

宣公八年庚申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秋分 四日四十六刻三十五分七十五秒

閏餘 三日五十四刻八十七分九十秒

酉朔 九十一刻四十七分八十五秒

交泛 二十六日七十九刻零六分七十三秒

日食實差

入轉 六日一十七刻一十分零八十五秒

縮疾相併爲減差

當是十月甲子朔日食書七月者夏正之訛兼晦朔

之誤杜注月三十日食是以朔爲晦也  
用正七月八月俱不入交不食

宣公十年戊戌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春分 一十二日三十三刻零九分二十五秒

閏餘 一十九日八十六刻五十四分六十六秒

卯朔 五十二日四十六刻五十四分五十九秒

交泛 一十四日零九刻六十八分六十七秒

入轉 一十日零一十八刻四十三分五十九秒

盈少疾多爲減差

是四月丙辰朔日食

宣公十七年己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穀雨 一十九日四十七刻七十九分

閏餘 八日三十二刻零二分五十七秒

辰朔 一十一日一十五刻七十六分四十三秒

交泛 四十一刻五十五分四十四秒

入轉 一日一十八刻九十五分四十三秒

日食虧疑

盈多疾少爲加差

當是五月乙亥朔日食書六月癸卯者有兩誤焉失

閏一也夏正二也夏正六月建未爲癸卯朔距此

月爲六月既因夏正之誤以乙亥朔爲癸卯也然癸卯未朔不入交則不食也明矣

成公十六年丙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小滿 一十九日零六刻七十八分七十五秒

閏餘 一十六日九十五刻五十一分零九秒

已朔 二日一十一刻二十七分六十六秒

交泛 二十六日九十八刻三十五分九十五秒

入轉 二十二日三十五刻九十六分六十六秒

盈遲相併爲加差

是六月丙寅朔日食

成公十七年丁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霜降 五十六日四十九刻六十五分五十秒

閏餘 二日八十三刻三十一分一十秒

戊朔 五十三日七十六刻三十四分四十秒

交泛 一十四日二十八刻九十七分九十二秒

入轉 二日八十一刻八十三分四十秒

日食虧疑

縮疾相併爲減差

當是十一月丁巳朔書十二月者失閏之誤

襄公十四年壬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大寒 四十一日二十二刻九十一分七十五秒

閏餘 二十日零一十八刻一十三分六十七秒

丑朔 三十一日零四刻七十八分八秒

交泛 一十四日零二刻七十七分七十六秒

入轉 一十九日九十三刻七十九分零八秒

盈遲相併爲加差

是二月乙未朔日食

襄公十五年癸卯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夏至 一十八日六十四刻七十八分五十秒

閏餘 二十五日五十七刻九十九分六十一秒

午朔 五十三日零六刻七十八分八十九秒

交泛 二十六日三十三刻九十四分二十五秒

入轉 二十五日九十七刻五十一分八十九秒

盈近相併爲加差

當是七月丁巳朔日食晝八月者失閏之誤杜注丁巳七月

日食實疑

一月也日月必有誤是

襄公二十年戊申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秋分 一十六日一十八刻九十九分七十五秒

閏餘 二十三日六十三刻三十五分四十一秒

酉朔 五十二日五十五刻六十四分三十四秒

交泛 一十三日七十五刻零六十五秒

入轉 六日六十四刻一十七分三十四秒

縮疾相併爲減差

是十月丙辰朔日食

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處暑 五十日零九十九刻七十四分

閏餘 四日零七刻三十八分五十秒

申朔 四十六日九十二刻三十五分五十秒

交泛 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八十二分七十秒

入轉 一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分零五十秒

縮疾相併爲減差

是九月庚戌朔日食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實疑

秋分 二十一日四十三刻四十二分七十五秒

閏餘 四日九十八刻零一分三十二秒

酉朔 一十六日四十五刻四十一分四十三秒

交泛 一十六日六十八刻六十六分三十九秒

入轉 一十四日七十七刻五十分零四十三秒

縮多遲少爲減差

按十月庚辰朔不入交不食日食必朔六月一交萬無此月而食之事凡昔比食

皆由史官序疑之誤是年蓋因失閏原紀爲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後遂丁建過辰月數不合追補前閏始改庚戌朔爲九月又不致割削十月日食之文遂易以庚辰朔而併存之致有此食之誤也

襄公二十四年  
此食之誤同

孔子生日考附  
是年公羊傳皆云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按之經文十一月無庚子

日子應度之公羊所書或猶是失閏之月數若以補閏正之則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也未知是否

附此請  
贊高明

襄公二十三年  
辛亥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大寒  
二十八日四十二刻七十八分七十五秒

閏餘  
一十九日四十八刻四十二分四十四秒

丑朔  
八日九十四刻三十六分三十一秒

交泛  
二十六日五十六刻八十三分一十九秒

日食廣疑

入轉  
一十三日八十三刻六十三分三十一秒

盈遲相併爲加差

是二月癸酉朔日食

襄公二十四年  
壬戌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夏至  
五日八十五刻六十五分五十秒

閏餘  
五日三十六刻二十二分四十五秒

午朔  
四十九刻四十三分零五秒

交泛  
一十三日八十七刻四十五分一十三秒

入轉  
二十六日八十四刻九十六分零五秒

盈遲相併爲加差

是七月甲子朔日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大暑  
二十六日二十九刻三十四分二十五秒

閏餘  
六日二十六刻八十五分二十七秒

未朔  
三十日零二刻四十八分九十八秒

交泛  
一十六日一十九刻二十八分八十二秒

入轉  
一日二十七刻零九分九十八秒

縮疾相併爲減差  
癸巳定朔

日食廣疑

按八月癸巳朔不入交不食  
此食之誤詳見前

襄公二十七年  
乙卯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霜降  
二十三日三十三刻六十九分五十秒

閏餘  
一十二日零八刻八十三分三十二秒

戌朔  
一十一日二十四刻八十六分一十八秒

交泛  
二十六日四十九刻五十九分七十秒

入轉  
二十五日二十刻零一十五分一十八秒

縮少遲多爲加差

當是十一月乙亥朔日食書十二月者失閏之誤  
左傳

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是矣又云辰在中再失閏則不合今以歷應推之建申建酉之月俱不入交不食

昭公七年丙寅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春分 四十七日九十六刻六十一分二十五秒

閏餘 七日二十七刻一十分零一十秒

卯朔 四十四日零六十九刻五十一分一十五秒

交泛 二十七日零二刻六十一分零七秒

入轉 四日五十五刻八十六分一十五秒

盈少疾多爲減差

日食實差

是四月甲辰朔日食

昭公十五年戊申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穀雨 三十五刻七十四分

閏餘 六日六十刻零二十九分八十五秒

辰朔 五十三日七十五刻四十四分一十五秒

交泛 一十三日九十五刻二十九分九十一秒

入轉 九日二十七刻五十七分一十五秒

盈少疾多爲減差

當是五月丁巳朔日食書六月者失閏之誤

昭公十七年丙寅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處暑 十二日五十九刻三十五分

閏餘 二日四十五刻一十八分八十八秒

申朔 十一日零一十四刻一十六分一十二秒

交泛 十六日七十六刻一十二分四十四秒

入轉 十一日四十七刻零三分一十二秒

縮疾相併爲減差

春分 四十四日零四十四刻零九十一分二十五秒

閏餘 二十七日四十五刻一十分零七十一秒

日食實差

卯朔 一十二日九十五刻八十分零五十四秒

交泛 一十二日八十五刻一十分零三十秒

入轉 二十七日一十六刻八十九分五十四秒

盈遲相併爲加差 丁丑定朔

按是年九月甲戌朔四月丁丑朔二朔入交皆是夜

食 餘月朔無甲戌俱不入交 備錄于右以俟

宏博君子訂正焉

昭公二十一年庚戌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夏至 二十二日六十九刻六十九分五十秒

閏餘 一十四日六十一刻七十四分六十七秒

午朔 一十八日零七刻九十四分八十三秒

交泛 二十六日八十七刻五十六分九十一秒

入轉 二十一日六十七刻八十一分八十八秒

盈遲相併爲加差

是七月壬午朔日食

昭公三十二年 辛巳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小雪 一十一日零三刻十六分二十五秒

閏餘 六十七刻五十四分六十八秒

日食實差

亥朔 九日六十三刻零一分五十七秒

交泛 一十四日一十八刻一十八分五十秒

入轉 六日一十三刻六十八分五十七秒

縮疾相併爲減差

是十二月癸酉朔日食

昭公二十四年 癸未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穀雨 四十七日七十三刻五十九分

閏餘 一十六日零八刻五十六分六十二秒

辰朔 三十一日六十五刻零二分三十八秒

交泛 二十六日三十八刻一十九分三十四秒

入轉 八日一十七刻四十一分三十八秒

盈少疾多爲減差

是五月乙未朔日食

昭公三十一年 庚寅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小雪 五十七日五十一刻零三十四分三十五秒

閏餘 九日九十七刻七十四分四十五秒

亥朔 四十七日五十二刻五十九分八十秒

交泛 二十六日六十一刻零八分二十八秒

日食實差

入轉 一日零三刻五十二分八十秒

縮疾相併爲減差

是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定公五年 丙申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雨水 五十五日零三刻六十七分五十秒

閏餘 八日零二刻二十二分二十五秒

寅朔 四十七日零一十四分二十五秒

交泛 一十四日零三刻一十四分六十九秒

入轉 一十九日二十五刻三十四分二十五秒

盈遲相併爲加差

是三月辛亥朔日食

定公十二年<sup>癸卯</sup>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秋分 四日八十八刻零四十二分七十五秒

閏餘 一日九十一刻四十分零八秒

酉朔 一日八十九刻零一分六十七秒

交泛 十四日二十六刻零三分六十三秒

入轉 二十二日二十一刻七十五分六十七秒

縮疾相併爲減差

日食實難

當是十月丙寅朔日食書十一月者失閏之誤

定公十五年<sup>丙午</sup>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大暑 一十九日六十六刻三十一分二十五秒

閏餘 三日二十刻零二十一分三秒

未朔 一十六日四十六刻一十分零二十二秒

交泛 十三日七十六刻六十六分零六秒

入轉 二十六日一十六刻八十一分二十二秒

縮少遲多爲加差

是八月庚辰朔日食

續經

哀公十四年<sup>庚申</sup>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穀雨 一日七十七刻一十三分

閏餘 五日一十刻九十四分六十八秒

辰朔 五十六日六十六刻一十八分三十二秒

交泛 二十六日九十一刻八十二分

入轉 日八十七刻七十一分三十二秒

盈少疾多爲減差

是五月庚申朔日食

日食實難

孔子卒日考附

哀公十六年<sup>壬戌</sup>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春分 四十一日八十二刻二十八分二十五秒

閏餘 二十五日九十五刻七十三分五十四秒

卯朔 一十五日八十六刻五十四分七十一秒

交泛 一十八日六十六刻零四十分一十五秒

入轉 二十日七十七刻三分七十一秒

盈遲相併爲加差

是四月初十日己丑孔子卒

杜注以哀公十五年左傳有閏月之文乃加一



月數推算遲辰為四月無已五日遂疑日月有誤今以歷應推之哀公十五年不當置閏則孔子之卒果在卯月初十日已

丑與經文合不復有疑矣

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蔡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于房宿也

夏仲康六年丁卯季秋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霜降 四十五日零八十一分五十秒

閏餘 二十七十七十二刻三十七分零九秒

戊朔 一十七日二十八刻四十四分四十一秒

交泛 一十四日七十五刻七十三分八十五秒

入轉 一十七日五十三刻六十三分四十一秒

王

日食實疑

縮少遲多為加差

是九月辛巳朔日食以冬至日廬虛六度起算則是朔也食於房二度八十五分將出食限所食甚微是以養和未之知也

詩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周幽王六年乙丑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秋分 四十六日二十九刻九十八分七十五秒

閏餘 一十九日一十一刻八十九分三十五秒

酉朔 二十七日一十八刻九分四十秒

交泛 一十四日五十七刻一十分零四秒

入轉 二十二日六十六刻三十八分四十秒

縮少遲多為加差

是周正十月辛卯朔日食詩傳以夏正十月釋之不且不合夏正十月為庚寅朔

交不食

日食實疑

王

春秋日食實疑終

嘉慶戊辰春三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吳守一撰守一字萬先歙縣人是書推考歲差加減以證春秋所載日食之誤春秋日月以長歷考之往往有訛見於杜預釋例此更詳其進退遲速以求交限未附詩書日食考二條以互相參証但其云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當是三月己巳朔書二月者晦朔之誤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當是五月癸丑朔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訛近者陳厚耀作春秋長歷表以爲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退一月就之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則隱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爲當是三月甲戌而顧棟高春秋長歷拾遺表以爲當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遞食守一與棟高皆從大衍歷以爲八月無食其他守一棟高說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數千載之後必欲求歲差於杪忽之間亦未見其悉得姑存其說焉可矣

# 春秋不傳十二卷

〔清〕湯啓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不傳

十二卷》提要

序

寶應湯先生啟祚字述宗通冠棄諸生業隱居城南之槐樓村博學通經史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七月卒年七十六所著春秋不傳十二卷同里王巖已序之矣曾孫秋林復屬予題其後予惟春秋一經自漢以下左邱公羊穀梁三傳迭爲盛衰然未有廢傳而說經者也至唐之中葉而啖助趙匡陸淳始自以己意窺測聖經而置三傳於不講雖宋子京新唐書傳贊深斥其非然在昌黎韓子之贈盧仝也亦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然則廢傳言經固中唐人風會爾爾蓋儒術之興廢其乘除倚伏有如此至宋而廢傳者愈多廬陵歐陽子伊川程子其尤著也胡安國傳最春秋不傳

序

一

後出而科舉格式獨遵用之三傳幾於不行前明三百年間場屋舉子但知有胡傳而已矣  
本朝彙纂始復兼取三傳並左氏外傳及諸家之說今先生之爲是編也不任傳亦不廢傳其意蓋以經文之微言大義學者自可尋繹而得之所忠三傳之說先入而爲之主則學者之心思爲其所束縛聖人之本旨爲其所蔽錮害莫甚焉故藩屏撤斯堂奧觀矣泥沙滌斯清源來矣若三傳之美者固未嘗不取而融浹於其中特如蜂之釀蜜蜜成而不見有花故名其書爲不傳云爾然則自有先生此編彼世之拘守三傳者固當一旋其面目卽師心自用妄謂得聖人心法者亦將無所藉口矣先生此書豈胡安國之

可比哉遂僭附其庸言如此

乾隆辛卯六月既望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光祿卿前史官西莊王鳴盛撰

春秋不傳

序

二

序

天之行地也高遠不可測也星辰之次舍有度可以測天也星辰何者非天然天非星辰所能究也河之出崑崙也廣大不可測也湖陂溝洫之流有自可以測河也湖陂溝洫何者非河然河非湖陂溝洫所能窮也善觀天者若若之上仰首而天體自如也善察河者至龍門積石而河勢自可睹也然則舍星辰而後可以知天舍湖陂溝洫而後可以知河而況星辰者復有時而爲彗茀湖陂溝洫者復有時而爲壅闕渟汙孰是以定天與河豈不難哉聖人之春秋其高遠天也其廣大河也然學者終日戴天而不見天終日臨河而不見河非盲者何以至是左氏博矣不務求聖人之

春秋不傳

序

一

指而求詳於瑣細繁稱雜說豈有當乎公穀簡直矣不務求聖人之指而憑胸臆意見其失也愈遠矣其尤戾於經者豈不亦星辰之彗茀湖陂溝洫之壅闕渟汙乎哉善乎歐陽永叔一言斷之也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以此言之則傳爲案經爲斷雖程子之言猶有所未盡而況其他乎吾嘗欲取三傳之合於經者節裁爲一書而盡芟其繁雜臆見大戾於經者惜乎有志而未之逮也湯子迪宗著春秋不傳其言曰使左氏傳不出則春秋將遂不行乎哉何識之卓也湯子手其書示余且問序余讀之不斤斤乎株守三傳而善采其長不殫經乎立異三傳而不襲其短而其自得之處直欲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湯子之

用心於經蓋可謂勞而有功矣乎夫魚未得而舍筌鰲未得而合  
糟粕不能也執筌求魚而謂糟粕之卽鰲焉可乎三傳者經之筌  
與糟粕也吾見世之學者類以筌爲魚而餽糟粕以爲鰲也湯子  
其殆有得於魚與鰲者乎而何筌與糟粕之足恃乎哉曰春秋之  
作也使子夏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而既作卽口授  
子夏子夏傳之公羊高穀梁赤者也則皆有得於傳聞矣乘三傳  
而自信豈遂有當乎余曰三子者固非親承指授者也左氏之非  
邱明昔人言之矣其言語浮誇近於邱明所恥之巧言而公穀未  
嘗見聖夫游於聖門者尙不盡識春秋也經書不告朔猶朝於廟  
而子貢欲去告朔之羊經書納衛世子蒯聵於戚而子路以正名

春秋不傳

序

二

爲迂臣輒而死之況傳聞者乎吾與湯子亦相與仰觀於天府察  
於河而已矣

康熙丁未律中黃鐘之月陽生日白田布衣王巖撰

春秋不傳序

丙午夏湯子迪宗持所著春秋不傳命余爲之序先是一歲余讀  
其書深歎其用意之精欲以直洽乎宣尼之志而無所附麗也既  
歸之矣湯子復有請亦可以知其積慮之虛與世之挾所學以爲  
矜凌必將矜執皇甫者何啻千里也夫傳必無乎經存而傳亦存  
經未嘗不以傳爲羽翼何可置也傳必有乎則是傳亡而經亦亡  
傳且將以經爲影響也殊不爾矣聖經譬若日月日行乎十二  
舍不聞日月必假十二舍而後明經之於傳其亦猶是且孔子之  
作春秋不能逆揣其書之成必有繼其後以立之傳者故畱此闕  
略晦昧之文以待之則先斷後案亦後人成事之詞聖人不若是  
春秋不傳

序

一

拙亦不若是巧也漢世以來箋疏雜出往往有所依傍而浸失作  
者之意學春秋者因左氏繁多之文使述傳者勝於述經事實增  
而義類減豈所謂脫略傳註獨抱遺經者哉今讀湯子之書不假  
左傳一詞而經之或抑或縱或子或奪或進或退瞭然若指諸掌  
其文則天矯出沒峭削刻露採諸子之長而融其述天高地下穆  
然太虛萬物返眞白賁無色謂之直洽乎宣尼之志余無佞焉雖  
然必有其學而後可以無傳必有其學而後可以有傳卽謂湯子  
並爲左氏功臣亦可也湯子其首肯余言乎

康熙丙午夏五月拙存張璠書于疎谿堂

春秋不傳

目次

卷一

隱公 十有一年

己未之己巳

卷二

桓公 十有八年

庚午之丁亥

卷三

莊公 三十有二年

春秋不傳

目次

戊子之己未

卷四

閔公 二年

庚申之辛酉

卷五

僖公 三十有三年

壬戌之甲午

卷六

文公 十有八年

乙未之壬子

卷七

宣公 十有八年

癸丑之庚午

卷八

成公 十有八年

辛未之戊子

卷九

襄公 三十有一年

己丑之己未

卷十

春秋不傳

目次

昭公 三十有二年

庚申之辛卯

卷十一

定公 十有五年

壬辰之丙午

卷十二

哀公 十有四年

丁未之庚申

春秋字音

隱公

元年

父音甫後皆同

蔑莫結反

郛音僂

恒吁阮反

貶撫風反

祭

二年

向舒亮反

帥劉律反後皆同

綸音猥

三年

賻音附

四年

顰許錦反

濮音卜

五年

廊音成

螟音吳

張苦侯反

六年

艾五蓋反

八年

勅必彭反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九年

兩下付反

十年

敗必邁反後言皆同

管古頑反

郟古報反

十有一年

朝音潮後言來朝皆同

同朝公公朝亦同

春秋不傳卷一

寶應湯啟龍著

春秋之翼以左氏傳而行舊矣雖伊川子亦曰傳為案經為

斷然愚心竊疑之疑傳左氏傳不出則春秋將遂不行乎哉

陽明子曰傳為案經為斷恐伊川亦屬相沿世儒之言然則

春秋殆不翼左氏傳而行者也述春秋不傳 啟龍自識

隱公 按法不顯尸國曰隱

己未

平王四十九年齊僖公孫父九年晉鄆侯邲二年曲沃莊伯

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

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春王正月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非春也而曰春從周也正月歲之始也歲之始必曰王公羊子

曰大一統也無事也何以舉正月元年也元年則何以舉正月

正始也正始則宜書即位不書不正其即位也蓋隱公之即位

不正也何曰非春周春正月中冬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稱公奉土之辭也邾附庸也字其君附庸乎中國也志盟惡之

也自公及之我欲也強人也于蔑盟未有不地者也月盟盟猶

可信也盟者自古然矣夫何以惡之也必有不能相信而後信

以言言末也故凡盟惡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克之爲說猶勝也段者君之寵弟而先君之愛公子也何故克之嫌逼也夫克之必用師其以目君也何歸之以獄也以逼嫌而克之獨奈何爲獄之歸若段一妄人耳他日者不思有以訓之而惟斃之之術之是極焉其視段何如也于鄆遠也子若曰段已在于鄆矣然猶非鄭伯意也不言日不以克之之日克也克之非一日矣段不言子與弟穀梁子曰段失子弟之道也且賤段乃以甚鄭伯焉知其子弟目君也若非子與弟則不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則

宰不名者也宰名刺天王之不能正以妾爲妻之罪而顧寵之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二

也仲子者惠公之妾也係以惠公寵自惠公也日來不宜來也日使不宜使之來也然則王何以猶稱天書王之始不可以不言天也王失也而嫁其幸于宰可乎相君者將邪是務聞而惡是長焉無乃不可乎書王之始何不可不言天當時有僭稱王者稱天示不可僭也受而不返日歸喪助有日昭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諱公諱以我之欲強與微者盟也國爲地君與也月猶信也借日以微者及焉然不言使謂非諱公乎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天子之卿也胡爲乎來哉朝也不言朝奪之也天子之

卿義不得私朝乎諸侯也奪其朝則無名胡爲乎來哉胡爲乎來哉月來謹也

公子益師卒

貴戚之卿也乃不言卿程氏曰不與其以公子之故而自爲卿也書公子貴戚之也卒志貴戚之也且死生人之大故也凡卿之卒不葬卑之葬不與聞以尊也不日親也而有疎之者也

庚申周平王五年

春公會戎于潛

以公會之彼欲也強于人也時會略之也如不欲書也潛會地也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三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國豈無師稱人微之也微之者惡之也入不順之辭也不謹以日猶或非無謂也然至于入則甚矣入者造其國都也

無駭帥師入極

未賜族之大夫也帥師專兵也大夫專兵危公也不言官大夫之義不得專兵也是公使之不言使諱素王章也入不順也極未聞有罪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時會日盟詳之也詳之者謹之也會之非矣奈之何且至于欲與之盟而遂盟也不諱公盟戎之始也故大也又自我意也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履綸紀大夫也來逆女求婦也求婦使大夫是小婚禮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嫁曰歸不返也稱伯姬女嫁則字而笄之也魯女嫁于諸侯衆矣此何以書譏何譏乎譏不恥大夫之來逆而反成其苟合也不曰女伯姬視來逆之時則已嫁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盟志惡也外盟不志此則來告也紀侯而曰子無國而曰伯殆必有闕文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四

夫人以日薨敵體乎君而得正以斃也葬不志從君者義不得先君以成禮也若葬夫人則豈不亦豫凶乎君哉

鄭人伐衛

伐天子之事也鄭伯專之故人之罪鄭也衛亦未可勿問也聲

罪致討曰伐不戰服也

辛酉 平王五十三年 宋穆公卒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食既朔也其日有何也見日之蝕也而不見其食之者故曰有也夫日食有常度矣然而必書于君之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周來赴也禮周人有喪魯人不弔非謂不弔也謂當親之然而平王崩魯侯不往也葬不志竟不往也君子謂公于是乎不臣也崩者上墜之形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天子之卿也天子之卿卒不志志譏也何譏乎世卿也故不言名而言氏也世卿衆矣奈何獨譏乎尹卿尹氏之世卿不善也秋武氏子來求賻

胡爲也哉平王之崩故也平王崩魯不賻而周來求焉書來不宜來也求者抑辭君子臣不言求也乃言求是譏天王之不能討不共其職之罪而顧卑其尊如卑乎卑焉不君甚矣故如不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五

欲書而書以時也武氏子云者譏世卿且愈譏使世卿之未命者也顧不言使王當喪猶未君賻因喪而助生之物也致周來求魯罪可勝言哉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以日卒正也外諸侯不葬嫌于內在國不地略于內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來告也來告必書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五月而葬禮也諸侯之葬當時不日日公羊子曰危不得葬也何危乎宋穆公宣其兄也殤其姪也莊其子也有不忍聞

焉然非所得已也

子周桓王四年衛桓十六秋 宋 成元 年 穆公與夷元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時伐也伐以月謹其取也致伐者或有罪也奈何悉虜而俘之詎不亦以亂易亂也者不言師豈無師微之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以國氏有寵之者也不言其官弑君之賊人所得而誅不與齒也不曰衛君曰其君引而親而尊之也諸侯之日卒正也此不正而亦日焉非日卒也日以謹其弑也自下賊上曰弑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春秋不傳卷一 隱公

六

遇無意之會也則宜曰暨日及是有意也有意而托若無意焉則其意可知矣凡外之遇不及此則內故也于清謂無事而輕遠出也書時厭詳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衛人逆賊也諸侯所宜致伐者而顧與爲亂焉且爲之首事是不亦與亂賊已乎奈何不同人之日正以歸獄于公與侯也夫非僭然公侯也者何以獨人蔡蓋蔡之罪差薄于宋陳焉耳且以示蔡人則宋陳同焉或曰微者將也

秋穀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穀去公子蒯微也大夫會伐不由公命矣君子謂穀于是乎有

弑逆之萌而助亂以樹黨也然不謹以月子其有懼思與再序四國重惡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言人所得殺也州吁之君衛已歷三時所夫殺之善矣而君子猶惜其緩也故言于濮言遠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立者不宜立也以人立之可以立也自九月而殺賊迨彌時而立焉立豈未審者子民何勿宜也可以子民胡勿可以君國曰未有王命又非先君之樹子也故晉去其公子

癸周桓王五年晉鄭六奔 衛 宣公晉元年

春秋不傳卷一 隱公

七

春公觀魚于棠左作 矢

左氏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故如不欲書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夏四月葬衛桓公

弑君不葬也弑君而葬賊已討也桓公之弑已喻小祥而葬于夏四月何也蓋自立晉以來五月矣賊既討若立于始卒者可也且喪猶未闋

秋衛師入鄭

人國不月從同同也然稱師則臨以大眾可知矣雖不月可也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之宮則非先君之宮也不敢以耐而天王則昭之爰是宮

之雖嫡庶之意猶存而端斯兆矣考成也成必祭初獻六羽譏

也非譏乎六譏乎初六維初八也不亦多乎備武曰什萬文曰

羽謂夫婦道無需于也

邾人鄭人伐宋

人伐而月甚伐也邾小國先于鄭兵之主

螟

記災也譏夫致災者也凡月甚也災而月未甚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彘卒

日卒公子親夫貴戚之卿正也而亦賢也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八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怨之師雖不人不月可也人而月謹圍也圍環而攻之之謂

甲子周桓王六年晉哀侯光元年  
曲沃莊十六卒

春鄭人來輸平

平善也何書來輸是書以抑之圍于宋而後平于我也故略也

夫輸者納也蓋必有受者君子謂貽于是乎彭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地盟謹也會盟困也日盟淪也

秋七月

無事過時則書首月備時也四備而後歲功成焉苟一之弗備

夫何成哉

冬宋人取長葛

志取惡取也取不係于伐意不專罪取者也蓋凡取也不言圍

先圍而後取罪不救者也夫鄭以宋故而平我而不以平故

而救之故離長葛于鄭明示哉我有同戚矣然不日不月則以

我故有隱辭焉

乙丑周桓王七年晉曲沃武公稱元  
秦文五十卒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一逆而二歸媵也媵則其書也何賢也何賢乎叔姬有後事也

乃其歸也曷不與伯姬也偕待年也待年而後歸則歸之者非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九

也

滕侯卒

不名未同盟也未同盟而志赴也不日赴略也外不敬也不葬

未往會也赴而不會內不敬也

夏城中邱

城中邱舊也舊則葺焉必也雖不書可乎書妨民也蓋夏者民

時也是固宜謹以月其不月甚之也既妨民而更彌時焉嘻其

甚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相聘禮使乎大夫也其弟云者謂其寵之蓋其大夫也以

弟而大夫其使也以弟而大夫而使然則齊侯之弟其弟知有弟耳已庸弟弟之道矣

秋公伐邾

伐而親之公甚也邾我好也已則淪蔑之盟而復加之辭故甚公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禮也然而魯侯不朝也朝缺而聘不廢不亦替乎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一人而伐伐者重也伐天子之命使是伐天子矣地以楚邱失翼衛也衛侯其弟賓王人矣以歸易也凡伯其弟畏簡書矣雖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十

然春秋之大事日也不猶月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大孰甚焉

焉雖然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則危亦孰甚焉

丙桓王五年八年 蔡宣三十五年 秦寧公元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書遇禮簡也外之遇不及以爵及之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勅

歸書不宜歸也來書不宜來歸也使書不宜使之來歸也何用知之以其目君而謹以月知之勑者何鄭先祖之受于先王者何用歸之于我蓋以為賂而輸之鄭伯于是乎不臣矣是棄先王之命矣且又棄先祖之所守也又于是焉不予矣

庚寅我入勑

日入惡入也入內不受也我入彼不受也勑非我有也斯與于不臣而不予者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會同盟而不名史失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外盟不日此其日謹參盟之始也惟盟之渝于是為參盟蓋其防渝至矣即其渝斯至矣

八月葬蔡宣公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十一

不及時而不日公羊子曰慢葬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人盟替也又自我意也不諱公先此矣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未賜族也未賜族則猶非世官近古也

丁桓王六年九年 蔡桓侯封 卿周六年九年 人元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再聘愈替矣季南氏字也字之王朝之大夫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記災也雪止而後震電出焉天之時也況建寅之月震電固未  
可以出乎而況其大乎況震電既出雪遂不可以復雨乎而況  
其大乎

換卒

夏城郎

屢妨民屬甚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庚辰桓王  
辰周七年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春承不傳

卷一 隱公

主

數會重惡也矧其會之爲謀伐人而且勦于欲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大夫伐而專會不由公命矣夫安知非公使之曰其敗之也目

公則是與乎師也公與而鞏專之非不由命而何鞏不氏以不

由公命之屢謂其弑逆成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敗讒道而勝之也春秋之書兵也曰執師敗敗者爲主曰敗執

師則敗之者爲主以公主之罪公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曰

春秋之法戰未有不日者也謹也郕與防宋邑也取我取之也

罪取也取不日者也日取頻取也此惡也曷爲不諱胡氏謂取

有甚于此取者也其敗之也曷爲不言戰非兩戰也

秋宋人衛人入郕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目鄭伯甚鄭伯也何甚乎罪善戰也一國而伐取四國之師非

力之所及矣固必以衛先戰乎四國待其散而後已徐以逸獲

焉然則入鄭之師實鄭伯術致之而伐戴之師亦鄭伯術候之

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日入甚入也

已周桓王  
巳周八年十有一年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主

春滕侯薛侯來朝

累數滕薛旅見也諸侯相朝禮也相朝而旅見非禮也旅見諸

侯天子之事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先會而後入成謀也會者鄭爲志入而書及則又我爲政也既

爲鄭志奈何復以公主之謂公之成乎入許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弑也何以知其弑不地也弑則何以不地有不忍地也何以不

書弑臣子之于君父有諱道焉臣子爲君父諱然矣不幾逸賊

已乎日彰之矣秋君者誰桓公也何以知其桓公繼秋君不言  
 卽位言是與乎秋也躬秋君者誰暨也何以知其暨我之執政  
 未或不卒者也暨不卒賊也故隱之世皆去其公子也君薨矣  
 何以不名內也何以不葬賊未討也賊未討則何以不葬先君  
 之仇未復則臣子之職未盡也葬生者之事也殺桀子曰隱十  
 年無正隱不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也

春秋不傳卷一終

五世姪孫 顧校栞

春秋不傳 卷一 隱公

古

春秋字音

桓公

二年 與 平聲 大 而奈後言

三年 藏 音盈 誰 呼喚

四年 狩 舒救 糾 音九

五年 仍 如陵 零 音干 食 音終

六年 廷 音職 佗 音駝

七年 綏 息通

八年 雨 見隱

九年 射 音亦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十有一年 寤 音誤 突 陀骨 夫 音扶 闕 音暫

十有二年 虛 去魚 燕 於言反後

十有三年 敗 如字後言

十有四年 語 音響

十有五年 揆 來灼反 案 昌氏反

十有六年 向 見隱

十有七年 趙 音軌

十有八年 澤 龍葛反 又音洛

春秋不傳卷二

寶應湯啟祚著

桓公名執史記名允惠公之少子而隱公之弟也按法辟土服遠曰桓

庚桓王元年齊僖二十晉哀七衛宣八蔡桓四鄭莊午桓九年三十三曹桓四十六陳桓三十四杞武四

十宋襄九秦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無王此何以有王元年也元年則何以有王計之於即位之始也繼故不言即位言者何君子謂其有即位之心也則誅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以鄭志罪鄭伯也勦于欲而定其位與亂賊是與于亂賊者也

春秋不傳卷二桓公

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不曰以日以是易之也易則稱假也何蓋易無歸之道焉而假猶有歸之道焉夫子惡其久假而不歸也許田者吾先祖之

受于先王者何為許鄭假之桓公之篡于位也不列于會則不可得而定也而鄭伯之溺于利也不休其欲則不可得而會也

故知以璧者其文也璧雖寶豈貴于土地哉然則以者不以者也我失地矣奈何獨以目鄭伯殆所謂窺闕不責以穿窬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會既鄭志盟何以公及之推之于其隱矣然則鄭將無譏乎夫首盟亂賊又何譏乎

秋大水

記災也時災災彌時甚災也

冬十月

辛桓王二年宋襄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無王此何以復有王計宋督也督以國氏寵也不自氏惡也及其大夫孔父賢也日及不失其節矣日大夫不失其官矣賢則何以名劉氏日名其君于上則不得字其臣于下也

滕子來朝

廢故侯也其日子時王黜之也書來朝何以無貶首朝亂賊奚

春秋不傳卷二桓公

容貶矣胡氏以為夫子黜之者悞也夫子固未嘗黜諸侯也況

聖人不念舊惡即一人之身且然奈何以祖父之愆而累及其孫子乎謂四夷雖大皆日子固也夫四夷之大者莫若吳與楚

然實則周室之子也謂時王不能黜之則杞薛無說矣其日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似矣不知此正春秋之所由作

也問是非勿問強弱王法也加諸弱弗加諸強豈王法哉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不言以會而以極之也何極之惡極也成者成之也成宋亂則宋亂于是成矣內之大惡諱也乃此之不諱何公既彰賂之弗情即欲諱庸可得乎庸直為遠也已乎然以者我為志而以



齊陳鄭志之者則猶有誰焉何成乎宋亂立督後也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鼎係之郕郕大鼎也郕大鼎係之宋宋郕大鼎也取于宋賂也  
書取不宜取也納內不受也納于大廟周公其吐之矣日納謹  
納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外會不志志重之也何以重之爲楚也何以知其爲楚卒卽楚  
者蔡與鄭也而鄧又鄰楚之小國也相爲會故知其爲楚國爲  
地君與也然則何以不月日月之矣朝不月者而月會月也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三

九月入杞

孰入之我也不言我諱也甫朝而遽入也甚也故諱之也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至自云者致之也何以致危之也危其淪胥于戎也隱盟戎矣  
何以不致隱無戎之道也桓有戎之道也

王桓王十三年 晉哀九年 宋  
申周一年 莊公九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何以無王桓無王也桓何以無王桓弑君則不知有王是無王  
也無王何以始于三年諸侯之喪剛矣當入見之時也而天子

不加刑焉則王亦不王矣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晉之爲說猶相也相命則不盟矣所惡乎盟者爲其不能相信  
也苟能相信而不盟其又何惡焉

六月公會杞侯于鄆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盡也日食變矣食而既變甚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弑君之賊不復見此其復見何歸弑于桓公也夫逆女者常事  
也何以書夫以位埒地醜而壤接之齊魯而廢親迎之禮焉則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四

其故不綦大矣蓋婚姻萬世之始也翬何以反稱公子罪桓以  
其弑君之故而尊寵之也故知几翬之弑爲桓弑也逆者我之  
夫人何以不稱夫人逆于外未成乎夫人也然則何以稱王后  
王者無外侯者有外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

親送女非禮也而況越境也稱姜氏父母之辭不字猶未歸于  
我則字不可得而知也謹別也

公會齊侯于讎

齊侯來矣可以不會然不親迎也鄰豈重于婚耶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以玆致見公矣未入國而遽見公苟合也不能正諸始又安能閉諸卒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再謂其弟終寵之也

有年

記異也五穀皆熟曰有年何以爲異桓宣無年者也不然熟亦常事耳豈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僅桓宣兩見哉然則天道僭乎曰否十有八年而一熟則其歉也多矣

癸丑桓王十四年晉小子西周二年侯元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五

狩時也何以書非狩所也非狩所則何以書厲民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不名者也宰名刺天王之不能討弑君之罪而顯寵之也兼得已封也貨之也何以無秋冬二時王者象天而出治者也故春夏者陽也生也秋冬者陰也殺也生者賞也殺者刑也桓公弑君而天討不加又從而聘之非有賞而無刑乎則非有春夏而無秋冬乎夫四時備而後歲功成焉無秋冬成何歲矣則無刑將成何治矣

甲戌桓王十五年陳桓王戊戌三年十八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卒以二日疑也疑也者宜闕也或曰再赴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朝也外朝不書此何以書大不朝乎小也大而朝乎小且旅而朝焉則其心不可問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比年而聘乃無譏從同也仍叔之子云者猶武氏子也然不曰仍氏而曰仍叔猶非世官

葬陳桓公

葬不月慢甚也是有賊也者何以葬非先君之賊也

城祝邱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六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從王正也正則何以稱人人衆辭也正從王之辭也王何以不稱天伐而目王親之矣夫伐不使乎司馬是危道也故知非天討也不戰存君臣也

大雩

雩旱祭也書記災也書大雩譏僭也雩諸侯得舉焉大雩則非諸侯得舉焉魯之大雩多矣不可勝數爰擇其尤者時慢也

益

時益甚災也

冬州公如曹

外如不書此何以書不復也何以知其不復有後事也州非公

其曰公會三公平天子也

乙未周桓王十六年陳厲公

春正月某來

寔者誰州公也何以名失國也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謂其有失國之道焉可以名也謂其去死也幾希矣何以來失國而依于我也不係之州來自曹不來自州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

非閱月也且大閱則僧矣日者崇武故謹之簡車徒曰閱

春秋不傳卷二桓公

七

蔡人殺陳佗

以人殺之討賊之辭也佗者誰陳君也何以知其陳君下相殺則不書也陳君獨何以人殺之陳賊也何以知其陳賊先君之終也日不可知而葬不成禮是豈無故者矣陳賊何以蔡殺之善蔡也天下之賊天下之人得討也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不日陳君佗其日陳佗是陳人不君之善陳也葬先君賊乎子也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世子之禮葬之也何以書未葬也正也可爾能葬于始矣此世子也不云胡氏日天下無生而貴者皆于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丙申桓王十七年晉小子

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此所謂焚林而田也奈何其焚林而田也則不仁孰甚夫古猶有開網者伊維乎日焚甚焚也

夏穀伯來朝鄂侯吾離來朝

列數穀鄂猶非旅見也諸侯不生名其名之何朝于亂賊謂其不復有臣子之心其去死也幾希矣然則滕杞紀何以不名近也近則何以不名惜于威弄得已也此何以名遠也遠則何以名魯雖強豈能越數國而加威于己哉其何急而朝之也何以復無秋冬二時桓公弑君天子不能討然猶有望于方伯之師

春秋不傳卷二桓公

八

也今諸侯自遠而朝焉則豈復有所望于方伯之師也

丁未桓王十八年晉侯偃元年杞武公

春正月己卯燕

燕月也何以書有後事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無譏從同阿然展聘之又何譏矣

夏五月丁丑燕

再燕也且非燕月也

秋伐邾

冬十月丙午

記異也不時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三公也何爲乎來哉天王使之命我以婚姻也不言使不與其使也譏天王也夫婚姻萬世之始也諸侯親迎天子不親迎雖使三公惡乎不可曰命我矣雖不使三公可也遂繼事之辭也譏專也罪祭公也使之命我曾使之逆王后乎女猶在子紀何以稱王后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戊桓王十九年 紀靖公元年 寅周七年 秦出子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王后歸不悉書書我主之也逆則后矣歸何以復字之蓋逆自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九

逆者而言也尊也示天下之母儀也而歸自歸者而言也謙也化天下以婦道也夫女子子之字不出乎外此何以知之也惟我主之故與聞之京師天子之所也大曰京衆曰師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朝不言使言使不正其使也世子豈無朝之禮也者奚以不正其使曰世子國之本也輕出則搖而繼續又國之大事也覲覲者衆今曹伯老矣未踰時而卒亦或且疾矣何急于朝魯而輕出其本則其不搖也者幾希

己桓王十年 曹桓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無王此何以復有王十年也十年則何以復有王成數也成數則成乎有王也何成乎有王桓雖無王然王豈嘗無焉

夏五月葬曹桓公

當時而不日公羊子曰正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弗遇何以言會會有地期辭也弗者遷辭蓋衛遷于齊鄭矣春秋有會而食其言者君子惡其不信也乃方期會而言食焉其于信也何有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十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穀梁子曰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敗也敗之者爲王故惡諸侯也夫桓公弑君天王不討則有譏方伯不討則有譏此何以惡諸侯蓋或定其位矣或雖未遇于會而期爲會矣或屢爲會而妻以女矣則何得以爲討乎

庚桓王十年 鄭莊公十四年 辰周九年 曹莊公射姑元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皆諸侯也何以稱人貶曷爲貶惡黨也何以知其諸侯來戰于郎乃盟于惡曹也且微盟不志何以知其黨既來戰矣復盟是黨也不日人諸侯又奚煩日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廪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何以人宋公蓋公也者公也乃執人之正卿而挾之以廢立庸復有公道乎奚以明其然也仲既執而突歸而忽出焉則宋公之爲矣仲稱字命大夫也胡氏曰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而深責之也使仲無廢立之權則宋人不執之矣執拘而維之之謂

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不係之鄭義不得有鄭也日歸易辭也有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十一

歸之者也

鄭忽出奔衛

忽者誰鄭君也不言君不能君也且未踰年亦未成乎君也係之鄭義得有鄭也義得有鄭則其名何失國也出者有外之辭夫奔必有逐之者其以目奔者何已無可逐之實則人孰得而奔我矣且不使以臣逐君即所以存君臣之防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

柔不氏貶也以大夫而會盟諸侯也當尊也

公會宋公子夫鍾

臣盟而君復會不信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

再會潰也

辛桓王二十有二年衛宣十九卒鄭厲公巳周十年癸元年陳厲七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數會而日盟淪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子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鮒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十二

既盟而又數會其潰不亦甚乎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日盟惡盟也孰惡乎惡公也安知其非淪及鄭伐宋是淪于宋而不淪于鄭也會者鄭志何惡于公夫宋既展會矣又再盟矣而鄭又嘗來戰矣乃盟之而食吾言則罪將誰歸

丙戌衛侯晉卒

再稱日穀梁子曰決日義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盟書會乃伐而書及者使公首惡也鄭有師我豈無師不言目公也然不言公則諱也日伐宋宋固可伐矣戰于宋不其甚乎

地以國是戰于城下也不某通乎戰于伐者伐為主戰既敗矣而猶以我主之甚戰也

五周桓王二十一年十有三年鄭惠公初元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先會而後日戰之日會而後得也戰以君君將也君為將則敗何以更稱師重眾也先紀于鄭而會以公內兵之主也先齊于宋而後以衛燕外兵之主也戰不地于紀也何以知其于紀會先紀而及戰故知其于紀其日敗績云者敗者為主曲齊也故知于紀之師非紀實致之而齊與諸侯實至之也則兵端開自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三

三月葬衛宣公

葬自內錄也及衛戰矣又嘗來戰矣何以葬衛宣公怨不棄義禮也故鄭莊齊倍皆葬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此亦無事過二時何以猶書日四年會譏天王矣七年會譏方

伯矣于此書焉不亦可乎

未周桓王二十一年十有四年齊僖公三十三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記異也時煥也譏夫致異者也未終時也何以書加之寒之辭

頁五

傳疑也故史闕也故闕而不益書其懷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前定之盟也故稱使其弟云者鄭之語亦猶齊之年也不日前定矣不以盟之日定盟也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四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記災也御廩者何祿柔盛之所也夫災則必復作矣不書常事也常事何以不書義有不得不作者雖用民力庸何傷

乙亥嘗

譏不敬也穀梁子曰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蓋嘗必有兼旬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是以災餘嘗也且非嘗月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卒自外錄也及齊戰矣又嘗來戰矣何以卒齊侯祿父怨不棄義禮也故鄭解生衛晉皆赴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殺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或小而以大或弱而以強或寡而以

衆皆非力所及也殆必有以也以謂能左右之

周桓王二十三年崩 齊襄公諸見元年 秦武公元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曰求非所宜求也乃王與使皆無譏則譏之于求矣皇皇天子而車服弗共其致求者何如也

二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危不得葬也何危乎齊僖公襄其子也年其弟也有不忍聞焉

五月鄭伯突奔蔡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五

名失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宜有國也係之鄭義得有鄭也歸順辭也安知其非易復歸以世子是正之矣書復喜復也鄭其所故有也正則其名

也何名以正其世子也若曰世子者若也雖欲勿名得諸

許叔入于許

人內不受也殺梁子曰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字許叔諸侯之弟也諸侯之弟字而不書鄭正也其有名者弟之則名蓋必挾

其弟者而後弟之故鄭之處何以書既入即君許矣

公會齊侯于艾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何以人朝君也君何以稱人貶也何以貶胡氏曰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累數旅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出奔名也入國何以名絕之也不與其入國而猶爲失國之辭也此復有鄭矣其曰入于櫟何國之也入于櫟而鄭得矣故曰大都綱國非利也入逆辭也安知其非難入而名是不正之矣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地而後伐疑辭也殺梁子曰非其疑也鄭者忽在焉伐紀是殆將納突也君子非其疑于輔正乃伐之而納不正也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六

乙丑年十有六年 鄭厲王 齊襄公 秦武元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衛不先蔡也衛而先蔡是素王制也小蔡侯殆小天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伐而致甚伐也不正其伐鄭也夫安知其非危乎屢甚乎伐鄭矣故知其不正之也餘以事致者正也何以故非屢甚也

冬城向

城時也何以書久之也蓋彌時矣又急之也初冬猶非城時也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丙周莊王十有七年衛惠五黔牟元年蔡桓二十卒鄭昭二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我豈無師不言目公也何以目公淪黃之盟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蔡季有後事也歸順辭也自陳陳有奉焉

耳何以不遂君蔡曰其斯以為賢與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七

不及時而日公羊子曰渴葬也蔡桓何以獨稱侯賢蔡季也何

賢乎蔡季知請諡也何以知其知請諡公也侯也有定稱矣其

類稱公者假之也私也若請于天子則不可得而假之也知請

諡則何以賢蔡季君子之愛人也以德非所得而故奉之不如

得其正之為能遺先君以安也故知春秋之侯伯子男葬未有

不稱公者皆譏其臣子也葬生者之事也何以知其蔡季之知

請諡曰蔡季歸而桓侯葬故知其蔡季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及而伐乃不言所及諱淪雒之盟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言朔不言日夜食也日出而即已有食象焉固非食于日也

丁周莊王十有八年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七子禮元年般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桓無王此何以復有王公終矣正之于其卒也又先王之喪畢

矣新天子當討有罪之時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遂者繼事之辭然則濼之會姜氏殆與焉不言弗數也君子惡

姜氏之專也與者許之也自公與之君子謂公之不夫也則其

及也亦猶自取焉耳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春秋不傳

卷二 桓公

八

弑也何以知其弑繼故不言即位蓋莊公不即位也弑君不地

此其地何弑于齊則不可以不地也既諱弑矣又地之不幾逸

賊已乎日彰之矣弑君者誰夫人也何以知其夫人偕公行者

夫人也而喪歸而夫人孫則是與聞乎弑也齊之賊我君者誰

齊侯也何以知其齊侯地以國則是曰君也致喪重之也又隱

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過時而日公羊子曰隱之也又內之葬未或不日者也弑君賊

未討不葬也此其葬何穀梁子曰不責論國而討于是也公羊



子曰讎在外也魯故侯也何以爲公躬見賊于齊何以爲桓私  
諡也臣子未知請于天王也然則生何以稱公胡氏日生而稱  
公爲虛位沒而係諡爲定名

春秋不傳卷二終

卷二 桓公

五世姪孫 顓校乘 尤

春秋字音

莊公

元年 孫音遜 單音善 邾音丁 郕音斯 郕音吾

二年 禚音若 馮反皮水

三年 溺反奴歷 鄆反戶圭

五年 郕音倪

六年 俘音孚

七年 恒反胡登 見音現 隕反于閑 雨見隱

八年 治平聲 降反戶江反還音旋

九年 薛反其器 乾音干 洩音俊 洙音殊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一

十年 勺反上酌 乘反穰 莘反所巾 譚音潭

十有二年 捷反疾葉 仇音求

十有四年 鄆反玄邁

十有七年 殲反子廉 糜音眉

十有八年 濟反子禮反瑩音域

十有九年 賸反盈去聲 又音刺

二十有二年 皆反所景 御反魚呂 侯音美

二十有三年 檀音盈 射見桓 扈音戶

二十有四年 桷音覺 覲音狄 羈反居宜

二十有五年 女音汝

二十有七年 洗 徒刀

二十有八年 琅反 素果 脚反 芒

二十有九年 廩音義 蠶音義反

三十年 鄭

三十有二年 寢七 般音同 那音同

春秋不傳  
卷三

卷三 莊公

11

春秋不傳卷三

寶應湯啟祥著

莊公名同桓公之子也按諸法壽藏克亂曰莊

戊子  
周莊王元年  
齊襄王八年  
晉悼公十二年  
衛惠七  
魯哀二

秦武五 楚武四

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繼故也繼故則何以不言卽位先君不以其道終則有所不忍言也且已無天王之命矣又豈嘗有先君之命也無事何以舉正月元年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卷三

4

孫者何奔也不言奔爲內諱奔也夫奔必有逐者孫則未有逐者有子之辭也夫人何以去其姜氏與弑乎公絕不爲親也則何以猶稱夫人曰正以歸獄于夫人也若曰夫非夫人也者然夫人故于齊矣且又卽復于魯矣其曰孫于齊何則夫子之討賊也云耳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誰我大夫也字之命大夫也何爲而逆王姬歸之于齊也是必逆于京師矣不言穀梁子曰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也是必天王命我主之矣亦不言何也夫王者以孝治天下獨奈何使衰麻之人接仇讎之弁冕而與爲講婚媾乎王姬何以不字

以王重也且姬猶未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豈無舊館也者曷爲復築之曰于外也曷爲築之于外其亦知齊之不可以接婚姻也乎胡氏曰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得也築者創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舉證追錫之也追錫非禮也王何以不稱天喚氏曰寵錫弑以濟三綱也夫王者象天是無天焉耳榮叔書字王朝之大夫也卒猶名矣大夫何以不名蓋卒則與有責焉耳大夫則不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二

與有責焉耳故知春秋之譏天王是非所得已焉耳

王姬歸于齊

我主王姬舊矣此何以書歸于齊也齊我仇也王姬下嫁齊侯豈勿親迎者不書不使齊侯得與我爲禮也王姬歸矣我又主之何以終不字歸于我之仇則字非我所宜聞也

齊師遷紀邢鄆部

國而曰遷此邑而遷何也邑遷而國舉矣保之紀明乎紀之亡係乎此邢鄆部之遷也遷其三邑而目已無全紀矣遷之以齊師甚齊也夫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何以用大衆而擄而攘之可乎夫遷也者徙其朝市也

己丑莊王二年 陳宣公杵臼元年 五年 宋莊十八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國而曰伐此邑而伐何也危慶父之專兵也蓋慶父之得兵權從此矣單去公子于隱慶父乃何以不去公子于莊累公也慶父之得兵權則莊公之爲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何以卒齊王姬諷服之也我爲之主而我爲之服惡乎不可曰忘不共戴天之仇矣惡乎可何以知其服之從內女比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莊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三

夫人孫矣何時而復不志不與其復也義不可以復也禮婦人無外事見兄弟不踰閭父母沒則不歸寧夫死則從子以夫人會齊侯無一可者也君子謂其無羞惡也然則何以稱姜氏曰正之以姜氏則其驥于姓不其甚諸大夫死從子也乃宜從而不之從則公亦不能子而巳矣月會謹也

乙酉宋公燭卒

庚申六年 三年 宋國公 實周六年 三年 宋元年

齊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滿不氏疾之也曷爲疾之會仇讎伐同姓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天子七月而葬此七年矣其不能葬何如耶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季者誰紀侯之弟也字之無譏焉耳鄆者何紀邑也何以入于齊以之事齊也大夫不得以地之以紀季其無譏也何居乎蓋有不得已焉耳齊已屢遷我邑矣不及其未遷而先以事之則必將無後其宗廟矣可奈何入者難辭也內不受也此齊之欲也奈何以內不受之辭言之罪齊也夫子以爲齊雖欲而于義有不得受焉耳

冬公次于滑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四

何爲也哉將救紀也將救紀則何以次于滑有畏也不能救也故止于滑也次者止也何以知其將救紀齊我仇也紀我之婚姻也義有不得不救者也救而次則君子謂其無勇也然不言救紀若曰此次也何爲也哉

辛卯周七年四年十一卒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會之甚矣享之抑又甚矣且非享人也抑又非享地也

三月紀伯姬卒

何以卒內女也內女衆矣斯有後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于時鄭有二伯此遇者誰乎突也安知其非子儀蓋突有四國之援焉而子儀無四國之援焉夫一國胡可以有二君則將孰與之胡氏曰莫適與也不沒其實耳

紀侯大去其國

國豈可去者哉去而曰大不復也國從此亡矣然則何以不名不得已也其不得已者何迫于齊也君子謂其猶未有失國之道焉可以不名也故大其去也然則何以不罪乎齊鄆鄆既還矣鄆既入矣則齊之罪其煩再著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之喪齊何以葬之乎齊葬之而錄罪齊侯也何罪乎齊侯齊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五

侯之捐紀也雖有殞而弗能待其虐不其甚焉故曰言之也雖然攘其國而葬其殞夫獨不可以晚蓋也者雖然肝人之肉矣而復含噍以哺之焉而曰吾仁也者夫誰欺日葬隱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月狩也何以時略之也略之者惡之也此齊侯也其曰人何公羊子曰諱與讎狩也與讎狩則無復有人子之心矣雖非狩時略之不亦宜乎然既諱與讎狩矣而猶書日及其以公志是狩也何重惡也

壬辰周八年五年

楚文王崩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也以夫人而如齊師并不得如若會若享之猶可爲之名也君子謂其無復猶有羞惡之心也自是其行不月厭詳也

秋郎祭來朝

郎附庸也名其君附庸乎夷狄也夷狄之附庸則其書來朝何知能來朝也則亦朝之而已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皆諸侯也其稱人何人公之敵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也何逆王命也其逆王命也若何諸侯之伐衛也納朔也乃諸侯伐之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六

而王救之乃王既救之而諸侯猶固納之非逆王命而何況朔之出奔也名則既絕之矣雖無王命納猶不可齊歸我衛俘矣則是伐者猶我志也其曰會何諱也何以知其諸侯以公會也

癸巳周九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下士也子突字也字之大夫也下士何以得如大夫之字其救衛善也王善而諸侯惡可知矣則善王而惡諸侯從可知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此諸侯納之也不言不使諸侯得抗王命也存君臣也故名朔

而絕之也入逆也

秋公至自伐衛

致伐久之也自冬而徂秋蓋經歲矣久之者惡之也夫衛伐而朔入乃朔既入而後伐致則其伐衛之爲納朔也夫矣疑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係之衛衛俘也衛之俘則曷爲以齊人來歸使齊侯首惡也乃齊人則曷爲以之來歸猶我志也故知諸侯之伐衛納朔之爲動于欲也夫宋鄆大鼎猶惡矣而況重之以逆天王之命也俘者何寶玉也俘非寶玉也虜厥寶玉曰俘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七

甲午周十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記異也恒星者經星也不見者可以見也隕如雨云者其隕也如雨也隕如雨者星也不曰恒星不見者恒星而隕如雨者則不知其恒星不也既不見矣何以隕夫見而隕者雨惟不見而隕故曰如雨既日夜矣其又日夜中何也恒星不見殆終夜也星隕如雨則惟夜中

秋大水無麥苗

記災也水而曰秋則無或不水也兼言麥苗兩無也時維麥既

成而苗伊始而值夫大水焉故雨無之也雨無麥苗則小民奚以爲卒歲之計也豈不亦饑者乃不言饑饉也無子民之心其何以爲民之父母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一歲再會抑又甚矣而況踰境矣

乙未周莊王十八年齊襄公十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郕以俟陳人蔡人

何爲也哉將圖郕也將圖郕則何以次于郕以俟陳蔡也而陳

蔡人不至焉故止也何以知其將圖郕以俟陳蔡而陳蔡人不

至焉乃及齊師以圖之也然不言圖郕若曰此之輕動夫大衆

春秋不傳卷三莊公

八

而以俟陳蔡也何爲也哉夫陳蔡人既不至矣何以書罪不信

也

甲午治兵

曷爲治兵久役也役既久則必有失伍而亂次者能無亡潰之

虞夫無故而欲有事于鄰國既有期而不至其亦可以自反也

乃猶不悛而復重之以顯武也其若之何且夫兵而煩于治也

則其不輯也何如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齊我仇也郕我同姓也及而圍之獨奈何親仇讎以攻同姓也

然而郕降于齊師矣親仇讎以攻同姓其亦能服之不耶夫郕

既降斯滅矣乃不言也何不與郕以得滅也滅亡國之善辭也降于云者降者爲主罪郕也謂其不能守也然降豈非君乃不以目君也何迫于兩大也

秋師還

久之也久之者惡之也然曰師還無名焉耳抑又無功焉耳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丙申周莊王十九年齊桓公小

齊齊人殺無知

討賊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藐

春秋不傳卷三莊公

九

盟不月略之也略之者惡之也如不欲書也公何以及大夫盟

齊無君也何以及齊大夫盟將納糾也不名大夫義不係諸大

夫也夫納糾是欲置齊君也置人之君德孰大焉何以惡之也

及者我志也而彼齊者我父之仇也所宜寢于枕戈以圖報之

者也若之何欲置其君而以大德報之也然則何以不諱公若

諱則無以見其志親而釋怨也胡氏曰以直報怨可也竊以爲

猶非也夫怨固有大小也此不共戴天者也然則奚若其怨若

怨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伐以納而親之甚公也納內不受也糾與小白皆去其公子俱

非先君之樹子也小白係之齊而糾不係之齊小白義猶得有齊而糾不得以有齊也入逆辭也既得以有齊矣則其以逆言之何其入之道非所以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葬弑君賊既討也過時而日公羊子曰隱之也乃衛完何以不隱齊小白猶能葬乎襄公而衛晉殆不能葬乎桓公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諱敗也此其言也何喜復讎也喜復讎則其言敗也何大復讎也復讎爲大則敗猶小矣故喜言之也我有師矣及戰不言目公也乃不言公也何不與公以復讎也公非能復讎者也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十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殺復稱子義不得殺也子也者云先君之子也先君之子則我之兄弟也禦侮急難之謂何而推刃同氣也取不義之辭也以人取之言易也病內也故不言其子使我同戚也

冬浚洙

洙者水也浚深之也書勞民也固國之道非所以固也

丁酉 莊王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我敗猶喜之矣此敗齊矣獨奈何以公主之公非能復讎者也故長勺我地也而不言齊師之至者若我致之者然夫戰未或

不日也者何以不日蓋凡戰之日者夫戰則必有罹乎兵刃者蓋隱之也此則敗齊也則君子謂其可以復讎也又奚以隱爲二月公侵宋

侵而親之易凶事也易凶事危道也侵潛師以掠人之境也

三月宋人遷宿

遷云者遷之者爲主其或有遷于云者則遷者爲主主之者罪之也以宋遷宿滅之也還不地竟滅也夫遷國豈無師其以人遷之何目君也目君則其稱人何罪遷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齊宋之師何以止于我境伐我也不言伐我甚敗之者也謂其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十一

若未有伐形也者況敗宋而遷齊則君子謂其失輕重也何以亦不日宋黨乎齊則亦我仇也大復讎也然則乾時之猶日內敗也然齊宋師言次則亦無名焉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者何州名也此荆者何國楚也楚則其州舉之何爲僭王也蔡侯何以名絕之也曷爲絕之荆得以之歸則既服爲臣僕也此之不日乃危之也有不敢日也荆之強暴庸有既與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國不日非一日之事也滅之以師迫以大眾也滅強辭也有不易滅者也故曰亡國之善辭也夫國滅而君奔不能死位矣

況國已亡矣曷不名以絕之猶未有滅道也且猶未服爲臣虜也則猶有復道也其奔也不日出無內之辭也

戊周莊王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秋宋大水

外災也何以書來告也來告必書謹天戒也且天下之民天下之君所宜子者也能無病焉屢敗宋矣何以來告禮也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歸于齊也此王姬也其歸也辭曷爲與諸侯之女同不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主

婦道也

己周莊王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紀亡矣何以書紀叔姬以叔姬之賢而存紀也叔姬何以歸于

鄆鄆之入于齊也爲後宗廟也故叔姬有歸道也歸順辭也雖

然使叔姬而來歸焉惡乎不可然叔姬不歸于宗國則叔姬之

所以賢也君子謂其婦道爲無虧矣何以迫于今乃歸紀侯始

卒也則何以不卒紀亡國之君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書出奔逸賊也先君之賊不能討而逸之則無復有臣子也于陳陳受之也然則天下殆有無君之國也

庚周僖王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何以與諸國之微者會也諸侯也諸侯則其稱人何無王

也其無王也若何尊齊侯以主盟也蓋諸侯之主盟從此矣侯

主盟是無復有王也乃齊何以顧稱侯使之得主盟也其使之

得主盟何齊侯之主盟也非所以自爲也乃以代王也夫王不

逮而代之其或亦可乎哉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主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國豈無師其以人滅之何目君也目君則其稱人何罪滅也

乃滅諱何以不目君以諱薄也諱子奔是猶無君焉耳若遂則

不聞有奔者是能死于位也是有君焉耳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盟不月略之也略之者惡之也何以惡之始平于齊也胡氏以

爲易世不仇者固也然猶有仇迫焉齊雖易世矣而我所讎乎

齊者猶由我父也猶由我父則言齊宜必有戚戚焉者不然乾

時之戰豈仍諸兒也乎雖然亦既已平之矣則亦勿復讎之矣



|   |           |  |        |                                |        |                |                           |              |                             |                |           |         |            |           |                     |      |                        |
|---|-----------|--|--------|--------------------------------|--------|----------------|---------------------------|--------------|-----------------------------|----------------|-----------|---------|------------|-----------|---------------------|------|------------------------|
| 辛周 <small>僖王</small> 十有四年 <small>鄭子儀十四年</small> |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 伐國稱人微者將也微者將則霸者之師也是則齊侯之爲也何以知其非貶其辭乎也何以伐宋宋背會也何以知其背會乎諸國會于北杏而已獨致伐也故知之 | 夏單伯會伐宋 | 不再序乎三國平辭也無所惡也謂其可以伐也若盟之會伐鄭則再序之矣 | 秋七月荆入蔡 |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 春秋不傳 <small>卷三 莊公</small> | 大夫當尊曷爲不貶命大夫也 | 王周 <small>僖王</small> 三年十有五年 |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 再會汜霸也陳始服也 | 夏夫人姜氏如齊 | 歸寧也何以書父母沒也 |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 | 宋何以先兵主也何以先于齊齊猶未成乎霸也 | 鄭人侵宋 | 侵宋而人鄭罪侵也曷爲罪之背會也背會也者間霸也 |
|---|-----------|--|--------|--------------------------------|--------|----------------|---------------------------|--------------|-----------------------------|----------------|-----------|---------|------------|-----------|---------------------|------|------------------------|

|     |  |      |           |                            |      |  |                           |                            |  |      |               |  |        |
|-----|--|------|-----------|----------------------------|------|--|---------------------------|----------------------------|--|------|---------------|--|--------|
| 冬十月 | 癸卯周 <small>僖王</small> 四年十有六年 <small>晉緡二十七年 滅曲沃武公稱改</small> | 春王正月 |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 宋再先齊報鄭怨也三國伐鄭渴霸也鄭不服則霸不可得而成也 | 秋荆伐鄭 | 爭鄭也爭鄭也者間霸也故仍州舉之也夫所取于齊侯之霸者爲其尊王也爲其能合天下之諸侯以尊王也乃鄭則故即于僭王也者而乃今即于齊也楚故爭之 | 春秋不傳 <small>卷三 莊公</small> |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 同者有同也何同乎同欲也會者九國而盟之欲能有同焉故同言之也執會之公也不言公諱也曷爲諱之叛盟也以叛盟而諱之重失信也其叛盟也若何有後事也夫叛盟則諱之矣則其所盟之同焉者豈不亦善矣乎 | 邾子克卒 | 邾故附庸也其日子時王爵之也 | 甲辰周 <small>僖王</small> 五年十有七年 <small>晉武三十九年 秦德公元年</small> | 春齊人執鄭詹 |
|-----|--|------|-----------|----------------------------|------|--|---------------------------|----------------------------|--|------|---------------|--|--------|

唐以國氏當國也當國則執政也齊何以執之終間霸也齊執  
之何以得入彀執也夫以間霸而執之豈不亦執所當執也者  
其罪之也何居君子謂其服之之道為已微矣

夏齊人殲于遂

遂既亡矣其曰于遂何存之也曷為存之復讎也齊人執謂謂  
成者也蓋齊人滅遂而戍之焉而亡遂之餘能殲齊戍以復讎  
也然則曷為不使遂得以殲齊則遂既亡矣且若曰齊人滅遂  
者也而遂以自殲焉則夫仁與暴之間其亦孰得而孰失也殲  
者何蓋也自滅之辭也

秋鄭將自齊逃來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六

逃者匹夫之行也魯鄭之執政也其以匹夫之辭言之何苟免  
也謂其亦匹夫而已矣自齊執于齊也自齊逃來則我受之矣  
夫齊侯始霸天下與之而我為其遁逃主則吾不知其何辭于  
幽之同盟也殺梁子曰逃義曰逃

冬多廢

廢故我有也何以書多也多則何以書為災也

乙酉

惠王

十年

晉獻公僖元年

秦穆二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言朔不言日官失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侵伐而追言無備也夫追者顯其已去也其來也吾不知其  
去也吾不知則其不為所襲也者幾希是殆于及之矣不言甚  
追武也爾非先王薄伐之義也且不侵伐而追則又若無名  
焉

秋有殍

殍故非我有也有則為異也且未或不為災也

冬十月

丙午

惠王

十年

蔡襄二十卒于楚

秦宣

春王正月

夏四月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七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淺事也媵陳人之婦則又微乎淺者也而公子往焉盟大事  
也盟衛主諸侯則又重乎大者也而結專焉則夫人與己之閒  
而輕重之權衡大戾矣夫媵不地者也其地盟地也盟不月略  
之也略之者惡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日及抗之也抗之者罪  
之也

夫人姜氏如齊

莒非其宗國也夫人姜氏如焉何以乎為名夫人公之母也夫  
人姜氏如莒何用乎有公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結方滕陳而盟齊宋矣乃三國伐我何蓋其滕而遂盟也失己與人矣易曰致寇至我之謂矣夫伐不地者也伐而地內故也

其曰邠何遠之也不使寇邇我國也

丁周惠王二十年楚穆侯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再如莒抑又甚矣月隲之于其卒行也

夏齊大災

災者何火也火則其言災何天火之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春秋不傳卷三莊公

攘之也霸者之師也

戊周惠王二十有一年鄭厲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薨不地也正也正則其不地何其地可必也婦人居于內必

之于內寢也夫姜氏先君之賊也乃其薨也以正言之何子不

得以仇母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過時而不日公羊子曰謂之不能葬也

己周惠王二十有二年鄭文公捷元年 杞惠

何以齊讎也肆者何赦過也嘗可肆也大嘗不可肆也肆大

嘗則失刑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日葬內也小君非君也其曰君敗體也文謚也文姜先君之賊

也葬何以無貶葬之以小君矣惡乎貶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見殺而名可以殺也乃其言殺而不法其公子何專殺也公子

之重視大夫也其以人殺之猶無君焉耳

春秋不傳卷三莊公

夏五月

無事過時則書首月此其書五月何疑也疑也者宜闕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高侯齊大夫也孰及之盟公也不言公諱也易為諱之所盟于

齊者結婚也娶仇人之女則無復有臣子之心也盟大夫之恥

猶其後焉者矣日盟諱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細事也而親之矣容諱也

戊周惠王二十有三年齊莊三十一卒

春公至自齊

致公惡之也不以納幣致不正其納幣也其他致有同焉

祭叔來聘

祭畿內之諸侯也叔其弟也來聘其君使之也乃不言使畿內之諸侯義不得私聘乎諸侯也

夏公如齊觀社

觀非常也觀社非所以爲名也如齊觀社非所以爲舉也夫君舉必書以詔後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進之也曷爲進之來聘也聘中國諸侯之事也故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平

與其國爲有人也然不言使則猶未與其國爲有君也曷爲未

與其有君僭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中防盟且期忌盟也

蕭叔朝公

字蕭君中國之附庸也其曰朝公何非朝所也夫朝必于廟也

朝于公之所嘉禮豈可以野合乎哉然不曰朝于公所非公所

也穀者齊地也然則何以曰王所蓋王者無外

秋丹桓宮楹

桓宮楹桓公之宮之楹也丹丹之也丹之而曰丹非所宜丹也

曷爲丹之將逆齊女也將逆齊女則曷爲丹之諺之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申締姻好也是我之志也其以齊志之何夫公固桓公之子也齊襄公則我父之讎也已則不能復讎則亦已矣而又娶其女

其何責耳已乃齊桓公則賢者也獨奈何其不愛人以德也日盟謹也

辛周惠王二十有四年曹僖公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日刻非所宜刻也曷爲刻之將逆齊女也甚諺之也夫齊女也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主

者先公之讎之女也已則繼體乎先公而不能復其讎而復娶其讎之女而復丹刻其宮之楹與楹以諺之吾不知其何以慰

先公于地下也則公誠無復猶有孝道也是無復猶有人子之心也乃丹楹不月而刻楹月也何丹楹固非禮也若刻楹則史

僭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迎女

親迎正也何以書不正其親迎于齊也于是莊公生三十有七年矣何以愆期若是待女年也夫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娶諸侯則十五而冠重宗社也乃繇以不孝而必待仇人之女之

年而後娶焉則吾誠不知其何心

秋公至自齊

不與夫人偕至非正也始之不正違恤其後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何以不致胡氏曰不可見乎宗廟也入逆辭也以宗廟為弗受也日入謹入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見夫人公事也其以私言之何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大夫宗婦不得公見乎夫人也幣者何幣也曰用不宜用也男贄玉帛也禽鳥也女贄榛栗也棗修也費用幣非禮也累數大夫宗婦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三

贊同無別也而淫亂斯兆矣故謹而日也何以謂之私言之也

公事曰見私事曰覲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戎侵曹而羈出而赤歸戎能制曹也曹之羈亦猶鄭之忽也曹之赤亦猶鄭之突也乃突之歸鄭先于忽之出而羈之出曹顧先于赤之歸者突逐忽也而羈猶未見逐于赤也

郭公

郭公者何疑也疑也者宜闕也或曰公者亡之悞也其或然乎其或然乎

壬周惠王二十有五年衛惠三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字陳使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常也社非鼓所也牲非社用也故曰用不宜用也然則若何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伯姬歸于杞

不逆而歸逆者微也逆者微則名姓不登于史策也而猶書其歸譏也譏不取微者之來逆而反成其苟合也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三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報聘也報聘禮也

癸周惠王二十有六年衛懿公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伐戎而致其伐也親之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日殺不宜殺也專殺也不歸于司寇也不歸于司寇則其書殺

何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其大夫也其殺之也以國君謀之而執政與也其見殺也不名義不係諸其人也義係諸殺而已其有名者則義兼係諸其人也夫大夫之以事接也書其名氏而已乃其見殺也則舉其官何甚殺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再先齊主是伐也齊猶未成乎霸也齊宋稱人微者將也而公會焉替矣何以不諱公不致也若諱則無以見也其不致何也會伐有齊人則無危道也胡氏以爲我故者悞也若由我故也則宜書及而宋不先齊矣而乃今先宋而會以公則是宋故也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書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周惠王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事也是踰于禮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再書同盟穀梁子曰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使齊侯得衆也故

桓之盟不日信之也其會不致安之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葬也其曰葬何公子友之私行也故其葬也不言卒不葬者也夫私行則其無貶何夫如云者自

肆之辭也擅行也擅行則無君矣豈日無貶乎

冬杞伯姬來

日來不宜來也胡爲乎來哉歸字也歸字則其不宜來也何禮父母在歲一歸字乃春則既會于洮矣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叔姬者何公之女也方逆也何以稱字大夫之自逆也自逆則何以稱字既歸之矣不言歸歸于大夫也則歸之道微也然則何以書公主之也公之天下歸于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莒小國無大夫也何以書名接我也

杞伯來朝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書

杞故侯也其曰伯時王黜之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乙卯周惠王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不日此其日何戰之日也戰之日則曷爲加諸伐戰于伐至之日也伐方以是日至而卽以至日與之戰則是安戰也故齊伐衛而戰以衛主之曲衛也齊稱人微者將也霸者之師也衛敗矣夫敗未有不言師者此其言人何凡敗之言師者重衆也衛誠有罪也則其衆可勿重而已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

荆曾書人矣再以州舉之猾夏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善之也凡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夫救鄭則必敵楚矣奈何以微者將焉曰義足以服之焉耳君子是以善乎齊桓公

冬築鄆

築者何創始也創始則未有不書者也重用民力也

大無麥禾

大無者何竭也夫麥成于夏而禾成于秋其兼言于冬何公不知也公之不知若何是方築鄆矣迨有司會計歲入之數而後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美

知倉廩之既竭也故曰國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若公罔所

謂不知天之天也者其何以爲國

臧孫辰告糴于齊

何以告糴饑也不言饑渴之也何以先言告糴而後言于齊急之也急之者病之也若曰如齊告糴則其辭緩矣是公仗之也

不言使不使公爲知能告糴也其不使公爲知能告糴何也倉

廩竭矣而築作不息也

丙辰周惠王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廩

言新是有故也何以書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

勸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

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而冬築鄆春新延廩其用民力爲已

悉矣噫豈惟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書災也蜚故非我有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亡矣何以卒紀叔姬賢之也賢之則何以不日略之也蓋

紀已亡矣

城諸及防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美

城月也何以書與二役也與二役則厲民也況往年告糴矣而

秋又有蜚則民寧能枵腹而攻功也凡書土功者月猶未甚也

而此之月則甚也與二役奈何取成于一月之間也

丁巳周惠王三十年 秦宣十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無名焉耳

秋七月齊人降鄆

降國豈無師其稱人何目君也目君則其稱人何罪降也降云者降之者爲主鄆降矣其以齊主之何夫小國恃大國之安靖

已而無乃捐而服之可乎故鄭之罪以齊薄焉耳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不日卒而日葬隱之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侯霸主也何以不言會遇無意也由內以及外也

齊人伐山戎

此齊侯也何以稱人貶也曷為貶勤遠略也且其服之為已微

矣何以知其齊侯也于其獻捷也目之故知之也

戊周惠王十三年三十有一年秦成公四年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禘

春築臺于郎

厲民也臺者游觀之所也奈何其厲民而以自樂也而況非築

時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故侯也其曰伯時王黜之也

築臺于薛

一歲再築抑又甚矣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之捷何以來獻威我也威我則何以書來獻抑之也何以抑

之其服人之道非所以為服也自下奉上曰獻軍獲曰捷

秋築臺于秦

三時築臺則終歲厲民也抑又愈甚矣

冬不雨

己周惠王十三年三十有二年齊僖五年

春城小穀

公自築鄆以來未五年也而用民力者八焉何其惜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宋公何以先齊侯凡盟會之先以霸主也主盟會也然而秦王

章矣若遇則無意之會也故子猶得以先王之制之爵及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禘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君薨必地謹其卒也路寢者何大寢也薨于路寢正也其為正

若何就公卿也且禮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者誰君也君則何以稱子而不言薨未踰年也未踰年則

未成乎君也何以名未葬乎先公也未葬乎先公則未終子道

也此蓋弑也何以知其弑閔公不言即位也弑則何以謂之卒

諱也不幾逸賊已乎日彰之矣賊子者誰慶父也何以知其慶

父有後事也

公子慶父如齊



出奔也何以言如甚之也其甚之若何國未有能討之者也如  
者自肆之辭也故知賊子般者慶父也夫賊君者人所宜致討  
也慶父亦一人耳何以舉國之人未有能討之者蓋慶父之得  
兵權自伐於餘邱以來餘三十年矣故不去其公子以累莊公  
也何以知其出奔國無君而曰如齊則固非使也  
狄伐邢

春秋不傳卷三終

五世姪孫 顧校采

春秋不傳

卷三 莊公

辛

春秋字音

閔公

二年 禘

音通

孫見莊  
元年

春秋不傳

卷四 閔公



猶之宋人之遷宿云耳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者何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喪未闋也喪未闋而用吉則是短喪也禘者天子之祭也魯諸侯也何以有禘蓋成王賜之而魯公受之也然則可乎曰不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殺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其曰于莊公何未官廟也曷為未官廟喪未闋則方祀于寢也祀于寢而吉禘非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弑也何以知其弑不地也且僖公不言即位也弑君者誰廢父春秋不傳

卷四 閔公

三

也何以知其廢父出奔也與弑君者誰夫人也何以知其夫人孫也不葬穀梁子曰不以討母葬子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何以孫與弑公也然則何以不去其姜氏降文姜也何以使之降于文姜累莊公也夫子縱不得以仇母也若使桓公之弑而莊公哀戚有加則積誠之所感文姜宜猶有動也而莊公恬焉固無惑乎哀姜之習為固然矣邾非其宗國也何以孫焉淫也然則何以不孫于齊桓公也或曰不去其姜氏以母賊乎子也固與以妻賊夫者有間矣

公子慶父出奔莒

曰出絕之也穀梁子曰慶父不復見矣其以公子出奔何逸之也譏失賊也慶父者夫人之所宜致討者獨奈何其使之得出也出而奔莒則莒受之矣然則莒亦猶無君之國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而曰子子者丈夫之美稱也賢之也何賢乎高子定我也其定我若何來盟以立僖公也何以知其來盟之為立僖公自僖公立而我之難已矣自高子來盟而我之難已矣故知其來盟之為立僖公也不言使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春秋不傳

卷四 閔公

四

衛大國也狄何得遂入之殆必有所以致入也者

鄭棄其師

棄師以國累君與執政也此師潰也師潰則將之罪也其以累君與執政何夫師而潰則其將可知矣乃君與執政所以為國也乃用將而師潰則其將將之道何如耶是棄其師而已矣故曰其師曾不使其將得以分其責者重病之也

春秋不傳卷四終

五世姪孫 顧校棻

|                                       |  |   |   |   |                                       |   |   |                                       |   |
|---------------------------------------|--|---|---|---|---------------------------------------|---|---|---------------------------------------|---|
| 春秋字音                                  |  |   |   |   |                                       |   |   |                                       |   |
| 二十有五年                                 | 二十有三年                                  | 二十有二年   | 十有九年  | 十有八年  | 十有七年                                  | 十有六年  | 十有四年  | 十有三年                                  | 十有二年  |
| 煨 <small>音毀</small>                   | 緡 <small>反</small> 緡 <small>音中</small> | 句 <small>反</small> 其 <small>俱</small> 泓 <small>反</small> 烏 <small>宏</small>                     | 嬰 <small>反</small> 於 <small>盈</small>   | 顛 <small>反</small> 魚 <small>免</small> 言 <small>二反</small>   | 卞 <small>反</small> 皮 <small>彦</small> | 鷁 <small>反</small> 五 <small>歷</small> 過 <small>反</small> 古 <small>禾</small> | 郇 <small>反</small> 似 <small>綾</small> 肸 <small>反</small> 許 <small>乙</small>   | 鹹 <small>反</small> 音 <small>咸</small> | 杵 <small>反</small> 昌 <small>與</small> 日 <small>反</small> 具 <small>九</small> |
| 春秋不傳                                  |  |   |   |   |                                       |   |   |                                       |   |
| 卷五 僖公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十有一年                                  | 十年                                     | 九年  | 七年  | 四年  | 三年                                    | 二年  | 元年  | 僖公                                    |   |
| 平 <small>補</small> 悲 <small>九</small> | 雨 <small>見</small> 隱 <small>九</small>  | 御 <small>見</small> 莊 <small>二</small> 說 <small>音悅</small> 詭 <small>反</small> 過 <small>無</small> | 款 <small>反</small> 苦 <small>管</small> 甯 <small>反</small> 徒 <small>定</small> 母 <small>反</small> 音 <small>某</small> 又 | 潰 <small>反</small> 胡 <small>對</small> 陘 <small>反</small> 音 <small>刑</small> 屈 <small>反</small> 居 <small>勿</small> 召 <small>反</small> 上 <small>照</small> 輶 <small>反</small> 余 <small>溫</small> | 泣 <small>反</small> 音 <small>利</small> | 貫 <small>反</small> 音 <small>灌</small>                                       | 穆 <small>反</small> 勑 <small>呈</small> 鄭 <small>反</small> 力 <small>知</small> 挈 <small>反</small> 女 <small>居</small> 女 <small>二反</small> |                                       |   |

|  |   |                                       |                                       |   |   |                                       |                                       |       |       |
|--|---|---------------------------------------|---------------------------------------|---|---|---------------------------------------|---------------------------------------|-------|-------|
| 春秋不傳   |   |                                       |                                       |   |   |                                       |                                       |       |       |
| 卷五 僖公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三十有六年  | 三十有三年   | 三十有二年                                 | 三十有九年                                 | 二十有八年   | 二十有七年   | 二十有六年                                 | 二十有五年                                 | 二十有四年 | 二十有三年 |
| 葵 <small>反</small> 求 <small>遠</small> 向 <small>反</small> 見 <small>歷</small> 二年 | 殺 <small>反</small> 胡 <small>茅</small> 昔 <small>反</small> 子 <small>斯</small> 箕 <small>反</small> 音 <small>基</small> | 重 <small>反</small> 直 <small>龍</small> | 玼 <small>反</small> 音 <small>延</small> | 戍 <small>反</small> 式 <small>樹</small> 刺 <small>反</small> 七 <small>賜</small> 界 <small>反</small> 必 <small>利</small> 踐 <small>反</small> 在 <small>演</small> | 雨 <small>見</small> 隱 <small>九</small> 苞 <small>反</small> 音 <small>角</small> | 雨 <small>見</small> 隱 <small>九</small> | 玼 <small>反</small> 音 <small>延</small> |       |       |

春秋不傳卷五

寶應湯啟祚著

僖公名申莊公之子而開公之庶兄也

王周惠王十一年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繼元年

四紀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蕭北救邢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故也君與父一也三國救邢何以先言次先次而後救不救也不救則其言救何卒能城之矣可以言救也夫齊自圖霸以來未嘗用大衆也乃及宋曹俱稱師何謂其足以救也足以救而不救故言次以譏也夫卒能城之矣則晚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亦既蓋之矣乃此之不免于譏何蓋使及其未遷而救之則亦無煩于城也而已之德遂以不大著是則霸者之用心而已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遷有地未滅也遷于云者遷者為主乃遷必非無故也是遷于狄也而猶以邢自主是遷何不使狄得以遷邢也爲齊侯諱不救也邢既以不得救而遷猶諱之何卒城之也原齊侯之心而爲之諱公羊子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夫卒能城之矣則是亦救之而已矣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再稱三國以師美齊侯也夫前以稱師爲譏矣此之爲美何城

邢也城之以師則其城之者固矣是非王命其亦善之乎公羊子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不地也地故也曷故乎殺也孰殺之齊侯也何以知齊侯殺之也夷者齊地也又曰齊人以歸是以歸葬之也然則此齊侯也其曰人何爲我討賊也胡氏謂以其喪歸于我者非也若歸于我也則宜曰以爲歸其日以歸是歸于齊也且齊魯接壤也若秋七月以爲歸何以屈冬十有二月而後至也楚人伐鄭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楚不舉城濮強也故稱人也而夫子之意危矣而後知齊侯之功于是爲大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榘

是殆將攘楚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方同會于榘矣而旋敗之獨奈何其無同攘夷狄以安中夏之心也故曰言公也何以不曰邾者夫人姜氏孫焉則君子謂其可以復讎也既可以復讎也又曰言公何公非能復讎者也乃敗莒何以曰既有獲也則衆可隱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郕獲莒挈

莒挈者何將也獲者何得之也凡言獲罪獲者也而此兼罪夫獲之者也何也敗之而後獲也說道也夫莒者公子慶父奔焉所宜致討者何居乎以公子友主之也日其勝之之道非所以勝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人以歸矣何以致必我請而葬之也不書不正其請於齊而以小君葬之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請于魯

癸亥周惠王十年

春王正月城楚邱

楚邱者何衛邑也曷為城以封衛也何以不言城衛蓋衛亡矣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三

楚邱城而後復有衛也孰城之齊桓與諸侯也何以不言城之者不與齊侯專封也夫城楚邱之功顧不大于城邢也者何以不與公羊子曰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然則何以與城邢蓋日狄入衛是無衛焉耳日邢遷于夷儀是猶有邢焉耳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猶葬文姜也見殺矣何以葬不以齊侯之討罪為夫人讎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國而日滅此邑而滅何也重之也曷為重之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故虞微國也序乎晉之上使之首惡

也曷為使之首惡自滅之道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左作貫

江黃者何楚與國也江黃服而楚孤矣夫遠致乎江黃中國諸侯宜莫不至者何以傳言齊宋舉其大也蓋兩舉以該也何以不畢序諸侯信之也信之者善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

不雨者穀梁子曰動雨也

楚人侵鄭

甲子周惠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四

夏四月不雨

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國而日取言易也諷無備也以人取諸言甚易也

六月雨

雨云者穀梁子曰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申貫盟也且謀伐楚也夫侵蔡之師江黃不與矣何以知其為謀伐楚乎日是有故也其不與猶與也則用師之道也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蒞盟者何往盟也前定之盟也

楚人伐鄭

乙丑周惠王二十一年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伐而書次善是伐也伐而次則其爲善何不亟以兵威之是有服之道也此成謀伐楚也何以先侵蔡善爲伐楚也其善爲伐楚若何于是乎楚強侵蔡所以懷楚也迫蔡潰而忽及楚則楚備無及矣何善乎伐楚楚者夷也攘之矣攘楚所以安中夏也乃善是伐則其言遂何非王命也民逃其上曰潰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五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日卒正也其不日赴略也斯同在師矣豈略赴也者何以且不月削之也何以削之不正也其卒之不正若何不卒于師而卒于國也何用知之古者君即位則爲裨歲一漆之出則以從故在會卒日會在師日師正也茲一無云者是卒于國也蓋召陵者鄭于許必許男疾而歸而後卒也君子謂許男于是乎不知命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楚何以遂有大夫進之也曷爲進之既服而盟則能變夷也不言使權在完也其日盟于召陵何序桓桓

也來盟于師者楚志也不敢以爲恥也而齊侯乃退師召陵而後與之盟其伐也以禮其盟也以禮則庶乎王者之師矣

齊人執陳轅濇

轅濇塗者何陳大夫也不以國氏未當國也孰執之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所執者未當國之大夫則罪者微耳而執之故公羊子曰非霸討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孰及之伐楚之諸侯也何以不目成謀也成謀則侵蔡伐楚江黃何以不會曰此正所以爲成謀也蓋江黃者故楚與也一旦會盟于黃而再會于陽穀則楚必疑之矣故八國侵蔡而江黃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六

不會使楚無疑也迫蔡潰而伐楚然後各守其地以爲聲援以成犄角之勢則是又掣楚之右肘也迫楚既服因及以伐陳斯其成謀審矣而貫之盟與陽穀之會之爲諸侯皆在亦審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

桓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之也是先侵蔡矣何以以伐楚致正之也故曰侵蔡所以伐楚也夫致何以或言事或言會或言地正其事者致以事不正其事者致以會而非會也者以地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政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陳者大夫之罪耳再合諸國大夫侵焉甚矣

兩周惠王二十五年把惠十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斥殺以目君甚殺也世子者君子也則君之副也君不殺之人孰得而殺之者豈直如專殺大夫已乎世子名可以殺也天下豈有不慈之父哉必子之道未盡也不謹以月父殺子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先來朝于其子不宜來朝也其子云者有父之辭也其來朝也而伯姬尸之是無夫也且杞伯亦不夫也我則受其朝矣兩君之好又非所以接儲副也故穀梁子曰參讖也

夏公孫茲如牟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七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及以會殊之也殊之者尊之也不敢與為夷也存君臣也何以為是會定王世子也于是乎天王欲易世子齊侯有變之故會諸侯且盟以定之也美以明其然也諸侯列于會則其位定矣而況王世子也是齊志也何以書及蓋王世子在是矣略霸主之列而從內外之序焉者若曰是皆臣也云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盟言諸侯不敢盟王世子也與會同地矣何以復言首止美之也不厭詳也謂其盟之不可以不詳也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其殆謂是與何以知其美之也于逃鄭伯知之逃也者逃

義之謂也逃者匹夫之行也鄭伯逃于義則亦匹夫之而已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執不地穀梁子曰地緼于晉也執之以晉人胡氏曰猶執獨夫也然虞已亡矣何以不名獨夫之也諸侯失國而名猶以諸侯待之也若虞公者獨夫而已矣豈存其爵也耶

丁卯周惠王二十六年把威公

春王正月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八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諸侯伐鄭可以伐也新城者何鄭之新邑也圍之則亦已矣安問其新蓋新則未固可以舉也然而不舉是霸者之師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書救善之也救而書遂愈善之也君子謂齊侯于義利輕重之間誠知所緩急也

冬公至自伐鄭

久之也

戊辰周惠王二十七年曹昭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故邾也其曰小邾子時王爵之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見殺而名可以殺也可以殺則何以言殺專殺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鄭伯逃而世子會盟化于齊侯之義也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己酉惠王二十八年曹共公五年崩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九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鄭伯乞盟

王人下士也何以序乎霸主諸侯之上尊王命也鄭伯逃盟矣

何以復乞盟服于齊侯之義也其言乞盟何賤鄭伯也乞者屈

辭也不敢知其得否也夫鄭伯諸侯也奈何言乞以賤之則以

其逃之乞之也

夏狄伐晉

齊侯曷為不攘狄以安晉曰齊侯之尊王室也攘夷狄也安中

夏也是有日也已而晉未嘗會焉則固有伐道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大廟者何周公之廟也禘者天子之祭也周公之廟而禘所從

來矣然而非也曰用不宜用也曰致不宜致也夫人何以不言

姓氏非夫人也非夫人何以謂之夫人夫人之也其夫人之若

何蓋亦知其不可以夫人也者故用禘于大廟以致之也然嫡

庶之制素矣是以夫子不正其以妾為妻而曰用致也乃夫人

者孰謂則未知其成風乎聲姜乎曰成風也焉知之有後事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庚子襄王九年晉獻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十

宰周公者何冢宰而三公也夫冢宰重矣兼三公愈重矣曷不

殊會焉均臣也宋子者何未踰年之君也衰麻以會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未歸于人也何以稱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美之也猶美首止之盟也盟曰諸侯宰周公其與乎曰與何以

知其與也不得如王世子之殊會也者是不得如諸侯之所以

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桓之盟不日此其日何危之也業從

此衰矣夫既以美之又何以危之也曰語其事則善語其志則

驕

甲子晉侯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云者殺梁子曰國人不予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然君之子而曰其者使里克君之也君不可弑也君不可弑則其日殺何未論年也故時殺之也

辛周襄王十年晉惠公朔元年未襄公葬父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如不言以朝也魯大國也故不朝乎人也者始為霸屈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士

遂成其為里克之君者再弑也不日赴略也國人不君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伐戎而親之志荒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矣所宜賊討也者其殺也乃不去其官而以目君與執政何殺之不由其罪也而且以累獻公也何累乎獻公國人之不賊夫里克者山其不君奚齊與卓也而其不君夫奚齊與卓者則山獻公之殺申生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王周襄王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曰及正也由尊以及卑也公能夫也其有曰與者不正也齊侯與公會而及夫人姜氏志斯荒矣雖然公能夫者也乃及夫人姜氏以會齊侯亦何正之與有吾滋為賢者病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滅國不言伐滅而先以伐罪不救者也孰罪乎齊侯也夫楚人伐黃為罪乎齊侯黃者故楚與也鄰于楚乃一旦遠合于齊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三

背夷而即華其善變矣乎抑亦服于齊侯之義也然以此來楚人之怒矣而齊侯不救焉其于義謂何也夫楚既怒之何以追于今乃伐齊霸始衰也

癸周襄王四年十有二年陳宣四年十五年卒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國亡而君不見死于位也夫黃之被伐三時矣遠告難以待援無救而猶守力竭而後亡亡而死則誠賢君也而齊侯者付同盟而不救告伐而不救遠而不救其亦安川霸為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辰周襄王十有三年陳穆公

春秋侵衛

齊侯之世狄何敢侵衛乎衛齊之與也蓋往者嘗滅溫以晉之矣溫畿內之諸侯也滅天王畿內之諸侯而齊救不至則霸斯衰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謀城杞也

秋九月大雩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三

冬公子友如齊

乙未周襄王十有四年蔡穆二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者何杞邑也曷為城以遷杞也何以不言城杞未屬之杞也緣陵城而後杞遷之焉諸侯何以不序略之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夫城緣陵之功額不大于城邢也者何以不與公羊子曰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然則何以與城邢蓋邢猶能自遷焉而杞不能自遷焉專也不幾等于城楚邱已乎豈并沒夫諸侯衛有人者杞未有入者功即少孫蒍殆猶不若城楚邱之為尤專也乃烈愈倖者何以賁愈深善哉

乎董子之言也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書字已及笄也不係諸國猶未歸也內之及笄之女子庸可與外諸侯遇乎遇而書及且使之來朝有同謀矣其去桑中濮上也幾何安在其乘周禮也鄆子何以來朝請婚也而季姬使之是自擇配也女自擇配安用父為與夫鄆子來朝也而使于季姬夫綱其夙替矣夫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記異也無崩道也沙山名也林屬于山曰鹿夫天子之卒亦曰崩者取象焉耳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南

狄侵鄭

狄愈肆矣救衛之不能鄭于何有

冬蔡侯肸卒

諸侯之赴即略亦不逾月蔡侯肸以時卒削之也削之也者惡之也即于楚也安知其即楚乎自肸之立而齊侯霸矣乃終身不與諸夏之會盟者蓋二十有九年

丙申周襄王十有五年蔡莊公甲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伐黃不救行且及徐矣徐齊之鄰國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

謀救徐也謀救而次緩也且盟而後次不協也

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君在而大夫行志益怠矣矧徐鄰于齊又非難救者乎統言諸侯之大夫而不序者散辭也有不易協者也不易協而強協之故不言會而言及也若由內以及外也云耳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齊不用大眾三十有九年矣此而用師霸誠衰也故謹而月也

春秋不傳

卷五 魯公

五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鄆

遇于防之爲自擇配審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之廟者我大夫之廟也夷諡也伯字也大夫既卒則不名也震者震之也孰震之雷電也先震於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

左氏曰于是展氏有隱惡焉大夫卒之不名也內則諡外則字

冬宋人伐曹

屢同會盟而相伐于是乎如無霸也

楚人敗徐于襄林

諸大夫救之矣而楚猶敗之其不協何如也何以不日不月略之也略之而何以不削焉明齊救之不力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孰獲晉侯秦伯也夫獲之則獲之以歸必也乃不言秦伯以歸也何恕之也何恕乎秦伯以負晉曲也故戰以晉侯及之也曲在晉而直斯在秦矣凡戰而得君者死曰滅生曰獲

丁酉襄王十年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春秋不傳

卷五 魯公

六

記異也隕石隕而後石也其凝結也自空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鵠退飛風疾也鳥之飛也迴風順其羽也過宋都疾風之久也先數聚辭也目治也是月云者決不日而月也決月義也謂異之記者月而可耳乃隕石何以日散隕而同日故記之也且正月朔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君在而民聚之所曰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字也字易爲加諸名氏也始卒者公子也何以即舉氏生而賜族也夫世官非古也生而賜族使之世官愈非古也然則賜者非也受者亦非也難以僖公季子之賢而吾不能爲之貸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寅周襄王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三卒

齊齊人徐人伐莒氏

夏滅項

孰滅之我也滅人之國大惡也內之大惡諱乃此之不諱何非公意也其非公意若何公有諸侯之事矣未歸也然則孰滅之執政也政由己出不由公命矣且非尊者何可諱乎而況以之累公平書時厭詳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七

不謹以月可以會也婦人無外事其可以會也何請公于齊侯也其爲請公若何蓋公在會而執政滅項故齊侯以爲討而止公奚以明其然也齊侯去淮之會而爲卞之會是諸侯之事已矣諸侯之事已矣而公不歸則是止也何以知其爲請公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則是請之也

九月公至自會

危之也是至自止也其以會致何若猶有諸侯之事焉者諱之也何以不致夫人偕公也舉其尊者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己周襄王十有八年齊孝公昭元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時伐也伐以月謹其伐喪也且惡其背齊霸之惠也夫免天下之民于被髮左衽者伊誰之力也故舉王以討宋公也其討之若何目之也安知其非自將曰戰稱師是未與師也四國伐之也何以專言討宋公曰四國伐而戰獨舉宋是使之首惡也

夏師救齊

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濟師敗績

以伐之者及伐者戰賢主客矣曲宋也故四國伐而獨歸之獄也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六

狄救齊

善之也善之則曷爲不稱人罪諸夏也若曰斯救齊者夫非狄也乎狄救之而諸夏之列侯獨可不救之也乎其伐之者尤無論耳已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過時而口隱之也何隱乎齊桓公其主夏盟者若而年矣天下

諸侯亦既受其賜矣奈何月骨未寒而四鄰謀動其國家竟迨

九月而後能葬也

冬邾人狄人伐衛

狄何以稱人進之也曷爲進之善伐衛也何善乎伐衛伐衛所

以救齊也楚邱城而衛國忘亡伊雒賜與諸侯卽有不念其德者而衛可勿念與若邢遷如歸則固思報之矣

庚子襄王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見執而名可以執也夫滕介在齊宋矣乃齊桓始霸宋襄繼焉而滕不與中國會盟者三十有七年庸勿可以執也可以執則其以人執之何非霸討也其非霸討若何不歸于京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霸宋公也猶北杏之會也

邾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邾子用之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尤

曰會盟後會也何以于邾失曹南之盟期也邾子見執而不名無罪也其日用之何牲之也用之以爲牲也猶用夫牲也夫六畜不相爲用而況人乎而況諸侯乎謹而日甚惡也夫諸侯不生名其卒則名邾子死矣何以不名不使邾人得以用邾子也故邾子不爵也是宋公使之也何以目邾子用人之君何事也而可使于人也耶何以知宋公使之也邾子會盟爲宋公也于是焉宋霸而邾虐不討焉其爲使之奚疑焉

秋宋人圍曹

圍國豈無師其稱人何目君也目君則其稱人何非霸討也渝曹南之盟也然則曹南之盟何以不日甫盟而遽圍焉其渝亦

可知而已矣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之人何諸侯也孰會之公也諱公而人諸侯始盟楚也鄭何以後於楚深罪之也始卽楚以爲諸侯倡者鄭也國爲地君與也何以知其公與諸侯志也若微者盟則不志也卽不必皆諸侯其亦猶費大夫乎書時略也

梁亡

梁亡者何自亡也不言亡之者其自亡之道備矣夫人可得而亡之也其舉國以言亡何君與執政有同惡也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三

辛巳周襄王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日南門南非一門也有故南門也有故南門而復作焉可以不作也僭也

夏邾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小寢也有西宮是有東宮也蓋諸侯有三宮也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邢狄伐衛以救齊故三國爲黨盟于邢邢故也

冬楚人伐隨

壬戌王十  
年周三年二十有一年

春秋伐衛

以其病邢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此宋公也何以稱人求諸侯于楚也何以知其求諸侯于楚于是諸侯方即于楚鹿上盟而後爲孟之會故知其求諸侯也求諸侯則何以稱人其闕新之道非所以爲國也義不足以服楚而求焉亦異于齊桓公矣何以知其宋公知之于孟之會也

夏大旱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字

大旱者何不雨也何以不言不雨爲災也夫不雨豈不爲災者

澤未涸也天無雨地有水曰不雨天無雨地無水曰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楚何以稱爵盛強也遂先于陳蔡矣孰執宋公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分惡于諸侯也諸侯皆是在焉而繼夷得執其會主以伐其國故列目諸爵以深疾之也以重辭也夫宋公霸主也執于夷何以不諱不能攘焉而與爲會盟則固有執道也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是宋捷也不言宋曷爲我諱也楚來獻捷則曷爲爲我諱楚來

威我也則我無受道也夫以楚執盟主于壇坫之上而以軍獲威諸侯乃既不能聲罪以討之而復受其遺是以君子滋羞焉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盟不言以釋宋公此盟之以也其言也何宜釋宋公也宜釋宋公則何以凡言諸侯爲公諱也曷諱乎諱言楚子也何以爲公諱言楚子宋公之宜釋也則宜請命于天王聲楚子之罪以釋之奈何與爲歃血以請之則釋宋公之道非所以釋也故諱言楚子不與楚專釋也故謹而曰盟也夫釋宋公此盟之以也曷不曰以釋宋公公不得主焉耳

癸未周襄王十  
四年二十有二年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字

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者何附庸之國也曷爲係之邾蓋邾嘗滅之矣不言非爲邾諱也甚公之取也邾人滅須句而公以爲討焉義也乃因以爲利則非邾實滅之而公實滅之矣然公未嘗滅之也反其君也其若滅言之何專封也盡謹以月矣既目公也夫何以知邾滅而公討也聲邾之罪也何以知反其君也復見也何以謂若滅言之也內諱滅言取也外以諱爲美內以諱爲惡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不言及之者目公也夫內不言戰也我既敗矣猶以公主之而

諱言也何曲公也以亂易亂其何以服邦人乎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戰日也何以言朔日事遇朔日朔遇晦日晦夫是戰也奈何以

尊敗于卑以衆敗于寡甚宋公也齊桓公之圖霸也城邢與衛

救鄭與許格江黃服陳蔡然後伐楚而猶不戰焉乃宋襄公異

于是伐齊之喪執滕子用鄆子圍曹己則不道而欲以力求勝

于楚不亦難乎故雖敗而書及罪之也

甲申周襄王十有三年宋襄十四卒  
杞成十八卒

春齊侯伐宋圍緡

伐國而言圍邑惡乘危也于是宋方困于楚則盡謹以月焉曰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既目君矣

夏五月庚寅宋公故父卒

葬不志未往會也夫宋襄公霸主也葬何以可不會而竟不會

焉則公之卽于楚可知矣庸第失交鄰國之道而已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故伯也其曰子胡氏以爲夷之者其不然乎夫終身用夷禮

未或優于朝亂賊也而滕則世世稱子杞則易世稱伯春秋恐

不若是之頗也且杞之先由侯而伯豈亦夷之乎然則殆未踰

年之君乎然而未嘗卒先君也蓋春秋之不赴者多矣前此者

若晉哀侯武公若鄭昭公若蔡哀侯卽若杞先君武公靖公共

公惠公皆不赴者也豈惟諸侯若莊王若僖王若頃王則亦皆

不赴者也或曰杞穆子再黜也

乙酉周襄王十有四年晉惠十五年  
杞桓公姑容  
宋威公王臣元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穀梁子曰天子無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

敢有也夫天王未失天下也而以失天下之辭言之自取也有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失天下之道也或曰曰居非其居也于敬王昭公皆有同焉

晉侯夷吾卒

時卒惡之也未嘗與夏盟也

丙戌周襄王十有五年晉文公重耳元年  
衛文二十五年卒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何以名滅同姓也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同姓者先祖之胤

也謂其斬先祖之祀則無人子之心謂其去死也幾希矣然而

晉背滅與矣楚亦且滅麇矣何以不名楚者不與晉焉耳夷也

若晉則以虞游也虞不得以滅言也者則滅虞不爲晉也幸邢

得以滅言也者則滅邢爲衛也幸且衛侯賢者也夫滅國不日



也日甚之也滅人之國已甚矣奈何更于一日之間而使人之國遂滅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我女而爲宋蕩氏之婦者也來逆婦爲子逆也婦者有姑之辭禮婦人不與外事既嫁不論境來逆婦且母爲子逆非禮也此大夫之婿也而公主之亦非禮也不字逆者非親迎則未成乎歸也

宋殺其大夫

猶曹殺其大夫也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三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與納二事也不言遂一事也圍陳納頓子也然則孰納之楚使陳納之楚何以圍陳使納之蓋陳逐之納者內不受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奈何以內不受之辭言之中國諸侯不能納之而夷使納之則固不可受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子者猶之宋子也

丁酉

襄王二十有六年 衛成公 鄭元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我嘗救齊矣書侵我惡之也況侵齊人而追齊師則又示寡而伏衆以誘我也追書公甚追也齊至鄆不可以至也譏遠也書弗及可以及也譏怯也其兩譏也何見寡而追焉遇衆而止惟力之是謀耳非能自克于義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新展盟于我殆我故也何以稱人救我可也如齊之德何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屈辭也曷爲內外同若辭重師也書乞于楚亦無煩譏耳已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美

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

楚滅同姓何以不名狄之也以麇子歸則既服爲臣虜矣何以亦不名以楚滅也所以甚楚也難以同姓猶滅之矣則于同姓而臣服焉固可末滅而已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以者不以者也且以楚則又非所以也故不論時而致危之也危其淪胥于楚也

戊戌

襄王二十有七年 齊孝 十卒

春秋子來朝

于來朝而稱子是殆再醜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日入甚入也甫朝而遽入也桓入杞何以不日諱公是目之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先于諸侯楚子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宋不可以圍也

盍并人諸侯乎以爵下于人甚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毛

凡言諸侯諱盟楚也地以宋盟要宋以城下之盟則諸侯

暴甚矣故謹而日也

己丑周襄王二十有八年齊昭公湣元年陳穆十六卒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兩目晉侯甚之也何以甚之其國霸之道非所以爲國也非所

以爲國若何齊桓公之國霸也封異姓而晉文公虐同姓則其

國之道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戍者何聚兵而守之也刺者何殺也殺則曷爲言刺爲內諱專

殺也若曰審其情也夫苟審其情則不必言其罪其曰不卒戍

也者加之辭也曷爲加之辭懼于楚也于是乎公方睦于楚楚

救衛故戍衛也既懼于楚曷爲不卒戍復懼于晉也于是乎晉

強晉伐衛故不卒戍也然則刺買者所以悅于晉而解于楚也

夫然是戍衛者公也不卒戍者亦公也于買乎何罪者乃以此

刺之也故不去其公子也時刺厭詳也

楚人救衛

楚戍也何書救衛以善之善楚所以罪晉也

二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日入而斥君甚入也曹伯不名無罪也畀者何與也宋稱人設

梁子曰不使晉侯畀宋公也曷爲執曹伯以畀宋人以怒楚也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毛

其爲怒楚若何于是乎楚強圍宋而親曹衛實得諸侯不勝楚

則宋圍不可釋而諸侯不可得也而不虐曹衛則楚不可致也

故執其所愛者以畀其所惡者所以怒之也伐衛出其君亦所

以怒之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三國稱師而晉舉爵甚之也楚人者何大夫得臣也其稱人何

貶也曷爲貶凌諸夏也夫楚之凌諸夏甚矣苟非是戰幾何而

不晉爲左衽矣則以晉侯主是戰何君子謂其服之之道爲已

微也服之以城濮之戰何如服之以召陵之盟而不戰也而況

謂以致之也何以知楚人之爲得臣也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則是敗績者得臣也

衛侯出奔楚

出奔不名無罪也出奔于楚矣其曰無罪何也迫于晉也不名衛侯所以甚晉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

霸晉侯也蓋天王在是矣何以在下勢晉侯也不言諱之也

以天王之尊而親勞諸侯非天王之道也存君臣也安知非晉

侯召之乎知之于河陽之狩也衛子者何監國者也夫衛侯之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无

出奔也不名則猶未絕也監國者何以遽稱子晉侯立之也故

謹而日之惡專也乃首止何以不日是盟也弗若首止之善也

公朝于王所

朝不言所言所非所也朝于京師則有廟所也朝于方嶽則有

宮所也然則天王在是豈可以不朝也者非譏乎朝也譏乎所

且亦譏乎朝也不有是所寧能舉朝矣是諸侯皆朝也不言內

辭也是晉侯率諸侯以朝也不言會皆臣也何以知諸侯皆朝

也以公朝知之且知之于陳侯也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

王所則是不與盟而與朝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諸侯歸稱復正也正則其名也何殺監國者也曷爲不言殺爲

監國者諱也曷爲諱賢也其賢若何治反衛侯也其治反衛侯

若何盟于踐土而後衛侯復歸自楚夫自楚則楚有率焉耳其

謂監國者治反之何于是乎晉霸不請于晉衛侯敢歸矣人則

反己而已則殺之君子謂其無人心也謂其去死也幾希矣何

以知其殺監國者也知之於公子瑕也乃衛侯歸則元咺何以

出輔監國者也出奔晉訟于晉也何以知其訟于晉也晉者霸

國也苟負罪以出其敢奔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羊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天王之狩不志曰狩非狩也然則何以至于河陽蓋晉侯召之

晉侯召之則其曰狩何子若曰使諸侯得召天王則王道不亢

矣故諱而言狩使天王志之正以明非天王之志也故知不言

狩者猶天王之志也何以知晉侯召之也河陽者溫也狩于會

之地是致之也乃溫何以謂之河陽廣言之也大天王之狩也

夫晉侯何以召天王乎于是乎周衰致天王而以諸侯見焉所

以尊之也曷爲不率而朝諸京師勢不能也故并爲晉侯諱召

王也者原之也語其事則借語其志則忠

壬申公朝于王所

日曷爲不從諸月而從諸時以日從時失從道矣君子謂晉侯失以臣從君之道矣曷爲兩朝王皆不言天王無天焉耳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歸之于者何重辭也歸于者何非重辭也歸于京師正也以重言之何衛侯不名而晉以人執非霸討也衛侯殺監國者元咺訟焉晉侯執而歸之于京師其非霸討若何蓋古者君臣無獄故元咺稱復絕之也曰歸易也晉有奉焉耳奚以明其然也曰衛侯歸則元咺出元咺出則衛侯執衛侯執則元咺歸也夫諸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三

侯稱復爲正乃大夫稱復則爲絕何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諸侯遂圍許

許距河陽踐土近矣比天王再至而不會以朝焉可以圍也其

曰遂何非王命也專辭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何以名不王也蓋天王在是矣曹伯歸遂會諸侯圍許而不朝

焉君子謂其無人臣之心其去死也幾希矣曰遂專辭也

庚子襄王二十有九年

陳共公  
朔元年

春介葛盧來

夷狄之附庸也何以來朝也曷爲奪之雖能來朝不能變夷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榘泉

曷爲詳會之者而人會者惡是盟也曷爲惡之榘泉在王城之內矣而王人下盟列國列國上盟王人則其心于天王乎何有

哉

秋大雨雹

記災也雹不時雨也而況大也夫雨雹者一日耳其以時言之

何傷稼也則災彌秋矣

冬介葛盧來

何以復來春公在會也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三

辛周襄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稱國以殺累君與執政也衛侯未入也其累之何數梁子曰待

其殺而後入也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元咺訟君何以不去其官

咺直而衛侯曲也公子瑕者何監國者也何以不言子未立也

監國而不送立則無殺道也故不去其公子也故言及言濫也

奈何以卑者及尊者元咺立之也則瑕之殺元咺累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何以名殺公子穀也君子謂其竟無人心也謂其去死也幾希矣何以不言復絕之也曷為絕之始歸而殺監國者猶曰悞也繼歸而復殺監國者則是處心積慮乎爭國也故不言復若曰此國非其國也

晉人秦人圍鄭

閻國以人甚君也何甚乎晉文公狄侵齊不能救而閻同姓也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遂繼事之辭也志不敬也甫如也何以遽言遂以二事命也非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量

譏乎公子遂譏乎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而公不往朝焉而以

公子遂往聘焉不敬也而況以二事命也乃若公子遂之自遂

也者則臣子之辭也

王周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言取惡取也濟西田何以無所屬我故田而失之他國者也我

故田則何以言取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天子之祭也魯之郊所從來矣然而非也曷為獨于此焉譏

不可勝譏爰擇其尤者言禘猶是也古者大事決于卜卜決于

龜也四卜非禮也古者有三卜而無四卜初以十二月下辛卜

正月上辛次以正月卜二月以二月卜三月有從則用皆違則

不從從違也乃免牲不郊也乃不得已之辭為不郊故免牲

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望祭也望郊之細也不郊則不望可也

三望者望泰山河海也非禮也天子方望諸侯非其境內名山

大川不望魯何得望河海乎雖殺于天子而固已僭矣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甫來求也何以書禮婦人不與外事也且其知有夫也

春秋不傳

卷五 僖公

量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病于狄也晉莫能救也

癸周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二年

晉文八年卒 鄭文十四年 文四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盟不月略之也略之者惡之也孰惡乎惡乎衛也故再言衛人

而日及也何惡乎衛狄不列于會也奈何且即其廬帳而與之

歃血也何以知之其盟不地于狄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晉侯重耳卒

甲寅襄王二十五年三十有三年晉襄公驪元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此晉子也其日入何貶也貶其君在殽逼葬期而卽戎也然則何以不若衛朔之舉爵乎猶衰麻也秦以國舉狄之也曷爲狄之不哀霸主之喪而宿兵其地其意爲不可問矣有狄道也何以知其晉子乎知之于葬文公也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臺

癸巳葬晉文公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何危乎晉文公襄公卽戎也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此再伐之而取其邑君與大夫迭將焉甚也

晉人敗狄于箕

戰何以不日不月善敗狄也于是乎狄強屢病諸夏敗狄所以安諸夏也若然則晉何以稱人而書敗黠武也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曰小寢則非路寢也薨于小寢卽安也是不得正而薨也

俱霜不殺草李梅實

記異也曰不殺可以殺也曰實未可以實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嘗圍許矣許卒不與會盟終貳於楚也是霸討也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五世姪孫 顧校采

春秋不傳卷五 僖公

美

春秋字音

文公

元年

類俱倫

二年

衛音牙

處昌與

穀戶衣

躋音賁

三年

雨見隱

處見二

五年

舍戶時

召見傳

都音若

六年

驪反

處見二

射音夜

告公入

朝見隱十

七年

句見傳二

令力呈

八年

肩徒本

雍於用

雒音洛

九年

穰音送

共音恭

後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十

十年

女見莊二

貉音麥

十有一年

麋俱倫

郤去逆

十有二年

鄆音運

十有三年

薳其居

陳丈居

沓徒答

還知字

後

柴尾

反

十有四年

字音佩

又舊側其

十有五年

華戶化反

後

郛音字

十有六年

鄭音西

十有八年

替乙耕

春秋不傳卷六

寶應湯啟祚著

文公名興僖公之子也

乙周襄王二十二年

齊昭七年

衛成九年

蔡莊二十一年

鄭

宋成十一年

秦穆三十

四

楚成四十六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即位正也即位者何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于初喪

奈何踰年而後改元稱即位乎公羊子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必告廟臨羣臣而改

元雖然儼然在衰絰之中庸可以即吉也者曰否有攝之者也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會葬禮也何以書重天王之禮也且葬人之大故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禮也且儼然在衰絰

之中矣又未嘗敵王之所恤也則并無受命之道也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天王有錫敢不拜焉然當喪未得親往也則錫者非也

衛人伐晉

伐霸國豈無師其稱人何目君也目君則其稱人何伐霸國也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日世子君而父也日其君父而君也而弑之焉梟獍而已矣于商臣乎尙何誅哉聖人爲萬世戒也

公孫敖如齊

丙申襄王二十二年楚穆王商臣十七年二年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二

何以書志不敬也既葬而虞虞主用桑期而練練主用栗則是虞則有主矣于是僖公薨十有五月矣而後作焉緩也君子惡其無人子之心故謹而日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以國氏當國也孰及之盟公也不言公諱也曷爲諱之其盟不地于晉也蓋往朝而遂盟也衰麻之人豈可以舉朝禮也耶況往朝而遂盟又恥也耶故謹而日也夫諱莫如深其往也不書其致也不書深諱之也乃處父非晉之當國者也其以當國者言之抗也且諱公與微者盟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瓏

此晉志也會何以先宋公陳侯鄭伯君臣之道也後有同焉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歷時而言不雨不憂雨也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秋七月不冀雨也即八月嘗雨矣不言雨不喜雨也無志乎民者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禘也禘則其言大事何諸侯之事莫有大于禘者也躋僖公逆祀也躋者升之也曷升乎升于閔公也曷爲使之升于閔公僖公于閔公兄也兄則其爲逆祀何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臣豈得以先君耶臣與子一也是先禰而後祖也則是無昭穆也夫郊與禘顧不大于禘也者何以不言大事蓋禘諸侯得舉焉而郊禘則非諸侯得舉焉蓋天子之大事郊禘諸侯之大事禘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三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再勝秦矣復接諸侯伐焉顯也而列國復黨之故晉人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

常事也何以書志不孝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其爲不孝若何

未終禫祭而謀娶事君子謂其哀已忘矣是無人子之心也

丁酉襄王二十三年十八年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沈沈潰

無譏焉耳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內臣也是不卒者也何以卒私赴也故不書其爵也

秦人伐晉

報怨之師也其稱人何賁備之也夫秦伯賢者也乃效尤焉則怨何時已矣

秋楚人圍江

滅國不言圍其先言圍何有後事也

雨螽于宋

記異也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四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日盟謹也朝而遂盟也何以不諱公敵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以者不以者也兩讎也夫楚亦未可勿伐也江亦未可勿救也一舉而二備焉其曰兩讎之何蓋楚之罪天下莫大焉乃三年未有問罪者以救江而後往固已失其指矣且楚亦大矣我以一軍往未必遂撤江之圍也則亦不能救江而已

戊戌襄王二十二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逆之者誰平公也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公穀梁子曰親迎而曰婦或者公與方逆也何其速婦之也曰此所以諱公也推公之心而誅之誅之于納幣于三年之內也故先言逆婦而後言于齊急之也其逆也書時其入也不致厭詳也何以有姜而無氏存其妻者未絕于齊去其氏者不允于魯何以知其不允于魯乎入不致則不言夫人是魯人不夫人之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救之而楚猶滅之其救之之道非所以救也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五

晉侯伐秦

其書爵也何屢勝乎秦矣乃一報而輒復伐焉其何責耳已乃秦則不復伐晉矣原秦伯之心而恕晉侯固所以善秦伯焉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者何僖公之母而莊公之妾也則非夫人也其曰夫人何夫人之也是用禘于大廟以致之者也蓋嫡庶之制紊矣且知尊其母而不知已賤其父也

己亥周襄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昭

王何以不稱天譴不討亂嫡之罪而顧寵妾母也何以不言來我不可以受也我之不可以受若何曰成風之爲夫人致之自倍公其亦知子固不可以立母者乎舍亦助喪之所有也曰且志兼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風葬以小君則竟祔廟矣于是廟遂有二夫人固無復猶存嫡庶之意矣其視仲子之官爲尤失焉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非大夫也王何以不稱天蓋卿猶不與有責焉耳雖然譏天王者固將一譏而已乃王何以再不稱天謂其亂嫡庶也故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六

大也且其寵之爲已甚也

夏公孫敖如晉

獨奈何不如京師以拜焉

秦人入邽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庚子周襄王三十六年晉襄七年 秦穆三十九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會葬也凡葬之志者皆會也何以不言如其會之者微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何以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舉國以言殺何累君也其累君也何誰非臣者君不縱使殺之則臣孰得而相殺者故射姑係之晉明有寵焉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以不言朔而言月閏者因月之虧盈而置焉者也其義係諸月而不係諸朔者也何以書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七

志不敬也日不告則是宜告也猶朝于廟云者幸之也猶者幸其不已之辭若曰既不告月矣其幾何而不並朝于廟而不也

辛丑周襄王三十七年晉靈公夷元年 宋成公襄公僖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蓋邾復滅之而公亦伐而取之也何以曰僖公猶反其君焉斯則竟取之矣

遂城郕

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以人殺大夫無君焉耳國亂無政也猶陳人殺其公子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戰皆晉人交讎之也秦晉之怨深矣晉及秦戰則晉先蔑何以奔秦晉人奔之也使先蔑于秦而復及秦人戰則先蔑不敢歸焉是奔之也焉用知之其奔也不言出是非在國也有奔者而不言師敗績是亦非在師也然則非先蔑之罪也故不絕先蔑于晉而戰以晉及之者謂其失臣臣鄰鄰之道也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何以不序晉大夫何以不名公後會期也夫序與名也辟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八

不敏也焉知之蓋公之怠于政所從來矣

冬徐伐莒

徐以國舉狄諸也狄其僭王也盍于取舒狄諸義在譏舒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壬寅周襄王三十八年宋昭公杵臼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此遂事也何以不言遂殊暴之盟也何以殊之盟雜戎也故謹

而日也乃衡雍之盟何以亦日日以見其遂事也壬午盟于衡

雍乙酉盟于暴是遂事也且謹大夫專盟之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孫敖如京師何以奔莒其私也以私而廢公也不共甚矣故謹而日也日不至宜至也不言所至無意于至也日復不宜復也而云者無故之辭奔不言出奔自外也何以知其奔自外乎復而後日是如而後奔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九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官也其官舉之何濫官也亦不能平官也

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癸卯周頃王九年曹共卒

春毛伯來求金

求車甚矣求金抑又甚矣不言使當喪也故不言月言無王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天王之葬當時而日正也尊者故詳之也比諸內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之行衆矣未或有致者此其致也何正也故其如也不謹以月正之也故知其他不致者皆不正也乃夫人姜氏者孰謂則未知其聲姜乎出姜乎日出姜也焉知之出姜雖不允于魯而固可以允于魯也乃其始入未致也則于此焉致之正之爲夫人焉耳故不以其如齊爲常事而不書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日及志濫也既國亂無政矣復志濫也何無已亂之道也

楚人伐鄭

伐鄭而人楚問霸也安知非微者將乎日晉合五國之師救鄭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十

則楚之師衆矣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紀異也異之記者月而已而地震必日者地者臣道也震者動也地不震者也地而震干君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何以稱子以病公也以病公則何以稱楚子是楚子者世子商臣也其罪天下莫大焉公不能討之猶曰非力所及也乃一

旦受其聘問而與爲結二國之好且敬其君因以及其使子以爲苟有臣子之心者宜于此焉變矣奈何其子之使之也況所從于晉之霸者爲同外楚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成風係之僖公崇自僖公也弗保諸莊公未寵自莊公也其日僖公成風云者猶曰惠公仲子也是春秋之文也故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之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襚亦助喪之所有也喪助珠玉曰含車馬曰贈貨財曰贈衣服曰襚

葬曹共公

甲辰周二年十年曹文公壽元年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十一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秦以國舉狄之也曷爲狄之棄先君之義也狄道也其棄先君之義若何穆公見伐于晉而不報何如其義也乃今爲是無名之舉以成晉人不報之義則是與晉易道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孰及之公也曷爲諱焉蘇子畿內之諸侯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後蔡侯于楚子罪即楚也何爲而大哉將伐麇也先言大惡之也夫伐而大者大爲善乃大而伐者則大爲惡何匿伐人之形謀成而後動焉君子謂其志已惜矣

乙卯王三年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何以不言蔡侯怒之也何以怒之蔡侯之即楚也不可怒也厥貉則既讎之矣然楚子之伐麇以猾夏也則未必蔡侯意也其不得已而從焉者也故曰春秋忠恕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三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何以不言帥師將自敗之也

丙寅王四年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杞伯來朝

杞曰伯正也或曰復爵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許嫁之女子子也其日子親之也蓋公之母女弟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戰不言及兩曲也故交貶而人也其兩曲若何晉秦之戰多矣怨結而彌滋民夷而弗其則其曲直固可勿問而已然奈何獨于此焉勿問之曰其戰也不言敗其勝負敵焉耳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

帥師以城有難也有難則何以書其固國之道非所以固也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三

丁卯王五年十有三年

陳共十八卒楚穆十二年卒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貜孫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曰宮世室屋壞何以書志不敬也世室屋壞有壞道也久不修也夫世室之屋不可壞也況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更無壞道也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

此衛志也不言會以如晉往不以會衛往也故亦不言遂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棠

日還未畢自晉之事也曰自晉已畢晉之事也

戊申頃王十六年十有四年齊頃二十卒子舍立秋陳靈申周平王六年公平國元年楚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斯叔仲彭生也其曰叔彭生何無亦故史闕與此所聞者也猶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南

闕言之與公羊子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其必所

見而後無闕與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

城

同外楚也何以後言日會而後盟也以會期未以盟期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記異也有星者非恒有之星也孛者彗也彗則其言孛何孛非

彗也光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入于北斗北斗有中中也曰入

自外也行星也至北斗而止且滅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納內不受也捷菑不係之邾義不得有邾也故以人納之惡納

也弗克納者何遂不納之也未嘗伐也何以言弗克弗克于義

也何以書善補過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奔大夫何以卒有後事也地于外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未論年其曰君何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商人自氏不累上也無寵之者也不日未成乎君也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孟

宋子哀來奔

子哀者何宋大夫之字也來奔也何以書字賢之也何賢乎子

哀于是乎宋且亂于是子哀潔其身而先去之是以君子貴其

幾也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何以不言行人以已執也其有言行人者以其事執也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何我之女而齊君舍之母也曷爲執之弑其子因執

其母也曷爲與單伯偕執誣之也既誣之則曷爲不言及而殊

秋齊人侵我西鄙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毀不書毀書非所宜毀也與其毀之則如勿為是彰先君之過舉也斯履霜之漸也雖然安所責于蓋愆乎曰安危治亂之罔攸係者有如此泉臺矣雖勿居可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小國也三國合而後能滅之有不易滅者也且能死于位矣則賢者也故人滅之者先以楚首惡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弑君以人可以弑也然曰弑君不可弑也赴略也莫之能日也

辛丑周王十有七年宋文公  
宣元年

春秋不傳卷六 文公

大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伐宋善也何以稱人不終厥伐也其不終厥伐若何未得宋賊也雖晉宋以人弑君然而弑宋君者則必有人也安知四國非微者將乎曰衛先于陳其大夫賁也而晉愈可知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而後葬謂之不能葬也則公之怠何如耶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凡言諸侯惡之也討宋而不終以

秋公至自穀

其以地致何著其不在于扈也

冬公子遂如齊

王周宣王十有八年齊懿公  
宣四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即安也猶無言小廢也其不得正而薨為尤甚焉

秦伯薨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所宜賊討也者而成其為齊人之弑者齊人君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春秋不傳卷六 文公

尤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不舉介其并稱也何比也奚比乎比而弑君也乃比以如齊則其結援于齊可知矣

冬十月子卒

子者何未踰年之君也何以不名既葬乎先公也既葬乎先公則畢子之事也其卒何以不日有不忍日也弑也乃子般何以日有以見也聞公不言即位殆可以日也宣公言即位殆不可以日也不幾逸賊矣乎曰彰之矣弑子者誰宣公也何以知其宣公言即位也躬弑子者誰遂也何以知其遂比于得臣而結援于齊也夫并使者得臣也何以專言遂首惡也若得臣其從



之者與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于者何大歸也曰夫人正也曰姜氏未絕也何以歸賊其子因不能安其母而宣公之惡著矣而敬贏之惡亦著矣內女嫁曰歸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出曰歸于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弑君以國無所歸獄也蓋其君之不道甚矣然田弑則君不可

弑也

春秋不傳卷六終

五世姪孫 顧校孫

春秋不傳

卷六 文公

三

春秋不傳卷七

宣公名倭一名倭父作委文公之庶子按陰法善同周連日宣

周五年元年晉靈十三齊惠公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

十九宋文三秦共公和元年楚莊六曹文十陳靈六杞桓二

春王正月公即位

猶之桓公之言即位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弑君之賊不復見此其復見何歸獄于宣公也先君之喪猶未

喻小祥何以娶結齊援也其結齊援若何夫人齊女也子齊甥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一

也子賊而夫人歸則其見怒于齊奈何故知大夫并使者先約

婚于齊而後賊夫子也乃文何以無貶夫喪未喻小祥而娶矣

容貶矣且公弑君者也又何責耳已遂稱公子從輩比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不言公子一事再見也婦者有姑之辭責敬贏也敬贏者嬖

妾也成風者亦嬖妾也信公用禘于大廟以致之君子猶且非

之乃敬贏因遂而賊子以立其子出主君夫人而遂侈然自立

焉故君子謂其有姑之心也則誅之夫人姜何以不言氏以宗

廟為弗允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請爲平州之會以定公位也奚以而諮諸以賂也然則行父其亦從之者與夫弑君者之位豈列于會而遂可定者然于春秋之時則然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曰放非所宜放也穀梁子曰放猶屏也舉國以放放無罪也夫胡氏謂爲羈置之者其不然乎晉何得以羈置之于衛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以齊志罪齊侯也猶桓公會鄭伯于垂也

公子遂如齊

致賂也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不言取以外而取內授之也何以授之賂也故不以濟西田屬之我以我爲弗愛之矣人齊侯而言取非其有也與與受均罪也故謹而月也

秋邾子來朝

首朝亂賊奚容貶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人鄭伯也何罪其黨夷以病諸夏也曰遂志肆也何以知其鄭伯楚子親將鄭伯敢不親焉

晉趙盾帥師救陳

善救陳也霸者之師也夫救陳則必救宋矣何以不言宋削之也何以削之宋者弑君則不能討之而復救之豈霸者之師與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棠林伐鄭

此晉趙盾之師也何以不言趙盾不以諸侯會大夫也存君臣也地而後伐美之也于襄非之矣乃于棠林美之何會于襄鄭不可以伐焉耳會于棠林鄭可以伐焉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者微國也其書帥師以侵何志趙穿之專兵也

晉人宋人伐鄭

鄭可伐也其貶而人何不正其僭宋人也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甲寅周王六年四月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將獲矣豈不知師之敗績者其兼言也何決大夫與師敵也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稱人以侵曲之也曷爲曲之大棘之戰既負宋曲矣而晉合諸國爲之報怨豈霸討也矣安知非微者將乎知之于衛之先陳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躬弑君者趙穿也非趙盾也何以謂之趙盾主乎弑君者也其主乎弑君若何于是趙盾當國趙穿之得兵蓋趙盾之爲也則趙穿之弑君趙盾之志也兵莫銘于志鎮鄆爲鈍故我之賊亦不以聲而以桓不以迷而以宣也何以知其穿侵崇不必言帥師也而以穿尸之得兵也且穿不復見也何以知其非盾復見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周定王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鄭穆公二十二年卒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桓無王宣何以有王從同同也郊牛何以不言牲不成乎牲也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四

或傷且死矣之云者緩辭也傷自牛作也乃者有故之辭不正其以是故也于是乎天王在殯禮諸侯爲天王服斬衰而行郊禮豈復有臣子之心乎君子蓋謂當以天王崩之故而不郊不當以牛傷且死之故而後不郊也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略于禮也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陸渾之戎在王畿之側也

夏楚人伐鄭

鄭故即楚矣今而見侵能即夫晉也故人楚也

秋亦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丙辰周定王四年鄭穆公夷元年秦共四年卒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曰及內志也平平之也不肯云者可以肯也以大平乎小也夫平善也況以大而平小乃莒人之不肯何其平之也先莒而言及強莒也其平之不以其道也平之不以其道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弱小也曰取惡取也非其有也蓋平義也取不義也奈何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五

其乘義而爲利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比年朝齊矣未有不致之者其致也何謹之也謹之者惡之也其惡之也何所朝乎齊者德之也德其後我以弑也

冬楚子伐鄭

舉辭以言伐善之也何善乎伐鄭于是鄭人弑君霸主諸侯未有能討之者而楚能焉故善之也且善楚所以惡晉也

丁巳周定王五年鄭襄公堅元年  
秦桓公榮元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大夫之自逆也而公主之非禮也猶書莒慶來逆叔姬也

叔孫得臣卒

內大夫之卒日也其不日恩略也叔孫得臣黨乎遂并使乎齊

以成乎公之秋豈或略于恩者何以不日削之也子若日是從

之者也是不足爲有無之臣也則不足以加之恩者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六

未踰年而歸寧非禮也而夫與偕焉則高固亦不夫而已禮大

夫非君命與公事不踰境則齊侯亦不君而已

楚人伐鄭

亦既已聲厥罪矣復從而伐之是陵諸夏也故人之

戊午周定王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弑君之賊不復見此其復見何晉人弗賊之也晉人曷爲弗賊

之躬弑君者趙盾也乃子則賊之矣其復見也何非原之也即

趙盾以示戒也其即趙盾以示戒若何趙盾實非躬弑君者也

以主乎弑之故而歸之獄然恐天下後世之莫知而或蹈也故

即晉之弗賊夫趙盾者而示之式若日趙盾弑君者也乃實非

躬弑君者也以主乎弑之故天下後世其無若趙盾然豈原夫

趙盾故何以侵陳陳即楚也陳即楚而加之兵可也何以不言

伐不能自反也其不能自反若何晉嘗救陳矣且以鄭之病陳

而再偕陳以伐鄭矣夫屢有德于人而人莫我懷無亦已是闕

與徒尤于人奚庸焉乃若陳之即楚則又何責耳已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己未周定王七年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七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致我于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比年而災天應之也于是公惡莫甚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始通于晉也是衛侯致之也夫晉者霸主也公之立七年矣何

以迫于今乃通則以弑君之故而不敢往也故比年朝于齊者

固德其援已也且欲以齊抗晉也乃晉卒不加討焉而復會焉

則晉亦無能為而已矣

庚申周定王六年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乃者有故之辭曷故乎疾也故言所至猶非無意于至也曰復不宜復也聖君命也夫有疾而復惡乎不可大夫以君命出雖有疾不返即死以尸將事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

有事者何時祭也時祭則其言有事何時祭諸侯之所有事也

然則有日烝曰嘗何也其事無失日有事其事有失則曰烝日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八

嘗

仲遂卒于垂

此公子遂也何以去其公子賊也仲字也何以字之氏也生而賜族也德其弑子以寵之也故知凡遂之弑為宜弑也夫傳公季子之賢君子猶且非之而況宣與遂之惡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以事之變卒之也故不言公子不卒者也地于外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衛

繹者何祭之旦日以貨尸也猶云者可已之辭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問則不繹不告者以盡誠也不繹者以全恩也壬午猶繹其寵臣之禮爾何萬舞也日入內不受也先萬而後

入不可以萬也日去去之也箭管也先去而後箭可以去也公

羊子曰廢其有聲者用其無聲者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非夫人也其曰夫人何夫人之也成風猶用禘于大廟以致之若敬嬴則竟夫人之矣何以無譏從同同也

晉師白狄伐秦

用泉而借狄豈霸討與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九

穀梁子曰葬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云者難辭也乃云者亦難辭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言乃正也言而不正也難事而易言之也蓋即天之所以見怒者而見正焉

城平陽

楚師伐陳

辛酉周定王九年晉成七年衛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公朝于齊夥矣未有謹以月者此其月也何以仲孫蔑如京師而謹之也蓋舉王以討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公之立九年矣未嘗一朝于京師也而比年朝于齊且未嘗一聘于京師也九年而後使仲孫蔑焉而同年公先親朝于齊君子謂公之慎爲已甚矣書時志慢也且厭詳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無聞焉耳則未知其國乎邑乎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諸侯會也何以大夫帥師以伐討不睦也晉管救陳矣諸侯皆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十

會而陳侯獨否即于楚也故知此霸討也然則是諸侯之師也何以不言諸侯睦也猶然會于黑壤之諸侯也魯何以獨不會終棄晉也君子謂公于是失事大之禮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者晉地也在其境內矣何以地卒于會也乃何以不言會而言地未出境也未出境而不歸是得正而斃也君子謂晉侯于是乎知命何以不葬我不會也于是乎公專向于齊雖以霸主之葬赴而猶不會焉君子謂公誠失事大之禮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不葬亦不會也

宋人圍繁

圍國豈無師其稱人何目君也目君則其稱人何惡圍喪也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目楚子也者罪其以重兵臨之也公羊子曰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王定王十年晉景公獨元年齊惠十年戊申八年十年衛穆公速元年陳靈十五年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十一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田多矣此何以獨言我親之也蓋公之事齊謹矣故齊侯昵公而厚之也故知曰我者譏公也曰人者譏齊侯也何也其與之道與受之道皆非其道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齊侯卒則崔氏何以出奔逐之也先君之寵臣也曰氏以族行也乃崔氏復于齊矣復而能弑君則亦見其宗之強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春秋之矣何以復如焉奔其喪也夫天王之喪則不奔則齊侯何以奔慎也故謹而月也然何以不言奔喪諱也諸侯不相奔喪也奔喪事天王之道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月伐而言師譏用衆也往歲嘗圍其喪矣且盡用之以伐陳也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天王之葬則微者會則齊侯何以卿會俱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主

晉嘗救鄭矣復獲諸侯伐焉鄭復即楚也然則是霸討也其稱人何于是乎陳人弑君不能討焉而伐鄭是亟焉豈霸討也已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天王之母弟也則貴者也書非貴之也譏天王之不能討弑君之罪而顧使貴者以聘之也且公之所以事天王者後于齊遠矣故自是而天王之聘皆不書謂其亦無繼而已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公之事齊爲已悉矣卽爲已甚矣何以知其悉事不攝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未踰年之君也何以取爵以君命使之也是死其親也崔氏之出奔也改父之臣也葬之速也哀已忘也君子謂齊侯于是乎不子

饑

志饑感饑也然則善之乎曰不古者耕三而餘一則公宜有三年之蓄也生不衆食不寡爲不疾用不舒雖感何爲

楚子伐鄭

癸亥周定王十有一年 齊頃公無野元年 陳成公午元年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主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霸楚子也遂得陳鄭矣夫楚夷也其霸之也何往者鄭人弑君晉與諸侯不能問而楚問焉今者陳人弑君晉與諸侯不能討而楚討焉則固有霸道也雖然非聖人意也不得已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豈亦有陳人弑君之罪與

秋晉侯會狄于欒

以新主而言會外狄也噫晉霸主也而亟會夫狄豈甚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此入而殺也何以先言殺而後言入不以入陳累殺陳夏微舒也夫既已入也猶不以累之何罪諸夏也夏微舒之弑君二年矣乃宋則圍滕而伐鄭衛與曹則伐鄭魯則伐邾與莒齊則伐莒未政有移師以向陳者雖然是猶可言也若晉霸主也乃非惟伐鄭且會狄焉是則不可言也故君子不得已而與楚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日入而目君甚入也殺陳夏微舒義也入陳非義也秉義而爲利也是猶誤田而奪之牛也公孫寧儀行父也者陳之二臣也不係諸陳義不得以復入于陳也賊臣也殆不可以強致之也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古

故言納言內不受也

甲定王  
子周十年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葬君子辭也賊已討矣則亦可以已于憾也然不月志慢也于以見臣子之不能討賊焉

楚子圍鄭

圍國而舉爵無譏焉耳是必鄭復卽晉矣何以無譏以其能討

陳而恕之也罪諸夏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子圍鄭則晉何以及楚戰于邲救鄭也何以不言救鄭不與

其救鄭也夫救善也何以不與晉曲而楚直也其曲直若何所貴于霸者爲其有計有罪之義也于是晉義不若楚不能與楚競義也者則不能與楚競直也者故戰以晉及之也則固有敗道也且卽其以臣敵君是亦一曲道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日滅甚乎暴也楚雖有義而乘勢以斬人之宗祀則暴之甚也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同盟而晉人之惡是盟也斯同外楚也何以惡之不能自強焉祈爲可以服楚者而徒結援以圖爲所以禦楚者非其道也而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圭

況欲禦之而復不能也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伐陳所以外楚也何以稱師以甚宋而書救陳以善衛乎宋所以禦楚者非也若衛之食言于清邱則固無煩譏焉耳

乙定王  
丑周一年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是伐陳之師致之也此之爵楚非與之也乃所以甚晉也夫楚伐宋則何以甚晉晉者霸國也今楚子儼然在于宋而晉師不



出不亦食清邱之言已乎夫衛之救陳猶人之矣而況霸國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丙寅周定王十有四年 曹文二十三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晉楚皆爵其德均也皆月厥事其罪均也君子謂晉于是乎遂無以愈于楚也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丁卯周定王十有五年 曹宣公三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是會楚子于圍宋也楚者夷也宋者先代之後也楚子圍宋則不能救之而復于其圍會之噫其甚矣夫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以宋志惡宋也夫不善也其惡之也何平楚也故人乎宋也謂其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外平不志也此其志何重之也故謹而月也其重之也何楚人之強雖有日也已然所得而服者許蔡

而已若鄭與陳則晉猶與之爭之也而後乃今遂已得夫宋也彼晉氏之與不其孤而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國言滅而君舉爵衆迫之也曰氏族夷之也豈霸討也乎故曰之者志暴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先名而後子殺梁子曰當上之辭也召伯毛伯不名無罪也其殺也不言其兩下相殺也何以書以王命殺之也則何以言殺嬖王命也穀梁子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是廢什一之制也是大桀小桀也言初志亂始也于是乎公繁于朝聘而忽于農桑而天災復應之而復剝民以給之夫誰匪吾民忍腹其育本斯撥矣其奚以能國冬螽生

螽者何螽之初生者也記重災也

饑

于是乎再饑易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成周定王十  
辰四年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潁吁

肆王以討晉人何也甲氏者潁之遺孽也潁吁者潁之餘邑也奈何其盡殄之也豈直際先王薄伐之義而已則不仁孰甚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王之廟也榭者臺之有堂而無室者也宣王之廟曷爲謂之榭乎其制如榭也火者何人火之也人曷爲火之天火之也天火之則何以不言災而言火無災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大

道也故知凡言災者皆有災道也然安知非宣王之有隱隱焉則臣子之辭也何以書爲天下記災也凡火天火曰災人火曰

火

秋郊伯姬來歸

先言郊伯姬而後言來歸可以出也有罪也故知齊人來歸子叔姬無罪也夫內女有罪而出恥也曷爲不諱聖人之所謹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故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冬大有年

記異也五穀皆豐熟曰大有年何以爲異宜宜無年者也然則

天道惜乎曰不節此者十有五年之期而災已六矣

已周定王十  
五年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其赴也詳矣而其會也略焉內不敬也君子謂公失交鄰國之道也雖然君親而薄矣盟主而忽矣其他又何責焉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亢

自是而公棄齊而即晉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弟者何公之母弟也公之母弟則公子也何以不言公子而言公弟得弟道也叔字也何以字之賢之也何賢乎叔肸得弟道也其得弟道若何宣弑而非之也其宣弑而非之若何蓋終身不食宣公之食然則何以不去乎兄弟無絕道也故雖非之而不去也君子以是爲過恩也故取貴乎春秋奚以明其然也夫曰公弟則親者也且亦貴者也公之在位十有七年矣其間伐會朝聘之事衆矣若遂若蔑若行父若歸父之以事著者多

矣而肸未嘗以一事見是不食其食也故知叔者其字也非生而賜族也夫不為大夫則雖公子與弟弗卒其卒賢之也卒而

日之賢之也  
庚定王十有八年蔡景公固元年  
午周六年楚莊二十三年

齊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世子將兵危道也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敗郕子于郕

哉之為說猶賊也謂賊而殺之也諸侯之卒在國不地其曰于

春秋不傳

卷七 宣公

辛

郕何罪其臣子也夫已則有君而人得賊之而莫能禦之是何

異于己賊之也夫豈若夷貉之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者也又

況邾人嘗執郕子用之矣又其所不共戴天者也

甲戌楚子旅卒

穀梁子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何不言葬乎公羊子曰碎其號

也故凡楚之卒不葬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歸父不氏一事再見也曰還事未畢也曰自晉事畢也其至有

原缺

春秋字音

成公

二年

偏音喬

奎音安

汶音問

三年

去見宣八年後

膚在頁

告音燕

六年

邾音專

費音祿

樂落官

七年

臧音奚

八年

括古活

召見僖

變蘇協

九年

頃音傾後凡

十年

獮乃侯

十有一年

犂尺由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十有三年

錡魚結

十有五年

咎其九

鮒音秋

葉舒涉

十有六年

縣於縣

舍如字

若音休又章達

十有七年

經力之

廕示彰

纓俱縛

且子餘

十有八年

句音蓋

魴音房

杼直呂

盧起居

打他丁

春秋不傳卷八

寶應湯啟祚著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也按臨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周定王十一年晉景十齊頃九衛穆十蔡景二鄭襄文二十秦桓十五

五楚共王壽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也猶之文公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邱甲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一

作者何爲也作邱甲者何邱爲一甲也曰作非所宜作也曷爲作之儲齊難而益兵也則其固國之道非也其制若何古者方里而井井九夫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旁加一里爲成成出一乘乘三甲甲二十有五人是邱也者積百四十有四家而機出十有七人耳未彌夫甲也今日作邱甲則殆三而益一也夫豈不亦厲民已乎月謹黷武也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我志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不戰而曰敗績不敢戰也存君臣也然則何以猶曰敗績自反

也且敗于戎也則不與責焉耳然而實則戰矣故王不言天謂

之不能天焉耳何以不日不月危之也有不敢詳者也殆猶書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之不日不月焉

冬十月

丁未周定王十二年衛穆十一年辛申周八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以我之卽乎晉也然則殆未可以伐我也何以無貶夫齊雖未可以伐我我獨可以爲菴之戰乎蓋君子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既敗而猶主之曲之也世子臧之役前此矣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二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侯敗績

我何以四將四軍也大國之軍三而已我何以四軍則作邱甲之所益者也僭也夫將稱元帥副可略焉其詳言也何危公也何危乎公四卿并出孰與左右以爲守君子謂季孫之專也是伐齊而戰也何以不言伐不與其伐也謂四國之無辭以加也齊敗矣何以不言師敗及君也故知有君將而言師敗績者其敗猶未及君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首言諸國之威齊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逮而盟也曷爲逮而盟齊不肯也

故曰齊侯使國佐如師不日來盟無意乎盟也晉急之也故盟以晉及之也夫齊困矣晉易爲急之欲于賂也焉用知之我有賂矣則晉豈無焉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汶陽田無所屬我故田而失之齊者也何以取之齊賂也猶之

信公書取濟西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三

公何以下會辯夷之大夫乎則辱孰甚矣蓋諱言之曰諱則無

以見也故以楚大夫而賁言之者以公會之也若曰是猶可言

而已且以諱會侵衛之師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

人盟于蜀

盟先楚人主是盟也何以不言會而言及不與楚主盟也故盟

而先言會者二之也是楚公子嬰齊也齊後于諸國則是秦宋

陳衛鄭皆貴大夫也何以晉人之惡是盟也與會同地矣且同

月矣何以兩地之重惡也然則何以不諱公前此矣

癸卯定王十三年  
齊定公滅元年  
齊共公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舉爵而言伐霸討也宋衛不言子吉服以從金革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之宮曷爲謂之新宮神主未遷也

宣公之薨二十有八月矣而主猶未遷緩也故不言火而言災

言不共之致也曰災可以不哭也禮葬其先人之室則哭之三

日乃此之可以不哭何神主未遷也焚其先人之室而哭者以

嘗寢食笑語于斯而想之也新宮災三日哭于人情何居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四

乙亥葬宋文公

衛穆公之葬也宋文公之葬也皆過時而日隱之也孤背殯而

卽戎也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其致也何先君之喪闕矣不入見夫天子而朝于晉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闚棘

棘者何汶陽田之邑也則我之故邑也曷爲闚之不服也故邑

也曷爲不服于是魯稅畝矣作邱甲矣故雖故邑而不顧爲之

氓也是獨不可以自反也乎

大考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

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來聘也何以盟聘而遂盟也聘而遂盟非也蓋古者有聘無盟

庚與良夫不係諸國遂事也惡之也執及之盟公也曷為諱之

庚與良夫抗焉則辱也聘不月也何以月盟日之月也

鄭伐許

鄭以國舉事即于楚而且病諸夏也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五

明定王二十四年入卒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二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鄭伯伐許

晉子伐許以國舉矣此其討也何非討之也誅不孝也喪未喻

年而金革是從且吉服也

乙未定王二十五年葬悼公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鄭伯姬不月此何以月詳之也曷為詳之無罪也無罪則盡先

言來歸矣以夫歸妻也以夫歸妻雖無罪猶罪也何以知其無

罪有後事也

仲孫蔑如宋

報聘也

夏叔孫僂如會晉荀首于穀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六

梁山崩

記異也梁山何以無所屬大是異也為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同

盟于蟲牢

鄭始服也是一國之欲耳其言同何惡之也曷為惡之天王崩

不奔喪而會盟不廢也

丙周簡王六年鄭悼二年吳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日立不宜立也曷為不宜立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日考廟日王考廟日皇考廟皆有祭焉日顯考廟日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墁墁有禘則祭無禘乃止去墁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歷世十有一矣則是毀宮也而復立焉非即遠之意也日謹也

取鄭

鄭者何國也國則其言取何滅之也滅之則何以不言滅而言取諱也滅人之國內之大惡也夫諱其如深查并削焉日不敢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七

沒其寶云耳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帥師而言侵背蟲牢之盟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伐卒

秋仲孫蔑叔孫僂如帥師侵宋

二卿并將其言侵何亦背蟲牢之盟也將稱元帥其并言也何

詳內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而楚臨喪以大衆之罪可知矣故雖無貶可也

丁酉鄭王七年 鄭成公七年 鄭元年

春王正月鷹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鷹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其初食也曷為不言其急辭也穀梁子曰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未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日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夫有司免過斯災也已曷災乎以小賊夫大也

吳伐鄭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八

災者周之伯父也曷為以國舉為僧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既日免牛矣又日不郊何也決望失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善鄭之是救也往歲之救之也晉自救之而已而今合九國而後救焉則楚之暴不亦愈可知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盟曷同乎同病楚也胡氏曰善救鄭也美之也固也雖然能合九國矣其美煩盟焉有不協也故曰同若曰以其事則同矣是有不協也于是來年晉遂有二命于我是誠有不協也故公不以救鄭致也

吳入州來

冬大雩

穀梁子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其有言秋者志慢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戊周簡王八年  
寅周三年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九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曰使不宜使也曰來不宜來也曰言非所宜言也其曰來言也何公羊子曰內辭也脇我使我歸之也故不曰汶陽田歸于齊而晉加之之云者重辭也夫汶陽之田我故田也其取諸齊也猶晉侯命也于是七年之中而晉侯遂有二命也而我爲所脇焉其亦弱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胡氏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遇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濫矣曷爲不言及均無罪也不以趙同累趙括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曰使不宜使也曰來不宜來也公無可賜命之道也曷爲不言天王而言天子天王者臨諸侯之稱也尊之也天子者君天下之稱也親之也一人之通稱也穀梁子曰見一稱也賜者何錫也曷爲不言錫言天王則言錫尊之也言天子則言賜親之也曷爲獨于此焉一見之蓋錫命止此矣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十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曷爲仍係諸杞而錄其卒隱之也出之不以其罪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以鄭之卽於吳也非鄭之所得已也夫向者吳伐之則莫能救之而復搜諸侯以伐之非字小之道也

衛人來媵

媵者從嫁也凡諸侯嫁女則二國媵焉然則是常事也何以書有後事也

已周簡王九年齊頃十  
亦周四年九年七卒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夫無逆出妻之喪以歸者也曷為來逆我賁而歸之也我曷為賁而歸之其出之不以其罪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無中事何以盟謀不協也于是晉有二命于我故宜諸侯之不協也夫謀不協而為盟末也故曰同惡之也月猶信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胡氏曰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于是父母使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土

人安之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過也情溢于禮也

晉人來賂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人執之者而不名執者非霸討也而況執其君而復以大衆臨其國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潰不日此何以日甚失民也蔡之潰也以八國之師沈以六國之師而此惟楚之一軍耳其失民心也不其甚乎庸直為不設

備也已乎

秦人曰狄伐晉

伐霸豈無師其稱人何伐霸國也且偕夫狄也

鄭人圍許

圍國而言人罪不急君也

城中城

其為備也愈微矣然所以周國之道非也

庚申 晉王 晉景十九年 齊靈公環元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黑背猶之齊年鄭語也曷為或言其或言之其云者內辭也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土

接乎我也之云者外辭也不接乎我也或曰自君使之言其焉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不郊曷為不言免牲不免牲也曷為

不免牲不郊不遯免牲也卜而後免焉不吉故不免也曷為卜

而後免蓋嘗置諸上帝矣然則將若牲何曰繫而待逮六月上

甲始牝牲然後左右之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納鄭伯也何以不言納可以納也故鄭伯亦不言入也

齊人來賂

三國賂非禮也諸侯之女歸則以娣姪從二國來賂亦各以娣

姪從故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三國媵則是娶十有二女也曷爲  
三國媵爭媵也曷爲爭媵賢伯姬也古者諸侯庶女與非嫡者  
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三國爭媵信伯姬之無妒行也故  
宋之來納幣也我之致之也皆不宜有所過而過焉賢之也胡  
氏曰事有因貶以見褒者豈不然哉

丙午晉侯範卒

何以不葬諱也公親會之也

秋七月公如晉

會其葬也何以不言會葬諱之也諸侯不相會葬也親會葬事  
天王之道也何以知其會葬乎數晉侯之葬月則公在晉矣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三

冬十月

辛酉周簡王十有一年晉厲公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不以會葬致深諱之也月以謹之則見以會葬致也

晉侯使卻鞮來聘己丑及卻鞮盟

猶之盟荀庚孫夏夫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僖如齊

冬十月

壬午周簡王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自周無出此其日出何政令不行于  
天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何以不日敗者狄也何以且不月微之也狄不肆虐若而年矣  
雖不敗之可也

冬十月

癸未周簡王十有三年曹宣

春晉侯使卻鞮來乞師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南

霸不言乞師也霸言乞師是微師也微則其日乞何不與微也  
魯之師非晉得專者也土地甲兵各受之天子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者何朝也朝則其言如何不能朝也不能朝若何以  
伐秦行也以伐秦行則其如京師以朝何不敢過天子也夫諸  
侯之襲佐也服喪畢則有朝小聘大聘終則有朝巡狩于方嶽  
則有朝奈何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公如京師者僅一見也而  
又非專行也而他國可知矣然則是殆春秋之所由作與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  
伐秦

固以伐秦行也而顧遂伐秦之事也何明朝王重也存君臣也雖然自京師而有此事焉即其不能朝已見焉故兩誼以月焉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審哉其以伐秦行也

冬葬曹宣公

時葬慢甚也于是曹有故焉焉用知之夫諸侯之卒于事者則葬之加一等而顧加慢焉其為不臣子者多矣

甲周簡王十有四年衛定十二年 曹成公負

申周九年衛定十二年 秦桓二十八年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五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大夫不以夫人也以夫人非正也譏不親迎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乙周簡王十有五年衛獻公衛元年 宋共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舉爵以執霸討也歸于京師不言之非重辭也順之也其為霸討若何曹伯也者非曹伯也曹賊也奚以知其曹賊先君之葬也若在所厚而薄焉夫豈無故也已乃曹賊則何以謂之曹伯而不名也諱天王之失刑也晉侯執之正也而不敢專焉而歸于京師愈正也而天王釋之則是天王伯之也故明從天王之爵之者不敢言天王之縱有罪也公至自會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六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晉莫能救焉將失鄭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歸于宋而復係之宋不絕之也曰歸順之也曰自晉晉有奉焉耳正之也負罪以出敢奔霸國矣曷為正之能討有罪也奚以明之山不氏惡也魚石奔楚失所因也雖然山曷為不去其官專殺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鮒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以城舉會而殊會故謹而月也噫以霸國而率諸國大夫以會吳聖人庸勿傷之

許遷于葉

丙周簡王十  
戊戌一年 十有六年 宋平公  
成元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記異也雨無冰道也木無雨而冰之道也陰陽和而後雨故先解冰而後雨雨而冰是雨而猶不和也而沉木陽也冰陰也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主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于是復即于楚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楚稱君敗及君也鄭稱師敗未及君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則辱也何以不諱不恥也

易為不恥自反而縮也君子以為是橫逆也故穀梁子曰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遂致王臣會伐焉于是愈陵且替矣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終不名尊王命也不言所歸義不得復入于曹也然而天王則釋之矣故言自京師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其曰歸自京師言易也夫惡不即刑天討謂何矣春秋能無作乎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君邸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六

以人執惡執也之于云者重辭也穀梁子曰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由內奔而曰出絕之也公在外也僑如何以出奔賊臣也何以知其賊臣公如會行父從焉僑如居守晉執季孫則是止公也而叔孫恬焉迨其出奔然後及晉盟而公得返焉然則行父之執僑如之為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鱗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刺不言其罪可以刺也僑如之黨也故內刺而日不厭詳也

丁酉簡王十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郊何以用于九月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九

以薦焉夫古者六畜不相為用而況于人乎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以事致正之也乃知秋以會致者惡柯陵之同盟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脹

非是月日也曷為係之是月待君命也蓋公在會矣十月壬申

公孫嬰齊卒于狸脹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告焉然後書之禮

也焉知其非是月日乎十有二月丁巳朔則十有一月無壬申

也或曰有閏焉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鉤卻犂卻至

楚人滅舒庸

戊簡王十十有八年晉厲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舉國以弑無所歸獄也其君之惡甚矣猶書宮弑其君庶其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辛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是伐宋納魚石也何以不言納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

正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諸侯世也大夫不世也曰入

不順也惡之也日復已絕也重惡也彭城不係諸宋言魚石不

得復入于宋也且言宋之不能自有其彭城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未踰年之君也何以舉爵不君先君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園

鹿者何邑也築園非事也鹿非地也

己丑公葬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不日信晉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不傳卷八終

五世姪孫 顧校采

春秋不傳

卷八 成公

三

春秋字音

襄公

元年 剽反四妙

二年 喻反古同

三年 穆反音似 僑其驕

四年 邲反音似 邲七報反又

七年 邲反音似 邲七報反又

九年 戲反音似 戲反音似 駢音非

十年 祖反音似 祖反音似 駢音非

十有一年 舍反音似 舍反音似 駢音非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十有三年 邲反音似 邲反音似

十有四年 邲反音似 邲反音似

十有六年 邲反音似 邲反音似

十有七年 邲反音似 邲反音似

十有八年 邲反音似 邲反音似

十有九年 邲反音似 邲反音似

二十年 邲反音似 邲反音似

二十有一年 邲反音似 邲反音似

二十有三年 邲反音似 邲反音似

襄公

二十有四年 鵠居器反 鍼其廉反 過於葛反 舍見十一年

二十有五年 重貝龍反 鳩居求反 過於葛反 舍見十一年

二十有六年 叛薄半反 衍苦肝反 速才何反

二十有七年 鱗市戀反 負火貫反

二十有九年 閭音昏反 鞅於兩反

三十年 遼于委反 龍音皮反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二

春秋不傳卷九

寶應湯啟祚著

襄公名午成公之子也按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己丑前王十一年晉悼公周元年齊襄公成六陳成二十七

相六十五宋平四秦景五楚共十九吳壽夢十四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為會聞宋彭城非宋彭城也非宋彭城曷為謂之宋

彭城左氏曰追書也曷為追書不登叛人也叛人孰謂謂魚石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一

也彭城者宋故邑也于是楚鄭伐宋取之以封魚石焉然而君

子不與也故知此霸討矣雖然宋既已失之矣曷為仍係諸宋

其美以而惡旃曰憑先王之命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晉伐鄭則五國曷為次于鄆會伐鄭也會伐鄭則曷為次不虐

之也聲厭罪而已故書次以善晉也夫伐而次斯善矣而況止

諸國之師而第以一軍往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息來聘

諸侯有卽位者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也夫雖然天王崩矣蒞在諸侯之策矣而奔喪廢焉而朝與聘不廢焉其非禮也夫

庚子靈王二年鄭成十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鄭皆有事于宋焉不能倏于彭城與鄆之役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可討也其稱師以言侵何惡伐喪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息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孰宣夫人與孰成夫人與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息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曷爲城虎牢以逼鄭也虎牢者何鄭邑也曷爲不係諸鄭譏失

險也虎牢者鄭之塞邑也虎牢城而鄭不可恃矣夫王者在德

不在險險豈聖人攸貴焉雖然恃險不可也失險亦不可也曷

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

時用大矣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卯靈王三年鄭僖公薨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盟霸主也曷爲不言會不以盟往也則曷爲不言遂不以盟遂

乎朝也朝大而盟小也朝而遂盟焉可也故仍以朝致也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

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是矣曷爲大夫盟不敢抗陳袁僑也及以及殊之也曷

爲殊之外之也曷爲外之夷之也自陳侯之始立也卽爲辰陵

之盟而專卽于楚于是乎二十有九年矣未嘗一與諸夏之會

盟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王周靈王四年陳成三  
長三年四年十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午者何陳侯之名也卽我公之名也孟子曰諱名此何以稱焉  
君子不拘小謹也蓋諱固有義焉諱其惡不諱其嫌也諱其事  
不諱其文也是故于莊公之世則書同盟焉于僖公之世則書  
戊申焉于定公之世則書宋人焉以爲違禮而曲諱者妾婦之  
道也今夫陳午之立也三十年矣未嘗躬與夏盟也縱一使乎  
大夫耳乃其卒也曷不削其月日以同于蔡肸乎蓋春秋大改  
過君子以是爲忠恕也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四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

嬀氏非夫人也猶之敬嬴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嬀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癸巳周靈王五年陳哀公  
溺元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于是鄭伯始親中國焉

叔孫豹卽世子巫如晉

穀梁子曰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何以不言會衛孫林父非衛志也則何以不言及亦非我志也  
然則其晉之志也夫噫以霸者而命會吳其甚矣夫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

尤吳人郈人于戚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五

吳何以稱人進之也曷爲進之不主是會也不主是會而來會  
諸侯中國之道也故亦不殊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我戍之我曷爲戍之晉命我戍之然則諸侯皆戍之也

楚公子員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附結平州之盟矣是亦從之者也何以曰卒晚蓋也

費者何季孫之邑也而非時以勞民且城之不度焉則君子滋有履霜之懼矣雖然安知其不度乎日使不失於度後亦安用墜爲夫何以不言季孫城之也不使季孫爲得民也

五

陳侯逃歸

何以逃歸陳侯四夫之也乃陳侯則何以逃歸畏于楚也夫所以爲鄔之會者將以救陳也甫成之矣且救之矣今又將救之而陳侯逃歸則是匹夫而已矣雖然使陳侯不歸而楚竟縣陳焉其若之何曰晉悼之世固不若景與厲之世也

丙申周靈王八年鄭簡公七年嘉元年

春子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此不葬者也何以葬賢之也以鄭僖公爲弑之君也者不可以葬也以鄭僖公爲中國之君也者則不可以不葬也雖然不月而時志慢也卽以見其賊未討焉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有獲矣何稱人以言侵乎微其功也是弑君之人也或曰既弑君以怒晉復侵蔡以怒楚卽其謀國亦已戾焉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九

晉侯何以與諸國之微者會乎皆貴大夫也皆貴大夫則何以稱人貶晉侯也貶晉侯則何以人諸大夫使晉侯與人會焉而晉侯貶矣何貶乎晉侯使大夫聽命也使大夫聽命是姑息之愛也而況敢不臣之漸也然則晉侯之失也而嫁辜于大夫何也晉侯雖以姑息令大夫不可以不臣而聽也何以知其皆貴大夫以我之貴大夫知之也何以知其使大夫聽命也于是公在而季孫宿會焉則是使大夫聽命也鄭伯親焉定之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句來聘

丁酉周靈王九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與齊姜則未知其孰宣夫人與孰成夫人與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世子光伐鄭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九

邢邱之會鄭伯與焉何以伐之也以楚公子貞之伐而復卽于楚也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同云者有同也鄭服而盟也使鄭不服楚不復伐之矣何以不言鄭伯不信鄭伯也何以不信之尋復卽楚也

楚子伐鄭

戊辰周靈王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世子光會吳于柤

會以會殊之也噫以霸主而親帥諸侯以會吳聖人庸勿重傷

之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于是鄭夏即楚矣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

齊光世子也何以先于滕薛杞小邾之君坑也而晉抗之也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十

冬盜殺鄭公子驂公孫輒

盜者何微者也公子公孫者何貴大夫也以貴大夫而微者得

殺之失職矣不能乎官也故皆去其大夫也

成鄭虎牢

孰成之諸侯成之諸侯曷為成之以逼鄭也夫虎牢者諸侯既

城之矣亦既已不屬諸鄭矣曷為復係以鄭也以爲鄭先祖之

受于先王者也則非諸侯之所得成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何晉救鄭以善楚乎罪諸夏也何罪乎諸夏鄭可伐也而于是

乎鄭亂盜殺其三卿而諸侯復成虎牢以逼之君子謂其操之

爲已切矣

公至自伐鄭

己未歲王  
亥周十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大

國也魯之舊其曰作三軍何卿分公軍也卿分公軍若何自征

之也古者諸侯有軍卿將之事畢則還諸君魯自作邱甲以來

固有四軍也然猶皆征自公也于是乎公弱三家者遂各分其

一而征焉則殆與公埒矣然則是季孫之志也其曰作何蓋古

者卿有軍行若公錫之殊恩者然存君臣也且不使季孫得專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十一

魯也夫卿有一軍矣其專言季孫何當國也然則是舍三軍也

其不言舍何也于是乎公猶有中軍苟一軍之未舍則子有所

不忍言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

齊世子何以復先于莒邾之君益抗也而晉益抗之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又服而盟也愈不信之也尋又復即楚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于是鄭復即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既會伐矣復言會何得鄭之辭也序其績也美之也是鄭服而請會也乃不言鄭會謂鄭終不可信也蓋屢言矣然而晉侯則竟信之矣會焉而不盟是誠信之也于是鄭遂不肯晉者二十有四年而楚莫能與之爭也君子謂召陵之績不是過也則誠之成人也如是夫義之服人也如是夫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主

公至自會

以後事致誠得乎鄭也

楚人執鄭行人夏霄

稱人以執惡之也鄭言行人以國事執也于是鄭不肯晉無惑焉

冬秦人伐晉

庚子周靈王十有二年 吳壽夢二十五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國邑不言伐國也此其兼言也何詳之也內辭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入不順也公羊子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穀梁子曰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也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不葬避其號也猶之楚子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辛丑周靈王十有三年 楚共三十一卒 吳諸樊過元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郛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主

郛者何國也猶之成公書取郛也夫取邑而謹以月矣此何以不月厭詳也諱之也故知取郛之月非取郛之月也立武宮之月也故知取郛之月邑也滅郛者莒也乃取須句何以月且日遠也而此則近也襄哀之皇考也夫襄哀之王考也其曰皇考何廟世也或曰取須句之月且日也以中更于郛焉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壬寅周靈王十有四年 楚康王昭元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臧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

謹以月數會吳也使舉上客耳其兼言宿老何以卿爲介也介以卿非禮也或日月謹大夫專事之始也蓋舉王以討之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蒍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已未衛侯出奔齊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朱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蒍莒人邾人于戚

于是衛有事焉吳有事焉無貶殆必衛故也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酉

癸卯周王十

有五年晉悼公十五年 衛侯九年 十九年 襄公元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何以不言使胡氏曰不與天王之使夏也婚姻者人倫之本也

王后者天下之母也劉夏書名則士也逆后以士不亦忽人倫

之本而輕天下之母乎然則何使焉使卿逆而公監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公救成至遇

日至有不至也不敢以至也救而往不可以不至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甲辰周王十有六年 晉平公五年 襄公元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浞梁戾寅大夫盟

穀梁子曰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

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公羊子曰若若費旌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圭

稱人以執非霸討也一執二君愈甚也以歸抑又甚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雪

冬叔孫豹如晉

乙巳周王十有七年 襄公六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君臣迭伐而皆圍邑焉暴甚矣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兩靈王十十有八年曹成二十三年

春白狄來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太

曰來不宜來也孰來乎其君也何以不言君狄也何以來朝也

不言朝不與其朝也其在天子世一見而已在諸侯則無時焉

可與通胡為乎來哉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穀梁子曰稱行人怨接于上也于是衛有事于曹誠有罪也何

以稱晉行人雖將猶非行人之罪也古者一國雖有惡而使

在其間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同圍齊

侵伐圍入未有言同者也此其言同何明諸侯之有同欲也所

以惡齊侯也何惡乎齊侯于是齊侯虐且甚背盟棄好而肆毒

于邾封四年之中而加兵我者六焉而圍邑者四焉即其于他

國可知矣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齊侯之謂夫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丁靈王十十有九年齊靈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晉人執邾子

我故也于是邾暴也其不以霸討之何復疆其田也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七

公至自伐齊

問也何以致伐恕諸侯之圍齊也夫恕乎諸侯所以病齊侯也

取邾田自渚水

公羊子曰其言自渚水何以渚為竟也何言乎以渚為竟渚移

也

季孫桓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日至非無意于至也日乃遠善之也何善乎爾大其不伐喪也  
 古者之爲師也不伐喪大夫無專事此其善之何闕外也大夫  
 以君命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殺者齊地  
 也問齊侯卒乃還君子是以謂士句之仁也還者未畢事之辭  
 也乃者重辭也有故之辭也謂其以問齊侯卒之故而還雖不  
 畢事焉可也故重言之也惡事重言之爲甚惡善事重言之爲  
 大美未將事而返日復將事而未畢日還畢事日至自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冬葬齊靈公 太  
 城西郭  
 西郭者何都之西郭也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城武城  
 戊戌王十 齊莊公  
 申周九年 光元年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洹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穀梁子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  
 奔之惡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己酉 靈王二十有一年  
 百周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邾庶其以漆闕邱來奔  
 邾庶其者何邾大夫也邾小國無大夫也何以書名接我也猶  
 之書莒慶也日以不以者也大夫不得以地也以漆闕邱來奔  
 是以地叛也何以不言叛諱我之納叛也然日奔而日來則亦  
 旣彰焉漆闕邱者何二邑也何以不言及皆其私邑也大夫雖  
 其私邑不得以之從于人也爲君守土而已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黶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于是諸侯之國皆無事焉何以會殆爲樂盈也其爲之若何銅之也

庚周靈王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手

無中事何以復會殆終爲樂盈也重銅之也君子謂晉侯于是乎不君古者大夫之去國也君不掃其社稷不繫其子弟不改其邑入使人導之出疆而又先于其所往焉奈何其銅之且重銅之也且何其疾不仁之人爲已甚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辛周靈王二十有三年 杞孝子卒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夏邾界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麇虎及麇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大夫言復入甚惡也曲沃者何其私邑也既曰入于晉矣又曰入于曲沃何二曲沃于晉也其二曲沃于晉也何致其志而誅之也其志蓋將以曲沃襲晉也人臣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入于曲沃以叛也何以不言叛殆不惟叛而已據其私邑抗而有焉叛說也是殆將以襲國也豈直叛說哉然則何以不直曰入于曲沃先言入于晉也者不使曲沃得二于晉也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主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于是乎始伐霸救焉可也而何其大也而況救勤也故月之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樂盈

賦討之也

齊侯襲莒

襲者輕行而掩之之謂

壬周靈王二十有四年 杞文公卒 姑元年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春秋不傳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何言乎大饑救災之道全無也夫周禮有荒政十二焉奈何其

不講之也乎而況公宜有八年之餘也乎

癸丑周靈王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

于是乎齊人弑君是殆將伐齊也何以不言伐齊不能乎伐也

其不能乎伐若何不終厥事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

何以言同盟惡之也何以惡之伐齊而不終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猶書鄭伯突入于櫟也然突名也衍何以不名衛衍之衛也而

鄭非突之鄭也其奔諸忽者也

春秋不傳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巢人卒之也巢者南國也穀梁子

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

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也見以伐楚卒也古

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焉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

罪焉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也非吳子

之自輕也

甲寅周靈王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之出入也不名則未絕者也剽何得爲君乎使甯喜君之也

且諸侯皆使之君衛也自汭梁之會以來列者七矣然則孰與

乎胡氏曰莫適與也不沒其實耳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叛者何據地以抗君也左氏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

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矣何以名絕之也曷爲絕之知弑剽也故凡喜之弑爲衎

弑也故不言入而衎歸言有爲之內也其出與入之不名也者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言

猶侯其改過也今淹恤在外十有二年矣而猶不悛若是則君

子謂其去死也幾希矣日謹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猶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也

晉人執衛甯喜

此弑君者也曷爲復見而不與晉以霸討乎歸獄于獻公也夫

衛故衎之衛也曷爲歸之獄者衎之出非剽之故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乙卯靈王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展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于是乎晉楚始同會焉

衛殺其大夫甯喜

殺之不以其罪也累獻公也猶書晉殺其大夫里克也故知晉

亦執之不以其罪也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重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鮒以厲言善之也何善乎爾得弟道也于是衛侯不仁而食言

其未入也既結喜以弑剽而入也復殺之則豈能弟其弟者矣

然而鮒無如何也于是溺其身而去之故殺梁子曰鮒之去合

平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時會日盟詳之也詳之者惡之也猶是地也何以再言宋也重

惡也楚之憎且虐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然而諸侯猶外之也

而諸侯之南向而旅見之也則自宋之盟昉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周靈王二十有八年楚康王五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月如謹如也朝于楚也噫我朝于楚而諸侯皆可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美

乙未楚子昭卒

乙未之距甲寅四十有二日矣何以同月閏也何以不言閏喪

不數閏也喪何以不數閏閏固無加于成功也故喪之數閏爲

殺恩也然則晉侯詭諸之卒也甲子後于戊辰是可知也已

丁巳周景王二十有九年襄公二十三年 楚威王元年 吳餘祭四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其言公在楚何歲之首以存公也他歲首之公在他國者多矣

何以不言公在可以在也此何以不可在楚止公以葬其君也

危道也故存之也于是數楚子之葬月則公在楚焉雖然成會

葬晉景矣且亦踰歲有矣何以不言公在晉晉者霸國也楚者

夷也故穀梁子曰閏公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月致謹致也

庚午衛侯衍卒

閏弑吳子餘祭

穀梁子曰閏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閏不得齊于人不稱其

君閏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逼怨

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

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閏弑吳子餘祭仇之也蓋謂其必有怨焉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

春秋不傳

卷九 襄公

辛

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無譏焉耳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何以稱子殆必其監國者乎何言之于是諸侯之大夫城杞

則杞其無故者乎然則殆猶踐土之衛子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何以遂稱子進之也聘中國諸侯之事也札不氏蠻夷之大

夫也夫札者翩翩濁世之嘉公子也則所宜賢者辭易爲與楚

之椒秦之衛也同春秋之義也貴其宜不惟其節觀其大不取

其細以爲札之爲有非春秋之義也未踰年而爵以君命使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戊辰景王二十三年衛襄公惡元年 蔡景四十九年 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聘不月者也何以月謹也曷爲謹我不可以受也我之不可以

受若何諸侯之相聘禮也我則朝之且止公以葬其君而使大

夫來聘焉則天王所以待諸侯之道也于晉卻犂之聘有同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春秋不傳卷九 襄公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殺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婦人以貞爲行

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婦人之義傳姆不在

保姆不在行不下堂故逮乎火而死于伯姬寡三十有四年

矣而婦道無失焉是以爲共姬也

天王殺其弟佖夫

直稱天王甚之也其弟者其母弟也君無忍親之義天王不殺

其弟則人孰得而殺之矣

王子取奔晉

自周無出正也天下皆其內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內夫人葬外夫人不葬而我女則葬正也其尊同也內夫人言

諡外夫人不言諡而雖我女不言諡正也婦人之行不聞乎外

既嫁則從夫諡者諡其行也固非我所宜聞也乃此之諡也何

非其諡也非其諡曷爲謂之共其夫之諡也其夫之諡則曷爲

加諸姬婦人從夫者也可以以夫之諡加諸也既可以以夫之

諡加諸夫婦人孰不從夫者盡盡加諸無微也有微則加諸無

微則不伯姬之卒也以災則其能從夫有微者也賢之也蓋春

秋有筆有削焉葬所同也諡所獨也其筆焉者也乃若鄧季姬

之不葬則削者也

春秋不傳卷九 襄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入不言復未絕也以人殺之而不言其官賊討之也既已未絕

其以賊討之何蓋其甫出而入也其入卽有自結外援矣固殆

不惟乎叛而已

冬十月葬蔡景公

弑君不葬也此何以葬胡氏曰逼刺天下之諸侯也蔡景公爲

其世子般所弑者也則天下之變莫甚焉晉開斷斯獄矣臣弑

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然則天下之諸

侯苟有人臣與子之心者未有不思致其辟者而顧會其葬也

然則皆蔡世子般而已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于濇淵宋災故

會不言故此其言故何不正其以是故也諸侯有故諸侯謀之  
正也曷為不正其以是故于是蔡之變天下莫甚焉蔡之罪天  
下莫大焉以為天下之大夫苟有人臣與子之心者未有不思  
致其辟者而愼之不問焉而惟宋之災是謀焉然則皆蔡世子  
般而已矣故胡氏曰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是以晉人之

已周景王三十有一年蔡公卒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春秋不傳

楚宮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未踰年之君也日而無他辭正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親會葬非禮也故月以謹之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不傳卷九終

五世姪孫 顧校葉

春秋不傳卷十

資應湯啟龍著

昭公 名稠襄公之庶子也  
按諸法威儀恭明日昭

庚申周景王元年二十五年 齊景公七年 衛襄公二十八年 蔡靈公二年 鄭簡公四年 宋平公三十五年 秦景公三十四年 陳哀公二十八年 杞文公九年 楚昭公四年 吳夷末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于是子野之得正而斃無惑焉

叔孫豹曾晉趙武楚公子國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言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日公子某者正也其以事接言之也謂夫不挾其弟者也然何

以有字而不名者則謂夫不為大夫者也夫招一人之身何以

有挾有不挾他之挾者皆有寵也而招則莫之有寵焉者也其

弟之也固以其殺世子而甚之也故于此焉示不以累陳侯也

三月取鄆

鄆者何莒邑也何以不言伐莒諱棄莒亂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貜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者何大原也大原曷為謂之大鹵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

國號從中國地名從主人雖然中國之大原也曷爲從狄甚  
收狄也若已出竟者然謂非先王薄伐之意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以國氏使之得有莒也傳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則國無  
二君也于是莒有君矣去疾何得以國氏乎正也其爲正若何  
討賊也密州執焉展與立焉而去疾不立焉而後因齊以討焉  
可也其曰自齊許齊也雖然正則其言入何難也

莒展與出奔吳

胡氏曰展與莒子也曷爲不言莒子爲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  
位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八

二

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  
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于是展與之立期年矣諸侯未  
有問其罪者然則說之無列國亂故耳非諸侯之不與其立也  
叔弓帥師殲鄆田

疆之爲說猶竟也疆鄆田者何疆取諸莒之鄆之田以爲竟也  
曷爲不係諸莒諱亟乘莒亂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辛酉 景王二年 楚靈王  
酉周五年 二年 處元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公如晉曷爲至河乃復不敢進也曷爲不敢進晉不納我也奚  
以明其然也其至有地固非無意於至也至河矣復言乃有故  
也我既非無意於至而又有故則是晉故也夫以儼然周公之  
冑赫赫魯國而鎮撫之一旦輕身以修鄰好夫何敢卻而弗納  
乎無亦我動之不以禮而先自侮以來人也以公則不入以季  
則入焉乃晉也子公則弗納于季則納焉然則公之躁而動也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三

季之抗而上也晉之下而比也不幾參見已乎

壬戌 景王三年  
周六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省何或者其非燕與或者其有南燕與

癸亥 景王四年  
周七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災而月未甚也而此之月甚也何甚乎兩巫也謹之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曷爲不殊淮夷背夷諸侯也曷爲背夷諸侯霸楚子也會先楚子是諸侯之使楚子主是會也以楚子主會固宜諸侯之皆淮夷也

楚人執徐子

夷相執而書重執也會言爵執言人惡執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四

殺之遂滅賴

時伐也伐以月謹其遂有滅也此伐吳也何以執齊慶封殺之爲齊討也慶封者齊賊也齊賊則何以以國民決爲齊討也爲齊討何以伐吳而後殺之言吳爲齊之逋逃主也雖然旣爲齊討則宜以賊辭其曰執何慶封不爲楚子服也曷爲不服楚子不足以服之也

九月取郕

郕旣滅矣然則是莒之邑也何以不係諸莒諱巫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甲周景王八年五年十辛

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奪公中軍也執辭之季孫也于是季孫強之甚僭之甚公纔有一中軍耳而猶非其意也復奪焉而一民遂非公矣然則是奪公中軍也其曰舍何子若曰使臣而可奪君則天下之大防壞矣故若出諸公意者然存君臣也且不使季孫得專魯也是則聖人之微辭也嗟乎君臣之誼尙何說哉尙何說哉而春秋其可以弗作已夫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五

其言及防茲來奔何公羊子曰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徐越皆僭王者也且越始見也何以皆得稱人善伐吳也何善乎伐吳于是吳匿齊賊楚雖殺之矣猶未之服也則固有伐道也雖然何解于其僭王焉曰伐吳也吳亦僭王者而有罪則彼善于此也

乙丑周景王六年十辛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秦之赴多矣我未有會其葬者以遠而念于禮也今茲雖遠而弗忘焉故知昭公之習于儀也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春秋不傳 昭公

齊侯伐北燕

丙周景王七年衛襄九年杞  
庚十年七年平公赫釐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云者不得已之辭也非我所急也夫齊強而魯弱久矣我何以不急之于是公婚于吳而勤于楚有外援之恃焉齊是以急之也夫外求援而于吳若楚非也由內之外曰及由外之內曰暨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泚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子曰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何危乎衛襄公繫其冢子也元其季子也則是廢長而立幼也

丁周景王十八年衛靈公元元年陳  
卯周一年哀三十五卒是年滅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春秋不傳 昭公

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穀梁子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維君之貳也殺世子目君此其不目君何也君不得主也殺之自母弟是不有母兄也則是弑君之漸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殺之抑又甚矣

陳公子西出奔鄭

秋蒐于紅

非蒐時也且非蒐所也不月無煩月也言秋而見矣或曰厭詳

也子是一民非公有是季孫之志而已公無與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稱人以殺國亂無政焉耳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招何以復稱公子執而放之罪之不以其罪也殺陳孔奐無罪也

葬陳哀公

陳滅矣何以葬陳哀公穀梁子曰不與楚滅閔公也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八

戊辰周景王十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滅陳而不救復于陳焉會之其何譏耳已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矣其言陳災何閔陳而存之也閔陳而存之者楚雖滅

陳不與楚得以滅之也

秋仲孫獲如齊

冬築郎囿

于是公無徒是季孫之志也夫城費猶志之矣而况爲非事于

非地也

已周景王十九年晉平公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中軍舍矣曷爲三卿并將非舍也奪諸公而已夫三軍魯之舊也何以知有中軍于是叔孫氏豈無一軍是仍四軍也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九

所見者也是無史闕也何以不言冬意者師傳之失而後儒之所莫敢益與

戊辰周景王十九年晉昭公元年蔡靈十二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何以名楚子而言誘絕之也何以絕之說也信者人之所以立

也義者人之所以立也貪欲無藝而誘殺人之君以取其國吾

不知其何以立也故君子謂其去死也幾希矣雖然般者弑父

與君是亦爲蔡討賊也罪獨不可以般薄乎曰楚非能討之也

利其土地耳已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既誘殺其君矣奈何復以重師圍其國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蒐曰大踰制也夫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是有一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也烏乎可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祿禚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

人于厥慙

殆將救蔡也何以不言救蔡不能救蔡也不能救蔡則何以無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十

貶非力所及也于是楚強而晉弱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以歸者易辭也執以歸者難辭也不服也用之虐之也蓋以其

不服而強執以虐用之也有稱世子未立乎其位也君之定位

也以初喪先君之殺也月閏八矣曷為猶未立乎其位自先君

之殺而國圉焉儼然在閭城之中捍禦守備之不遑固未暇立

乎其位也然則若有者是能不與父母之仇共天下而又不忍

立乎其位與民守國效死弗降至于力屈然後就擒雖虐用其

身而不顧者也是故有稱世子者胡氏曰有之為世子之道得

矣

辛周景王十有二年鄭簡三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納不于國而于邑耦都也出也名入也不名正也正則其言納

何內不受而脅之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十一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晉以國舉狄之也曷為狄之楚滅陳矣不能救也復滅蔡矣不

能救也然猶曰非力所及也而今者興師以伐人國則是非力

所不及也是何不移是師以向楚也夫所夷乎楚者為其不義

而多伐人國也今復憑陵上國虐二王之裔而斬其祀而晉恬

然若罔聞焉而惟伐狄是事其何義之為亦奚以異于楚乎噫

晉者霸國也于是而狄諸則于是而弗諸諸矣聖人之傷不其

重而

申周景王十有三年蔡平公愷元年楚平王復封之也鄭定公卒元年陳惠公吳元年楚平王復封之也

楚

春秋弓師師國賈

賈者何季孫之邑也則內邑也曷為命卿為將舉大衆而圍之若敵然叛也季孫之專魯久矣雖不叛猶叛也魯豈不亦季孫之魯也者曷為獨于此焉叛非季孫叛也其臣叛季孫也夫已則有君而已實叛之亦胡以禁人之不我叛乎然則賈之叛季孫導之矣雖然何以不言叛而逸叛者胡氏曰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

春秋不傳

卷十昭公

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弑不言歸也歸而弑易弑也惡與之弑者也歸而弑不必言自也自而歸弑惡所自也夫虔之為君亦甚矣然而君不可弑也則弑君者不可以有奉也雖然比自虔之立而出奔矣豈嘗一日君之其曰其君也何義未絕也蓋君臣之義不惟其跡惟其心若夫鱗之于衛也則去而絕者也眸之于魯也則即不去而亦絕者也而比皆非其倫也是故成之為其君也其地謹弑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此討賊也曷為不以賊辭歸獄于棄疾也曷為歸獄于棄疾棄疾非能討賊也欲并去之而已比之弑君也言歸固言易也言

有為之內者也孰為之內其殆棄疾乎夫既相與弑君則必君之矣又從而殺之是以一舉而去二害也然則比弑者一君而棄疾弑者二君也故不去比之公子者所以甚棄疾之殺也雖然何以不言弑比固不能君棄疾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

畏于楚也焉知之其盟曰同有同欲也夫畏于楚而為會若盟末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得與盟也公何以不得與盟晉不與公以

春秋不傳

卷十昭公

三

得與盟也然則是辱也何以不諱惡是盟也惡是盟則何以不諱幸之也以爲其盟不善而得不與焉幸也故盟與會同地也而再言平邱惡之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霸討也季孫之專魯甚矣曷為非霸討執之不以其罪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曰歸順之也夫蔡與陳皆滅矣何以不言復歸不與楚以得滅

也故其歸也曰于言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也者皆亡世子之子也廬之父曰世子有有之父曰廬公般吳之父曰世子偃師偃師之父曰哀公溺則皆未嘗有國者也何以稱侯言爵其所固有也蔡王室之親陳列聖之裔也既爵其所固有則何以名受封于楚也夫蔡王室之親陳列聖之裔也獨奈何不待先王之命而惟楚命之以是得國之道非也何以知其受封于楚滅之自楚諸侯不能救則封之必自楚而諸侯不能與也然則何以不言自楚不與楚之得封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子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滅國不葬弑君不葬然且春秋不傳卷十昭公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辭我君矣復執我臣既執我臣矣更復辭我君其甚矣乎

吳滅州來

癸丑景王十有四年 曹武二十七年 楚平王居元年

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致也執則致問之也意如惡然而致穀梁子曰見君臣之禮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昭公之習于儀也未嘗不會諸侯之葬也雖遠而秦微而杞薛皆會之矣若大而晉宋邇而滕則卿會之矣是有過于禮無不及于儀也何以獨不會莒子葬乎蓋季孫之志也于是季孫怨莒子季孫之執于晉莒子之爲也奚以明其然也于是魯未嘗失禮于晉而無怨于他國惟是會取莒郭復疆其田且取其郕耳平邱之會莒子與焉故知莒子怨之也雖然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古之道也季孫何得修怨而棄禮也而況怨之啟自季孫也乃既以之累乎公而復以之施諸莒子是以君子春秋不傳卷十昭公謂季孫之不臣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甲辰景王十有五年 曹平公須元年 吳夷末十七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事而曰有非事也夫有事者時祭也曷爲謂之非事于武宮也于武宮則曷爲謂之非事顯考顯考享嘗乃止諸侯之祭法也武公歷世十有三矣然則何以有事自成公立武宮以來因常有事也然而夫子以爲非事也

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

嘗謂禮會子問矣有諸侯當祭而不得終禮者若而事焉而無大夫卒之文也夫大夫諸侯之副而先祖之所眷也曷為無其文衛太史柳莊之廢疾也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然則大夫之卒當祭則不告也何以不告大夫之卒雖戒固不加于祭之敬也乃此何以稱焉卒于蒞事也何以知其卒于蒞事先言辭入而後言卒是卒于蒞事也然則如之何胡氏曰去樂卒事焉其可也禮即不必有其文而固可以義起者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有聞樂而不樂者緣孝子之心視俎豆之陳又有微饌而不忍者去樂卒事其禮之變而得其平者乎夫苟得其平則常事耳何以書記變也

春秋不傳

卷十昭公

六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于伐鮮虞狄諸矣而此則無譏焉耳然則非狄其伐鮮虞也秋其不救陳與蔡而伐鮮虞也

冬公如晉

乙未周景王十有六年

晉昭六年  
吳僚元年

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亦誘而殺也寧不同于蔡般也者乃楚子何以不名則以楚之

為楚也戎蠻子何以亦不名無罪也諸侯之卒名正也以誘而殺者雖卒不名亦正也乃蔡般何以名蔡般弑父者也則有罪也或曰戎蠻子不名未同盟會也

夏公至自晉

曷為戾于今乃致見止也曷為不言見止諱之也其致不月諱之也夫公之朝于晉也三至于河而不得入焉其兩既得見之矣而又見止旃則其困不其甚矣然而公不能因困而致亨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春秋不傳

卷十昭公

七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周景王二十有七年

晉頃公去  
疾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大夫帥師而名無譏焉耳夫滅人之國矣何以無譏陸渾之戎在王畿之側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者何心宿也字于大辰加諸心宿也不言入止星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人楚而吳舉國狄吳也戰不言敗者勝負敵也夫楚大而吳小也勝負何以敵于是吳且強而楚且弱也

丁丑周景王二十有八年齊平四年卒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耳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穀梁子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六月邾人入郕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六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戊寅周景王二十有九年齊悼公十年午元年

春宋公伐邾

舉爵以言伐正之也于是邾人入郕固有罪可登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止未嘗弑也何以謂之弑誅其心也是夫子之所見者也子以爲止即不必有弑父與君之事而有弑君之心弑父之心也是以君子聽止也何以知其未嘗弑世子弑君則必立乎其位也而止不立不弑也弑君不葬也而悼公葬非弑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此不葬者也何以葬見其非弑也既見其非弑然則原止乎哉曰非也固欲即止以示則也子若曰天下之爲臣若子者即不必有弑父與君之事而苟有是心斯歸之獄矣如許世子止者是也天下後世其無若許止然豈原夫許止哉或曰猶之葬蔡

景公也

己卯周景王二十有八年齊平四年卒

春王正月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七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胡氏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決則去輪境則爲位向國而哭素衣衰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也是故曹無大夫而曰公孫與之也待放而後出奔則會之爲公孫之道無失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繁

兄云者母兄也母兄則宜立者也母兄而不立則廢長而立幼也盜賊者也母兄至親且貴者也既有奪嫡之嫌而又使盜得殺之故曰衛侯累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月奔陳亂始也乃辰作疆之奔何以不月所據者其采則亂猶未切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庚辰景王二十有一年蔡侯卒元年奔陳公陳國元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言自惡所自也夫書入以叛者若成也晉陽也朝歌也蕭也固未有以所入係諸其國者也此其係以宋何不係諸國者人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二十

其采邑也而此非其采邑也曰宋南里則固宋之南部也蓋入國都矣故君子謂其亂為已切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公如晉至河乃復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周未周王二十五年年周王二十五年是為悼王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奔自其所據言專也南里終係諸宋言宋之逸賊也出奔楚言

楚之數憾也一人叛耳而辭繁而不殺焉言諸侯之不能救患而討亂也

大蒐于呂門

蒐時也何以書驗制也且非蒐所也況仲春而後蒐亦非時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有親會諸侯之葬者矣乃天王之葬僅卿會焉不臣也然猶愈于以微者且竟不往者也是則昭公之習于儀也夫天子七月而葬者也五月而葬慢甚也抑亦亂故也

王室亂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三十

王室者何京師也京師曷為謂之王室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也乃曷為不言京師而謂之王室亂也亂則曷為不言京師而謂之王室以累景王也何累乎景王王室之所以亂者猛朝之爭立故也而猛朝之所以爭立也則景王無樹子而猛正而朝變故也夫王者以京師為室以王畿為堂以諸夏為庭戶以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必自內治遠者必自邇蓋室者家之本也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傳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然則天下之不治景王之為也是故其事亦既筆諸矣雖不言王室亂可也所言乎王室亂言景王之寵孽匹嫡以貽亂于天下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以者不以者也胡氏曰師而曰以能左右之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故尊不以乎卑也貴不以乎賤也大不以乎小也乃王猛為以于劉子單子乎以累景王也猛惟無寵于景王故不能自定其位而制在劉單也制在劉單者能廢立之也是以知景王之弱其後嗣而輕其宗社也是未踰年者也何以稱王言當立也既當立矣又何以稱名明嗣君也且以別于諸王子也故雖臣不名而君名不嫌也曰居正之也易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京師也曷為不言京師而謂之王城示有王也天下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重

無事則曰京師天下有事則曰王城若曰是王城也者周王者之居也是夫子之變文也曰入難辭也再言劉子單子之以王不正之也夫所以者正則其為不正若何劉子單子非能以王猛為正而輔之也特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已稱王矣又曰王子未踰年也未踰年則不成喪也名未踰年也曰卒未踰年也不曰未踰年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周元王二十有三年

蔡悼卒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邲

邲者何王子朝之邑也曷為圍之以勤王也夫以勤王則正也何以稱人胡氏曰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而徐遣大夫往焉勤王之義固如是乎

夏六月蔡侯東岡卒于楚

不葬卒于楚蔡固不能國矣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重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

留

累數六國未陳也不言王者為楚也六者皆楚與也固莫適主也則何以不言楚楚不與敗也先頓胡沈子蔡陳許君臣也胡沈子後言滅有滅道也若曰非吳所得滅也自滅而已陳大夫先言獲強獲也或言獲或言滅君臣之辭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直稱天王正之也曰立不立立也尹氏天子之卿也曰氏者諸世卿之擅亂也蓋尹氏之世卿不善也自隱以來諸諸矣朝暮

者也曷為不去其王子累景王也言寵自景王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疾不志何言乎有疾公羊子曰殺恥也

敬王二十有四年 蔡昭公申元年 紀平十八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叔孫舍至自晉

大夫之致不氏執也致而氏賢之也何賢乎叔孫不以執故失行人之禮也叔孫可謂不辱君命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雷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巢者何楚之與國也吳滅之楚曷為不救于是吳且愈強而楚且愈弱也

葬杞平公

昭公二十有五年 杞悼公成元年 宋元十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賈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黃父

于是諸侯無事何以會殆必勤王故也則辭何以無喪乎諸侯勤王職也

有黔鵠來巢

曰有非所有也曰來非所宜來也曰巢非巢者也何以書記異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再雩早甚也雩不日而日再雩也言辛而不言日義取諸辛而不取諸其日也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亦可以已之辭也夫為旱而再雩則所以禦旱之道非也何以書記災也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雷

出奔也謂之孫諱之也夫奔必有逐者孫則未有逐者有臣之辭也孫于齊矣曷為次于陽州待齊命也夫弗克鎮撫魯國而待命于齊侯為何如君矣雖然猶書其次固未絕于魯也既不絕之于魯而奔之即不言奔固有逐之者在也于是季孫當國則季孫之惡甚焉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弔公也弔何以謂之唁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何以唁公諸侯失國請侯唁之禮也禮則常事耳何以書非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禮也諸侯失國諸侯唁之儀也非禮也于是不復以方伯連帥之事望齊侯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者何宋地也諸侯之卒在其封內不地其地也何隱之也其隱之也何公羊子曰憂內也穀梁子曰邾公也邾公者何謀公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者何內邑也春秋外取內邑不書諱也重失地也蓋土地者先君之所受諸先王者也乃此之書也何爲公取之也爲公取之若何齊侯取鄆所以居公也夫鄆者故公之土地也今者取諸自齊侯而後能居焉是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也其何君之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秉

爲于是見公之已絕于魯也

周敬王二十有六年 宋景公癸元年 楚平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年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次于陽州耳其日至自齊何穀梁子曰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曰居止之也使之得有其土地人民也然則公雖在于鄆耳而四竟之內固無尺土一民爲季孫之所得有也

夏公闚成

成者何內邑也公自將而闚之何欲入而見拒也是君臣而敵國也于是季孫之不臣見焉于是公之不君亦見焉于是諸侯

之不能納君以討臣因與偕見焉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時盟略之也略之者惡之也曷爲惡之盟無新者而先公之所託殆盟納公也然而不聞納焉是謀而無成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自是之致不月謹諸于其始矣

九月庚申莒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京師也曷爲不言京師而謂之成周國之也曷爲國之于是天王弱且甚不言京師而謂之成周殆猶降柔離爲國

春秋不傳

卷十 昭公

秉

風之意也而聖人之威深矣月入詳之也詳之者重之也乃猛之入不月未成王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朝之奔也不言出使敬王得有天下也曰以惡以之者也曰奔

惡奔焉者也夫三人以之得衆也再言王子專寵也然而終奔

焉君子曰邪之不能勝正也雖衆何爲雖寵何爲

周敬王二十有七年 魯悼公九年 楚昭王十三年 吳王十二年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楚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邾無大夫其日快接我也

公如齊

一歲再如齊入也然而無庸也則所託者非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丁周敬王六年二十有八年鄭定十六年 齊釐公野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春秋不傳昭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待晉命也于是更欲託于晉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卒

冬葬滕悼公

戊敬王子周七年二十有九年鄭獻公 魯元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使人來唁淺事也何以亦書于是永不復以方伯連帥之事望

齊侯矣不地竟內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終待晉命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鄭潰

邑不言潰也邑而言潰潰公也于是昭公削迹于魯矣人之能

遷善補過者恒存乎憂患乃公之在鄆已四年所而亡無愛徵

民不見德至于潰游故穀梁子曰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易日

迷復凶其公之謂夫夫莒潰而日矣而此猶月之以同于他潰

春秋不傳昭公

何不忍詳也

己敬王丑周八年三十年晉頃十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日在有不在也日在乾侯言不在魯也不在魯則何以言在乾

侯以存公也言公雖不在魯而公固在也夫公之孫五年矣曷

為逮于今乃存之前此者猶魯四竟之內也固無在而不可居

也而今則客寄焉而已矣故不言居而言在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國滅而奔者不名有復道也章羽何以獨名既服而後奔也故

不以復國之道望之也

庚戌年三十有一年晉定公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每歲之首必一存公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君在外而專會彰其不臣也雖然晉霸國也荀躒霸國之大夫也而寵季孫意如以會禮則晉之爲盟主可知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

春秋不傳卷十 昭公

三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于是亦不復以方伯連帥之事望晉侯矣不言來非魯竟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者何邪大夫也曷爲不係之邪邪不有之也邪不有之若何黑肱之罪非黑肱之罪也邪有以致之也然奔而以地則罪也何以黑肱爲邪大夫者邪地也或曰文無邪後儒之所草收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年三十有一年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目公正以存公也

夏吳伐越

志吳強也且志吳越難始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欒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蔣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再言成周竟國之也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惟王都之城其爲守也幾何矣然于諸侯之城之無譏焉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不傳卷十 昭公

三

地于外隱之也夫有君而出之俾不能歸而終以客死季孫之爲臣何如而身出而不能歸終以客死即昭公之爲君何如

春秋不傳卷十終

五世姪孫 顧校榮

春秋字音

定公

元年 楊羊讓

二年 雉直几 觀工喚

三年 拔蒲校

四年 召見倍 姓音生從公 馳由又 卷音權

襄 叙富 郢以整

十年 郕音后反

十有一年 還見莊入年 後叔還同

十有二年 墮許歸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十有三年 莒音加比見昭十 射見桓 朝即字

比如字

十有四年 佗徒河 牂子郎反又 構音醉 廟苦怪

贖五怪 比見昭十 牽苦堅

春秋不傳卷十一

寶應湯啟祚著

定公 名宋襄公之庶子而昭公之弟也 按益法安民大慮日定

王周 敬王十一年 晉定三 齊景三十九 衛靈二十六 蔡昭

辰 悼九 宋景八 秦哀二 十八 楚昭七 吳闔廬六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元年也何以無正月不正定也何以不正定定無正也定何以無正于是昭公薨于乾侯是無正終也穀梁子曰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夫先君無正終則後君何以無正始制在權臣也是夫子之微辭也公羊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子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此晉大夫韓不信也何以稱人微之也何以微之貶也何以執宋仲幾于京師可以執也其可以執若何于是會城成周殆必以城成周之故執之夫以城成周之故執之則霸討也何以貶專也穀梁子曰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然則是履霜之漸也既屨曰成周矣又曰京師舉其常討臣之辭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之薨越葬期矣曷為追于今乃致喪制在季孫也國君之立也定于初喪曷為追于今乃即位制在季孫也蓋季孫專魯逐昭公俾葬于外又廢其子而徐樹其弟魯于是曠年無君焉追

乎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而後戊辰之日公即位故不日者而日謹之也即位之不日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而至如定公之即位則子以爲不可以不謹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煬公歷世二十有一矣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夫何以立煬宮也意者季孫之以文其立公與欲文其立公則何以立煬宮煬公者魯公之子而考公之弟也魯一生一及其所由來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二

矣生者自考公昉也而及者自煬公昉也于是定公者昭公之弟也然則立煬宮之意蓋可知也已夫立武宮而日之矣乃此何以不日悉詳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月隕霜非隕霜月也日殺未可以殺也殺梁子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日菽舉重也然則日菽舉輕也何以

書記災也

癸丑 敬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子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何以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日新有故也有故則其言作何譏僭也曷僭諸僭諸天子雉門者象魏之門也其外而南曰庫門其又外而南曰皐門其內而北曰應門其又內而北曰路門是天子之五門也故僖公嘗修泮宮復閭宮矣不書止之也而新作南門書則言僭也言南非一門也其言及兩觀兩觀亦僭諸天子者也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三

甲午 敬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先公屨屨于晉矣公甫除喪而朝之復屨焉恥也且公之位猶未定也則又危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日子則未知其舉爵與其未踰年之君之稱與

乙未 敬王十四年 齊威四年或曰秋也 陳惠 紀仲十二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之不合諸侯二十有三年矣今合十有八國之君以加兵于楚則是伐之也其曰侵何陋之也曷爲陋之無庸也何以知其無庸于是與楚之國皆與于會則楚亦衰弱矣而又新加以十有八國之衆洎以天子之老猶能圍蔡至于五月而諸侯卒莫救焉則其無庸可知矣是故晉于是遂失諸侯而不能復合之矣故地而後言侵非之也曷非之非其疑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四

帥師滅國以公孫言大夫專兵而襲人之國也以師而名言國君失守社稷而不能死也日殺之言諸侯利人之土地而復虐其君也參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曷爲不言會而言及我志也是晉以兵楚之命微也殆非我志也其以我志之何以定公位也于是公受國于季孫意如未嘗上請諸天王也亦未嘗下告諸方伯也則位固難以定爾雖三年朝于晉猶未之納迨盟于皐鼬而後定焉是以其盟也不日言公位遂定也故以我志之也雖然何以凡言諸侯厭詳也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劉卷者何劉子卷也劉子卷則何以不言爵削之也曷爲削之不臣也其爲不臣若何劉子者畿內之諸侯也畿內之諸侯不得赴于諸侯先王之制也夫爵者受諸先王者近在畿甸而不守先王之命其何爵之爲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五

此楚襲耳也其日人何惡國也是未或無楚子之命也則其諸逆君之惡者與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不蔡之是救而鮮虞之是伐其何譏耳已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薳瓦出奔鄭

以者不以者也蔡中國也曷爲不以吳子強弱之殊也吳何以稱子進之也曷爲進之憂中國也其憂中國若何于是楚人圍蔡閱五月矣而諸侯莫救焉蔡幾亡惟吳子爲其以與楚戰



而後破楚而圍以解則是吳憂中國也非救蔡與何以不言救蔡也不能救蔡也蔡圍已解矣曷爲謂之不能救蔡吳之與楚戰也非能憂中國也志在弱楚而已然則雖有救蔡之事而無救蔡之心也楚再稱人終惡蕢耳也何以知其蕢耳師敗績而蕢耳出奔則是敗績者蕢耳也

庚辰吳入郢

郢者何楚都也于是吳誠強而楚誠弱矣吳以國舉狄諸也甫爵諸矣曷爲遽狄諸甚入郢也不義其教人而以自爲利也然則吳誠非能救蔡者也夫吳既誠非能救蔡則子之爵之也何居曰進吳子所以惡晉侯也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六

丙申周敬王十五年曹靖公當元年 閔公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曰歸不返也有歸而曰子順之也不曰以粟歸于易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先日歸而後曰粟專之也穀梁子曰義通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也越則其言於越何號舉之也狄之也猶之荆夫楚也公羊子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吳甫入郢於越何能遂入之乘其虛也夫吳入郢而日矣乃於

越入吳何以且不用也恕之也何以恕之是吳以尤詔之效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之賊臣不卒殛是也遂之卒變故也然猶去其公子也乃意如何以卒且日之復不去其氏乎是夫子之微辭也其爲微辭若何歸獄于定公也言公以其私勞而寵之則是公與逐夫昭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丁酉周敬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七

國未滅也何以謂之滅以其君歸不可以不言滅也何以知其國未滅復見也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公羊子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或曰文無何其諸後儒之所莫敢益者與

戊戌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于是諸侯始復特盟而晉于是不惟失齊且失鄭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日以重辭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晉于是復失衛矣

大雩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八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再雩旱甚也故月之

冬十月

己亥周八年陳懷四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各月侵亟侵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各月致亟侵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晉之不以微者將若而年矣曷為不言大夫帥師不以君會大

夫也存君臣也夫師與大夫敵耳不以君會大夫獨可以君會

師乎蓋師者衆辭也可以重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

輕其于棠林之會有同焉公何以會晉師于瓦也救我也齊伐

我西鄙而晉師至于瓦是救我也然則何以不言救我不能救

我也晉師在于瓦矣曷為謂之不能救我蓋齊師已在我西鄙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九

矣而晉師止于瓦是不能救我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此討貳也曷為皆以侵言之不能自反也不能自反而徒尤于

人奚庸矣曰遂譏專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于是晉救我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渚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先公者何太廟列祀之羣公也孰從祀乎昭公也以昭公祀諸太廟從于列祀之羣公之末也昭公之葬八年矣曷爲追于今乃從祀制在季孫也意如逐公俾葬于外踰葬期猶不得以喪歸既葬又禁其主不得入于太廟追意如死且四年而後得從祀焉然則是善舉也何以不日不月則夫子之微辭也以爲不可詳也詩曰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曷爲不可詳陪臣執國命也焉知之從祀先公而盜遂竊寶玉大弓是權在盜也盜者孰謂謂陪臣也大夫之賤者其下窮諸人日盜賤乎賤者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十

也是陪臣也夫猶是陪臣也曷爲謂之盜有罪也雖然其事則善矣曷爲不可詳以從祀先公而因以竊寶玉大弓則是假夫公以濟其私也日竊取非其有也竊之自盜權在盜也魯其無人矣夫寶玉大弓國寶也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是周公之分器也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皆子孫所宜世守而勿敢失焉者也而盜得竊之魯其無刑政矣夫

庚子周九年敬王十三年 鄭釐公十三年 齊伯陽元年 陳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得寶玉大弓

喪之書得之書重國寶也日得幸之也得不得地非得也盜歸之也曷爲不言歸而言得大國寶也且不以權與盜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曷爲次將以伐我也何以知其將以伐我不將伐我不急平齊矣

秦伯卒

時卒諸侯惡之也何惡乎秦伯即位三十有六年未嘗與諸夏之會盟也或曰以城成周之不會焉

冬葬秦哀公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十一

辛丑周十年敬王二十年 鄭釐公十四年 齊惠公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日及我志也急之也于是晉復失我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于是晉誠失我矣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

歸田多矣此何以獨言來非我志也大服齊也鄆讎龜陰雖我之故田也而見取諸齊久矣苟非有以大服其心其孰肯以爲

歸焉故此之稱人非貶之也大我之服之也言我所格諸齊者爲已衆也內請之而外歸之日歸內不請之而外自歸之日來歸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猶書圍費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再圍強而不服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主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暨者不得已之辭也奔未有言暨者言暨殺佗與彊之罪于辰也身親君之弟而率其大夫以出國誰與爲理豈親親之道矣乃佗與彊身爲大夫而見脅于人亦庸能自立者與內曰暨暨者爲志外曰暨暨之者爲志

王周有一年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奔言暨乃叛何以言及及者非不得已之辭也不使佗與彊地之罪得殺于辰也曷爲不使之得殺于辰奔猶可從人也叛不

可從人也叛者弑父與君之漸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是入而叛也何以不言叛非首叛也然入于叛所則叛國可知焉

焉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洩盟

癸卯十二年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時卒諸侯惡之也何惡乎薛伯則未之知焉耳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主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郕者何叔孫之邑也墮者何毀之也叔孫之邑則內邑也曷爲墮之踰制也帥師以墮之大踰制也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也大夫之邑踰制則公室斯卑矣墮之者所以強公室也叔孫自墮之叔孫格也是夫子之爲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者何季孫之邑也則季孫亦格矣是則夫子之爲也曷爲帥二師以墮之費之踰制尤甚于郕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成者何仲孫之邑也曷爲公自圍之不肯墜也夫墜費之役仲孫與焉曷爲不肯墜成仲孫亦既格矣而制在陪臣也以夫子之爲獨曷爲有未格者政未洽也且其所由來者漸也雖然比者亡矣翼斯勇矣其亦無能爲而已噫書圍費而知費叛季孫矣書圍郕而知郕叛叔孫矣書圍成而知成叛仲孫矣孰謂非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一箇

三桓之以身示則也然則三桓亦奚獲而叛公也

公至自圍成

非國而致圍敵成也危公所以惡成人也

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圃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于是諸侯叛晉于外大夫叛晉于內霸道其不復矣夫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人也曷爲以歸言之易之也言晉之失有罪也蓋曰歸固有與之以歸者也叛而不誅非刑也且三叛而二逐又非平也晉霸其終不復振矣

薛弑其君比

乙酉周敬王二十四年十有四年吳閔王十九卒

春衛公叔成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圭

其以歸于楚與其以歸于陳與以歸于楚也以歸于楚曷爲不析言之使陳分惡也所以誅黨夷者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於越敗吳于檣李則吳子光何以卒卒于敗也卒于敗則何以不言滅不獲也何以不地不卒于陳也敗而傷歸歸而後卒也何以不日非一日也敗者一日卒者一日也然則何以不兩日之兩日之則無以見其敗而卒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子使石尙來歸賑

石尙名士也賑者何俎實也祭肉也腥曰服熟曰燔

衛世子蒯聩出奔宋

世子國本也國本動則社稷搖矣世子奔輕社稷也奔世子亦

輕社稷也

衛公孟弼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春秋不傳卷十一 定公

會于國非禮也

城莒父及胥

何以不言冬則未知其無冬文與其無冬時與其諸後儒所莫

敢益者與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吳夫差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子曰曷爲不言其所食沒也全日牲傷日牛未牲亦日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廕

非正也

鄭宰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薛

邾子來奔喪

公羊子曰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穀梁子曰喪急故以奔

言之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氏者何定公之妾而哀公之母也妾不書葬與卒也既定公

之妾何以書卒有子也公羊子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葬則書

春秋不傳卷十一 定公

卒也魯君母爲夫人舊矣既哀公之母曷爲不言夫人不夫人

之也正也以妾媵爲夫人非正也葬不言小君誠不夫人之也

謂其去成風敬嬴齊歸及襄公之母定妣爲有間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乃云者難辭也日下昃者晡也夫葬不言時其日中日下昃

云者以事之變詳之也謹也

辛巳葬定妣

嘗謂曾子問矣曰并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

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乃丁巳葬我君定公辛巳葬定嬖則是先重而後輕也

冬城漆

春秋不傳卷十一終

五世姪孫 顧校聚

春秋不傳

卷十一

定公

丈

春秋字音

哀公

二年

沂魚依反

句古侯反

三年

曼音萬又其半反後同

獵良涉反

四年

霍虛郭反

五年

毗類夷反

六年

荼音徒又大加反

祖莊加反

七年

瑗于卷反

八年

闕尺善反

過音戈

九年

雍於勇反又於用反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哀公

十有一年

頤依多反

十有二年

藁音夜反又音託

即音云

十有三年

品五咸反

匿烏侯反又苦侯反

春秋不傳卷十二

寶應湯啟祚著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也在位凡二十有七年其十有四年春

丁未敬王二十二年齊景五十四新靈四十一

傷十一七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四國圍蔡曷為皆言爵怨之也曷為怨之許其圍蔡也夫圍人之國曷為許之蔡可圍也吳之入郢蔡之以也夫春秋不貨報怨之師而此獨許其圍蔡也何以圍報入也直也況以蔡之弱

春秋不傳卷十二 哀公

也楚之強也而又加以陳隨許之衆也則其舉之宜若振槁然然而不舉之而圍之故君子謂其報怨之道得也

麟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于是不復以霸晉之辭辭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我謹矣定公之薨親奔喪焉而隨致討焉吾不知其何辭噫觀諸邾其亦知不以禮為國之祗取辱乎

戊申敬王二十二年十二卒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

三卿并將君無政也伐國取田唐小國也邾與沂皆水也日邾東田邾東未盡也日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日及志濫也夫我之三卿并將者有矣此何以知君無政不以其事我謹而貨諸是非公意也且取其田而公無與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以臣及君無君也取其田而盟其君強之也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各盟其得也季孫魯國莫強焉曷為獨無得以賂二家也曷為以賂二家季孫之取公室者多矣且皆逐君矣故取諸邾

春秋不傳卷十二 哀公

之田以歸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世子不言納也世子曷為不言納國其所固有也公子出奔返而得國者其順也其易也日歸其逆也其難也日入其有奉也日自不言納矣而況世子也何以言納惡世子也納者內弗受也內弗受則曷為惡世子以世子為無道而弗見受于內也帥師以納有伐也曷為不言伐不正其伐也兼惡納之者也然則曷為猶言世子惡國人也世子雖出奔先君亦未嘗有命廢之



國人固未可以弗受也況所立者其子則世子爲未絕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戚者何衛邑也曷爲不係諸衛公羊子曰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此吳遷蔡也曷爲若蔡自遷也者不使吳得以遷蔡也則夫子之微辭也何以知其爲吳遷蔡州來也者吳所滅者也遷于吳之所滅之地是遷于吳也

蔡被其大夫公子駟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哀公

三

蔡遷于州來則蔡何以殺其大夫公子駟不欲遷者也然則其

善謀國者乎

己卯 敬王二十二年 衛出公輒元年  
酉周 十八年 三年 秦惠九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離戚于衛不以子有父也蒯賁雖無道而輒遣衆以圍之豈復有人子之心已乎然則衛主兵者也曷爲先以齊罪黨惡者也于無父者而黨焉是與于無父也雖然卽後以齊席不足以見黨惡焉子以爲無父之人固不與貴焉耳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曷爲不言及敵也曰及是祖有尊卑也自我言之則一也曷爲不言火有災道也夫非臣子也者曷爲不以臣子之辭辭非桓僖之譴也譴在季孫也譴在季孫若何于是季孫專魯之政而弗毀祧廟也季孫曷爲弗毀祧廟私之也桓公僖公親盡矣其宮所以存者季孫者出于桓立于僖懷旃于是弗毀書曰桓宮僖宮災蓋卽天之所以見怒者而見正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哀公

四

稱人以放國亂無政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庚周 敬王二十四年 蔡昭二十八年 殺  
戊周 十九年 四年 秦悼公元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此弑君也何以不曰弑其君而曰殺蔡侯弑君者賤而窮諸盜故不以上下道道也非盜也何以賤諸盜而不以上下道道是春秋之變文也深絕蔡侯也蔡侯見賊矣何以猶深絕之以存蔡社稷也于是蔡侯弱之甚暴之甚見脅遷于吳不能自立矣而復殺其善謀國之臣蔡侯不斃蔡不存矣社稷重于君也何

以知其非盜有賊也賊者誰姓與霍也何以知其姓與霍弑君  
賊未討則不葬也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冬十有二月  
葬蔡昭公是弑君者姓與霍也蓋君子于是獄也懼之甚疑之  
甚何懼且疑乎爾大懼社稷之隕越而深疑夫君之不可弑也  
于是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孫所以絕申也書曰葬蔡昭公所以  
討姓霍也申者何蔡侯之名也蔡先公有名申者矣文公申生  
景公固生靈公般般生隱世子有生平公廡及悼公東國  
昭公申文昭之顯考也何爲祖孫同若名無間焉耳

葬秦惠公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哀公

五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此討賊也曷爲存其官與氏而不以賊辭不以其弑君以存國  
爲姓霍獄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稱人以執惡之也戎蠻子之名狄也雖無罪見執而亦名外之  
也晉人執戎蠻子赤則曷爲歸于楚爲楚執也諸侯爲天子執  
者有矣爲諸侯執者無有也卽爲諸侯執者有矣爲諸侯執而  
因以與之者無有也文公執曹伯畀宋人蓋非宋志也而此則  
楚志也承其志執而與之是京師楚也書曰歸于楚猶曰歸于

京師也君子深惡其京師楚也夫中國之不競至矣君子之傷  
不其甚而不月厭詳也

城西郭

六月辛丑辜社災

記災也社封者也何以災亡國之社也毫亡國也亡國之社蓋  
掠之屋其上而柴其下俾不得達上下也然則何以不毀亡國  
之社以爲廟屏戒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月二月葬蔡昭公

賊既討也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哀公

六

葬滕頃公

辛酉 敬王三十五年 齊景五十八年 蔡成公朔元年

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志志閏不正其閏月葬也喪不數閏也喪而數閏爲殺恩  
也故閏不從諸月而從諸時者見其數閏而已其所閏之月可

勿問而已

上周敬王三十七年齊宣王茶元年楚昭王二十七年

春城郭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柵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先入而後弑陽生弑也陽生弑易為以陳乞主之不使陽生君

春秋不傳卷十二 宣公

七

荼也且謀者陳乞也楚公子比君庚矣易為不使陽生君荼茶

不足為陽生君也茶之不足為陽生君若何茶不正也茶不正

然則孰正者正者陽生也既陽生正易為不言公子陽生不子

也陽生之不子若何茶雖不正嘗受命于先君矣先君命立之

已弑之是弑先君之命也是不父其父也是不子也故逆言之

也則何以猶係諸齊以累景公也何累乎景公志亂本也以陽

生係諸齊者言陽生之當有國也然則陽生之不父其父由于

景公之不子其子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上周敬王三十七年齊宣王公陽生元年楚惠王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郢

秋公伐邾

入不言伐也蓋入邾矣何以先言伐內辭也謂若有名然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益名見執也日以來執而歸也夫造人之國都而俘其君大惡

也春秋內之惡諱而況大惡乎何以不諱且諱之乎善補過也

蓋能歸之矣君子謂是舊惡而不念也

春秋不傳卷十二 宣公

八

宋人圍曹

冬鄭驪弘帥師救曹

是無救于曹也曹亡矣易為猶書救非力所及也故不以其無

救而累其救也

上周敬王三十八年齊伯陽十五年國亡紀伯十九年卒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易為不言滅不與曹以得滅也滅亡國之善辭上下

之同力也故不言日也者不聞曹亡也于是陽之惡其甚焉非

其重焉

吳伐我

伐我必言鄙不使寇通我國也此何以不言鄙使我通寇也曷  
爲使我通寇有通寇之道也吳之伐我邾故之以也則自反而  
不縮也雖然他之見伐也未或無通寇之道也者而皆言鄙臣  
子之辭也此獨曷爲不以臣子之辭辭過既補也則是舊惡也  
且不以自反之辭辭則無以見其補過之善也

夏齊人取讎及闕

外取內地不書不使我爲失地也此何以書使我失地也曷爲  
使我失地有失地之道也齊之取我地邾故之以也則自反而  
不縮也雖然地之見取也未或無失地之道也者而皆不書臣  
子之辭也此獨曷爲不以臣子之辭辭過既補也則是舊惡也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哀公 九

且不以自反之辭辭則無以見其補過之善也

歸邾子益于邾

曰歸順之也善補過也日來時歸無須詳也益之名失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遄卒

齊人歸讎及闕

曰歸順之也齊甫取諸我矣曷爲遽以爲歸以我之歸邾子而

歸我也過之不可以不改也如是夫

乙卯周敬王三十九年 杞閔公 紀元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

穀梁子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人伐鄭

冬十月

丙辰周敬王三十四年 齊悼 四年卒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會夷狄以伐與國其何譏耳已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哀公 十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曰侵惡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月致惡之也聞齊侯之赴三月矣而後致焉獨奈何其不聞喪

而還也是亦伐喪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救而書善之也夫嘗人吳矣又嘗于吳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  
號舉焉號舉之則是狄之也蓋非狄吳也胡氏曰所以狄吳者  
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也嘗滅于楚而僅  
存耳今復殺焉肆虐而諸侯恬焉莫救而救之者乃夷狄之吳  
則無復有方伯連帥之望矣故曰吳救陳也者固猶之曰狄救  
齊也云耳

丁酉敬王三十有一年齊閔公十六年

齊齊國書帥師伐我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哀公

士

伐我不言鄙使我邇寇也自反而不縮也是未嘗補過也曷為  
亦以自反之辭辭讓也他之見伐也多矣是未或無邇寇之道  
也者曷為猶于此焉讓不可勝讓固將豈讓而已則莫不縮乎  
會夷狄以伐與國且聞其赴而猶宿兵其地再彌月焉而後去  
之也而況尋復會夷狄以伐之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

齊國書

伐言公戰曷為不言公以齊主戰不可以復言公也以齊主戰  
則曷為不可以復言公不以臣及君也存君臣也雖然吳以號

舉狄也乃以公會之而戰復不言則公之不能何如也是又君

子之微辭也不致所以異于伐喪也或曰有獲矣則無危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與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戊午敬王三十有二年十七年

春用田賦

其日用田賦何用者不宜用也賦非田用也賦者軍旅之征也  
先王制土精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故田  
主出粟以足食也賦主出軍以足兵也今也而以軍旅之征征  
諸南東之畝則加稅益兵而重困農民也是廢先王之制也雖  
然曷為不言初蓋我用田賦之初而用田賦者則實不自我初  
也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士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者何字也子者何氏也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昭公之夫  
人曷為不言夫人而曰薨不成其夫人也曷為不成其夫人娶  
同姓也蓋昭公娶于吳為同姓則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  
而弗殊固不命于天子而不可以見于宗廟也夫吳者姬姓也  
子者宋之姓也然則是孟姬也其曰孟子深諱之也謂若宋女  
然乃從其諱而諱之臣子之辭也雖然不曰夫人子氏薨而曰

孟子卒則其實固不可揜矣夫何以不曰子氏也以宋為無是女也且不言夫人矣字之所以別于妾之辭也

公會吳于紫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月螽非螽月也

己未周敬王三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曲

宋病矣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哀公

圭

夏許男成卒

時卒諸侯惡之也何惡乎許男成無聞焉耳或曰受封于諸侯

而遂為之臣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晉非主會也曷為先言晉侯

不與吳為之主也其曰及吳子何會兩霸之辭也不與吳為之

主則曷為以會兩霸之辭言之不混其實也乃不混其實而終

不與吳為之主則不敢拂于經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其曰于東方曰弗加諸宿也弗加諸宿則其曰于東方何且見也夫孛固非彗也或曰即彗也眾人指其象聖人道其情

盜殺陳夏徵舒

十有二月螽

各月螽非螽也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哀公

南

庚申周敬王三十有四年

在獲麟後 齊定公午三十一年 齊簡公壬四年秋

期十年 鄭聲公勝二十年 陳閔公越二十一年 杞簡公

維六年 宋景公鑒三十六年 秦悼公十一年 楚惠王章

天差十五年 吳王

春西狩獲麟

狩地也不地非狩也非狩而曰狩殺梁子曰大獲麟故大其道

也曷為大獲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聖

人則至無聖人則不至韓氏曰麟為聖人出也其不言來不外

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于天下也曷為于焉絕

筆焉胡氏曰其以天道終乎曷為于隱公平托始焉王道其不

尤矣夫公羊子曰春秋曷為始乎隱公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君子  
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  
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  
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春秋不傳卷十二終

五世姪孫 顧校采

春秋不傳

卷十二 哀公

五

余垂髫時秉訓于雲樵伯父嘗慨然示士瀛曰先 王父滋人公  
著春秋不傳十二卷杜詩箋十二卷刪刺詩文賦稿並詩文續  
若干卷惟春秋不傳已由江蘇巡撫採進載入

四庫全書其稿本藏於劉君所好軒汝成立後當索而寶之所以  
重先人手澤也不幸所好軒火遺書竟付餘燼爲恨然者久之茲  
敬齋姪出其家藏不傳一書雜誦之餘如獲異寶夫失之於珍藏  
得之於創見豈書之興廢亦有數存於其間與爰悉心雠校勉力  
付梓以爲誦清芬之助云爾嘉慶己卯年仲春之月四世孫士瀛  
謹跋

春秋不傳

卷十二

春秋不傳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湯啓祚撰啓祚字迪宗寶應人其書自稱不傳者謂於四傳無所專從也今觀所說特不從左傳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餘論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篤然三家之傳雖皆以譏貶爲主而尙各有所平反啓祚乃專取三家嚴刻鍛鍊之說合爲一書如其所論是聖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韓非也



#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不分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三傳

事實廣證無卷數》提要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

上海圖書館藏

隱公元年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廣証）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史記

隱公元年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微邑也執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恃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代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貶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賴考叔為賴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遺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公羊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殺逃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曰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虐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

ط

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

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

隱公三年

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廣証）鄭侵天子之田。○侵周取禾。記史

隱公三年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謀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公羊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盡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迎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勅曰爾為吾子主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公羊傳

穀梁諸侯日卒正也

廣証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凡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北文

隱公三年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柏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和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廣証)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妻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弑州吁驕奢桓公繼之州吁出奔

紀史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心淫佚治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綢裳飾在與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頡衣錦綢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諱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母教孫升木此之謂也

列女傳

隱公四年

〔左傳〕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公羊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穀梁〕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廣証〕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殺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

〔史記〕

隱公四年

〔左傳〕宋瑒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廣証〕莊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

〔史記〕

隱公四年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則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親為可曰何以得親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滋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儒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公羊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殺蒞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記也于濮者執失賊也

廣証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鄆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史記  
大夫七十而致仕自稱曰老夫曲禮

隱公五年

左傳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逞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公羊何以書弑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  
宋者何濟上之邑也  
殺蒞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罕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廣証觀魚于棠史記

隱公五年

左傳宋人取郕田郕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郕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郕也將救之間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聞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北  
(廣証)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伐

隱公六年

左傳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戎周之東遷晉鄭馬休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廣証)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承弗禮也

北



隱公八年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祫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不祀泰山也

公羊宛者何鄭之微者也而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穀梁名宛所以貶鄭伯惡其地也

廣証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

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杜

與鄭易天子之泰山之邑祫及許田君子識之

莊公怨周弗禮與魯易祫許田○鄭莊公朝桓王

不禮○年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泰

山田也記史

隱公十一年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

吾將殺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

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狝壤止

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

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園館于寓

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寓氏立桓公而封寓氏有

死者不書葬不成表也

公手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

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

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

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

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

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公子翬諂于隱公謂隱公

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盡終為君矣隱曰否吾使修

塗褒吾將老焉公子翬恐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

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

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四年秋會宋

公陳及蔡人  
衛人伐鄭傳人

殺隱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廣証〕冬公子律詣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擇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因館于萬以揮使人弑隱公于萬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

史記

春秋三傳事實廣証

桓公二年

〔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黠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逆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略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初九年攻固圉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觀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公羊〕及老何也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殺梁〕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平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

孔父孔父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廣證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就目而觀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職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弔民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蒯於鄭而之是為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也

### 桓公二年

左傳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城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飭也宋冕黻珽帶裳幅為樹統絃綬昭其度也藻率鞞鞶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之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為在廟章執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城孫違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公羊氏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卽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媼無時焉可也

殺桀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還以事其祖  
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部鼎者部之所為也  
曰宋取之宋也以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  
物從中國故曰部大鼎也

廣証以宋之賂鼎入于太廟君子識之史記

桓公二年

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其弟以千社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  
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  
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  
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  
况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  
靖侯之孫欒宿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  
而末小是以危國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  
大夫有貳宗上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  
等衰是以民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句侯也而  
建國本既弱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  
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  
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  
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故曲沃伐翼

廣証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  
太子仇十年伐千社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  
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  
子曰成師成師大弑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  
也今達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無亂乎二十七年

穆侯卒弟瑒叔自立太子仇出奔瑒叔三年周宣  
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瑒叔而立是為  
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  
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  
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  
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  
侯庶孫欒宿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  
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  
大於本而行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  
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  
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  
君是為孝侯諱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  
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  
其君晉孝侯于翼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  
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為君是為鄂侯北文

桓公三年

左傳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  
右逐翼侯于汾隰膝絰而止夜獲之及樂共叔

（廣証）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以  
子見天子今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周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  
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  
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且敗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  
從也未知大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

闕而死國語

桓公五年

〔左傳〕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公羊〕曷為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巳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穀梁〕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巳丑之日得而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廣證〕正月丁戌巳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

蔡女故蔡公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史記〕

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

〔史記〕

桓公五年

〔左傳〕王奔鄭伯政鄭伯不朝執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執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奔既而革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了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所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若曰救也社稷無預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公羊〕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穀梁〕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

〔廣證〕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執衛伐鄭莊公與蔡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聃射中王臂祝聃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况敢陵

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伐鄭鄭射桓王

桓王去歸記史

桓公六年

左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我師也齊侯以請妻之因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能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廣證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記史

桓公六年 蔡人殺陳佗

公羊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

殺梁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意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而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廣証厲公二年生于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占之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

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獄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于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

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



桓公六年

左傳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  
宰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  
于申繆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  
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于  
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  
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  
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  
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  
君獻武廢二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

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公羊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  
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  
子公羊子曰其諧以病桓與

穀梁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

廣証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

子

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  
賊又觸勾絞六害偕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  
命穴也生富病鄉法曰為人尪弱癯陋而詩言莊

公曰倚嗟昌兮頤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  
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竟止四十五一不驗唐

桓公八年

左傳 隨少師有寵楚闕伯曰可矣雖有樂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蓬章譏黃楚子伐隨單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闕伯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闕伯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願證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夸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夸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史

桓公十一年

左傳 鄭昭公之敗北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于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公羊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連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取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穀梁〕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廣証〕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將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四十二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鄭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

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

史記

桓公十五年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鄭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

無惡

〔穀梁〕譏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反正也

〔廣証〕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婿雍糾欲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

史記

桓公十六年

〔左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嬖，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走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衛侯朔何以名？絕昌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懈小眾，越在低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

殺諸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廣證〕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今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伋，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譏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今盜遮界上殺之。

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母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譏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史記〕

桓公十七年

〔左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穀梁〕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廣証〕扁鵲見蔡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病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一日扁

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子

桓公十七年

〔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七笑

〔廣証〕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亯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楮師作難食龜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弑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才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微事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惡故非在所以誅也以懲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

邾而樂中行作難鄭子邾殺伯嚭而食肉起禍吳  
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  
不以諸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  
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而誅  
不逆人心雖意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  
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  
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  
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哉

子

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  
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

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

于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

亹為君是為子亹也無謹號

史

桓公十八年

左傳春公將有行逆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  
有室無相濟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濞  
逆及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誦之以告夏四月丙子  
齊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  
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未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  
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公羊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  
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馬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  
乘馬擗幹而殺之

莊元年夫人  
孫于齊傳

較選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廣証春公將有行逆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公  
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  
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  
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  
告于齊曰寧姜畏君之威不敢寧居未修好禮禮  
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  
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  
人因留齊不敢歸魯

史

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

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豎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從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笑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

記

桓公十八年

左傳秋齊侯帥子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信也

後經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強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

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

記

十八年

似弑莊王而立王子克卒伯告王遂與王

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

諫曰並后匹嫡兩政禍國亂之本也

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

公王子克奔燕

春秋三傳事實廣証

上海圖書館藏

莊公二年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只為錄焉則我

主之也

殺惡為之者卒之也

廣證齊殺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

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禮



莊公四年

左傳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盍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中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蒙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令尹闢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廣延五十二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賢立

始都鄧史記

莊公六年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末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不枝百世

公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殺認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由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

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廣延伐衛納惠公○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卒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史記

莊公六年

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新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  
驪甥甥舅晨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已鄧國  
者必於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  
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  
卿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遂年楚子伐鄧  
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廣証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人易取鄧侯  
不許也十二年伐鄧滅之紀史

莊公八年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傷公之母  
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傷公衣服禮和如  
適襄公結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  
無寵使聞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  
于姑毋遂田并日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  
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  
喪屨反誅屨于從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  
門叔而來之費曰我矣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  
先入伏公而出聞死于門中石之終如死于階下遂  
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  
弑之而立無知

殺是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廣証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而往及  
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  
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作亂連稱  
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問襄公曰事以女為  
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毋遂獵沛丘見豕  
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

足大屨反而鞭主屨者第三百第出官而無知連  
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遂主屨第  
第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第示  
之創乃信之待宫外令第先入第先入即匿聚公  
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第反與宮中及公之  
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  
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棄公遂弑之而無知既立  
為齊君

史記

莊公九年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

殺無知之孥失嫫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廣証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

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

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

唯命是聽

莊公九年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納者何入解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曷為以國名當國也其言入何策辭也

〔穀梁〕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

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廣証〕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

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

曰何哉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

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傳小

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也召忽排任子

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

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讓聞將有國

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

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

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

憎惡亂之母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

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愒而

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

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

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

生也況與哉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

而必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

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亂哉夷吾之所死

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

則夷吾生矣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

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

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

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

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

許諾管子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

子其可輔者非公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

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

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放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正威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鬻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惡而特鮑叔之助此郵諺所謂庸自責東而不售也自譽解而不信者也

無知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小白奔莒既而國人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小白中鮑叔御小白僅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

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僅也其智若鐵矢也

初棄公之畔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數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管仲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適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遂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

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於兵距魯林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鮑叔師道

說文

莊公九年

左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我路傅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室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公羊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

○其取之何內辭也齊我使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

殺梁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廣証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

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財寡人中鉤是以瀕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手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眾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轡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曰行軍弋不聽國政畀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

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者先王昭王  
穆三世法文武連續以成名合羣察比較民之有  
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級以度導本  
摩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  
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  
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  
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  
管子對曰曰民者勿使離處離處則其言咙其事  
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  
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

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閑燕則父與父言義子  
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  
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窮其四時辨其功苦權  
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  
弟相詒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  
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

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  
子弟相詒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  
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未  
耜耜及寒擊集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  
耨之以待時雨而時雨既至挾其耒耜鋤以旦莫  
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襦袂需體  
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  
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  
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  
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  
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卿五鄉焉國子帥五鄉  
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業以為三官臣立三宰  
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  
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

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  
業用之遂滋民興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  
曰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興無  
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  
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  
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罷小  
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  
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  
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  
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  
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  
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  
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  
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  
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  
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  
子之鼓春以鑾振旅秋以鼙治兵是故卒伍整於  
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  
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時家與家  
相時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重

戰日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  
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殲君有此士  
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  
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國語  
正月之朔鄉長漢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  
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于鄉里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  
事而後桓公又問焉曰于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  
力勇出于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後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躁淫暴不  
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  
五有司已于事而後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  
公親見之遂使復官桓公令官長期而蓄伐以告  
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  
功休德惟慎端慈以待時使民以勸銘詩言足以  
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紫相其質足以  
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  
遂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  
替謂之三選國子高于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



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師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任罷士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于鄉也不如為善于里與其為善于里也不如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彙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陸墜井田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

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都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馬立五正各使聽一屬馬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正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與或淫怠而不聽治者詰問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旁功者而誡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甯三則不敵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

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踰蹠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

以征則疆詰問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煩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監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

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賄以犀甲一戟輕罪賄以隨盾一戟小罪隨以金分宥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耒斤櫛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潯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宇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宇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宇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鄆國桓公踐位於是叔魯使魯殺公子糾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桓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乎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亂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也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亂也亂之不死而況君子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及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君受之則齊可弱也君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怨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愾而五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仰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奈死將得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

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忍為死臣忍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晉

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

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敝邑寡君願生得之以拘於國為羣臣修君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此也非敝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子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憚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鮑叔相

公子小白先入得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

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與夫天其人事一也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因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勸管仲以勞其君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鮑叔之知不是失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後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誅纓押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公解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

酌而問為政焉

子晉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子晉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違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

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子解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辨察于辭清潔于貨習人情美吾不如慈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謀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伐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

犯君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美吾在此子解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臣尊矣然而臣蹶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僭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僭上子解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

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蹶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賦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為貧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玩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子解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子解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逮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女唱女為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子覽

齊道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忌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忘之遂殺子糾于莒潰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廢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俸

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尊禮以為大夫任政

記史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馬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

鮑叔能知人也

記史

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

仲

記史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贖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記史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

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馬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特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率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記史

說苑

莊公十年

左傳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來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殺敵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廣證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罷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成獨恭不

優不威民亦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奉公曰余德微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

國語

莊公十年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公羊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殺梁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廣証〕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南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投綏公曰宋之卜也縣南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莊公十年

〔左傳〕蔡侯侯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嬀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新婦

〔公羊〕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新婦何以名絕焉為絕之獲也焉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殺梁〕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廣証〕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固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

莊公十年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廣証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歛日之後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馬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僕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

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緣絃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說苑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譚日之役者有執臧龜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愀然清靜者衰絃之色也艱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艱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口哇而不吟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說苑



莊公十一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衆盛者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高湯罪已其興也時焉禁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山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殺遼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廣証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潞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潞公也記

莊公十二年

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翬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伏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于游瑋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犖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素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公羊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忠皆累也舍孔父苟息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善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奈何萬弑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

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姑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敢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脅撤，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闕。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殺梁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聞也。）

（廣延）夏宋伐魯，戰於乘丘。魯生虜宋南宮萬，宋人請萬。邾宋十一年秋，潁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潁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虐虜也。」萬有力

病，此言遂以局殺潁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闕而死。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蒯蕭公子禦說蒯毫萬弟南宮牛將兵圍毫，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游而立潁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蒯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以革襄之歸宋宋人醢萬也。北史

莊公十三年

（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恥，而桓公不欺曹子，可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殺梁曹剋之盟也。信齊使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廣延）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叔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北史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拔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北史

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開請去兵而盟比于開內以從于齊仲又諫曰君弗聽也曹沫之為人也堅強以忘不可以約去公又弗聽卒安曹歲之叔而割地于魯以汶為境於是公謂管仲曰是寡人之過也請舉國以聽弗敢聞退而修于政不修于兵號管仲曰仲父國事皆取決焉管子齊桓公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敗之取遂公懼請平桓公許會于柯而盟皇極經世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于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北史

莊公十四年

左傳蔡哀侯為華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人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穀梁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廣証楚之滅息也虜其君使守門楚子出避息媯

出見之曰人生要一死耳何至自苦妾無須臾忘君也生雖於地上豈知死歸於地下哉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子賢息媯以諸侯禮合葬之外女

莊公十四年

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伐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聞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馱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譽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衷言入又不念寡人家人憾焉

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繼而死

廣証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叔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聞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

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  
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  
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南瑕曰子之事君有  
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

北史

莊公十五年

左傳冬會于鄆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馬齊始霸  
也

穀梁復同會也

廣証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魯莊公十五年齊桓公始霸○釐王三年齊桓  
公始霸○晉潁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秦武十  
九年齊桓公伯于鄆○楚文十一年齊桓公始霸  
楚亦始大○宋桓三年齊桓公始霸○燕莊十二  
年齊桓公始霸○曹莊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

鄭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

記史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  
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  
叔牙為大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其為理甯戚為  
田隰朋為行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  
開封處衛匡尚處燕密友處晉又游士八千人奉  
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且之使出周游於  
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  
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  
亂者而先攻之桓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

至會則田莫不見會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  
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  
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許侯使者無所致  
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  
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  
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  
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奈何對曰公  
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進請使游於魯  
以結交焉公子聞方為人巧轉而先利請使游於  
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奇狀足恭  
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主行  
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  
升降揖讓進退習聞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  
立為大行壘尊入邑辟土聚粟多聚盡地之利臣  
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轡士  
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  
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  
罪臣不如甯膚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  
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

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知然而以易夷  
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  
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子孫  
初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  
將任車以商于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  
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  
下望之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歌曰南山矸白石  
爛生不遭堯與舜神短布單衣遠至齊從昏飯牛  
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既以為天下公  
大說將仕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去齊不遠  
君不若使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然後用之公曰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忘其大美  
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  
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  
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淮南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  
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  
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  
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

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饑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子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于大廟之門朝定令于百吏使稅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繼闕譏而不征市晝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管子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以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覆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煦煦乎何其孺子也至其

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木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子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子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撻其齒遂入為干國多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也穰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管子齊桓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騫褻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騫褻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騫褻爵吾庸敢騫伯王乎遂見之管子管仲復于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子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送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聞之人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

子晉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子晉

莊公十六年

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廣證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蓋以其寶器賜獻

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

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

矣史記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

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

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

叔始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

代晉為諸侯

史記



莊公十九年

左傳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匠遷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遷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隸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燕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震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龜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魏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

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伴樂禍也夫司寇行戰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忌憂：必及之盡納王乎鄆公曰寡人之願也春齊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魏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廣証遺伯石遷為國出王而立王子頹王震於鄆三年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舞鄭伯公見魏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戰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忌憂是謂樂禍：必及之盡

納王乎魏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魏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國

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頹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圃以為圃故大夫遷伯等五人作亂謀召燕衛師伐惠王惠王將溫已居鄭之櫟立釐王弟頹為王樂及徧舞鄭魏君怒四年鄭與魏君伐殺王頹復入惠王

史記

莊公二十二年

左傳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欒仲為卿蒞曰蒞旅之臣幸  
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闕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  
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達官諄請  
以死告諄云翹一車來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  
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  
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  
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一有鳩之後將有  
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  
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  
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  
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  
也坤土也張風也乾天也風為天子土上山也有山  
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也之美具焉  
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  
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

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  
政

穀梁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  
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廣證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  
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  
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  
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

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  
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  
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  
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  
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  
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  
淫也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  
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樂  
鬼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  
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

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鸞鸞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齊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桓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史記

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鸞鸞有鳩之

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

紀文

莊公二十三年

左傳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居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羊何以書諫何歟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

廣廷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桑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瘠而社助時也收儋而然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國語

莊公二十三年 判人來聘

〔公羊〕判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善果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廣〕成王憚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

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昨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

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北史

莊公二十四年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

柳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

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公羊〕秋丹桓宮楹非禮也何以書幾何幾爾丹桓宮楹非禮也

〔穀梁〕秋丹桓宮楹非禮也何以書幾何幾爾刻桓宮楹非禮也

〔穀梁〕秋丹桓宮楹非禮也禮天子諸侯黜堊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禮

也春三月禮天子之楹斷之槨之加密石焉諸侯之

楹斷之槨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

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

人非正也刻桓宮楹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廣〕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楹臣師慶言於公

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道後之人法使無陷於

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

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

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

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語國

莊公二十四年

左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衛孫曰男  
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  
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  
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  
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  
僭云乎

殺逐覲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  
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雁婦人之贄棗栗  
銀條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  
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廣証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人夏父展  
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  
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  
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  
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  
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莊公二十四年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

公羊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  
何賢乎曹羈我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  
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  
為得君臣之義也

廣証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  
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莊公二十四年 赤歸于曹郭公

〔公羊〕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穀梁〕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廣証〕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管子

春秋書郭公人皆以為闕文胡氏以為郭亡蓋齊

威有郭何故亡之問父老有善一惡一之對然以公為亡疑其未然按春秋書有或有蓋謂昔無而今有也至僉之一字僖文宣哀之世凡六書之而無它說以此為例恐郭公亦止是一物直書之以記異爾本草布穀一條江東稱為郭公豈此物耶說郭儀

莊公二十七年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校之諸侯也其校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軼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廣証〕時齊桓公施德於諸侯諸侯親附桓公勞群

臣相與飲酒酣鮑叔起為壽曰使公毋忘出奔管仲毋忘請因寡戚毋忘飯牛而居于車下公再拜

曰寡人與大夫皆能毋忘此齊國社稷之幸也管子

桓公管仲鮑叔牙寡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

牙曰盥不赴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赴曰使

公毋忘出如昔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

寡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

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管子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

非有國之耻也公何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

徐園倉賜貧窮論困園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

曰公胡不復遠冠乎子輯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壞可以為采木可以為貨泉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祭焉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

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楚而出及管仲于楚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既于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于樂者洽于憂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緩于政害于國家者危于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華君奈何其偷乎管仲

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舁棺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于是令之縣鐘磬之祿陳歌舞琴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荀廩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于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遊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鐘磬之祿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鐘磬之祿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諸侯爭于疆者勿與分于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憂哉於是桓公

曰諾因命以車百乘車十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  
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車五千人以莒立  
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  
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  
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虎  
皮報桓公曰諾於是虎豹之皮文錦使諸侯諸侯  
以縵帛虎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管子  
管子觴桓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微燭管子曰臣  
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  
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管子曰君  
過矣夫厚于味者薄于德沉于樂者反于憂壯而  
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為君勉之若  
何其沉於酒也管子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  
于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于責今主欲留而不  
許仲志行理責樂非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  
以霸也管子

莊公二十七年

左傳晉侯將伐魏士為曰不可魏公驕若驟得勝于  
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  
愛戰所害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執弗當也亟戰將饑

廣延晉欲伐魏士為曰且待其亂史記



莊公二十八年

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蜀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

穀梁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反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反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

廣証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記史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入聞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邪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沈抑者喪禍之色忿然

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稱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列女傳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子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將夜而燭燎也覽

莊公二十八年

左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  
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  
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  
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闕嬖五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  
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我心  
戎之生心民侵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  
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  
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  
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  
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  
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廣延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  
何謂也對曰遇兆扶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夏交梓  
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惱民國移心焉  
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  
曰苟可以惱其入也必甘受暹而不知胡可墮也  
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  
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

有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實女以爵罰女  
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言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  
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天臣之官有  
二臯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衆  
其吉而憐其凶凶之無有憐之何害若其有之憐  
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  
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  
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  
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  
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  
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  
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大子宜臼而立伯  
服大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  
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  
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扶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  
伐驪姬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  
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扶乎不得其君能銜  
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連齒牙以猾其中其  
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

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達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復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謹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我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猶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衆也其銘有之曰謙謙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謙謙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敗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素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士蒺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

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調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遠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微無寄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國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王宗邑無王則民不威

疆場無至則啟我心戎之生心民懷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翟之廢莫於晉為都晉之咎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慶焉又城蒲公子重耳慶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慶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辜國

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邈秦屈邈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于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

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

記史

莊公二十八年

左傳冬饑滅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公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滅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滅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也

穀梁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滅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滅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廣証魯饑滅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隣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罷藏實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罷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謀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

恤民之志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  
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老圭與  
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灾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  
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  
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  
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  
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  
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國語

莊公三十年

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慶王宮聞射師諫則執  
而梏之秋申公聞班殺子元聞殺于菟為令尹自毀  
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初若敖娶于郢生閭伯比若敖  
卒從其母畜于郢渚于郢子之女生子文焉郢夫人  
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郢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殺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閭殺於  
菟以其女妻伯比竇為令尹子文

廣記昔聞文子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  
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

一束糗一簋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  
出子文之祿必述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  
求富而子述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  
多賸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  
我述死非述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  
之後在至于今慶郢為楚良臣

國語

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  
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  
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國策

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

釋之子文讓之曰九立廷理所以司法也吾族陷於法而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於民也執國之政而不以公聞吾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或王聞之不及履而造子文曰寡人勿少置理失其人以達夫子乃絀廷理

說苑

莊公三十年

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公羊此齊侯也其稱人何取曷為取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嚴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國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廣註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

侯莫不來服西征據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故泅乘桴濟河至于石杭縣車東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路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昨于絳嶺濱諸侯莫不來服

國語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闌然止睦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鯨者長尺而人物具焉

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積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刑今已有刑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子管

管仲照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感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照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照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子朝

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陳君復修召公之政納首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山戎未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

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史記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馬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焉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忌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有蜺有罔有罔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廢之水有罔象丘有岸山有變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穀其長如棘紫朱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伯桓公報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興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子莊

莊公三十一年

左傳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遠

停公羊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戎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殺魯齊侯來獻捷若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殺也

廣証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夸之地必不

反矣于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選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說苑

莊公三十二年

左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問就請命反曰就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囂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廣証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國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秉正精潔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濫佚荒怠廢機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矜遂商之興也嵎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



之興也驚驚鳴於岐山其哀也杜伯射王於鄩是  
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  
娶於房曰房后實有其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  
儀之生穆王馬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  
壹不遠從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  
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  
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萊  
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  
狸姓奉犧牲麥盛玉帛牲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  
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甯見神之見也

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  
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帛牲獻焉內史過從至  
觀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  
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  
求用焉民必違之特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  
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  
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國語

莊公三十二年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後之閨而以夫人言  
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嚮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  
國人聲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  
之是不可鞭擊有力焉能投蓋于椽門公疾問後于  
叔牙對曰慶父材則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  
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倍叔待于鍼巫  
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  
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  
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  
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  
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  
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  
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  
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做  
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  
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  
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  
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保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

今將爾辭局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誅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殺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

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附聞公元年春王正月傳

廣延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詭梁氏女往觀國人聲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斑怒鞭聲莊公聞之曰聲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弟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

欲立慶父還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使鍼李叔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八月庚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平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國人聲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

北史

春秋三傳事實廣証

上海圖書館藏

閔公元年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殺梁善救邢也

廣証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

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子輯

閔公元年

左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狄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狄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詰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是始賞大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匪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辛從馬是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廣証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恭以侯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在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

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達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聲有聲則敵入敵入而凶敵敗不暇誰能運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後小難以征大君其國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棟也棟成乃

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為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志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舉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舉與其動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速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忠不從不忠無名為人臣者忠不勤不忠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馬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

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我軍萬為右伐滅霍滅魏城狄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蒯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卜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也固比入吉飛大焉其後必蕃昌○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

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稷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卿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

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貴  
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  
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  
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魏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  
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  
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  
事晉公子重耳

史記

### 閔公二年

左傳初公傳季子歸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  
卜歸賊公于武開成季以信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  
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  
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  
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  
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  
殺之于夷以其尸歸信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  
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  
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  
大有匪之軌匪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父在  
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  
屬信公焉故成季立之

公羊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哉也孰殺之慶  
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執二君何以  
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速賊親親  
之道也

殺孫

秋八月辛丑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

也九月夫人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公子慶父

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廣証潘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

謀殺潘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繇襲殺潘公於武

闕李友聞之自陳與潘公弟申如都請魯求內之

魯人欲謀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

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

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

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

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

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

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

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

曰友聞于兩社為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

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

慶父後為孟氏也

史記

閔公二年

左傳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桑軒者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

公與石祁子珪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

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

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焚澤衛師敗績

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

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

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

人出狄入衛遂殺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

齊人使昭伯燕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

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

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

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

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

三千人以成曹歸公乘馮祭服五緡牛羊豕雞狗皆

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衛文公大

布之衣大帛之冠移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校

方任能元年車馬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廣証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

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鵲鵲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譏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救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衛君是為文公文公以寵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史記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史記初許穆夫人之未筭也齊與許俱求之懿公與許夫人因傅母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許小而達齊大而近方今強者為雉如邊境有寇我之警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以慮社稷公不聽及懿公之

敗也許不能救夫人傷之為賦載馳說苑

閔公二年

左傳魯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棄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子嗣違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

且子懼不孝無懼非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孤突御我先友焉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平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惡兵要遠穴親以無穴又何患焉孤突嘆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

受賂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獲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譖不如違之孤突欲行罕古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害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孤突諫曰不可昔年伯論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達罪也

廣証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

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俾君以眾故不敢愛親眾况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就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悅



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討若討有良子而先喪討無辜其惑而辱其敗釣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討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後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燕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決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悉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阜落習之朝夕苛我遂鄙使無日以收田野君之倉庫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習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習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習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國也且夫勝習諸侯驚懼吾遂鄙不敵倉庫益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執是政使中生伐東山衣之備紮之衣佩之金珠僕人贊聞之曰大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吾之以緇

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諂何申生勝習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語四冬公使大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卑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大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大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大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大子之道三身釣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大子大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偏子懼乎衣軺之偏而握金玦今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大子遂行孤突御我先友為右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孤突歎曰以危衣軺而玦之以金鉞者寒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軺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

矣偏躬無愿兵要遠灾親以無灾又何患焉至於  
殺桑翬人出逆申生欲戰狄突諫曰不可突聞之  
國君好父大夫殆好內逆子殆社稷危若患於父  
而遠於死患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  
危身於翬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  
非欲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  
又有甘言焉言之太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  
生心雖竭諸馬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鼻滋  
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翬於稷桑而反  
讒言益起狄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國語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  
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  
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  
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  
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  
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  
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  
不孝母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

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  
太子遂伐東山

史記

閔公二年

〔左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廣証有莘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勳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泚乘棹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汜沙西吳南城周反昨於絳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于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鬻強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昨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昨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賢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貶越

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遷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焉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勳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席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相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勳者為之勳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閔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蔡蔡茲晏負夏領金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年蓋與壯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數大成定三革隱五月朝服以齊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

唯能用管矣吾寡戚隔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

伯功立  
語四

春秋三傳事實廣証

僖公元年

左傳冬莒人來求路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聞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突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突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汶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突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翰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殺莒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緇始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始也曰棄師之道也

廣証僖公元年以汶陽鄆封季友季友為相

史記

僖公二年

〔左傳〕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齊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齊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楚丘者何衛邑也圍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廣証〕衛文公有狄亂告急于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

北史

僖公二年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昵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郛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逆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郛則虞故之攻虞則郭故之如之何顧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郛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焉出之內藏

繫之外廐爾若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會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由胥午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殺梁〕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觀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號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執荀息曰君何不以此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

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執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胥午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廣証〕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執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駸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執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號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執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顧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執而還

慶三年興兵伐虜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  
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子糾  
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  
執常助晉伐我父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遣  
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于虜虜假道  
遂伐執取其下陽以歸史記

僖公二年

左傳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  
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  
不換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廣証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執鉞立於  
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  
公拜稽首覺召史巫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蓍收  
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因之且使國人賀  
夢舟之僞告其諸侯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  
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  
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救大國襲焉曰誅民疾  
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  
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慙天又誑之大國來誅  
出令乃逆宗國既平諸侯遠已內外無觀其誰云  
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國語

僖公四年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圓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桓公曰吾姜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微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來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濟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陘何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屈完者何楚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者則先叛齊狄也而亟病中國南齊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櫟齊狄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

〔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遂繼事也次止也。○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佳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諸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廣〕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國語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致人之國功業不可與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伏因還繫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讐之實

子辭

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

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桓公曰五侯九伯若宥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

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

史記

初楚王謂羣臣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齊疾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賞焉於是楚國之士爭抱重幣以事齊齊侯乃謂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請得交楚可乎對曰不可臣聞楚人攻宋鄭燒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梁山之西水深城堯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故欲以文充齊而以武取宋鄭也請與兵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約與王遇遇而以宋鄭為請幸而得請則是我以文令也不可將遂以武令馬公曰善興師而南楚人不許乃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曰自此而北至于河鄭自城之而楚不敢躡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

子辭

齊桓公與蔡女戲舡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女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嫪侯南至楚郢陵已而諸侯為蔡

謝齊桓公帥蔡侯。○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  
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歃  
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  
北史

僖公四年

〔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  
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夸掩海而歸。其可也。申  
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  
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  
資糧。靡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  
陳。討不忠也。

〔公羊〕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  
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瀕海而東。服  
東夸。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瀕海而東。大陷于汴。

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  
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  
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  
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  
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  
然也。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  
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廣〕延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  
○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台陵。還過陳。陳大

夫棘濟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

怒執陳轅濤塗史記

僖公五年

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  
之渝懷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  
聽立之生奚齊其嬖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  
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  
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  
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  
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  
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  
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  
申縊于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吾奔屈僖四年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  
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懷實薪焉夷吾訴之  
公使讓之士蒍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  
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  
廢命不敬因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  
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伯大平傳

公羊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殺梁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廣証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

稷翟之善其志益廣孤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強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事與郵驪姬許諾乃其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咍我我教眩暇豫事君乃敢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鳥以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

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殮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子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棄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援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聞也今

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聞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挽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曰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置莖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

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囑告於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猶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達於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還情疆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雖經於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

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

馬語國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因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因往多悔因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復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偃出偃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于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獲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珠釋言四年復為君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

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孤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

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

子

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殯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昨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昨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昨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昨獻公獻公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昨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

然者不過以妻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使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

昨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脩守初獻公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為謝曰邈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從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欲奔翟夷吾曰

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  
且及不如走梁：近于秦秦強吾君百歲後可以  
求入焉遂奔梁史記

僖公五年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  
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觀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諫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  
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  
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祚也  
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  
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予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  
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  
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  
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  
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  
虞而明德以為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  
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  
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  
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  
旅取虢之旂犂之青旂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  
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犂火  
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醢奔京

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執不害所於地經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執之相執非相為賜也今日亡執而明日亡虞矣

（廣証）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

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蒙而歸國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國語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死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贄首天策煇煇火中成軍執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國語

虢公之出奔也道渴欲飲其御進清酒饑欲食進脯脯梁糗虢公喜曰何給也御曰借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公曰知寡人亡耶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公悌然怒其御謝曰臣言過為問公又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公曰賢人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公喜據式而哭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山中餓倦枕御者而卧御者易以塊而去公餓死

新書

晉獻公滅虞執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馬賂於虜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為秦繆公夫人滕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賄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膝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賄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餓人蹇叔收



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  
遂之周周王子顏好牛臣以養牛千之及顏欲用  
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  
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  
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  
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此史

晉渡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  
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  
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  
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

其祀熟在王室藏于盟府將就滅何愛于虞且  
虞之親能親于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  
之虞之與虢唐之與豳唐亡則豳寒虞公不聽遂  
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  
周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滕  
秦穆姬而修虞祀苟息牽景所遺虞屈產之乘馬  
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豳亦老矣

此史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于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  
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

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

此說

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  
見行而無資自溺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  
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  
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  
國之禍發救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  
來服由余聞之款閭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  
不坐衆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衆不操干戈  
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垂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

之德也

此說

僖公七年

左傳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請有之曰心則不穀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叔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濬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公羊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廣証荆文王曰覓諸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殺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殺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殺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殺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

後世之聖人使荆文王為善於上世也  
呂覽

僖公八年

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驍射為右以敗狄于米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連眾狄驍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米桑之役也復期月

廣証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于錫桑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達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北史

僖公九年

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逆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公羊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廣証桓公病太子茲甫諫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北史

僖公九年

左傳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邇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貶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公羊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

也禮桓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廣註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昨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昨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邇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貶越於上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

語國

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昨形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

紀史

僖公九年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公羊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齊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桓盟不日此何以日吳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眾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母使婦人與國事

廣証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陳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亮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患難備也

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悲雖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助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望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開脩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國語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沙漠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

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泰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鵲巢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史記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冠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扶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獨則諸侯從命亦奚羨于彼而棄

齊國之社稷從戎夸之國乎此仲父之荅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矣

隰朋之言矣顏子列

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達不

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存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宿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派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來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

略諸侯弗平君弟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沒還

史記

僖公九年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試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及者何累也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

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逼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殺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以尊及卑也荀息聞也

廣証二十六年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後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

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為子行之子帥七與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命則怨生夫孺子宜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盛君而誣國人譏辱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

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後廢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戮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主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

災語

獻公還師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

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為之驗于是遂屬奚齊于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卻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

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

記文



僖公九年

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今不及魯故不書晉卻萬使或吾賂秦以求入曰人  
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  
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萬曰公子誰恃對  
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矣吾弱不好弄能開  
不過長亦不改不職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  
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文王之謂也又曰不階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  
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  
又焉能克是吉利也

廣証魏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  
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  
盍入乎吾請為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  
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林必搖落夫  
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哀樂是以導民不哀喪而  
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  
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  
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  
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懼也聞之喪亂有小

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  
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  
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饗洒掃之  
臣死又不敢恤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國  
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  
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  
亦使蒲城平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辱賂秦人以  
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  
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  
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亂通  
梁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  
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  
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  
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  
民各有心恐辱亂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  
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饒言繁興  
延及寡君使寡君之銘續昆裔隱憐播越託在草  
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  
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廢  
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

通遷商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  
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敬懼於  
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  
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  
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告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  
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為  
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摯也摯敏且知禮敬  
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  
君其使之乃使公子摯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  
使摯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  
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  
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  
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  
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  
長利公子重耳出現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  
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  
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  
子摯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  
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  
無猶潔猶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

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  
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摯曰中大夫  
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驪大夫丕  
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  
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  
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  
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  
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環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  
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  
子摯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  
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  
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摯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  
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  
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  
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  
置公子夷吾寔為惠公國語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  
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  
復怨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  
而眾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君子曰善

以微勸語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為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

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禮

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于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舅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收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夷吾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強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遂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于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于晉

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照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

記

僖公十年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棠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驪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平鄉聘于秦且謝後賂故不及

〔公羊〕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

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誦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殺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

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若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寡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若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寡乎世子曰敬諾築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若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遽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劫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國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刳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廣証〕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

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語國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名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

語國

惠公夷吾元年使丕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丕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

史記

僖公十年

左傳晉侯改葬其太子狄孤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國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敵於韓

廣証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利媿居幸生不更厥貞伏命其傾威兮懷兮各取爾有以待所歸兮荷子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邇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趙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教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述

意以導之明燭以照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  
將至矣

始則

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扶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  
生與載而告之曰我無禮余得請于帝將以晉  
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  
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  
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王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  
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于  
韓紀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  
昌乃在兄

記史

傳公十一年

(左傳)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  
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哉不濟  
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  
甘誘我也遂殺平鄭卻舉及七與大夫左行共華右  
行賈華叔堅驪猷累虎特官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不  
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皆大主而忘小怨民弗與  
也伐之必出公曰失眾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廣証)穆公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

事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必使  
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平鄭及七與大夫共華  
賈華叔堅驪猷累虎特官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不  
豹出奔秦平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  
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子使於  
秦可哉平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  
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曰執知  
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  
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始  
待死至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夫

其眾皆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眾固不說今又殺  
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  
君必出穆公曰失眾安能殺人且夫禍唯無斃足  
者不處處者不足勝敗若化以禍為遠孰能出君  
爾俟我國

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  
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  
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  
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用與繆公謀曰晉人不  
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

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  
耳便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等疑  
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  
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  
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  
不聽而陰用約

記史

丕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美  
芮實為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  
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  
厚言甘此必丕鄭賣我于秦遂殺丕鄭及里克

鄭之黨七輿大夫丕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  
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  
附

記史

僖公十一年

左傳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各何以長世

廣証宋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蒯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王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

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衆無以萬夫萬夫有衆在余一人在殷庚曰國之滅則維女衆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逆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忠民考中度衷以莊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廢乎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廢乎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

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箚以儆其官廢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箚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夸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疊疊怵惕保

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廢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王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寡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語圖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讖之

紀史



僖公十二年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梁齊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廣證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于楚為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桓公曰諾

管子

僖公十二年

左傳王以我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黑卯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性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紀也宜哉諫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廣証叔帶與我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黑卯平戎于晉

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周襄王弟帶與我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于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

記文

僖公十三年

左傳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廣證周襄王弟帶來齊齊侯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史記

僖公十三年

左傳冬晉荀息使乞糴于秦秦伯問子桑與諸子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平對曰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廣証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蒙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子之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國語

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侯侯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

侯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四年晉饑乞糴于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舊流行國家伐有秋舊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北史

僖公十四年

左傳冬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灾不仁介愛不祥怒都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執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執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灾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廣證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執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輟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忘善而背德雖

我必擊之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

予國語

秦饑請粟于晉晉君謀之羣臣執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與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五年秦饑請糴于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執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倍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執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北史

僖公十五年

左傳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楚敗徐于棠林徐恃救也

報梁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兵車之會也遂次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侯之大夫救徐善救徐也楚人敗徐奔狄相敗志也

廣澄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

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朋方如何對曰信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堅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史記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辭也不幸而不死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

好上識而下問于國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觀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實須無之為人也好善寧戚之為人也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誑齊齊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誑齊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是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然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古焉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于楚為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唯唯旦暮欲齧我狼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

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噓噓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噓噓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十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得于君者是將欲過其十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監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于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臣願君之速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子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

不已者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達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及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上也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于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子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得剋則犯民以暴復則不得民心得則下不為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始而好內豎刁自積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親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遠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惟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

啻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  
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  
弗愛人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  
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  
足以為末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  
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  
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堅刁刁蒞  
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堅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  
及大臣為亂

子糾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

願君遠易牙堅刁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  
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思又  
將何愛於君公曰堅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  
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思又將何有  
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  
若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

正義

僖公十五年

左傳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晉君焉且曰盡納群公  
子晉侯烝於晉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  
侯許略中大夫既而皆背之略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  
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  
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  
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  
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  
寶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寶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  
韓侯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  
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  
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  
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  
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  
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  
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聞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  
因其留入用其寵餓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

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  
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  
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  
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因士戍戰于韓原晉戎馬還  
濟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國敗是求又何  
逃焉遂去之梁山靡御韓簡執射為右轅秦伯將止  
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  
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  
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  
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  
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  
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棄經逆且告  
曰上天降災使找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  
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  
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  
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  
重我天地以要我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  
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  
如殺之無聚惡焉子桑曰歸之而簡其太子必得大  
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

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晉侯伏祁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穀之言曰朝  
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  
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  
恤而羣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  
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  
甲兵蓋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廢有益乎衆說晉於  
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  
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  
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  
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羸敗姬車說其  
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  
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  
死於高粱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  
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悔  
皆憎職就由人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  
也

〔殺梁〕獲晉侯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廣證〕六年秦熾定帥師侵晉至於韓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卜右慶鄭吉公曰鄭也不孫以家僕徒為右步揚抑我梁由靡御韓簡執射為右以承公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闕士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入也煩已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愜晉莫不怠闕士是故衆公曰

然今我不擊歸必狃一夫不可狃况國乎公令韓簡挑鐵曰昔君之患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慙列寡人將身見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

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君輯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濟而止公說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韓簡執射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克救遂止於秦穆公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逐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患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公子繫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廢秦國



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秦始知河東之

政

公在秦三月間秦將成乃使卻乞告呂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國也且當以說眾眾皆哭馬作轅田呂甥致眾而告之曰吾君勉焉其亡之而不恤而羣臣是憂不亦患乎君猶在外若何眾曰何為而可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輔睦兵甲益多好哉者

勸悲我者懼康有益乎眾皆說馬作州兵

圉

昔者秦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嘆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備飲而去歲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楚人之當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闢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

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覽

秦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備飲而去之歲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騂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于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符者也○秦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

若此馬者純塵耳微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繆米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北而騁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

果千里之馬淮南

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于解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于歧山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

繆公寤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

虜晉君以歸史記

春秦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餓秦輸粟秦餓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我家僕徒為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驚不行秦兵至公寤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癸御射為右輅秦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

公反復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

夫人秦穆公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

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

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

呂省弒報國人口孤雛得歸母面目見社稷卜日

立于圉晉人聞之皆哭史記

今于國晉宿吾將以晉君相上帝周天子聞之曰

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穆公夫人夫人

聞之乃秦穆公曰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

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

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史記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

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

遂葬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

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

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餓請粟于秦秦與之秦

餓請粟于晉晉不與秦遂與兵與晉戰獲晉君以

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君將以晉君見穆

姬聞之乃與太子營公子弘與簡壁秦穆公新以

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罷以王帛相見

乃以與我婢子婦如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  
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  
用遂改館晉君館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  
弟重耳入介泰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瑩思母  
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列女傳

僖公十五年

左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  
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  
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  
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  
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  
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  
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  
威焉服者懷德或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  
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  
也改館晉侯館七牢焉城祈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  
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  
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  
晉又饑秦伯又餓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  
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  
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廣證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曰晉國和乎對曰  
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  
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  
報讎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其君子思其君

且知其罪曰必事秦有死無它故不和此其和之  
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  
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不  
而不思顧從其君而與報秦是故云其君子則不  
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  
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  
不起以德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以館晉君  
饋七牢焉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  
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  
之將止元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  
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  
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  
志而使君費是犯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  
公至於絳却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  
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  
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  
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廢  
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  
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諫曰  
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館君益赦之以

報於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  
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  
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  
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  
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  
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  
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  
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  
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  
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矣  
死偽言誤眾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  
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  
親止女不面矣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  
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矣趣行事  
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國  
秦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夫君  
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讐寧寧戎狄其君子則  
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  
于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  
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

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于狄重耳聞之如齊○  
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記史

僖公十六年

左傳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  
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  
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  
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公羊〕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開闢其確然視  
之則石祭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遠是月也何以不日  
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  
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  
記見也視之則六祭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  
六鷁何以書此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  
後記異也

〔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  
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  
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自治也子曰石無知之  
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  
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  
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充矣民  
所聚曰都

廣証宋地雷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鵠退蜚風疾也

此史

僖公十七年

左傳夏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廣証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或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

至河

記史

僖公十七年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穀梁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虐國故稱燂焉爾

〔廣証〕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說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說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說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

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說立乃棺赴辛巳夜殯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說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次惠公

期年四子作難園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窗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丁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嗟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蒙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于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春秋三傳事竇廣證

上海圖書館藏

僖公十八年

〔左傳〕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曰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公羊〕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

〔穀梁〕非伐也也。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廣證〕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宋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

〔史記〕

僖公十九年

〔左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春遂城而居之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度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從焉酒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

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廣證〕秦滅梁為晉公子圍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圍乃亡歸晉○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恐其眾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感秦竟滅之

〔史記〕



僖公二十一年

左傳秋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

秋宋公與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薄以伐宋執執之楚子執

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春秋之執中國也

中未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

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來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奔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

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來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

之曰不可終以來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

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帥守國矣國子之國

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

言國固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城而守國楚人謂

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

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

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

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

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國辭

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

公羊傳僖公二十一年

公羊傳僖公二十一年

公羊傳僖公二十一年

薄釋宋公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

(殺梁)

秋宋公與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薄以伐宋執執之楚子執

中未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十有二月於宋公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

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

釋也

(廣證)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

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

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

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

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

史記

僖公二十二年

左傳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  
子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  
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國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  
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廣證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  
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  
起病大夫陸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  
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國子之  
心子亡矣我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史記

僖公二十二年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又曰敬之敬之天維  
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  
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  
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  
公曹縣諸魚門

穀梁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  
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廣證邾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婦人  
之璧而中也自敗于臺始也檀弓

僖公二十二年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勑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荑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馬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威致志鼓儻可也

〔公羊〕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

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惟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穀梁〕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策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雠之恥也雠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雠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

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與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眾我少鼓陰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頃其出既出難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信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

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廣逵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瞞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宋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相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半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搢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厲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秦危乎而人臣不秦安乎

韓子

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哉為大史公曰襄公之時修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進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

僖公二十二年

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婚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通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款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遜伯也

廣證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為禮卒于無別有以

知其不遜霸也記史

僖公二十三年

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廣證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

僖公二十三年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從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臾、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廩谷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蘇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將脅狄視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寢壁焉。公子受飧反壁。及宋，宋襄公

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鄆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  
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  
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  
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請晉國殆將啓  
之二也有三士足以尚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  
過子茅國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餐  
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報對曰子女玉帛  
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汲及晉國者君  
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  
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  
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駝以與君周旋子玉請  
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  
寬忠而能力替僕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  
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  
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  
焉秦匿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早我公  
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  
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  
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廣證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  
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固而有資休  
以擇利可以成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滯  
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通齊楚避其遠也苦力  
一紀可以達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  
讒在側謀而無正東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  
以終厥過適遠遠人入眼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  
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  
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  
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  
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  
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  
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  
之逆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  
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葬公即  
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  
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  
桑下嬖妾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告姜氏姜氏殺之  
而告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  
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與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路廢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廢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

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廢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韋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教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

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內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對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習之度不能禮焉寧蒍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昨將在武族荀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祚者必武族也武族唯晉寧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昨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辭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僂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



焉倍負窮餓殮寔璧焉公子受殮反璧負薪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餘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寄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此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夫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眾是之不雅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圄相善公孫圄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孤僇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孤僇其舅也而患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它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浴焉成幼而不休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

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跻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下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降之同姓不嫁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偶才離違而得所父約而無讐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曰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勗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徵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諫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廩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貳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

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  
非天誰咎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  
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  
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  
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  
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邇君  
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駝以與君周  
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  
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情也我之不德殺  
之何為天之昨楚誰能懼之楚不可昨美州之士  
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詬三材  
傳之天昨之笑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  
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  
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故郵非義也於是懷  
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  
子於秦秦伯歸士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  
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  
降服因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園  
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  
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

罪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  
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  
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  
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  
二姓姬酉祁已膝歲任荀偃娞倮依是也唯青陽  
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  
是若少典取於有蟻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  
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  
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  
異德則異類異類相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  
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  
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  
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  
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  
能攝國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園道路之人也取其  
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  
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  
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  
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

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棄之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宿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耻也中不勝耻耻也華而不實耻也不度而施耻也施而不濟耻也耻則不聞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伯賦米叔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印君也若黍苗之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寶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皆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宜專在家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情心敢

不從德國語

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入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譏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癸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遂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悻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癸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從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壯心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益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韓二十五年吾

家土柏大矣雖然要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而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公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魯氏之內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壁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壁去過宋宋襄公新固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

咎犯曰宋小國新固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駘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駘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過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國遇子子其毋嫌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報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壤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圖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于

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  
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  
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而是時  
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  
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  
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衆於是秦繆  
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未亦發兵拒之  
然皆除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責臣呂卻  
之屬不欲主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  
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

史記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  
獻公納驪姬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  
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姜之遇之甚善有  
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  
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  
桑下懸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  
從者將以子行齊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  
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  
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于貳必有咎  
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用詩曰華

華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欲懷去  
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何能及龍不長世公子必  
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  
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  
氏之內豈有饜哉遂行過曹邾鄭楚而入秦秦穆  
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  
是為文公迎齊姜以為夫人遂伯天下為諸侯盟  
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漬能育君子於善詩曰彼  
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列女傳

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  
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  
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  
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  
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不樂之色何也  
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速我今日吾君召  
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  
曰吾觀晉公子為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  
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  
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矣不先自貳焉負羈曰  
諾咸黃金於壺充之以饗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

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辟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家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八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祧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告知子不違也其來子之聞寡人將以為令今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

子解

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髀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過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

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

南淮

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髀釐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

紀文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辱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辱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絳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絳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膝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子解

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

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愛矣文公弗聽。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于秦記文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壁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廣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亡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聞而不通又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咎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哉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衆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大武其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

下必伯小事不濟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運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災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恐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寶沈之星也寶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關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將以封替史記曰嗣緒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紀也濟且乘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絳如師師退次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

於絳即位於武宮戊申刺懷公於高梁語文公反國至河令遷豆指之蒞蒞指之手足胼胝面目焦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遷豆所以食也蒞蒞所以卧也而君指之手足胼胝面目焦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諫曰蒞蒞者擣厥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勝而盟于河子文公元年春秦遂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壁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國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固奔高



傳公二十四年

左傳呂卻畏僂將焚公宮而執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濁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袿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送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廣證）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袿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因余於蒲城斬余衣袿又為惠公從余于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遲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

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猶人  
翟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  
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  
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  
失集於桓鉤鉤近於祛而無恙言佐相以終成令  
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  
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臯庚之人也又何患  
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伯悔  
納公謀作亂將以已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  
之伯楚如之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曰豈不如女

言然是吾惡心也告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

公公懼乘駟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告之亂故及  
已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  
殺之國語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袿文  
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實不得已及文公  
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  
惠實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  
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  
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

仲君乃見之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  
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  
棄斬袿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  
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  
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  
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  
之德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  
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  
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生臣不愧  
而後為貞今惠公朝卒而魯事文公寺人之不貳

何如韓子

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主恐誅  
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  
殺文公宦者履癸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  
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譏曰蒲城之事女斬子袿  
其後我從狄君僇女為惠公求殺我惠公與女  
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  
臣力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  
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  
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

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  
多文公恐初八國國人膏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  
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巳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  
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  
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  
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  
千人為衛以備晉亂

史記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  
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  
則心覆心覆則國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  
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  
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李  
琨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  
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  
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廣證〕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公入乃  
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國  
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居者為社稷  
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者  
以告公遽見之

語圖

元年春公及夫人肅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三千  
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譴敘施  
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  
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拔  
能官方定物正名有賴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

貴寵賞功勞事者老禮賓族友故舊胥籍孤寡樂  
卻相先羊舌肸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  
人食力工商食官卓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  
財用不匱國

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廩咎如得  
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有初  
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  
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  
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

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要國要  
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  
○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  
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  
列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魏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為公  
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  
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  
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  
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欲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

舍義好新而懷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  
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  
中柳詩不云乎米薪米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  
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  
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讎爾新婚不我屑以並  
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  
隗與盾未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  
以叔隗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  
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  
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  
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  
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列女傳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患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廣證）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承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觸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諱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蓋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屑乾

嗟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呂覽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患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愁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亡賤臣盍

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  
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弼以  
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後受次賞  
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  
故且及于晉人聞之皆說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  
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國約及即位而行賞  
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

記史

傳公二十四年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  
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  
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齒也又怨襄王之與衛  
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  
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  
蔡邲霍魯衛毛聃却莊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邢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  
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  
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  
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今天子不忿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  
雖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  
者也棄德宗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  
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其矣耳  
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  
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  
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  
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恣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叔挑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廣證)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說閔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閔於播外禦其侮若是則閔乃內侮而難則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休子積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

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於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蘇寧百姓今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

鄭國

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

之東徙晉鄭馬休于賴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秋鄭人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棼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棼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

記史

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懼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嬖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國之王遂出及狄欲國人納之秋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廢于汜大叔以隗氏

居于溫

公羊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穀梁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廣證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噲之國也由大任祀繒由大如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

鄆由叔姁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鄆由楚曼鄆由季姬廬由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黜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非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還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對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

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開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慙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格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普文公納之



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  
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絀  
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  
不出王以我為慙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  
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  
鄭居王于汜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  
溫○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  
汜紀文

僖公二十五年

左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害國不可得也我  
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  
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  
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公羊衛侯燬何以名絕局為絕之滅同姓也

穀梁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廣證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弼對曰諸侯辟

彊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  
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凡聞之曰遠哉禁備

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子韓

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  
行人還之曰谷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

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

雖空名弗使踰焉新書

僖公二十五年

左傳秦伯帥于河上將細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進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隈城

廣雅冬葉王避昭狩之難居於鄭地汜使來告難亦使告於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脩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略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隈城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於郊

國語

秦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璋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周襄王使人告難于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

史記

僖公二十五年

左傳戊午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賓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櫟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廣證晉文公既定策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

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違其災害先王宜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歆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米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所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僭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

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昭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易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殘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夸我翟之駘

逸不度於是乎欽武此戴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微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頑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句而祇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昭王饗禮命公昨脩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絳鉏櫟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

補王閔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敢敢私布之於吏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

陽人

晉文公出獵前驅白大蛇高如堤阻道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乎命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嘗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不可變何不遂驅之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

而妖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穢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歛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閉市無征澤梁無賦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令下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

秦晉

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聞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圖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圖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

乃退新書

僖公二十五年

左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賁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狄洸為溫大夫

廣證又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蹇軍而去之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國

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

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子韓

僖公二十五年

左傳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廣證晉文公出亡冀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夫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樹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畔也恃吾不可畔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子韓

僖公二十六年

左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泚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白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王何君必不然恃此不恐齊侯乃還

廣證齊孝公來伐滅文仲欲以辭告病馬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虞大教小虞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路馬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青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可使君威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與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

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還

諸國

齊攻魯求岑陽魯君裁他所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岑陽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于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于是魯君乃以真岑陽往也且柳下季可謂真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覽

僖公二十七年

左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樂枝先軫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澤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終僖之篇貶也

殺梁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

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夸秋而伐中國也

唐鑑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焉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諸國

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平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棄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

軍  
語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卻穀將中軍以為大政卻縠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周語

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

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卻穀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鄉導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史記

僖公二十八年

左傳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公羊曷為再言晉侯非而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欤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不卒成者何不卒成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殺梁再稱晉侯忌也○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成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誠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廣遂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



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衰牛公子買  
守衛楚救衛不卒史記

僖公二十八年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還焉曹人兇懼為其所  
得者棺而出之因其死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顓頊怒  
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臂公  
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冑  
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乃舍之殺顓頊以徇于師立舟之僖以為戒石宋人  
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  
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  
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  
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  
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  
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  
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  
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  
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  
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

也願以間執驍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哉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犯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患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在大秦小子慙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謂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後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

已而墮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哉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恐戰而觀之得臣與鬬目為晉侯使樂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患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敗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繼剡鞅鞅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位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旂而退之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衛雍作王宮于踐土師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樂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驪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韜之服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拒咤一酋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遘王惡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公羊 罪者何與也其言罪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

殺梁 八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罪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罪宋

公也

廣證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然後用之蔑不欲矣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勢犯愾曰子

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之先軫曰子與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師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聞之戰鬪直為壯曲為老未報楚患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衆

欲止子玉不肯至於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君子曰

善以德勸國

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楚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僂負羈宗室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

久矣果得反國陰既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  
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所功願以聞執說惡之  
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  
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谷犯曰子玉無禮矣君  
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  
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弄宋也  
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  
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  
絕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  
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信乎楚師欲去得臣  
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已  
已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  
還至衛作王宮于踐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  
請盟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  
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  
大路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  
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  
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  
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  
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

於王庭史記晉世家  
晉文公重耳伐曹虜於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  
之宗族史記晉世家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敕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  
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后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  
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  
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史記楚世家  
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  
楚兵去史記宋世家  
鄭文公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  
故背晉助楚史記鄭世家  
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  
南河度救宋檄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  
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  
地于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  
奔陳史記衛世家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  
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為國中一  
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  
文公曰吾弛開市之征而後利罰其足以戰民乎

孫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者寡人親使  
即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  
戰民乎孫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  
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  
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孫子  
對曰今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孫子對曰  
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  
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  
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  
顓頊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陽涕而憂吏曰請用事

焉遂漸顓頊之眷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  
百姓皆懼曰君於顓頊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  
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  
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郕取五鹿攻陽  
勝號伐曹南園鄒反之陣罪宋園還與荆人戰城  
濮大敗荆人逐為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  
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孤懼之謀假  
顓頊之眷也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  
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

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  
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  
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  
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過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  
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  
而行將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  
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  
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  
知萬世之利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陂之後履係解因自結之左  
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  
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  
居皆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  
之也

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孤懼為首或曰城濮之事  
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懼說我毋失信先軫  
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懼言  
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  
先之

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間於舅犯曰為奈何咎  
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  
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楚  
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  
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  
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  
先雍季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  
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  
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  
後萬世之利也哉淮南

僖公二十八年

左傳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  
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縻弗致也大心與子  
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  
玉乎是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  
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  
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  
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竇  
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廣證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  
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  
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王之敗而歸楚成  
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于玉子玉自殺  
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  
喜史記

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  
滅文公退而有憂也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也  
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  
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免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

恐驕也  
說

僖公二十八年

左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

于河陽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嘗

子曰。溫迫而踐土遠也。

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

穀梁

冬公會。晉侯。侯。宋公。祭侯。鄭伯。諱會。天王也。于王

陽。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

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于王所。朝

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

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

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

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

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

事為已。慎矣。

廣證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

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

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

已。結家

冬晉使會諸侯於溫欽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  
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士申遂率諸侯  
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  
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史記晉周  
叔世家  
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  
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  
史記周本紀

僖公二十八年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  
為大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愈忠而免  
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

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  
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  
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  
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

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  
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  
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  
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焉為  
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  
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  
也衛元咺自晉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  
復歸于衛  
自何為叔武爭也

殺榮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



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斷九  
斷十自晉晉有奉馬爾優者復中國也歸若歸其所也

廣證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

侯晉人乃歸衛侯侯國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鳩之不死醫亦不誅城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錯箠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

得諸侯使亦曰晉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王二十穀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魯同則厚其好貨衛侯聞其減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詩國  
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蒞北史

僖公二十八年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堅侯孺皆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穀梁

曹伯從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

其曰復通王命也通會諸侯圍許遂繼事也

廣證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

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

復曹伯史記齊世家

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因

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其公史記齊世家

家世

僖公三十年

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持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廣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人以名實行

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國所顧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與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

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殺死公怒洩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僕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碚曰吾聞姞姓乃后稷

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廢子無如蘭賢今國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史記鄭世家

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詹叔詹聞之自殺鄭持叔詹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去史記晉世家

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強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史記秦本紀

僖公三十一年

左傳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泚以南宋傳於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公羊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

廣證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

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鮮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賁也惡有譽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賁之乃出而將之固

僖公三十二年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東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廣證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

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

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般阨矣史記

秦本紀

鄭人或奇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

秦兵過我郊史記晉唐叔世家

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達

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犒軍故秦兵不至而還

晉敗之於滑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

以鄭情賣之秦兵故未史記鄭世家

### 僖公三十三年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

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輕則寡謀無禮則阨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

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

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東載厲兵

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

簋飧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

有具囿也吾子取其榮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

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

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殺梁滑國也

（續證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

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

必有禮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

無禮無禮則阨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

師無禮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穀獲

其三帥丙午樹柵

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

史記秦本紀

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

史記始唐叔世家

秦繆公興兵襲鄭賈人弦高道遇秦師于周鄭之

間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擯秦師而却之以存

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疑反為功

淮南

弦高者鄭人也鄭文公時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

隱不仕為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

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

祀于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平襄公初立秦

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

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

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集國

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

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祀于亡介齊孟明等還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於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為也遂以其屬徒束夸終身不返

高士傳

僖公三十三年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繼繼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木報秦地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菜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

公羊其謂之秦何夸狄之也曷為夸狄之秦伯將襲

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嶽殽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馬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過之報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我要之轅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棄公親之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殽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穀梁〕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般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嶽殽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

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  
擊之殺匹馬俘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日葬  
危不得葬也

備證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  
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追秦兵於殽  
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  
公夫人秦女也為秦三因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  
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  
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  
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侯襄叔言以辱三子三子  
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遂復三人官扶如故  
愈益厚之

史記秦本紀

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樂枝  
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  
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四月敗  
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林白乙丙以歸  
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  
其三將戮之公許遂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  
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

反  
史記晉世家



僖公三十三年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箕見箕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齊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芣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廣登曰季使舍於箕野箕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辜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齊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與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

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國語

僖公三十三年 陽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梁)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為言猶實也

(廣證)魯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

實霜不殺穀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

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

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

子齊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

上海圖書館藏

文公元年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謀目而射聲恐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賔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穀梁)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存狄不言正不正

(廣證)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紕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謀目而射聲恐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紕太子商臣商臣

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審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殺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

事  
記史

文公二年

左傳秦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敵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睥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衆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然之而立續簡伯狼睥怒其友曰盍死之睥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睥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然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然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睥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率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廣證）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

人也亡入我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泰  
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  
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恠之問曰中國以詩書  
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我存無此何以為治  
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  
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  
後世日以驕溢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  
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  
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我存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  
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  
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  
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  
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我王處辟匿未聞  
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  
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我王恠之必疑由余  
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我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  
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觴而食問其地形與  
其兵勢盡登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我王  
我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  
數諫不聽繆公又鼓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

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史記秦本紀  
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敵之敗取晉汪以歸  
史記晉世家  
昔者我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  
道而未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  
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  
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于子子以儉對寡人  
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  
于土銅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  
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  
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涿漆墨其上輸之  
于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舜禪天下而傳之于禹禹作為酒器墨染其外而  
朱畫其內綬帛為茵將席額緣觴酌有米而樽俎  
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  
殷人受之作為大略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  
鏤四壁堊墁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  
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  
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  
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

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于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子精

文公二年

左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導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尚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滅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左器繼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公羊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

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廣證）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伐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大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予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祀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祀鬼道二祀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柳刑戮也其大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語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滅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滅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罪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汭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能帥顓頊者也虞氏報焉禘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

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  
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  
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  
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  
煥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  
可不法也使畜以為三筴

國語

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  
以為樂具太宰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爵不敢飲一杯三日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  
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

陸渚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被

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為乎

莊子

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  
亡可謂知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基  
逆祀而不止燔柴於龜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  
祭盛於簋尊於瓶非所祭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  
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家語

初展禽仕于魯三黜不去其妻曰吾聞君子有二  
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  
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展禽曰然油油之民將陷

于害吾能已乎及卒其妻誄之曰夫子之不伐兮  
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  
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  
不徹子慙悌君子永能厲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子  
於是門人從之謚曰惠

高士傳

文公三年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郤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虜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辭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廣證〕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郤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

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者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今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蓋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

金鼓

〔史記〕秦本紀

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

〔史記〕晉世家

文公三年

〔左傳〕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諉也其為諉奈何伐楚為救江也

〔穀梁〕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廣證〕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捫格在于批沅

〔南淮〕



文公五年

左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窺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曰李皆卒

廣證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

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譽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墮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潰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潰也今陽子之情慙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始

文公六年

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秦民先王遭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米物著之詒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典訓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廣證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秦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秦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瑩代立是為康公

史記秦本紀

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

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

繆公上天史記封

秦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  
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史記封

文公六年

左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宣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國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以四德者難必行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羸驥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耶

廣證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國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羸驥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

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

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李亦

使人召公子樂於陳

史記晉世家

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

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

史記趙世家

### 文公六年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

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

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

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

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

聞前志有之曰敵愾敵愾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

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

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

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

### 送致諸竟

公羊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孤射姑局為出奔射姑

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

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

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

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

父於朝而走

殺衆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

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

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  
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  
今趙盾賤夜姑仁其不可乎眾公曰諾謂夜姑曰吾  
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眾公死處父  
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  
訖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廣）趙盾廢晉享以其殺陽處父十月癸亥公十  
一月賞季介翊記

文公七年

（左）僖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  
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歸于  
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  
將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頃首於宣子曰先君  
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  
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  
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  
禦秦師冀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  
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  
冀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冠也既不受  
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  
也遂冠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  
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  
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  
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  
禍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  
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  
帑及其罷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  
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

之士李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敗曷為敗外也其外秦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報還不言出在外也報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

廣證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父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毋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

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陵隨會亡奔秦

叔世

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延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

史記趙世家

杜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

史記秦本紀

文公七年

〔左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公羊〕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昧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穀梁〕其曰諸侯略之也

〔廣證〕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以靈公初立故也

文公十年

〔左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微

〔廣證〕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郤

文公十一年

左傳 鄆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  
叔夏御莊叔歸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  
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搥其喉以戈殺  
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鄆  
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充石公子  
穀甥為右司冠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  
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前賞彫班使食其  
征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  
之二年鄆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  
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鄆瞞由是遂亡  
公羊 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  
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  
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  
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  
而曰敗何也以衆馬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  
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  
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戴之眉見於戟然則何為不  
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

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廣遂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富父終

甥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

伯初宋武公之世鄆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

以敗翟于長丘獲長翟緣斯晉之滅潞獲僑如弟

焚如齊惠公二年鄆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

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鄆瞞由

是遂亡

史記周  
公世家

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

史記宋  
世家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

史記齊太  
公世家

文公十二年

左傳秦為今孤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樂有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甯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逆之不及反怒曰褻褻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距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穀梁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互故略之也

廣雅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來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

今知免於罪矣國語

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文記晉唐

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于河曲大敗晉軍史記秦本紀



文公十三年

〔左傳〕秦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晉李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黜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賊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婦於晉使夜逆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婦者有如河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婦其廢者為劉氏

〔廣證〕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壽餘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史記秦本紀

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史記

晉唐非世家

文公十四年

〔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糴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糴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糴且也六

子以大國歷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者則皆責矣雖然糴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是邾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糴地十里過宋鄭勝薛賈八十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

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左傳）桓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誇其宮而堵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左傳）

文公十四年

（左傳）春頃王崩周公問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冊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左傳）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左傳）

大公十四年

左傳子叔姬妣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戚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謀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眾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

殺梁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叔姬同罪也

廣證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蒙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史記

文公十六年

左傳楚大饑或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遷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爲晉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揚窓三宿而還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隄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簪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來駒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何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廣證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

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記史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歲半年乃自聽

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廢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于河雍合諸侯于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疊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子軒

文公十六年

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餓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蓋珍異無日不殺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曜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莊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公羊戡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寤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寤諸盜

廣證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華賢而下士先襲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華立是為文公史記

文公十七年

左傳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廣證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櫟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

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鐸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襲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國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史記

文公十八年

左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馮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齊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廣證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兩戎之父獵幸獲不勝及即位斷兩戎父足而使兩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

二人浴戲職曰斷足于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史記

(左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忠公立故且拜  
 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  
 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  
 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觀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  
 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  
 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  
 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  
 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  
 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公羊)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  
 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穀梁)秋公子逆叔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  
 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冬十月子卒不日故也夫人  
 葬于惡宣公也有不待斂絕而罪惡見者有待斂絕  
 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孫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  
 綏帶一曰就賢也  
 (廣雅)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  
 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

經 145—387

文公十八年

左傳：昔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未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殺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謂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言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言僕則其孝敬則戕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竹、璚、數、樛、大、臨、尤、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洲、明、允、萬、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

美，不墮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撥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昊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詭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鬻，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縶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宥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放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曰：宥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公羊）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我君之辭。



廣證 莒大夫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大夫不憚以合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殺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大夫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為我流之於奔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殺則若為賊掩賊者為賊竊寶者為執用執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賊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國語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

宣公二年

左傳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士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我將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戰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馬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棼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殺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以三

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廣證)四年春鄭命楚伐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因華元宋以兵車百乘大馬四百匹賄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史記宋

家

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

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羹怒以

馳鄭鄭囚華元宋賄華元元亦亡去史記鄭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史記楚世家

宋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遂馳入於

鄭師華元虜夫斃杞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史記

### 宣公二年

(左傳)平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人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胾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

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覺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執夫焚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聞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箪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載

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趙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趙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公羊）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九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閭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閭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桴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趙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慙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

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閭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焚呼焚而屬之焚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踐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焚不若臣之焚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執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遂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

而立成公黑臀

六年春晉趙盾  
將孫先侵陳情

殺其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九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卻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廣證）**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

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季而假寐廢運歎而言

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

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觸廷

之槐而死靈公將殺趙盾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

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

國語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

史書趙盾弒其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

越境逆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

詒伊感其狀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

越境乃免

家語

十四年靈公壯侈厚飲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奔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盾闔門閉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有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具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顧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

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

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

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

鵠狗名教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往何

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

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

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

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

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

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

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  
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  
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  
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  
穿迎襲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  
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士申朝于武宮史記晉世家  
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驕諫靈公弗聽及食熊  
蹯腸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  
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  
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襲公弟  
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  
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  
史記趙世家

宣公二年

**左傳**初麗姬之亂趙盾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  
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  
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  
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嬖子也微  
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莖車之族使  
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廣雅**盾為正卿思趙姬之深恩請以姬之中子屏  
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嬖子也微君姬氏則  
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

公族大夫列女傳

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史記

宣公三年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馬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儻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賈逵）八年代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儻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

問也楚王乃歸史記楚世家

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

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史記周本紀

楚莊王疆北兵至雒問周鼎史記秦本紀

宣公三年

左傳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齊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媼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碏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廣證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夢天與之蘭

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齊以夢告文公文公率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

曰蘭

記

宣公四年

左傳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棄公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廣證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

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他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謀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

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  
去疾與氏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  
必去穆氏哉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記

宣公八年

**左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緹非禮也

**公羊**年已有事于大廟仲遂者何公于遂也何以不稱

公子貳弓為敗為弑子赤貶然則弑為不於其弑焉  
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士午猶緹者何祭之

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焉者何焉舞也其言萬入去  
焉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

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殺梁**年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也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

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  
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擬乎宣也其

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士午猶緹猶  
者可以已之辭也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

篇以其為之變議之也  
**廣證**仲遂卒于垂士午猶緹萬入去篇仲尼曰非

禮也卿卒不緹釋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

士午猶緹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

非禮也卿卒不緹釋



宣公九年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公羊〕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廣證〕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于景公據立此

宣公九年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求其初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穀梁〕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姬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束其褌以相戲於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廣證〕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兩畢而除道

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構載陷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陰道十月成梁其時傲曰收而場功恃而菴揭替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大朝觀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豎有寓望菴有園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殺土民無縣租野絲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

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敝國賓至開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祀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煥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饌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准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惟月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

宿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績之常棄其仇讎妃嫔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清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棄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入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隔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國語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

家語

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束其衣以戲於朝泄治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故焉

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治公弗禁遂殺泄治

記史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  
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  
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  
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  
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  
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  
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  
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  
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詒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  
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  
於微舒

說苑

宣公十年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  
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  
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  
失守宗廟敗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  
入齊奔喪

公羊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曠  
世卿世卿非禮也

殺梁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廣證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

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

說苑

宣公十年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廣證**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微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微舒怒靈公罷酒出微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微舒自立為陳侯微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宣公十年

**左傳**劉康公來報聘

**公羊**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毋弟也

**穀梁**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廣證**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慶魯子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庸宣惠君也敬恪恭儉

臣也寬所以保本也庸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偏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偏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供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全開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

族可以庇二子者修修則不恤隨隨而不恤憂必  
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修國家弗堪  
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  
泰修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  
泰修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  
載其壽必七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  
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  
齊成公未沒二年

國語

宣公十一年

〔左傳〕楚左尹子重侵宋王侍諸卿令尹為艾獵城沂  
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  
菴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假糧度有司事三句  
而成不愆于素

〔廣證〕初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沈尹筮謂之曰說  
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  
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以遠主心子不如我也子  
盍歸耕乎吾請為子遊沈尹筮遊于郢五年荆王  
將以為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  
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  
王與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  
筮之力也

呂覽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  
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咸  
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  
林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  
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  
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  
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

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未言  
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  
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庠車  
王以為庠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  
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  
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  
半歲民老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  
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  
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史記  
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

衣冠白冠後來中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  
已高而懷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志廢  
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  
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  
此三者足以治楚說苑

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  
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  
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  
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

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也亡乎我在我也亡乎  
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莊子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  
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孫叔敖相楚棧車  
北馬羈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  
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韓子

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  
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  
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餓倦乎王  
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  
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  
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忘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  
執中櫛十一年遭人之鄙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  
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  
乎妾聞堂上黨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  
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  
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假君  
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  
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  
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

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  
書史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夜無使  
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此之謂也

列女傳

宣公十一年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  
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  
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  
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  
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  
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  
對曰可哉吾儕小人也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  
封陳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公羊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

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  
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  
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  
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  
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

孫賓儀行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棠與也

殺遂殺遂陳夏微舒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微

舒於陳也其外微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楚子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

使奔狄為中國也納公孫中後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

之不能民而舒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

其君臣之道不可

廣證孔子請火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

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

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語家

初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

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塹深蓄積多其國寧

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

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塹深則民力

罷矣與民伐之遂取陳機機

十六年伐陳殺夏微舒微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

破陳即縣之羣臣皆留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

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

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

伐之以義伐之而禽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

王乃復陳國後史記楚世家

冬楚莊王為夏微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

無驚吾誅微舒而已已誅微舒因縣陳而有之羣

臣畢留申叔時使於齊來遂獨不賀莊王問其故

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

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微舒為賊弑君故

微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

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

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

史記至楚復陳曰晉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

一言史記陳世家



宣公十二年

左傳春楚子聞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國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

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進三十里而許之平滿廕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犇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馬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開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索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皆歲入陳今茲入鄭

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救為安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棘左追蒨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遷於親外姓遷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恤患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皆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策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備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策弱也洵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臧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誄之臨誄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墜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夫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臧子尸之雖免而師必有大咎韓

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北師次于郢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師，反將右師，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內，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內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師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蚡冒率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

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猷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牢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疏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薇，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

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天  
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  
本麋獻馬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致膳諸從者  
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  
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  
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  
一麋以饋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  
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  
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鼠子曰鄭人勸戰弗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  
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  
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  
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鼠子不可士  
季使單鞮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  
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  
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  
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  
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卷由基為右彭名御  
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

而走林屈蕩倚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  
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  
楚人亦懼王入晉軍也遂出陳滌叔曰進之寧我  
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率馳卒奔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  
告唐患侯曰不殺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殺之罪也  
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  
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得  
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  
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  
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  
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悉之  
脫偏少進馬還又悉之拔師投衡乃出相曰吾不如  
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  
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  
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  
尸女於是後趙旃絃以免明日以來尸之皆重獲在

木下楚熊負羈因知整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  
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敵納諸厨子之房厨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  
李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獻其尸射公子穀臣因之以二  
者還及麻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  
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  
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  
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鋪  
時緯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彙豐年夫武禁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  
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遭  
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  
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  
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  
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  
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

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  
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甯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  
公子魚臣卒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  
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其適歸歸於  
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  
〔公羊〕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  
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  
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  
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適垂之臣以干天禍  
是以使君王沛馬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  
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  
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  
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  
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  
者數人廐役危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  
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露則不  
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  
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  
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  
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

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殺梁靖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

廣證初楚莊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群臣盡絕纓而大極歡而罷是役也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詢

之則夜絕纓者也

楚莊王大克晉人會諸侯于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服歸過中申侯進飯日中而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我若我足以憂也吾聞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我何以食為

昔者楚莊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

有言不殺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反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今以不殺之不肖也群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

呂覽

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宥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

里而舍遂許之平潘尅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

史記楚世

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未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遠邑使君王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

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  
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  
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  
兩端故進北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  
運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  
河上史記鄭世家

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  
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樂書先穀韓厥單  
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  
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

離心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  
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  
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瑩歸史記晉世家

此世

楚莊王好獵大大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  
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  
也其孫蒯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懼犀犛  
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  
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  
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說苑

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  
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  
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  
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  
祀世世不絕孫叔敖之謂也子辭

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  
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  
子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  
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憊人莫之利也孫叔  
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

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  
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呂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  
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  
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  
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  
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諧戲  
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  
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

相優孟曰請師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  
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  
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  
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  
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  
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貧鄙者餘財不  
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  
身死而家滅貧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  
竟死不敗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  
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  
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  
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史記  
孫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  
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  
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  
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  
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  
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  
有賞必於諸國下濕境墾人所不食遂封潘鄉潘  
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貧吏而可為而不可

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貧吏而不可為者當時  
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  
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貧  
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  
不受錢味其語情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恸哭此  
之史記所當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漢延平碑  
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于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  
會盟合諸侯史記

宣公十二年

**左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後晉師三日殺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聞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廣證**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史記晉世家

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史記趙世家

解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

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史記韓世家



宣公十三年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廣證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殄子也說文

宣公十四年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華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戎伐之見辱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屣及於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廣證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史記宋世家

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史記楚世家

宣公十五年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遠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逮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衡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轡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馬王不能答申犀時侯曰蔡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

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聞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為而祿之使肥者應害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

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敗曷為敗平者在下也

殺梁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眾辭也平稱眾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廣證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

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詎楚令宋毋降通鄭鄭與楚

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

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

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

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陷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

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以顧謂楚軍曰為人臣無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

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史記鄭世

家

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

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降宋城中急無食

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

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史記宋世家

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

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為救宋鄭人執與

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始許之卒致

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史記晉世家

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

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

哉遂罷兵去史記宋世家

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

牯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

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牯其父又復使其子以

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

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

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

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

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

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

皆上城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守者皆

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棄城軍罷圍解則

父子俱視夫禍福之將而相生其變難見也淮南

宣公十六年

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蔽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乖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乖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廣證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

多為文子曰古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遂共盜而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問諛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列子

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史記

宣公十六年

左傳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  
般燕武子私問其故王問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  
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  
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廣證晉侯使士會聘於周定王饗之般燕原公相  
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  
何禮也王見其詰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  
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燕王公立  
飲則有房燕親戚宴饗則有般燕今女非它也而

叔父使士季甯來修舊德以禁王室唯是先王之  
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飲禘焉恣非親禮而  
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  
冒沒輕儇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  
來班貢不俟聲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  
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  
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  
其酒醴品其旨遷修其盛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  
陳其俎俎靜其中舉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  
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

胡有子然其故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飲也將  
以講事成事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燕而已  
飲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飲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  
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備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  
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  
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蘇同可觀財用可嘉  
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燕武子遂不  
敢對而還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  
以為晉法

宣公十七年

左傳春晉侯使卻克微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萊京處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萬固逃歸復會于斷道討臧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黃皇使見晏弱子歸言于晉侯曰大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忒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恠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歸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投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季孫行父充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偃同時而聘於齊齊使充者御充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偃者御偃者御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

相與立晉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昭公九年冬十月傳

廣證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偃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史記晉世家

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足報不復涉河歸請伐

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史記本世家

宣公十七年

左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嚳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寡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幾沮君子如祉亂庶幾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皆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多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廣證卻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卻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還自朝曰嚳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卻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

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

敬乃老

國語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謀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國語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子辭

宣公十八年

左傳公孫歸父以聚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程開君薨家造塋惟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

齊○嬰齊執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公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程開君薨家造塋惟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

之也成公十五年三

殺崇冬十月壬戌正寢也王使遂奔齊遂者事未畢

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

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桓遂奔齊遂繼事也

廣證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為成公事

文子曰使我投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襲仲立宣

公公孫歸父有寵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

會宣公卒享文子怨之歸父奔齊記史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

上海圖書館藏

成公二年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

遇石子欲遂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

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

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湏衆懼盡子喪師徒何

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墮子辱矣子以衆退

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蔡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

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

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

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

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弗可止也已

廣證衛孫桓子侵齊逆敗馬齊人乘之執新蔡大

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

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許之

書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

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



司名以出信信以守罷罷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家語

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禮也繫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繫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

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

書

成公二年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來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遽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華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衆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卻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汎血及後未絕鼓晉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

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宣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僕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與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慕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需來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倪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絀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肘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馬前再拜。楷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拔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

卒伏卒皆抽戈摘胃，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荀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罪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焉。齊侯使宿婦人略以紀甌，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宿婦人致略，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嚮，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遘。子實不優，而索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

震師徒撓敗吾子患微齊國之福不貳其社稷使繼  
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啖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  
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  
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  
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  
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與以為魯衛請若有  
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患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  
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棠婁使齊人  
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  
之服司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公羊)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君不使乎  
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  
齊侯晉卻克投戟逐巡再拜稽首馬前逢父者頃  
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  
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  
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於是  
斲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棠婁局為不盟于師  
而盟于棠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

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梧而聞客則客或  
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  
出相與踣問而詔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  
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宰之戰齊師大敗  
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嬖反魯衛之  
侵地使耕者束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  
國佐曰與我紀侯之嬖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  
耕者束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  
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  
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  
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昧魯衛之使使以其  
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棠婁而與之盟  
(穀梁)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  
其日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齊去國五百里棠婁去國五十里一戰餘地五百里  
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  
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  
築侵我北鄙款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棠婁在師之  
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嬖來以蕭同姪  
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束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

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顧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束其故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校於是而與之盟

（廣証）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獻子請以拘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語國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聞之駕往救之

比至則已斬之矣知子因曰胡不以拘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知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知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論之以拘勸之以拘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知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知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知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知子且後至也夫知子曰以拘不足以及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拘之謗是何言分謗也皆

者討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却子之得之也今知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知子之言非分謗也蓋謗也且知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知子之所以分謗者也語國靡笄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喑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

服於社甲冑而勅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斧鑿右援抱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語國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陰酉陳于鞌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

為右車結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  
寡君使臣執魯衛獻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  
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  
而見侮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  
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  
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畝對曰叔子  
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  
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  
地史記齊太公世家

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固卻

克告急於晉晉乃使卻克樂書韓厥以兵車八百  
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頃公頃  
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  
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  
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  
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  
而去史記晉惠公世家

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夏公與晉卻克敗齊頃公於  
鞌齊復歸我侵地史記魯宣公二年

### 成公二年

左傳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  
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  
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有焉苑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樊之詔也士  
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廣雅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  
子曰樊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卻子之

師也其事滅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

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國語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  
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  
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樊也受命  
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樊也何力  
之有焉樂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  
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  
力之有焉國語

成公三年

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王卻克趙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政矣韓厥登樂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廣證靡笄之役也卻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幣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慙御人苗棼皇曰卻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耻國君其與幾何國語

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

史記  
世家  
齊太

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公史記齊太世家

成公四年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遷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成公五年傳

廣證悼公元年鄭公惡鄭于楚悼公使弟貽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貽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睦私于楚子反子反言歸貽於鄭史記

成公五年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以曰絳人也問絳事馬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過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

伯尊無績乎攘善也

廣證梁山崩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傳對曰傳為速也若族吾辟之則加避矣不如批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何問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來綬不舉樂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

國語

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

北史

成公七年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膏田  
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  
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  
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  
取以行子反亦然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  
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  
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  
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適二子書曰  
爾以譖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  
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  
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孤庸馬使  
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  
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鄆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  
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  
上國

（廣證）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  
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命其子為  
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吳太伯世家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怨遣子反  
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  
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東記晉唐叔世家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適吳以為行人教吳  
射御導之伐楚楚共王怒使子反將敗吳師二國  
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為敵吳越春秋



成公八年

左傳表晉侯使韓宣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汝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

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朱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眾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噫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殺諸于齊煖辭也不使盡我也

廣證齊頃公自鞏歸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歸女之色國內大悅外平下隣國敬禮諸侯所亡之地不求而得竟頃公世百姓附諸侯不犯故曰

福基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  
說苑

成公八年

左傳晉趙嬰適于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  
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  
有不能合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  
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  
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  
而亡成公五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諧之于晉侯  
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  
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  
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  
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  
焉

廣證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  
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  
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  
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  
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舅乃君  
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  
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

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  
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韓  
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  
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  
誅謂之亂臣有大罪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  
不聽韓厥告趙朔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  
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  
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  
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  
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亟程嬰曰  
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  
耳居無何而朔婦免男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  
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  
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  
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  
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  
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  
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  
程嬰出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  
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陰師隨

程嬰攻公孫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鄰不能立而思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偏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

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史記趙世家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盾子武為趙後

復與之邑

史記晉世家

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曰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史記韓世家

成公九年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  
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  
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殺梁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  
親者諱疾

廣證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  
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  
楚執之使樂書伐鄭史記

成公十年

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  
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  
三月子如立公子緡夏四月鄭人殺緡立貜頑子如  
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  
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  
于修澤子如為質年已鄭伯歸

廣證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緡為君  
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  
殺君緡迎成公晉兵去史記

成公十三年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殺梁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廣證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僂如先聘且告凡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親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欲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

人來而盛其願是不當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殺主德義而已王曰諸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詒王王厚賄之

成公十三年

左傳夏四月戊午晉使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怨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寡公送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寡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敎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闢蕢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羣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今孤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將我王官翦我羣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歷撫我乎君亦不患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部芟夷我農功戕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微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雖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宣敗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災敗盡布之執事仰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樂書將中軍荀息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

荀息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穀御戎欒黶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近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公羊〕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廣證〕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使呂相謀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于麻隧虜其

將成差史記

成公十三年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殺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葬時正也

廣證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聚

成公十四年

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馬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鞅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齊患子相苦成叔傲竇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廣證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鞅為

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列女傳

成公十四年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伋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懼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寵於衛盡其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廣證〕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寵而行盡其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

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

子  
定公卒立敬嬖之子伋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寵于衛列女傳

成公十五年

〔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殺梁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廣證〕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史記



成公十五年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戢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澠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戍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商為司寇以靖國人

穀梁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

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

廣證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

史記

成公十五年

左傳晉三卻害伯宗謂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盍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廣證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慙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

送州犂於荆

詰國

三卻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

記史

成公十五年

左傳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公羊西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存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難也

穀梁會又會外之也

廣證壽夢十年朝周遠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夸蠻徒以推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越吳

杜林

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

記史

成公十六年

左傳 晉侯將伐鄭 范文子曰 若逞吾願 諸侯皆叛 晉可以逞 若唯鄭叛 晉國之憂可立 侯也 欒武子曰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必伐鄭 乃興師 樂書將中軍 士燮佐之 卻錡將上軍 荀偃佐之 韓厥將下軍 卻至佐新軍 荀偃居守 卻犇如衛 遂如齊 皆乞師焉 樂書來乞師 孟獻子曰 有勝矣 戊寅 晉師起 鄭人聞有晉師 使告于楚 姚司耳與往 楚子秋鄭司馬將中軍 令尹將左右 尹子辛將右過中 子反入見 申叔時曰 師其何如 對曰 德刑詳義 禮信戰之器也 德以施惠 刑

以正邪 詳以事神 義以建利 禮以順時 信以守物 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 時順而物成 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 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 故詩曰 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 是以神降之福 時無灾害 民生敦龐 和同以聽 莫不盡力 以從上命 致死以補其闕 此戰之所由克也 今楚內棄其民 而外絕其好 潰齊盟 而食話言 奸時以動而疲民 以逞民 不知信進退 罪也 人恤所底 其誰致死 子其勉之 吾不復見子矣 姚司耳先歸 子駟問焉 對曰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 速則失志 不整喪列志 失列喪將 何以戰 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 晉師濟

河 聞楚師將至 范文子欲反 曰 我偽逃 楚可以紓憂 夫合諸侯 非吾所能也 以遠能者 我若群臣 輯睦以事君 多矣 武子曰 不可 六月 晉楚遇於鄢陵 范文子不欲戰 卻至曰 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 箕之役 先軫不反命 却之師 荀伯不復從 皆晉之恥也 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今我避楚 又益恥也 文子曰 吾先君之亟戰也 有故 秦狄齊楚 皆彊不盡力 子孫將弱 今三體服矣 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 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 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甲午 晦 楚晨壓晉軍 而陳軍吏患之 范匄趨進 曰 塞井夷竈 陳於軍中 而疏行首 晉楚唯天所授 何患焉 文子執戈逐之 曰 國之存亡 天也 童子何知焉 樂書曰 楚師輕窺 固壘而待之 三日必退 退而擊之 必獲勝焉 卻至曰 楚有六間 不可失也 其二 卿相惡 王卒以舊 鄭陳而不整 蠻軍而不陳 陳不遠晦 在陳而嚙合 而加罷 各顧其後 莫有開心 舊不必良 以化天忌 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車以望 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犇侍于王 後王曰 騁而左右何也 曰 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 曰 合謀也 張幕矣 曰 虔卜於先君也 微幕矣 曰 將發命也 甚罷且塵上矣 曰 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皆乘矣 左右執兵

而下矣曰聽楚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遠於淖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為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淖祭已潘阬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撤七扎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養由基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棘帶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驛厥從鄭伯其御杜回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略之余從之乘而停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後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益大我不知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陸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殺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被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轡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攝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若吏察火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

東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薦食申禱明日復戰乃  
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殺陽堅獻飲於子反子反  
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晉入楚軍三日殺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  
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  
德之謂

(公羊)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  
以不稱師王疾也王疾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  
言師敗績末言爾

(穀梁)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

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唐鑑)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  
皆畔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援援馬凡諸侯難  
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卻至曰然則王者多  
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  
人以其方時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  
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厲公六  
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樂繁與齊魯之師楚恭王  
帥宋齊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樂書曰君使繁也  
與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

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聞也夫南齊與楚來  
而弗與陳二聞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聞也  
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聞也夫眾聞譁則必懼五  
聞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關心不可失也公  
說於是敗楚師於鄆樂書是以怨卻至○鄆之  
戰卻至以秣常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見王必下  
奔逐戰王使工尹渠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秣  
章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救而下無乃傷乎卻至  
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  
之靈聞蒙甲冑不敢常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

三肅之君子曰勇以知禮○鄆陵之役大夫欲爭  
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國外  
不睦內而國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考叔其車  
以出則怨靖○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  
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  
武於外是以內睦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  
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刑  
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恩去過  
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  
吾刑外乎大人而忌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

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  
又無內憂雖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  
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益姑釋荆與鄢以為外患乎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樂武子將上軍范文  
子將下軍樂武子欲敗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  
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祿者眾必自傷也稱晉  
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援援焉  
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  
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益姑釋荆與鄢以  
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  
荆與鄢告君將伐知而多力急救而重敵大其私  
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兩取以益此諸  
臣之妾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  
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益姑  
無戰乎樂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鄢之役  
三軍不振旅冀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  
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遺蠻夸以重  
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  
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  
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益姑以違

蠻夷為耻乎樂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  
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急救而重敵大其私  
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  
人弗獨遂殺諸翼其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  
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鄢  
陵之役荆厭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  
過之曰夷電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  
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  
必為戮苗棼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荆師於鄢陵將  
殺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  
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  
天之不殺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  
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  
也無日矣結國  
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楚師敗而共王  
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  
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  
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嗜酒而甘之弗能絕  
于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  
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

酒矣而還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殺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堅穀陽之進酒不以譬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子韜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放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撻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

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

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史記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退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跳矣有先中中者

也

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

子反渴而求飲堅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

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

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

之入帳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殺

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

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殺無與復戰矣於是還師

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僂故堅陽穀之進酒也非

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

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南淮

昔楚共王戰於陰陵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慕之共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共

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曰大夫哉而行

南淮

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乃發兵屈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

范文子請公欲還卻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

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

鄆陵子反收餘兵相備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

反其侍者堅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

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今天

下求霸

史記晉世家

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

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

從者堅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楚世家

十年晉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  
救鄭晉楚戰郟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  
而去史記鄭世家

成公十六年

左傳宣伯使告卻鞮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鞮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儔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卻鞮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非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叔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卻鞮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



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聞於卿

公羊執未可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怖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殺梁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在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廣證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卻犇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孫曰矢驥之如疾余恐易馬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棟皆危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

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譽吾不國矣今子國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誅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曰四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未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狼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成公十六年

左傳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驥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憂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國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廣證 晉既克楚於鄆使卻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卻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

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略諸侯二也桑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卿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舉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疆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驩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樂范不欲伐則強

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樂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美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謀也惡其益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諫曰默惡其細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懼憚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諫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益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微之以晉而卻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來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卻至

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  
之勇春義順則謂之禮當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  
仇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餘同順  
義為上故制我以果殺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  
鄭君賊也棄殺行容羞也畔國即離能也有三姦  
以求替其上達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  
可久也雖台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卻至歸明年死  
難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莽晉國

成公十七年

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  
我速死無反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廣證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惡  
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  
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  
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  
三卻平於公國

成公十七年

左傳乙酉同盟于柯陵尋廐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遂

殺梁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廣證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卿錡見單子其語犯卻犇見其語逆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犇之譜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替史焉知天道吾

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覆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覆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與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

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債厚味寔  
贈毒今卻伯之語犯叔逆李伐犯則陵人逆則誣  
人伐則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  
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  
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  
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  
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  
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  
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  
陵十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殺於翼宋門葬

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語國

成公十七年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闕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  
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  
會高鮑慶守及還將至開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  
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刑  
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  
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  
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已  
使為宰以諫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

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  
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廣證葵近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  
謂忠矣而君則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  
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  
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  
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成公十七年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郤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立其左右胥童以胥童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  
郤錡奔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長魚矯爭  
田執而拊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  
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  
楚公子伐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束師之  
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  
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  
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書

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  
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  
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  
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  
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  
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  
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甯有臣而  
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  
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  
而爭命罪孰大焉士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

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馳助之抽戈結紲而偽訟者三卻將謀於櫺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堂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意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毒在內為執御姦以德御執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堂為卿公遊于匠穽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馬召士甸士甸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高於趙氏孟姬之說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殺梁自禍於是起矣

廣證既戰獲王子發鉤樂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卻至使人勸王戰及齊惠之未至也且夫戰也微卻至王必不免吾歸子發鉤告公公告樂書樂書曰臣固聞之卻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曹

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帥孫周事不成故先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樂書使人謂孫周曰卻至將往必見之卻至聘於周公使覲之見孫周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卻至苦成叔及卻錡卻錡謂卻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收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卻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衆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

殺既刺三卻樂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為

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卻乃脅樂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執在外為姦樂執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亂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脆弱弗能忍侯也乃齊翌三月厲公殺

也

樂武子中行獻子圉公於匠穽氏乃召韓厥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成行為不仁

事廢為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  
當於趙氏五姬之饒吾能違兵人有言曰殺老牛  
莫之敢尸而以君子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  
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  
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順  
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國語  
晉人殺厲公適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  
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辛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  
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  
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假私回而棄民事民  
旁有惡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  
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  
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誅於京厲汙於飛幽滅於  
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後之美  
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詩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偃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  
敵王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  
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偃長魚矯又  
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惜之間  
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

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  
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子  
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  
天下而無所終威服四方而無所出遂令諸侯于  
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  
臣外無諸侯之助賤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  
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出之諸侯莫之救百姓  
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  
下之所顧也然而終于身死國亡此所謂蓋之而  
損者也晉厲公之令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  
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疾病也唯聖人知病之  
為利知利之為病也淮南  
厲公多外驪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  
寵姬兄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及樂書又怨卻至  
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  
曰鄆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  
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樂書曰其殆有  
災顧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卻至至於周樂書  
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責也厲公驗之  
信然遂怨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僂與姬飲卻至

殺多奉進官者奪之卻至射殺官者公怒曰季子  
欺予將誅三卻未終也卻倚欲攻公曰我雖死公  
亦病矣卻卒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  
此三者誰與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  
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以劫樂書中行偃  
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  
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恐君公弗聽謝樂書等以  
誅卻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  
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樂書中行偃  
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  
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

史記卷四  
世家

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樂書  
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為悼  
公晉由此大失稍遷世

### 成公十八年

左傳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卻氏  
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  
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  
東門之外以求一束苴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  
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遂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  
及此雖及此豈非天子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  
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  
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  
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  
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殺梁**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廣證既殺厲公樂武子使知武子蔬恭子如周迎  
悼公庚午大夫遂於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  
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棄命  
焉若梁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粟不材是穀不成也  
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  
欲長慶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  
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  
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



在今日若欲恭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  
國之進退傾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  
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吏辱  
君之允今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定  
百事立百官有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  
刑赦因繫省閒罪薦精德達鯀寡振廢淹養老勿  
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  
敢不承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以  
一乘車厲公四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

周來至絳刑難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  
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提晉襄  
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莊桓叔最愛桓叔生惠  
伯諶諶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  
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跡遠  
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  
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  
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遂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  
忠故文公入時功臣後

成公十八年

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  
已責逮鯀寡振廢滯匡之因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歛  
宥罪戾節麗用時川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  
趙武為卿荀息偃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  
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  
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弁糾御戎校正  
屬馬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馬使訓勇力  
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  
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齊鐸還冠為上  
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  
馬御六駟屬馬使訓羣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  
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  
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廣證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  
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  
襄老以兒子羽郢之役親執楚王而敗楚師以定  
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范恭子將新  
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  
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

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飛李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圍敗晉功魏賴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神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卒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裕文敏廉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諭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諭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與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與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

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雒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侯奄公舉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圖

魏悼子使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史記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

上卷同  
言錄

襄公元年

左傳夏五月晉解厥荀假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求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廣證晉悼公伐齊齊令太子光質晉。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晉悼公伐鄭兵于洧上鄭城守晉

亦去  
記史

襄公三年

左傳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兹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此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廣證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

記史

十六年楚恭王怨吳為五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

至衡山而還

吳越  
春秋

襄公三年

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副焉稱解孤其雖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雖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孤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達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廣證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

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臂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設平公軍無

批政國

解孤薦其應於簡主以為相其譽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孤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譽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

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子解

解孤舉祁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

晉平公問於祁黃牛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對曰解孤可公曰非子之譽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譽也平公遂用之國人稱善焉有間公又問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也可公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公問可非問子也平公又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牛之論也外舉不避讐

內舉不避子可謂公矣覽

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孤解孤僕之仇漢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史

昔晉平公問祁奚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以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疑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銀伯華之行也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也慈善而謙

其端其為與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容也  
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  
矣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策未知所止是以不  
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

諸家

孔子聞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  
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何若孔子曰其幼也  
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  
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  
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而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  
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

不消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  
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  
之士君子乎哉

范說

### 襄公三年

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  
侯使荀息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為令尹  
侵欒於小國陳成公使索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  
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索僑盟  
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  
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  
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  
使使臣斯司馬臣則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  
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  
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  
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恕君心請歸死於司寇  
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  
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  
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  
授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僕

卷

公羊傳陳侯使荀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成宣公四年

陳彥為殊及陳彥為其與素儔盟也

授張子都子齊世子孫限宋公問使卿伯甘同者有

同也同外楚也倫如會使來如會外子會也於會受命

也成與及陳彥及諸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

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

是大夫張也故難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

權曰素儔異之也

廣證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

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

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赤對曰臣

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言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士鈐張老交止之僕

人授公公請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

使使臣徂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

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

之公號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

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

佐新軍

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

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其

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難丘

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當也公五命之固

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方會諸侯悼公弟揚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怒

或諫公公卒皆絳任之政使和我戎大親附

悼公

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揚干亂行魏絳僇辱楊

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

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我戎我親

附世史記魏

襄公四年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諧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廣證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使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大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肆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蕭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

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大德敢不重拜

襄公四年

左傳無終于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我晉侯曰我狄無親而會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我禽獸也獲我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棄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尤困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諱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略于外愚弄其民而廢羿于田樹之詐隱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村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困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悅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我子對曰和我有五利焉我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靜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我師徒不勦甲兵不煩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我脩民事田以時廣證五年無終于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蘇諸我公曰我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我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我翟耕農不徹其利二也我翟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我於是乎遂伯治國



襄公四年

左傳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滅訖救鄆侵邾敗于狐貍國人逆喪者皆壻魯於是乎始壻國人謂之曰滅之狐貍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廣證邾妻復之以次蓋自戰于非隱始也魯婦人之驕而平也自敗于臺鮒始也

檀弓

子路問於孔子曰滅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貍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割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

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家語

襄公五年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銀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廣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史記

襄公七年

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清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廣證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

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故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

徙居州史記

襄公七年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公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斷而委蛇必折

廣證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公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

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後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舍君者以得相跡也故非其分而取者眾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禁

索崤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  
武刃受害而海內服趙啞走山田氏外隄而齊晉  
從則湯武之所以正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  
也彼得之而後以君廢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  
行其所以廢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  
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敗亡之不察何也子韓

襄公七年

左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  
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  
晉子豐欲懇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  
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  
賊夜弑僖公而以癰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  
立之

公羊 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  
地隱之也何隱彌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  
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  
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  
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  
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斃原何以名傷  
而反未至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  
意也

殺然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  
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  
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  
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  
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

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廣證楚公五年鄭相子駟朝楚公楚公不禮子駟  
怒使厨人築殺楚公赴諸侯曰楚公暴卒立楚公  
子嘉嘉時年上歲是為簡公

紀文

襄公八年

左傳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  
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  
衛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  
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  
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  
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公羊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穀梁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廣證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難  
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  
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  
於群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  
且危父矣

子韓

襄公九年

左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安于河上問公年李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廟之令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憐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廣證）九年與晉伐鄭毋憐公冠襄公于衛李武子從相行禮記

襄公十年

左傳六月楚子囊薨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蒙牛鄭子辰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辰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伐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剛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薨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

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執已甚周猶不堪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廣證）鄭皇耳率師伐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鄭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列女傳

襄公十年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  
勝已而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  
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  
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  
師氏皆喪田馬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  
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  
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  
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  
耳叔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  
大夫馬子兩聞盜不徹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  
乃歸殺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  
群司聞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  
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矯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  
僕盜眾盡死侯晉奔堵女父司臣尉嗣司齊奔宋  
子孔當國為戮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  
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  
以定國眾起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  
曰眾起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  
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

無成化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  
後定

穀梁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廣證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  
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  
不可誅之今又故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  
之而相鄭簡公

記文

襄公十一年

左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聞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公羊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穀梁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廣證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卑帥教衛以替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惡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語

襄公十一年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吳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猶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辰叔鄭因皆禮而歸之納斥使禁侵掠晉侯使叔肝告于諸侯公使滅孫乾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以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廣車執車馮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鈔器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我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怨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舊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慶之禮以行

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  
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  
持我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  
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秦庶長  
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  
少秦師而弗設讎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  
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公羊〕此伐鄭也其言會于淵魚何蓋鄭與會爾

〔穀梁〕伐而彼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行人

者挈國之辭也

〔廣證〕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  
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鍾二肆及寶罇輅車十五  
乘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無  
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  
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我翟臣之幸也  
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  
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我無以濟河二三子何  
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國語  
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我翟魏

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史記

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我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捷治

安邑魏絳卒謚為昭子史記

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

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史記



襄公十三年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寃之乎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鴈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諶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夸奄征南海以肩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諶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于庚以師繼之詹叔曰吳乘我畏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成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訪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平詩曰不弔吳天亂靡有定

（廣證）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履楚國之師不穀之舉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鴈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諶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

其過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大夫從之

語四

襄公十四年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轅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三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板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囂以余馬首是瞻樂廬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鉞曰此役也報轅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廬謂士旬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獨也

（廣證）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

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

曰豹之黨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嚮退召舟

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

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

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四

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

板林而去

史記晉書  
叔嚮家唐

晉悼公殽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

兵追之遂渡涇至板林而還

史記秦  
本紀

襄公十四年

〔左傳〕秦伯問於士缺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  
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廢汰虐已甚猶可  
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  
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廢死盈之  
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廢之怨實將於是  
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廣證〕昔先大夫樂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  
而惠直不忌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  
諸侯之冊書述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致命

以自贖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國以封殖于厥躬國  
人疾視之如日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樂氏  
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  
國之雋老也然且怡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  
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開曠有所志  
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  
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  
宗卿達其嗣主則不然器器自庸而巧恃其非心  
毀本塞原甚於虺蜥日惟鼓吹之小夫是瞻是用  
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

以速厥罰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  
也拔誠復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  
恪謹弗懈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  
達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  
為善以聚歛為良能角摘齒恐人之刺已也門如  
闢市惟利是視恤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  
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華

襄公十四年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報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逆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戕射為禮子射兩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殺公嬖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仲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櫛

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嬖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嬖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敬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祭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忌先君之好弔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既辱孫歸復命語城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鯉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邾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程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孤衷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剌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滅訖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滅訖與之言道滅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執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廣證）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妾不善曹管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管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住日盱不召而去射

鴻於圓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款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怨公之營筮三百乃歌之欲以怨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瑤公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

文記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公如圓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遂獻公立公子熙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履于山而履

於堙呂覽

鮮者獻公弟子鮮也昏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要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鮮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列女傳

襄公十四年

左傳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國民之主置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諺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廣證晉平公與群臣飲既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拔柱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

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挫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  
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  
為寡人戒

子彈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挫之跌柱宮壁  
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  
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求鉢者也韓子聞之  
曰群臣失禮而弗鉢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  
不窮也

南淮

### 襄公十四年

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  
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  
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  
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廣證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  
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  
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  
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  
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  
國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  
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  
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  
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  
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史記

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  
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

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校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冀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校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越春秋

諸樊元年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展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

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太王改為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屈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穢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穢子穢去之以成曹之道札雖不才願附子穢

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令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吳越春秋

襄公十五年

左傳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

廣證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蒼紫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栗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日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木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

故不二與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絮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sub>子</sub>焉孟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

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無憂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哉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范說



襄公十五年

左傳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  
也子罕真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  
所

廣證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  
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冠不宜為細人用于罕曰  
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

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子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  
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  
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  
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  
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  
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與道  
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  
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見

襄公十七年

左傳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故子罕  
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  
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  
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閭廬以辟燥濕寒  
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  
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詎有祝禍之本也

廣證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  
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  
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

臣畏之細民歸之慶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  
子罕為出氣以奪其君國而田常為圃池也子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卑  
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漆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  
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執百也吾將徙  
之其父曰吾恃為執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  
之求執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  
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庠漆之經  
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遠與兵而  
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

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  
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鄆孔子聞之曰夫修  
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  
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衆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  
侵遼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  
且節與故仁節之為功大矣

襄公十七年

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薨絲新苴經帶杖菅屨食粥  
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  
大夫

廣雅齊晏桓子卒平仲薨衆新苴經帶杖以菅屨  
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  
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  
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駭人之非聽辭  
以避咎義也夫

家始

襄公十八年

左傳秋齊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季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畢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王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濩梁之言同伐齊齊使樂諸平陰壅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阮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孟國之子家以告公公恐要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偏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而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

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脅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衆傾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邛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諒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却趙武解起以上軍圍虛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櫓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剽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豚迫還于門中以杖數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夫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殺渠非園而曰圍齊有大馬亦有病馬非大而足同馬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原按）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宣公

走入臨菑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

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守城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

史記齊太公世家

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

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

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

史記晉世家

襄公十九年

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嬖嬖聲姬生光

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我

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

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

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

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

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布夏五月壬辰晦

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

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句侵齊及殺聞喪而還

禮也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

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

退在大夫也

殺梁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

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

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句

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宜譚惟

而歸命乎介

（廣證）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我姬  
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我姬請以為太子公許  
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棄太子光使高厚傅牙  
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  
公莊公殺我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  
子牙於勾室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  
亂伐齊至高唐記史

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  
樂氏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  
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  
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  
吾父遯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  
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微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  
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  
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畜羊舌虎  
叔厭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  
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  
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  
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  
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  
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遠  
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  
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

美老矣聞之來朝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猷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經而尚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始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璧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句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璧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璧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驪棘

廣澄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謂陽畢曰自釋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收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逐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樂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當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立吾先君樂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亂與隱也復在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國之若愛樂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剛倫數而遺之辱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

遲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  
遠逃乃辱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  
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  
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  
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  
樂盈盡入為賊於絳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  
樂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利樂盈滅樂氏是以沒平  
公之身無內亂也樂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  
勿從從樂氏者為大戮施樂氏之臣辛俞行吏執  
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  
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  
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  
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  
大援於晉國世隸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  
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  
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  
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  
君賜是隨其前言君聞而陳辭未退而從之何以  
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晉逆樂盈之族令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

國語

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故從何  
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于家君之二世者主之  
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于  
樂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  
君釋之

外傳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鰐肩而牛腹  
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揚食我  
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  
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國語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姦已乎曰欲為  
繫援焉也日董初繫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  
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  
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

國語

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  
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  
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  
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  
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恚悵願乃趣赦之

國語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  
吾喪與此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戎終之戎  
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將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  
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輔事比也引黨以  
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

國語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  
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  
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晉國之鍾矣

子韓

### 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會于商丘邾邾氏也邾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  
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  
也急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  
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  
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  
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  
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雉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  
不雄然臣不敢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蒯殖  
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縣迫還於門  
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  
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  
處其皮矣

廣證齊莊公之時有士曰甯平聚夢有壯子白鵲  
之冠丹績之絢束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  
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  
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  
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不得將死之與其友  
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殛謂此當務則未也  
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見



襄公二十一年

公羊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己卯

穀梁庚子孔子生

廣證二十二年孔丘生史記云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當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之先宋微子啓之弟微仲衍之後也歷傳至宋湣公生弗父何弗父何以國讓厲公其曾孫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馬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甫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邈華氏之駝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曰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顏八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微在顏父問三女曰微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微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笑遂以妻之微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家語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

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

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嚮蓋其慎也聊人親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史記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

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年七十有三然公羊傳乃于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于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為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為年七十有四不得為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子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闕以為戊子之月節雖

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故  
今著定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孔子生日。孔  
子生寅巳酉冬十月乙亥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  
子甲申時世傳孔子八字庚戌戌子庚子甲申寅  
巳酉乙亥庚子甲申也皆人又云周之十月即今  
之八月今之十月即周之十二月也然愚謂周雖  
更月而建亥之月建則未更也。按顏氏懷姙十  
有一月生孔子故公羊氏與史記諸書俱以懷姙  
之月誤為誕生之月遂二月一月庚子孔子生殊  
不知庚戌十一月內無庚子也

襄公二十二年

左傳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  
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  
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父子曰君人執信  
臣人執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  
弗能久矣

廣述莊公三年晉大夫樂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  
晏嬰曰文子諫公弗聽

史記

襄公二十三年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賻之以蒲載樂  
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  
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  
集也盈曰雖然因于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  
咎焉評諾伏之而鵠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  
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  
者將行又言皆曰得主何或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  
樂盈帥曲沃之甲圍魏獻子以盡入絳初樂盈佐魏  
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  
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  
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驥於公唯  
魏氏及七摠大夫與之樂王黜侍坐於范宣子或告  
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懼子曰奉君以走國宮必無害  
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  
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  
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懼矣公有姻喪王  
黜使宣子墨衰冑經二婦人簪以如公奉公以如國

宮范欽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趙進曰樂  
氏帥賊以入欽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欽逆吾  
子欽請乘持帶遂起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  
僕請執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  
斐豹謀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我國人懼之  
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我宣子喜曰而殺  
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昔有如此日乃出豹而閉之督  
我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  
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欽曰夫及君廢  
死之執用劍以帥卒樂氏逆轎車從之遇樂樂曰樂  
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  
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氏傷樂盈奔曲沃晉人  
圍之  
公羊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  
樂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廣証晉樂逆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轍遣樂逆於  
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樂逆從曲沃中反擊  
入絳降不殺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  
逆逆敗走曲沃曲沃攻逆逆死遂滅樂氏宗逆者  
樂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逆敗乃逆

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蕩之役也  
紀史

襄公二十三年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  
驅成秋御咎伯中鮮戾之傅擊為右曹開御戎晏父  
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  
襄罷師狼遽跣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  
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冠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來自  
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  
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  
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  
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  
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  
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  
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  
於焚庭成郛即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罷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  
於雍榆禮也

公羊蜀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言救後次非救也

廣證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

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螻蛄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齊莊公避一螻蛄而勇武歸之

四年齊莊公使樂盈問入晉曲沃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樂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史記齊太公世家

家

田潁孟莊生文子湏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樂運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

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

釐子乞史記田桓子仲完世家

### 襄公二十三年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絮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問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慈不孝不忠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茲回不執禍信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其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離臧氏公鉏謂季孫曰穉子杖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杖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穉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扶奔郛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之惡子也而求如是李孫若死其若之何滅孫曰李  
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樂石也美疾不如惡  
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害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  
矣孟氏聞門告於李孫曰滅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李  
孫不信滅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滅氏  
滅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  
告李孫李孫怒命攻滅氏乙亥滅氏斃新鹿門之閭以  
出奔邾初滅宣叔娶於饋生賈及為而死饋室以其  
姪糝姜之嬖子也生訖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滅賈滅為出在饋滅武仲自邾使告滅賈且致大蔡  
馬曰訖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訖之罪不及不祀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冢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通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滅孫如  
防使來告曰訖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  
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滅為滅訖致防而奔  
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滅孫曰無辭將盟滅氏李孫召  
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  
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嬖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  
如叔孫倚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李孫曰滅孫之罪  
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斬聞李孫用之乃盟

滅氏曰無或如滅孫訖于國之紀犯門斬聞滅孫聞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  
殺訖其曰正滅孫訖之出也道伯玉曰不以道事其  
君者其出乎  
廣証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弔滅文仲武仲孺子  
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滅氏家有龜  
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  
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  
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  
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  
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說苑

襄公二十三年

〔左傳〕齊侯從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還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戴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平諸其室

〔廣證〕哀公使人弔莒尚過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

平馬曾子曰莒尚不如杞梁之妻之和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壽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棄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齊莊公且伐莒為中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關獲

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果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瑗軍臨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照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逆於物也來吾踰于照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此非所以死也

杞梁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歸枕夫哭于城下道路過者莫不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嘆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吾外無所倚以立吾即豈能更二哉援琴而鼓之曲終援水而死

襄公二十三年

左傳齊侯將為城訖田城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滅孫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  
冗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  
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城武  
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  
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廣證顏回問於孔子曰滅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  
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  
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計而挫銳於却是智不足

名也夫文仲身雖殺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  
身殺立言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  
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  
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繼逆祀祀海鳥  
是智之難也夫滅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  
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怨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  
事恕施也

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  
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  
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  
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  
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滅文  
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夫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  
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  
不可謂不朽

廣證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范宣子問焉曰人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句  
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周平晉繼之為范氏其此  
之謂乎對曰以豹之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魯先大夫滅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  
謂死而不朽



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廣證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  
大子晉諫曰不可晉開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  
藪不防川不害澤夫山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  
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  
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庠以鍾其美是  
故聚不貳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大昏札瘥

之憂而無饑寒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  
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  
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庠以害天下皇  
天弗福厥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  
有虞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  
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  
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  
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  
決汨九川陂障九澤壟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  
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

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害無生  
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服帝心皇  
天嘉之昨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  
嘉祉殷富生物也昨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  
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  
也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整舉  
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與有夏雖衰祀鄧  
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  
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愾淫之心聞之故亡  
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  
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  
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  
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聞之  
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餽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  
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  
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  
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  
鯀之敗焉今台執政然乃當有所避而滑夫二川  
之神使至於予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  
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僣難者常馬佐

闕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  
蹇蹇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  
為荼毒大見亂而不傷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  
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驩川以飾宮是  
飾亂而佐闕也其無乃章禍且過傷乎自我先王  
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  
及于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右履以奉寧  
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  
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  
如是屬始肇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  
十五其不濟乎各朝夕微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  
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  
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  
下不儀地中不繇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  
祭五則是其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  
隸下夾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王  
者而受天之豈福饗民之熱力子孫豐厚今聞不  
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  
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  
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

宮以傲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  
義也賴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  
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  
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國之大事大不  
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  
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  
王卒墮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  
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平

始則

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齊棠公之妻來郭偃之姊也來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蠱之大過蠱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出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出無所歸也崔子曰弊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馬驪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凡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袒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教封具鐸父巢伊僕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

不脫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還謂其宰曰爾以幣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于平陰姜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甯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葵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費公費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言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闔立嬰以幣緝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醜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

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焉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連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辟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穀梁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廣證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廢朝賜爵蓋已微而不用每朝飲邑與爵爵已盡遲朝而來噴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門啟而入崔

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繼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子晏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叔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似塼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釵而入維晏子不肖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戮

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坎及晏子晏子奉指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使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皆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或既在腹既在心維子圖之晏子曰叔吾以及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懼憚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及鉤之直兵推之嬰不華矣崔杼將

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超山綖綖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子晏

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聞莊公嘗管官者賈

舉晉舉復侍為崔杼問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  
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  
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  
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進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  
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  
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近於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  
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  
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  
民丁丑崔杼立莊公與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  
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  
為左相二相怨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復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  
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  
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  
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史記  
陳文子聞難出奔衛見衛孫林父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去之蔡蔡世子般剛而戾父子見之則又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去之晉齊景公即位之二年使  
人召之乃歸史列國

齊崔杼弑莊公祁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  
莊公子將奚如祁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  
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  
死之不亦難乎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  
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  
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  
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  
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說苑

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楚遣子西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強息但子捷子驛子孟帥左師以還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強曰久將墊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進復進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廣雅屈到嗜艾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艾及祥宗老將薦艾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于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祖徼楚國諸侯莫不舉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蘧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廢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戊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獨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戾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堦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晉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衆今大國多歿斯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我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我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于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

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廣證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馬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介恃楚眾馮陵敝邑是以有往率之告未獲命則又有東門之役當陳墜者井陘木刊敝邑大懼天討其來啓敝邑心陳知其罪後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來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歎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

謂子貢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小子慎哉

晉人欲攻鄭今欲獨勝為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寡棠涉洧于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報攻鄭孔子曰詩云無執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 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射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獨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公羊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謂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穀梁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廣證十三年王諸樊卒

記

襄公二十六年

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  
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  
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  
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  
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市君者吾所能御  
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廢乎吾臣之所事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  
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廣證）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

員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  
朱也當御叔向曰盼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  
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子孫饗之  
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夫子員道宿主之言無私子  
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  
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廢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  
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

善削趙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  
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  
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  
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  
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  
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子解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  
衆矣大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德  
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咏之  
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通

不遷

詩國

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鼓  
舍以宿夜分而開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  
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  
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  
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  
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  
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  
室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  
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



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  
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樂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  
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  
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  
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消鼓寃之平  
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  
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  
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  
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  
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

一奏之有少鵠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再  
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  
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  
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  
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  
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  
龍畢方並鎗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  
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  
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貽平  
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

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  
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幙破組豆墮廊瓦坐者散走  
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  
公之身遂廢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  
窮身之事也

子解

昔晉平公令官為鍾鑄成而示師曠曰鍾音不調  
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  
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  
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世之  
有知音者也

淮南

襄公二十六年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讎敬如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如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蒧伯玉伯玉曰蒧不得聞君之出故聞其入遂行從蒧聞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當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或殺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郕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劉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甯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戰也

穀梁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廣證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使甯

記

襄公二十六年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  
昔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攝之逆於門者領  
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  
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言  
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  
不佞不能負鬴綬以從杆牧國臣之罪一也有出者  
有居者臣不能或通內外之言以弔君臣之罪二也  
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聞出公使止之衛人侵  
戚東鄙孫氏斃于晉晉成茅氏殖綈伐茅氏殺晉成  
三百人孫蒯泣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  
師敗之固鉏鉏殖綈復怨于晉

公羊此說若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弒也曷為惡弒  
則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弒之立不言  
則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穀梁曰歸見知弒也

廣證衛獻公出奔及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  
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  
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  
弗果班邑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殮必告  
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昔非寡人之  
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殮  
之與之邑襄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  
子孫毋變也

禮

襄公二十六年

左傳鄭伯嘗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于辰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下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廣證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

史記

襄公二十六年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澠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而鄆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遠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公羊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廣證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訪與盟衛瑒公會晉平公平公執瑒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

史記

襄公二十六年

左傳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年王子年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却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

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憐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政今楚多濫刑其

大大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寢諸我車之殿以為謀主統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鉤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縣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鄰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若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秣秣馬蓐食師陳焚次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逆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孤庸為吳行人馬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懼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齊之子齋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最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齋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夾

窺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

穆吾乃曰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裔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年子年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大賈道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廣證** 椒舉娶於申公子年子年有華而亡康王以椒舉為遺之椒舉奔鄭將逆奔晉蔡聲子將如晉

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備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執賢對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馬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謂王孫啓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

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若叔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為師王子儀為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樊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謂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誘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是析公之為也昔雖子之父兄謂雖子於恭王王弗是雖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邲之役晉將遁矣雖子與於軍事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之若令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樂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雖子之為也昔陳公子夏為卿叔取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戰於諸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櫟老櫟老獲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孤庸為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於今為患則申公巫

臣之為也今欽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舉而亡執政弗是謂欽舉曰女實遠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吾辜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收也哉子木憮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若齊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信其室乃使欽鳴召其父而復之國

襄公二十七年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遂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鱗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表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公羊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鱗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

林父遂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繫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殺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緘鉤即卿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廣泄卿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歸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深過而弗辭卿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龍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哭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托孤廢可以寄財者其卿成子之謂乎卿成子之觀右宰

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獻公後元年誅甯喜

記文



襄公二十七年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父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難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組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士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昭謂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

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來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因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率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東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覽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固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畜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故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

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國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言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棄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馬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苟盈遂如楚蒞盟

公羊 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穀梁 梁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廣証 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

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捐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弊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制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回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蓄為軍舉輦即利而舍侯遮扞衡不行楚人不敵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語國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歆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歆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歟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歆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荆蠻置茅施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治國

襄公二十七年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嬖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八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強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予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姜盧蒲姜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強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入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姜帥甲以攻崔氏崔氏燬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嬖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嬰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卒已崔明未奔慶封當國

廣證初崔杼生子成及嬖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

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強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卻欲其敗也成強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姜攻崔氏殺成強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北史

襄公二十八年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於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禹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玉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饋鷄饔人竊更之以鵠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

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佞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將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至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雖敢獻其兆子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本龜而泣乃使歸慶陶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後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

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從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莅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集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選公宮陳氏饒氏之國人為僕慶氏之馬善鷄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櫛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備援廟楨動於甕以袒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純麻嬰公懼鮑國

曰群臣為君故也陳湧無以公歸執服而入內宮慶封歸過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狄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拜且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鷄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謀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患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貴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滅

廣證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役崔杼益驕嗜酒

好佩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內卻田文子謂桓  
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  
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  
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  
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保在柩尸於市以說  
衆記文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  
范昭曰請君之素饔公曰酌寡人之饔進之於客  
范昭已飲晏子曰徹饔更之饔解其矢范昭佯醉  
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

為子舞之太師曰寡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  
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事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  
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  
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  
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  
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  
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  
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  
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祖之  
聞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

太師其與焉子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趙其族人曰晉近莫不之  
晉慶封曰趙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  
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趙其可以安乎子  
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  
封來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記文

襄公二十八年

左傳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遷在燕買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邲殿其郤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以邲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遺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虛蒲娶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廣遂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邲殿其郤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以邲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

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遺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子安

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假崔杼尸于市以說衆

襄公二十八年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  
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  
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  
宗室李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  
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  
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適饑寒之不恤誰違其  
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  
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達國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  
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  
而息民特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率趙  
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廣證）襄公如楚及漢間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  
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眾也今王死  
其名未改其眾未收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  
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子叔仲子曰子之來也非  
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  
非義楚也畏其名與其眾也夫義人者國慶其喜而  
弔其憂況畏而服焉則畏而往則喪而還荀羊姓

竇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  
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為喪樂  
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  
由已貳求說其侮而卑於前之人其誰不滋大乎  
說侮不憚執政不貳帥大憚以憚小國其誰云待  
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  
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  
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國語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楚揮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  
觀禮公患之穆叔曰被檜而從則布幣也乃使巫以  
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還及方城李  
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  
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  
舍而後開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跡也公謂公  
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  
治見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武檄  
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  
焉曰欺其君何必使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  
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見  
服欽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梁)問公也○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  
致君之意義也  
(廣証)反及方城則季武子繫卞公欲還出楚師以  
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  
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睡之若得楚師以伐魯  
魯既不違風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

之克魯諸姬不獲聞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  
類以服東夷而大據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  
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璽奪伐之而又求入  
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  
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國語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而予之璽書  
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  
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  
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棘也又何謂焉子  
治歸致祿而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  
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國語  
襄公朝于荆康王奔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  
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國語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關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關以刀執之

公羊關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為謂之關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殺梁闔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關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關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瀟怨賊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關執吳子餘祭仇之也

廣証王餘祭弟餘昧立史記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吾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大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廣證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禮記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天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沍沍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鄧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迺而不偪

達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奢取而不貪廢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威德之所同也見舜象刑南面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域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德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尚其誰能脩之見舞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恃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連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連緩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戕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

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泚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公羊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運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逃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連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

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春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殺梁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廣證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柏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怠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曲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汾風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城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逼遠而不攜遠而不淫復而不厭衆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威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威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刑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頌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勦而不德非尚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簡曰德至矣哉大矣如

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威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建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護緩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戕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樂于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道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史記吳太伯世家

吳延陵季子使魯周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

史記周本世家

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于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于子產厚遇季子

史記鄭世家

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鰭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

衛亂乃此矣

史記衛世家

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

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

史記晉世家

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

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

史記世家

吳季札使母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

史記世家

家

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

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

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題也延陵季

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

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

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

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

以知其國之亂也

延陵季子遊于齊見遺金于路呼收者取之收者

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

君不臣有友不友常畧衣米各豈取金者乎季子

知其賢請問姓名收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

字哉

韓詩外傳

延陵季子遠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

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性而觀其

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

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

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

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

矣乎

史記世家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

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

猶燕之樂于幕也爾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

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

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已服義可謂善改矣

史記世家

襄公三十年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馬太子弑景侯殺梁其不曰子奪父政是謂奪之

廣証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而景侯通馬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史記

襄公三十年

左傳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馬朝至未已朝者曰公馬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于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從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卒丑子產欽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即敗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祭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開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祭丑晨自墓門之清入因馬師頭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于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縫之枕之股而哭之欽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

大馬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運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蹄追之及酸棗與于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圉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輪之卒也將葬公孫圉與裨黷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黷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艮嘗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謂出奔晉為任大夫難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逆適晉羽謂因之與之比而事趙太子言伐鄭之說馬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穀梁不言大夫惡之也

廣證子產相鄭東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相造淫嬖者以盈之方其時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

以盡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卿有處子之娥校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容造鄭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若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從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鄭析曰吾惟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子子產用鄭析之言因間以竭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昧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棘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特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也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溫而不得忍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違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禁祿吾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若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遠以若之治外

其法可整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  
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  
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  
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  
子智者乎鄧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子列  
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  
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史記

襄公三十年

左傳鄧子皮殺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  
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  
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竇難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安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  
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  
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  
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  
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  
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春  
修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  
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微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  
遂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  
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  
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廣證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擊為相國鄭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

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翠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罷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

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史記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太相萬衆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

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鉏刀之遺于道者莫之舉也

品覽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修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聞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組豆不大鍾鼓等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畔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飛棠蔭於街者莫

有援也鉏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子鄭

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袞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敬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釣擇賢義釣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

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社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備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穀梁楚宮非正也。子平日正也。  
廣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為君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釣擇賢義釣則卜之今稠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嘉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

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即段廷勞于禁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執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擇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擇能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擇能來以通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校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廣證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擇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

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皆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擇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說苑

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鄰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廣證鄭有鄉校之士非論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哉聞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聞而藥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論衡

春秋三傳事竇廣證

上海圖書館藏

昭公元年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殫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黎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妾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國家

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蔭以復矣唯大夫圍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桃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棄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八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初平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馬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

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渚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諸侯無怨天無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喜子其不可以不戒夫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是蒙雖有饑饉必有豐平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請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暫之欲背盟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懲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志知共而已晉樂王黷曰小哭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綏而說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黷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爰  
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反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于言以知物  
其是之謂矣

公羊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局為貶為殺  
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  
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  
爾詞局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  
局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於秋  
不特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  
後罪惡見者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局  
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  
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廣證說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  
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  
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仇戈之前吾惑之蔡  
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  
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  
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

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  
若無其心而設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  
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  
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却敖  
而代之國

昭公元年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郕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進而魯伐莒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償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馬弗與梁其理曰償以藩身子何愛馬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雖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嚴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辭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楅矢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戰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廢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欲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看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姒

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遂進仲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蒙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體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郕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有善莫不親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先叔孫叔孫歸魯大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曹矢謂曹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忌為國也思其外不思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踞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楮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公羊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廣證執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郕莒人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理謂穆子曰有償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于何愛馬穆子曰非法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以償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

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惠作作而不  
求將或導之是貽其不求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  
且罪非我之由為戰何害楚人乃赦之穉子歸武  
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穉子曰吾不  
難為戰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  
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大耻而不忍  
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國

號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  
戮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  
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  
致也其為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  
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  
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  
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  
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  
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  
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  
能討又免其受盟者皆何以為盟主矣必殺叔孫  
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  
皆郈國如是則大不畏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

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  
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  
於楚而免之國

昭公元年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  
遷祭卯鍼適晉其車千來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  
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  
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  
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  
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遷於寡君是以在外將待嗣君  
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  
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  
弗能斃也趙孟曰天子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  
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殺和無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  
曰趙孟將死矣主民說歲而愾日其與幾何  
公羊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  
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奔之惡也

廣證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

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

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殺鍼孰鮮不五稔文子視曰朝夕不相及誰

能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

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

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

今恍日而激歲怠偷甚矣非死速之必有大咎各

趙文子卒

趙文子為室斷其椽而斲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

謂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

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斷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

諸侯斲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

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

告文子歸令之勿斲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

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斲者不

仁者之為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張武張老曰美哉輪焉美

哉與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

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

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



詩禮

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成諧之恐珠  
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  
亡對曰泰公無道畏誅欲恃其後世乃歸史記

昭公元年

左傳晉侯有疾郕伯使公孫橋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寶沈臺駘為祟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  
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  
討后帝不減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  
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  
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  
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蓄育其子孫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  
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寶沈參神也昔金天氏  
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  
宣汾洮障大澤以廢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  
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  
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  
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  
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  
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靜室  
其氣勿使有所墮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

龍百廢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倚又聞之內官不及  
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此疾君子是以惡之  
故志曰冒妄不知其姓則卜之達此二者古之所慎  
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  
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  
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疇未之聞也此皆然矣  
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于哲對曰  
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晉侯聞于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廣證**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

沉臺貽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  
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  
以相征伐后帝弗減遣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  
是困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困服  
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  
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著  
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契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  
格臺貽臺貽能業其官宣汾洮降大澤以廣太原

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如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  
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貽汾洮神也然二  
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禁之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禁之若君疾飲食不樂  
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嚭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  
之禮於子產

北史

昭公元年

〔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災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四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同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廣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繇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虐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樞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國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患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盡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隱今君一之是不替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四蠱也夫文蠱四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皆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亢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

文子曰勞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  
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獲  
而進不阿而退法固

趙文子與叔譽相爭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  
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並植於  
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勞犯乎文子曰  
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  
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  
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  
諸其口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

交利死不偏其子焉弓機

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史

昭公元年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犂鄰人  
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  
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  
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  
入問王疾繼而弑之遂殺其二子蔘及平夏右尹子  
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皆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鄭  
葬王于郊謂之郟故使赴于鄭伍舉則應為後之辭  
馬對曰寡大夫國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  
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  
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  
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  
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  
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  
唯命且臣與焉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爵何  
忌楚靈王即位遂羅為令尹遂啓彊為太宰鄭游吉  
如楚蔡姬教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  
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  
數年未能也

廣證四年國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國

八閭王疾絞而弑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  
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  
共王之子圍為長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北史  
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千來仕其車五乘  
叔向為太傅實賦祿解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  
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  
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  
之何其鉤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  
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  
商韋蒲木槌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  
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  
大績於民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  
乃均其祿始國

昭公三年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  
顧事君朝夕不僇將奉匭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  
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媿媿寡人之望  
則人無祿早世爾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  
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錫  
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  
若不余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嬖嬙寡人之望  
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頑也寡君不能獨任  
其社稷之事未有仇讎在綠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  
有辱命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  
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貶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  
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  
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  
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水  
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冰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  
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

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桷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日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照人卒刑無長庶民罷散而宮室滋修道強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御胥原狐績慶伯降在卑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俊以樂怡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禹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忘况日不俊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昔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卒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驚塵不可以居請更諸夷墮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收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故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

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廣證）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園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跽貴而屢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捐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審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患盜賊者傷良民今峻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子解）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雖隣是卜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

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逆許之晏

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

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

史記齊太公世家

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

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

晏子然之史記子嚮世家

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

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

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史記趙世家

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

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

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

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

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史記田釐子世家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

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達則退

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

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

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

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  
退維谷其此之謂歟晏子

昭公四年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云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武馬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宋齊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謀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廣證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陵封中射士疎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

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子將

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為黎山之會宋齊叛之幽王為大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終

大紀楚世家



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諸侯於申為盟主殺齊慶

封史記本紀

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史記昭公世家

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史記襄公世家

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

申誅齊慶封史記齊世家

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

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史記吳太伯世家

昭公四年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

華當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固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

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叔舉曰臣聞無服者

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

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拘於諸侯使言

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

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

之以盟諸侯王使連殺之

公羊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

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

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有齊君而亂齊國

也

穀梁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

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

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

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

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聚然

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

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責治賤用賢

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廣證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因廢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敎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奔疾殺之

北史

昭公四年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要於國氏生孟而仲士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蝦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顧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來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俾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笑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援之

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堅牛曰夫子疾病不欲  
見人使賓饋于介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  
祭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  
葬叔孫堅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  
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  
孫未乘路葵馬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  
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  
聘于王王思舊數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  
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勅令死

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  
也若命服生不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季孫謀去中軍堅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廣澄叔孫相魯責而主斷其所愛者曰堅牛亦擅  
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堅牛妬而欲殺之因  
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  
敢佩使堅牛請之叔孫堅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  
之矣使爾佩之堅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  
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教見於君矣君賜  
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

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堅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  
為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堅牛請之叔孫堅牛  
不為請又欺之曰吾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  
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  
出走齊居一年堅牛為謝叔孫叔孫使牛召之又  
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  
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堅牛因獨養之  
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固不食而  
餓死叔孫已死堅牛固不發喪也徒其府庫重寶  
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保此不

參之患也

子解

昭公五年

左傳春王正月舍中軍平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  
諸滅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  
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  
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  
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圖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  
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  
衢受其畜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  
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  
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  
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  
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堅牛以攻諸大夫之庭司  
宮射之中目而死堅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  
子即位朝其家眾曰堅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  
立庶又披其邑將以故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堅牛  
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闕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  
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  
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豳之

謙豳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饒人入  
其名曰牛年以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  
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  
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烏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  
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  
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  
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  
此離為牛世亂謗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  
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  
卿也抑少不終  
(公羊)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  
有中三亦有中  
(穀梁)齊復正也  
(廣證)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  
婦通焉而生牛穆子沒魯以牛為內豎相家牛踐  
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  
牛遂輔叔孫庶子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  
堅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  
求合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堅牛孔子曰叔

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  
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  
有馬家語

昭公五年

左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奔伐吳以報棘楸麻  
之役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  
師會楚子于瑣間吳師出遂啓強帥師從之遽不設  
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師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  
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  
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  
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  
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躍馬好逆使  
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樂日矣今君奮馬寒電  
馮怒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  
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  
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繫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  
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因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  
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邛今此行也其庸  
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  
萊山遂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以筭之山是行也吳子設  
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  
于巢蹇由強待命于雩婁禮也

曰縛之殺以罍鼓問之曰女來卜乎荅曰卜卜吉

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

必誓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

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

人因不殺也

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

内曰墮。

殺梁早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

瑤璠玉積第耳不克而還

繫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

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

之也。癸巳齊侯次于甄，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

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春王正月蠶齊平齊求

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諂

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

昭公  
七年

廣證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

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

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

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尊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

敵顧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

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攘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

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倍人

檄樵輕弱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

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  
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  
賈素賄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  
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  
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未既定夕時莊賈乃至  
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  
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  
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  
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  
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  
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  
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  
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  
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  
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  
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騾以  
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  
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粟士卒  
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  
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

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  
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  
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  
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  
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于景公景公退穰  
苴發疾而死

史記司馬  
穰苴列傳

昭公七年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領與諸侯落之太宰遂啓墮曰臣能得魯侯遂啓墮未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餅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寡爾氏嬰齊受命于蜀奉命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冀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幸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開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遽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饒禦三

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廣世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開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鶩庶為樂不開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丘大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騅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厲臣不知其美也夫矣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猗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殯民也胡美之為大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富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驕離而遠者距遠天子



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  
 其有美名也唯其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  
 若欲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為焉忘其安樂而有  
 速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  
 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  
 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稽地其為不墮  
 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  
 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察之暇於是  
 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  
 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  
 也不知其以厲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  
 其殆矣語國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華之臺臺甚高三  
 林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國  
 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  
 階三索節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  
 大若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賈傳  
 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  
 賀絕已而悔復詐取之史記魯同世家

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史記魯世家

昭公七年

左傳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杜馬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廣證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替校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

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耶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昭公七年

左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違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賜銘云一命而僭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備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陞於是鬻於是以餉余口其共也如是滅孫鮒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廣證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屬家老使命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謂則效矣愆已所病以諱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大雅

昭公七年

左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聞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廣證季武子疾燭圍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未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昭公七年

左傳衛甯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覲之孫圉與史荀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荀與孔烝祖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嬖始生于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

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繫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使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甯公

廣證九年甯公卒初甯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今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姜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甯公甯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甯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昭公八年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  
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  
子過哀公有麻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  
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微師赴  
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于微師  
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罪不在行人  
也

穀梁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

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  
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  
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  
之惡也。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  
上也

廣雅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  
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  
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  
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  
公由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

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  
陳君留奔鄭紀文

昭公八年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  
棄疾帥師奔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  
滅陳與嬖素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  
既又請私私於惲加經於軻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  
曰城麋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  
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  
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趙史曰陳其遂亡乎  
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黜項之族也歲在鶉火  
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  
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篡至于替眡無違命齊  
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濫故周  
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滅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  
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殺孫惡楚子也。**不與楚滅閔公也

**廣證**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為陳公招  
之殺憚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  
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黜項之族陳氏得政  
於齊乃卒亡自篡至于替眡無違命齊重之以明  
德至於遂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

且滅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史記

昭公九年

左傳晉荀息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微宴樂學人含業為疾故也君之御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微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懷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廣證）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蒨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蒨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曠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藥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

也曰曠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蒨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也

昭公十一年

左傳景王問於蒯聵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亡此蔡侯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聖也歲以大梁蔡復楚亡天之道也楚子在中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圖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樂克有婚以喪其國紂克東奔以墮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斂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

〔公平〕楚子虔何以名絕蜀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蜀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殺梁〕何為名之也考伏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廣證〕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弃疾為蔡公

昭公十一年

左傳五月齊師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  
莊公盟于汶祥脩好禮也衆丘人有女夢以其帷慕  
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  
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蓬氏之選反自汶祥宿于蓬  
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衆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  
叔

〔公羊〕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可以書蓋以罕書也

〔廣證〕魯昭公有意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

母之服

南淮

昭公十一年

左傳楚子城陳蔡不美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  
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  
邾莊公城櫟而寘子元馬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較  
而寘管仲馬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遠五細不  
在庭親不在外疏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  
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  
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梁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  
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  
知也

〔廣證〕靈王城陳蔡不美使僕夫子曾問於范無宇  
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  
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以楚諸侯  
其未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鄭  
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  
晉有曲沃秦有微衙叔段以京志嚴公鄭幾不封  
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  
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梁丘實殺無知  
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微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  
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



肱至於毛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  
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  
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  
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  
遷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螬  
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  
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乎哲復命王曰是知天  
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華侍曰民天之生  
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  
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國語

昭公十二年

左傳楚子衍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  
駕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  
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  
析父從右尹子華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  
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年樊父禽父並事康王  
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  
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  
山筭路藍縷以覆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  
弧棘天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  
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  
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  
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  
焉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  
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  
刺圭以為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華吾子  
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華曰摩  
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諫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馬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憚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廣證靈王虛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

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祖亳於是乎三年然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淖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故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廖若既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淑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入故三年然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幹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諫與人誦以自詰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

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寢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四

楚靈王怵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日臣又嘗聞焉昔周穆王

欲肆其心將通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蔡公  
謀父作祈昭以止王心王是以獲致於文宮臣問  
其詩焉而不知若問遠焉其馬能知王曰子能乎  
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悒悒乎式昭德音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靈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  
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已復禮為  
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子革  
之非左史所以風也誦詩以諫順哉

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

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囂然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  
鼎以為分其予我乎祈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昔我  
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單浮餘以虞單浮跋涉山  
林以寧天子唯是挑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舅也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敢受鼎靈王曰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  
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鳴鄭安敢  
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  
不愛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

祈父善言古事馬  
記

昭公十三年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遂居田遷許而增許圍蔡浦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闔韋韜中單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郟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遂氏之族及遂居許圍蔡浦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暫及郟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畜而速行已拘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郟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豫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郟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違且後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洎務牟與史

裨先入國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師復所後者剽師及皆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侍於郟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汭夏將欲入郟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患孰大焉君不可忍患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闕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公羊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穀梁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

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廣證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敗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開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忠。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嚙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嚙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寤時。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間。棘闌不納。乃入芋尹

申亥氏馬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

國語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修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橋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弃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

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銅人。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銅人曰。新王下法有敕。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銅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弗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恐訖大馬。乃求王。遇王飢於楚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中。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

史記

昭公十三年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啟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曼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教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澆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窮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聞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昭聘于鄭且致驛標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驛標致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驛標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報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報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枝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

歸

公羊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為加就焉爾比之義宜乎致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為君也

殺梁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廣證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

弃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弃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平王謂觀從恐爾所欲欲為

卜尹王許之  
紀史

昭公十三年

左傳初共王無冢適有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備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組關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

命則又違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宿須臾照朋以為輔佐有官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而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驪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樂卻孤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萬忠懷棄民民從而興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于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興國

（廣證）初共王有寵于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召五公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組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國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弃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

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  
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入無主二也  
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  
也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  
無人矣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蒙而動可謂無  
謀矣為霸終世可謂無民矣亡無變微可謂無德  
矣王虐而不忘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  
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弃疾不作  
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  
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  
尹也殺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達之民  
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  
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  
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有高國以為內  
主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  
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  
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  
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栾先  
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并民民從而

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  
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  
不終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史記



昭公十三年

左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郕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  
檄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  
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  
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  
產以帷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  
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  
攜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

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清貨無  
厭亦將从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  
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  
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  
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  
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來  
以先啓行遲遲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  
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  
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  
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

則不共其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  
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  
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  
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  
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俱有不治  
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  
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  
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  
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  
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  
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  
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  
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秦之訐以  
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  
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慎於豚上其畏不死  
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  
師固邾莒杞鄆之怨以討魯罪聞其二憂何求而弗  
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曰  
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

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快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間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重獻無極亡可恃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大許之既盟子大叔啓之曰諸侯若計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華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患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懈競大復而歸

**公羊**公不與盟昔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孰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較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機在公也其日若是盟也

**廣證**晉平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曰昔日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以至於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而尊貢事禮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女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家**子貢問孔子曰今者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管仲子產不亦是乎子曰賜也女謂自賢者賢乎進賢者賢乎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進有賢于已者也夫知賢知也愛賢仁也引賢義也贈就大焉

昭公十三年

左傳隱大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公羊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廣證楚滅蔡三歲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

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

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

陳蔡後史記世家

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弑靈王代立是為

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

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賁哀公卒

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史記世家

昭公十三年

左傳季孫宿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

晉何以不如奔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

具若為奔秦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實

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

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

為奔執親將馬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

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

而惠免之諸侯不開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

於會宣子惠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

辭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辭也得罪於晉

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晉於

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辭也聞諸吏

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俱先歸惠

伯待禮

廣證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嚭辭昭公弗與盟于

服惠伯曰晉信蠻奔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或必

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

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

如子若我往晉必惠我誰為之或子服惠伯曰叔

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解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開矣昔欒氏之亂齊人問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師賦詩鼓罕行無有辱人以從軍吏次於難俞與邯鄲勝齊之左將止晏萊馬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欒奪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同諸侯羣臣敢憚戰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欒奪之故棄之其無乃得欒奪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國語

昭公十四年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貪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足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衡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煩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廣證）士景伯如楚叔魚為釐理邢侯與雍子爭田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悉之叔向曰三殺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雖子貢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平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鮒親以買直與非

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雖子於市國語

昭公十五年

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當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當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邑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動民而煩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救民急將焉用邑邑以賈急不如完舊賈急無卒素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與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戰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廣證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當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益

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未盡願晉豈其  
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哉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  
不能則退不以安甯感令軍吏呼城假將攻之未  
傳而鼓降國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畜犬聞倫  
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  
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矣而不使  
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  
以弗賞乎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  
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

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

南

昭公十六年

左傳三月晉解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  
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  
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  
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  
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  
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來出令之不信刑之頗  
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  
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僞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  
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  
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主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  
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祿歸祿其祭在廟已有著  
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僞焉得耻之辟邪  
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產以他規戒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  
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  
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  
也若屬有謀人交聞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  
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  
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

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會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開改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甯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產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

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既起。賦不出。鄭志皆覘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廣證）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不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奢。奢侈貪欲。無藝畧則。行志假貨。居賄宣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政相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祁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鋒。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

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  
賀若不愛德之不建而患貧之不足將平不暇何  
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  
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國語  
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  
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史記  
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史記  
世家  
魏絳卒諡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  
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史記  
世家

昭公十七年

左傳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為  
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  
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昊氏以龍  
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  
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  
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  
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提也雕鳩氏司馬也鴈鳩氏  
司空也鸛鳩氏司寇也鸛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  
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彙奪民者也九扈為  
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  
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  
於郟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  
四夸猶信

廣證郟子胡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  
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  
而雲名炎帝以大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  
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  
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



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  
見邾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  
在四奔猶信家語

昭公十七年

左傳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莒弘謂  
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睦於楚  
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我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  
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  
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  
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捐荀吳而授之陸  
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廣證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痼疾卜以守  
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下臣願藉途而祈福

馬天子許之朝禮使客出莒弘謂劉康公  
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  
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倣戎  
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祀先因令楊子將卒十  
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樂氏滅三國焉  
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莒弘則審矣故言  
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呂覽

昭公十七年

左傳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戎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今龜我請改卜今日鮑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衆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鑿之及衆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衆舟宜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戎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逆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公羊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

穀梁 兩存狄曰敗中國與存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

于長岸逆楚子故曰戰

廣證 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衆楚復得王

舟而還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以報前宋株蔑封也吳

師敗而亡舟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光欲謀殺

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

吏吳越

春秋三傳事齊廣證

上海圖書館藏

昭公十八年

左傳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子戌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庠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梓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鼈焉知天亦多言耳豈不或信

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

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運其可

子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遠矣及大里析死矣未

葬子產使與三十人定其柩大作子產辭晉公子公

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

子士巡屏屏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

徙主祐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庠人各徹其事商

成公敝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

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

寇各保其微郛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燔火于玄冥回

祿析于四廊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  
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  
灾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  
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  
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  
也同日為四國災也

廣證六年鄭公欲祿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史記

昭公十九年

左傳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郢叔孫  
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郢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  
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  
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  
月楚夫人薨氏至自秦

廣證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取婦婦  
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  
太子更求平王聽之五月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  
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人傳無忌為少傅無忌無  
寵於太子常譖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  
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跡外建也史記

昭公十九年

左傳夏許惇公癸丑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樂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賊未討何以言葬不成于弑也言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君為加弑焉爾識子道之不盡也其識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言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惇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

者免止之罪辭也冬葬許惇公傳

殺梁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也哭泣歔飭粥盥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廣證許惇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當藥不立其位與其弟惇專哭泣歔飭粥盥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新

昭公二十年

左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護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或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公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

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索君尚謂其弟負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違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奮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負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

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辭設諸馬而耕於鄙

廣證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泰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譏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譏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

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能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今寧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

謂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奢伍奢當弓執矢搦使者使者不敢進伍奢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奢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連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奢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奢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奢之急乃渡伍奢伍奢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奢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奢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奢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遣色鍾離與吳遣色卑梁氏俱歸而女子弟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

僚曰楚可破也顧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  
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  
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  
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  
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謀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  
史記伍子  
胥列傳

子胥出走適侯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  
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子幹

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大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

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  
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伍員再  
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于荆至江上欲涉  
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  
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辭其飯以予丈人曰此十  
金之飯也願獻之丈人大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  
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十鎰昔者子胥過吾  
猶不取今我何以予之千金則為乎伍員過于吳  
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  
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為也而

無以為為矣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性  
江上之丈人乎覽

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  
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  
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  
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踈骨肉  
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  
擒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  
太子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  
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

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仗謂奢曰  
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  
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開臣召輒來胥為  
人少好于文長習于武大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  
守度蒙垢受耻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  
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驛  
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  
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因繫忠臣外愧  
諸侯之耻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  
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

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  
但食不甘味常苦飢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  
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  
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  
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入門無封  
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  
甲子時加于已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歎其臣父  
歎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于侯思見  
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  
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

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微梓相見以自濟達于是  
子胥嘆曰與父俱誅何明于世冤讐不除耻辱日  
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  
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軍為廢物汝懷  
文武勇于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  
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  
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  
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臂弓執矢  
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  
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

而走胥曰般汝平王欲國不滅擇吾父兄若不爾  
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  
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  
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于  
諸侯以報仇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  
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  
俱戮于市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人惡之  
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子胥  
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  
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  
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  
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  
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負與勝奔吳到昭  
關關吏欲執之位負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  
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固舍之與勝行去  
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  
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  
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  
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將子胥即止蘆之將  
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

渡為事寢急乎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  
乃渡之十濤之濤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魚鮓  
色乃謂曰子候我此樹下為子取鮓漁父去後子  
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草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鮓  
魚羹盪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  
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  
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鮓子何嫌哉子  
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  
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若之  
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  
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  
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  
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山山兩  
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形跡默何  
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  
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盪漿無令其  
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  
江水之中矣子胥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  
深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瀟水之上宮中有飯子胥  
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

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眼窮遂少飯亦  
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宮飯其盪  
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  
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  
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  
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  
丈夫越廚禮儀妾不忌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  
子已自投於瀟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  
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  
觀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  
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吳國之亡臣乎乃白吳  
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  
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  
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  
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大  
腰十圍肩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  
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  
稍適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與師復  
聘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  
說伍奢之妹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



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  
內志未可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  
匹夫興師用兵於比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  
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與師令大王踐國制  
威為匹夫與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  
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  
自嬖乃得勇士專諸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  
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  
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  
問其狀何夫子之怒威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  
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  
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  
其貌雄顧而深目虎眉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  
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適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  
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  
夫子輔朕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  
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  
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  
昧次曰季札之賢也將年傳付適長以及季札  
念季札為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

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  
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  
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  
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  
國之所歸何洎私備劍士以指先王之德光曰僚  
素貪而恃力知道之利不規退讓吾故求同憂之  
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諗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  
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  
人不能奉行惟妾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  
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允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  
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  
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吳魚三月得其  
味安坐待公子命之吳越春秋  
楚平王使詹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  
王召詹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  
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  
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成也本初以還故遣之已  
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夫  
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說苑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饒太子

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恐亦不能無望於  
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  
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  
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  
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  
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  
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  
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  
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  
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  
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  
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  
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歸  
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厲天出見使者曰父有罪  
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  
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史記楚世家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  
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  
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

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史記吳太伯世家  
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  
平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史記秦本紀

昭公二十年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馬弗許遂劫之冬邠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廣證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亂逮去如

鄭文

昭公二十年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圉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圉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來馬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來吾將殺之對曰吾由于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達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予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

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惟於門外而伏甲馬使祝龜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來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來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有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來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驅馳驅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衝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焉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使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

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焉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  
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告子無所辱君命宥曰寡君命  
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  
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  
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  
衛侯以為乘馬賓將執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  
及吾子單斧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  
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  
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  
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  
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鉞水之上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圍  
子玉甯子高魴出奔皆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  
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  
予之衛侯告甯子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偏賜大  
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死何忘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  
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  
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開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  
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  
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

禮

公羊毋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殺梁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  
何為不為君也曰有疾者不得入乎宗廟報者何  
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蔡楚謂之跖衛謂之輒  
廣證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  
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為蔡蔡馬及齊豹將殺孟縶  
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  
是偕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  
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  
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開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  
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女何弔焉君子不食  
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  
不犯非禮女何弔焉琴張乃止

結

昭公二十年

左傳齊侯疥遂痼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商欬言於公曰吾事鬼神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宿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弼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欬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綽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為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舊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遠過淫君外內順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新刑民力輸掠其眾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運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怨民痛無後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甚矣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大咎孤疾皆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倖于鬼神公

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荇蒲舟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備介之閑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遵內寵之安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束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閑去禁薄斂已責

（廣）歷景公疥且瘡暮年不已召會諸梁丘據晏子

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璧瑱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于欲役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諸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既輔而達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來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讟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祀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

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  
無益顧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  
曰善辭予感加冠命會諸母治齊國之政梁丘據  
毋治賓客之事采芻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  
相還把政政月而君病悵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  
管子為力已孤與殺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  
則是多忠臣者予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  
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  
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子

晏平仲嬰者菜之夫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以節儉力行重于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  
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越  
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逢解左膝贖之載  
歸弗謝入閭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摘衣冠  
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  
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己者方  
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  
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于  
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

而聞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  
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詰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  
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  
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  
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要足以求去也其後夫自  
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為以為大夫

記文

昭公二十年

左傳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稱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廔臺子猶馳而造馬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馬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瀋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

之樂也君何得焉昔齊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蓬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與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廣澄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滯滯去此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

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鉞耨以殫行欲誦之中孰暇忘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柳下惠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據執鉞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若夫晏子曰此

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酸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諸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皆日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故文而受諫謂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師而寬于小人近讒好佞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星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平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乎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

誰責寡人哉

子思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避之

論家

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獵魯鄆因入

魯與晏嬰俱問禮

史記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薄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幹之車而駕鷩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

諸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導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幹之車而駕鷩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

誡故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

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食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史記

景公有愛馬其國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使知其罪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爾罪有三君使汝養



馬而殺之爾罪一也使君以馬之故而殺人爾罪二也使君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積怨于百姓兵弱于隣國爾罪三也公適曰勿傷吾仁也夫子釋之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說苑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

臺人欲為鍾是重欲於民民之哀矣夫欲民之哀

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體情懈詞令不修則隱朋暉侍左右多過獄獄不中則駐宿暉侍田野不修民祗不安則宵戚暉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市暉侍居廐佚忘左右備畏禁乎樂者子治則東郭牙暉侍德義不中信行蒙微則管子暉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

於有罪而不損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晏子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歛門曰君至晏子被斧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黼黻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歛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黼黻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歛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箏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晏子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爵勳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既食恐肉可將而食驚馬殺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

從家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  
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  
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  
方將被棄豈而立乎獻公之中唯事之恤何假念  
死乎則台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迷廢之迷  
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深澤是不仁也見下仁  
之君見論說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  
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劉二臣者各二觴焉子列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  
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饒簋而朱紱旅樹而反玷

山即蘇杭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  
而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  
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家語

昭公二十年

左傳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大烈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號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  
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  
崔符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  
以攻崔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  
良式遇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  
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

廣證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  
鄭必以嚴蒞人大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  
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  
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翟澤將逐  
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赴  
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

此矣  
子

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  
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  
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  
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弟子產

文

昭公二十一年

左傳春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  
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窺大者  
不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  
心心德則樂窺則不成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  
疾今鍾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廣證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  
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  
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  
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大鍾聲以為耳也耳所  
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  
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  
大尋常之間耳之察聲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  
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  
鈞重不過石律度並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  
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  
度鍾聲不可以知蘇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  
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大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  
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

心之樞機也故必聽誦而視正聽誦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聰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敬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樂夫耳內誦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佞成事不忒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勅名以成政勅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誦而有震聒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誦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

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隱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儀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家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誦樂律以平聲金石以

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誦之匏以宣之凡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誦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靖之金匱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誦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隨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誦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實財聲不誦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誦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

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聰若夫墮財用靡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誦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怨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侍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誦王謂伶州鳩曰鍾果誦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誦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誦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誦

昭公二十一年

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廣證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魯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昭公二十二年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廢子伯余弔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頑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禍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雉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鴝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蚰五月庚辰見王遂改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廣證景王既殺下門子宿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淹邱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告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于華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國語

昭公二十二年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扶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師要饑之甲以逐劉子士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遲夜取王以如莊宮於亥單子出王子遲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吉也必不免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遂姑孫弱驥延定欄子朝奔京丙寅伐之宋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卒未單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鞮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問馬父曰子朝必不免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圓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鄭勝伐皇大敗獲鄭勝士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馬廐于反伐之卒未伐東園冬十月丁巳晉將鼓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室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

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趙盾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陳于侯氏于穀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人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微右行說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敗其西南

公羊昭公二十二年何言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劉子單子以王孫居子室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王孫居子室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王孫居子室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穀梁昭公二十二年何言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劉子單子以王孫居子室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王孫居子室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王孫居子室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廣證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堅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昭公二十二年

昭公二十二年

左傳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解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伐師偏糴者負甲以息於晉陽之門外遂襲鼓城之以鼓子戴歸使涉佗守之

廣遂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索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塵以其擊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穉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

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鼓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穉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塵相之國語

昭公二十三年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遂起師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敕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頃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師賊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殺而不同心師既而不能整無人厥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非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陷薄威後者救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鷓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頃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貳沈子逞滅獲陳夏區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公羊此備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奔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奔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且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

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存亡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  
夏鼐何吳少進也

較梁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于鼐  
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鼐獲者非  
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廣證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  
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史記

昭公二十三年

左傳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居吳人而欲之冬十月甲  
申吳太子諸樊昭公二十三年入郢取楚夫人與其  
寶器以歸楚司馬蒍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  
吳以徵之蒍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  
可以葬之死也乃縊於遠渚

廣證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聞吳使公子光  
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史記

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  
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

於是伍胥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  
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

史記吳太  
伯世家



昭公二十四年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連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犇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來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逆吳人踵楚而邊人不脩遂滅吳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宜勤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止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廣證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吳所以相攻者初

楚之邊邑郢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繫爭界上之

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

怒伐楚取二邑而去吳越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

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

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

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

恐而滅郢史記世家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以

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

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史記世家

昭公二十五年

左傳有鸛鳴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鳴之公出屏之鸛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鳴殊公在乾侯微寨與諸鸛鳴之巢遠哉遂建祠父表勢宋父以鸛鳴鸛鳴往歌來災童謡有是今鸛鳴來巢其將及乎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鳴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廣雅春鸛鳴來巢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謡曰鸛鳴來巢公在乾侯鸛鳴入虞公在外野

鸛鳴不踰濟

禮記

昭公二十五年

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中夜姑相其室及季如與襲人禮通而懼乃使其妾挾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挾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堅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師之難聞季氏介其難師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師氏丘讓之故師昭伯亦怨平子滅昭伯之從弟會為諂於滅氏而逃於季氏滅氏執師平子怒拘滅氏老將掃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滅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責公果公責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怨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反也公果自言公以告滅孫滅孫以難告所孫師孫以可勸告于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

其名不可為也。含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敗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李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因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禦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猛猛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也。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也。

司馬驥慶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李氏與，無於我執利皆曰：『無李氏是無叔孫氏也。』」驥慶曰：「然則執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使釋甲執冰而踰遂，遂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李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稱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滅孫如，篡謀遂行。己亥，公孫於齊次于陽州。  
**殺梁孫之為言備孫也，諱齊也，次止也。**

廣證李氏與郈氏闕難李氏芥難明郈氏金距李

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滅昭伯之弟會，偽滅滅氏。隱李氏滅昭伯，因李氏人李平子怒，因滅氏老滅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李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讓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因於郈，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李氏久矣。」為徒者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慶謂其衆曰：「無李氏與，有執利皆曰：『無李氏是無叔孫氏也。』」曰：「然則殺李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

公公遂奔  
記次

魯三桓偪昭公攻李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執之乎？」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李孫與，無李孫於我執利皆曰：「無李孫必無叔孫。」然則執之於光榿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執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遂之死於乾侯。  
侯新

魯李氏與郈氏闕難郈氏介其難而李氏為之金距，李氏之難不勝，李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殺之。郈昭伯怨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

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眾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邱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邱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難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南

昭公二十五年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夫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滅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內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公羊咭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得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夾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雞婁婁已者

也而柔焉李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拭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頓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笑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鉞鎖賜之以死再拜頓高子執簞食與四服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餐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社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於是敬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笛以篳為席以鞀為几以過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穀梁子夫豈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廣辭景公于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要子曰寡君獻地志康也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慶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要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會于名小國會于實此諸侯之公志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侔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驕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德矣公曰善於是重幣之幣母比諸侯厚其禮母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名也

魯昭公素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素國之登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疎我者吾志不能用是

則內無拂而外無補補無一人詒我者甚眾  
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  
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  
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  
肖者自時溺者不同墜迷者不同路溺而後問墜  
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墮而遽振井  
雖迷亦無及已矣

已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持君子家曰  
弃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  
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

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

文紀  
公世家

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  
之于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郕以居昭公

文紀  
公世家

昭公二十五年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康太子樂即位  
於廟已而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平卿公曰寡人不佞  
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  
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楫柑所以藉幹者請無及  
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  
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  
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  
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公羊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

以地變內也

穀梁邾公也

廣證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

入魯行道卒于景公頭曼立

文紀

昭公二十六年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  
錦二兩綈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錡能貨子  
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度高錡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  
錡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  
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  
事君也然極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叔孫貜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  
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  
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

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郤以衛國也請我受師  
許之請納貨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  
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  
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倍  
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  
洩聲子射之中楯瓦鏹胸汰輜七入者三寸聲子射  
其馬新鞅陸政駕人以為駭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  
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陸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  
可懼也而不可怨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

私怨報乃私也將亢于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  
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楯鬚鬚眉  
甚口平子曰必子強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  
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  
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來  
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來

**〔穀梁〕**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廣〕**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

齊臣高訛子將粟五千度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  
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道

卒叔孫貜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弃魯乎

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顧君且待齊景公從之

史記

昭公二十六年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于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于建寶聘之于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囑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遠尊亂嗣不祥我受其名略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廣證十三年平王卒將葬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述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

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

北文

昭公二十六年

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禚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禚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禚焉若德之穢禚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永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道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

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粟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涓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開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樂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廣證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寝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第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

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

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惠於民也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寝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決決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

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加貴於海君重歛而田成氏厚施齊當大軌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率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驅予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氏之德而民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富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

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民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賊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歎矣今釋車與之利損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捷李之足無能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賊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廢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

韓子

昭公二十七年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芳尹然工尹康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賓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于背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主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後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廣證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

燭庸以兵圍楚之六濫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  
變楚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  
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  
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  
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  
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  
何光曰我身予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厓  
室而謂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  
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  
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  
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弑王僚公子光  
竟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  
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家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  
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  
侍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闔於楚者聞公  
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史記  
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  
楚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於兵絕吳兵後吳  
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

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  
之弟于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于是公子見  
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  
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  
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內無  
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于  
窟室中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  
具酒來請期無變患乎母曰光心氣快快常有愧  
恨之心不可不豫王僚乃被索鉞之甲三重使兵  
衛陳于道自宮門至于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  
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  
佯為足疾入窟室梁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  
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  
交軼倚專諸胸脅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  
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眾士援勳公子  
光伏其甲士以攻僚家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  
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  
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  
吾誰怨乎家死事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  
之是前入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

傭二人將兵過圍于楚皆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  
乃以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吳越春秋

昭公二十七年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郤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患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後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于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來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郤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乘杆焉國人投之遂弗燕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詐者莫不誅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

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譖至于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米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於食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適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憐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難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死之罪敢不良圖

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廣證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鄢宛宛之宗姓伯氏子輕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

史記

昭公二十七年

左傳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國諸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曰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代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沔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

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為難二子皆國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頑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郕郕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恤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魯公徒敗于且知

廣證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

魯君  
史記

昭公二十八年

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于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殺梁公在外也

廣証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愛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史記

昭公二十八年

左傳晉祁勝與郕滅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郕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蓄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楚使吾君聞勝與滅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揚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黜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季婁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顧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願登揚食我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

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

是子也

國語

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僕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

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

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

史記

### 昭公二十八年

左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

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郕大夫

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

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大韓固為馬首大大孟丙為孟

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大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

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

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

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

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

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

心而無溢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

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

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英昭臨

四方曰明物施無私曰類教誨不休曰長當慶刑威

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

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舉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

也近文德笑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  
魏子曰辛來背叔向適鄭敝蔭惡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  
曰必敝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  
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鼻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  
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  
笑夫今子少不聽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  
汝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  
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

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  
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廣證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  
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將賈辛曰今汝  
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  
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  
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

於晉國乎

家語

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

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  
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  
子范獻子竝為晉卿

史記魏世家

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  
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

由此益弱

史記趙世家

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

十縣

史記韓世家



昭公二十八年

左傳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北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訪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腹為君子之心傷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廣證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間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穰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心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許梗陽人

昭公二十九年

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穀梁咺公不得入於魯也

廣證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

記史

昭公二十九年

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潁遂貳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夫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文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父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焉矣何以尊貴者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書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馬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廣證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文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弃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焉矣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書之蒐也晉國亂制若之何其為法乎家語

昭公三十一年

左傳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竟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則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綽冠麻衣跣行伐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郈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怨未忘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不得歸

殺梁咺公不得入於晉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廣證晉欽內昭公召李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欽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

記史

昭公三十二年

左傳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于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于  
家子反賜於所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  
賜書曰公薨于就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  
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  
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陰或故天有  
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  
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氏之服  
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  
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任自  
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  
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鹽天之道也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  
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  
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  
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禮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夫國政  
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  
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廣證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鄫為上卿至至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史記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

上海圖書館藏

定公元年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望祿廢於今十年勤成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閭閻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徽文武之福以國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顧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徽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暨賊遠辟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移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父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遽棄序於是馬在冬十一月晉魏舒解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辭魏侯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

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  
士彌年營成周計大數揣高卑度厚薄何溝洫物土  
方議達通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  
諸侯屬後賦大書以授卿而致諸劉子韓簡子臨之  
以為成命四公三十  
二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  
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滋政衛彪傒曰將  
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  
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  
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馬還卒於甯范獻子  
去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  
寅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薛寧曰宋為  
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通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  
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  
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寧曰薛之皇祖奚仲  
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邠仲虺居薛以為湯左  
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  
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年曰晉  
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  
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微  
於人家微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

我也故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我乃執仲  
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  
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衰弘僻高張皆  
將不免其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  
之所為不可好也  
公羊仲幾之罪何不萊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  
伯討則其稱人何賤曷為賤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  
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  
執也  
穀梁天子微諸侯不享親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  
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此其大夫  
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  
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廣證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莒弘欲城成周為之告  
晉魏獻子為政說莒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  
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莒別其不沒乎周詩有之  
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  
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飲歌名之曰文以遺後  
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飲昭明大節而  
已少曲與焉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

夫夫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  
道授之人今襄劉欲夫夫之所據不亦難乎自幽  
王而天奪之明使逆亂棄德而即怕淫以亡其百  
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笑水火之  
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訪曰從善如登從惡如  
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立王勤商十有四世而  
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  
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  
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為  
魁陵蕪上溝瀆其有復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襄  
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  
襄叔反是以誰劉子必有三秋連天一也反道二  
也誰人三也周若無咎襄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  
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  
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大  
災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舍  
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於大陸焚而死及范中  
行之難襄公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襄公  
及定王劉氏亡

始

定公元年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  
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  
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箴而哭叔孫請見  
子家子子家子辭曰難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  
而罷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  
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  
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復季孫願  
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五  
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邇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  
親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  
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將將逃也喪及埭隲公子宋  
先入從公者皆自埭隲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閭公氏將溝焉蔡駕鸞  
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往也縱子忍之後必或  
耻之乃止季孫問於蔡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  
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離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  
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  
也溝而合諸墓

公羊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

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殺梁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子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

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屬也於屬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亦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入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亦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原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廣澄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敗君以葬已罪非禮也今舍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

### 定公三年

左傳邾莊公與季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執以敵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邾邾子在門臺臨廷闔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季射姑殺焉命執之弗得源怒投于牀廢于蹶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反是

（廣澄）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則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因指水郎門雷下鞠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射子射

定公三年

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與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獨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入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廣遜闕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時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宿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關於民民多關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

昔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匱以羞子文至于令尹佚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動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郢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瑾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恤於民一國余之如道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相舉之戰子常奔鄢昭王奔隨

之辨

吳攻荆使人宣言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



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于昭王而  
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饒蔡侯留之  
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  
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記

定公四年

左傳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  
方貳將以禦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  
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吾自  
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  
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  
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  
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辰四  
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  
也且夫祝社稷之常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  
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誠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  
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羣虺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莒弘曰聞諸  
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莒弘曰信蔡叔  
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  
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  
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  
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

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  
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溝物典  
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  
虛分康叔以大略少帛賁賁旌大呂殷民七族陶  
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於土略自武  
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上以共王職取  
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彊以周索分唐  
叔以大略密須之釁闕畢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彊以戎索三者皆  
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  
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恭問王  
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  
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  
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曹文之昭也晉武之榜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  
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  
夾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曹申

衛武蔡甲午鄭投齊潘宋王臣莒期載在周府可獲  
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莫  
弘說告劉子與范猷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及自召  
陵鄭子太叔來至而卒晉趙盾子為之臨甚哀曰黃  
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  
違同無放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  
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  
故圍蔡

殺梁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廣證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卻陵蔡侯私于周襄

弘以求長於衛衛使史黯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  
夏為晉滅沈楚怨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為質於吳  
以共伐楚

定公四年

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犇之孫歸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固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必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運塞大隧直棘冥阮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誰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大槩王衆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東廣死

〔公羊〕吳何以稱子常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

伍子胥父誅平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蒙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馬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蒙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樹而不相迥古之道也

〔穀梁〕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據存伏吳進兵其信中國而據存伏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誅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蒙瓦求之昭公不與

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乃用事平漢  
曰荀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  
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  
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笑為  
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廣證）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  
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  
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  
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  
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蔡欲戰闔廬弗許夫蔡曰

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  
千人襲冒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繼兵追之  
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鄢鄢公弟  
欲弑昭王昭王與鄢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  
伯嚭微平王之尸以報父讎

史記吳太  
伯世家

十年冬吳王闔廬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  
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  
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于  
常子常亡奔鄢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

卯昭王出奔

史記楚  
世家

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

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

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

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陣吳王之弟夫概將兵

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

敗走奔鄢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

昭王出奔

史記伍子  
胥列傳

楚昭王與吳戰楚軍走而履失行三十步復旋敗

履王曰豈愛二珣履哉惡與復出而弗與人也

新書

定公四年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潒將擊之夫縣王曰困獸猶鬥況人乎若知不免而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開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反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雎鍼尹圓與王同舟王使欽燧蒙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厥宮子山覆令尹之宮夫縣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縣王入之左司馬成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屈處故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賊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剡而襲之蔽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鄒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鄒公卒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卒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聞卒與其弟榮以王奔隨吳

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衆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通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鍾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公羊吳何以不稱子反奔狄也其反奔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

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廣證吳人鄧君居其君之寢大夫居其大夫之寢  
闔廬盡妻王後宮次至伯嚭伯嚭持刀曰妾聞天  
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  
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  
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  
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枕枹異巾櫛所以絕之也若  
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  
誅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

男女之失亂亡與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  
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嚴表之行縱亂亡之欲  
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者不  
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慚遂還舍

列國史

庚辰吳人入郢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  
也射傷王王走鄢郢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  
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  
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  
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  
王從臣子素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

子吳隨人卜子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  
隨矣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

史記楚世家

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雲夢王走鄢  
郢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郢  
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  
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素  
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  
謝吳不與王

史記伍子胥列傳

定公四年

左傳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存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頃首而坐秦師乃出

廣證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實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

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來救楚擊吳六月收吳兵於樞史記伍子

伍員奔宋道過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負地兄弟之讐不與同域按塚朋友之讐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將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扶其目謂之曰誰使汝用撓彼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安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夜馳足踵牆裂裳束膝鵲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

公素沉湎不恤國事中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破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成德無厭王不棄鄰國墮場之患達吳之未定王其取分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馬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澤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吳越春秋吳與楚戰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安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公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籠陞沙石踰連膝曾兩重脈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鵠峙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涕沫交

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豕長蛇蝥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大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煖燠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殫成者也南淮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大掩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閭閻聞之引兵去楚師擊大掩大掩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以楚昭王滅唐九月歸入郢史記楚世家三十一年吳王閭廬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史記秦本紀



定公五年

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繁王于沂吳人獲蓬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城唐九月夫繁王歸自立也以興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淮陰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馬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闔閭與罷闔閭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城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廣證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大抵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概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繁夫繁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繁於堂谿為堂谿氏史記吳太伯世家會吳王以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大抵乃亡歸自

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史記吳子孫列傳

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槁里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六月中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繁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松以間兵伐唐滅之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概師敗却退九月越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師破殺夫概奔楚楚昭王封夫繁於棠溪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于淮陰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平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暴骨車野馬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眾存沒所在又何救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烟起而曲我如其無知何惜車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我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千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

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讐如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後昭王及國樂師庖子非荆王信譏佞殺伍奢白州華而恥不絕于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奸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叔之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暢達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年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束奔適吳越吳王氣痛回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俊留兵縱騎虜荆關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耻難雪幾危宗廟社稷

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懷吳軍雖去怖不敢顧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誘蔡昭王

垂涕深知琴曲之情庖子遂不復鼓矣

吳越春秋

定公五年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璫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宋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怨謂陽虎子行之乎

廣證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璆璫飲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敕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免親忠臣不兆姦

以陷君乃止

家語

季平子卒陽虎私怨因季桓子與盟乃捨之

史記

定公五年

左傳楚子入于郢初聞卒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謀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璽涉其幣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闕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聞巢中包胥王孫賈來未聞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享茅李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開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于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廣證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藍尹璽載其桴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耶又求見王王欲執

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殺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凡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微君也庶悔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國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郢郢公之弟懷將殺王郢公卒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郢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黨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其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闕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郢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郢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辱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國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于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  
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  
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  
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  
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  
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欣隨大王也今大王  
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于天下也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  
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  
位吾知其貴于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  
于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  
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也莊  
子常既黜兵而退使人復于君請死王將免之子  
常曰適者無罪則後之為臣者皆將效臣之適以  
不利于國不可王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  
為桐棺三寸加斧脣其上以徇于國列國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  
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馬

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  
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  
不當伏罪于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  
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  
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史記

定公六年

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  
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  
于繁楊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  
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廣證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  
去郢徙都史記吳太  
伯世家

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徙都史記楚  
世家  
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  
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

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史記伍子  
胥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  
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  
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  
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  
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  
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  
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  
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  
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

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  
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  
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  
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  
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  
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  
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  
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顧下觀孫子

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  
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  
侯孫子與有力焉史記孫  
子列傳

定公八年

左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而鄙晉士鞅趙鞅荀寅執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厲魯於是始尚羔

廣墜齊人攻魯道壘父時壘子賤治壘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追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李孫聞之怒使人讓壘子曰哀哉民也寒耕熱耘曹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壘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

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李孫聞之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新書

定公八年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史季氏以叔孫輒史叔孫氏已史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飲慶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慶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購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極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超殿將如蒲圃極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微死死無益於主極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哉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極子曰性也孟氏選國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蔡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射陽超射之不中蔡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超殺之陽虎叔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飲慶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人戰於林下陽氏敗陽虎執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孟父之櫛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何暇追余從者曰

噤速駕公欽陽在公欽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  
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合爵於季氏之廟而出  
陽虎入于譙陽開以叛

公羊說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

公順祀叛者五人監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

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

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

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賊而殺其板曰某月某

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

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

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

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

諸陽之從者車殺十乘至于孟嚮臨南投策而墜之

陽越下取策臨南驟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

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祇不成却反舍于郊

皆說然息或曰弑十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

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大夫何暇而曰彼哉彼哉趣

駕既駕公欽歲父帥師而至惺然後得免自是走之

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瓊瓚青純

收果從公從資復正也監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

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  
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廣證陽虎欲弑三桓邇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

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

陽虎陽虎居陽開史

定公九年

左傳夏陽虎邱齊玉大弓當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  
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  
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  
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棘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  
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  
之陽虎欲動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  
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  
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馬用之君富於季  
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  
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束之陽虎顧東乃  
因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鋏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  
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  
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羊何以書國齊也喪之書得之書  
穀梁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曰羞也惡  
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廣澄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  
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  
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貨觀富而不親仁

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  
因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  
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  
可知也

陽虎之敗魯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匹虎奔及門  
門者出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飯  
提戈而出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操袂薄脰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之蒙死被罪  
而反傷我乎既魯君聞失陽虎大怒問所出之門  
有司拘之不傷者被罪而傷者獨蒙厚賞淮南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  
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  
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  
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  
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  
主饒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  
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韓子

陽虎識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  
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  
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



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

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子韓

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

史記魯國公世家

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

重安于間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

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

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

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

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畜而藏之秦鐵於是出

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

雖強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

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不顯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

命我射之中熊熊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

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

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魅之

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熱通余將以其

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祿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

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

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

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請吾

有所見子斯也當道者曰屏左右腹有謁簡子屏

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

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

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

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

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

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

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

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

有華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進之

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畜

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

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

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邱

母邱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

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召諸子與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秦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史記述世家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因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史記齊世家

定公九年

左傳：鄆駟欲弑子大叔，為政殺鄆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子然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懷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廣〕鄆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鄆國用之，較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于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

不用鄆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鄆

析，不得不誅也。子列

鄆國多相賊，以害若子產，令無縣書，鄆析致之于產，令無致書，鄆析倚之，令無窮，則鄆析應之，亦無窮矣。是不可無辨也。清水甚大，鄆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鄆析。鄆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告鄆析，鄆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然，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

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如此豈不悲哉于莊治鄆  
鄆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  
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  
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  
勝所欲罪因罪鄆國大亂氏口誑譁子產患之於  
是殺鄆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鄆析之類此所  
以欲治而愈亂也呂覽

定公十年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甯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  
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救魯侯必  
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  
而商春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商不  
謀夏春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  
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許齊侯聞之遽辟之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來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  
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  
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開為事既成矣而  
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  
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  
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  
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郕讎龜陰之田  
公羊齊人曷為來歸讎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  
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穀梁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  
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  
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

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春秋  
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  
之過也退而備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  
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春秋之俗何為罪會  
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  
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郭護龜  
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廣證春秋齊平夏齊大夫欒黶言於景公曰魯用  
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

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  
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  
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過之禮相  
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  
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葆矛戟鉦鼓  
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杖而  
言曰吾兩君為好會春秋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  
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  
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

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  
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  
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  
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  
其君而子獨以春秋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  
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婢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  
歸所侵魯之郛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史記孔  
子世家

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  
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

地而謝過史記魯  
世家

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欒黶曰孔丘知禮  
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  
丘相魯懼其病故從欒黶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  
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諫景公景公怒  
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史記魯  
世家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  
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  
衆使騎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駟為不疾奪轡  
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

且之良而端于難想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子

定公十二年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曷為帥師墮邱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邱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殺梁墮猶取也

廣證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史記

定公十二年

左傳將墮成公飲慶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殺樂非國言國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遺乎齊也

廣證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史記魯世家將墮成公飲慶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

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政郊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盡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遄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衣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

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

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

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

聽政郊又不致膳鉏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七而

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

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後哉游

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

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史記魯世家

孔子世家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

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

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

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于此法

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

而已哉史記魯世家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

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

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貶之於兩觀之下

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誹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廢墜眾其強禦足以近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

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惓

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始末

初魯之敗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濱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止其妻慎濱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始末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

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辭容瑱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大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游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燔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嬉荒三日不聽國政却又不致燔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詞可以死敗壞哉游哉聊以卒歲

始末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醫謗之曰齊襄而釋投之無戾釋而齊襄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民誦之曰衣衣章甫實獲我新章甫衣衣惠我無私

見

定公十三年

左傳 晉趙鞅謂邾子曰歸我衛前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  
邾邾而實諸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使其  
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使其  
從者說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邾邾人曰吾私有  
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邾  
邾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泰園邾邾邾邾午荀寅之  
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園邾邾  
將作亂並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  
獨死請以我說趙孟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  
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  
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  
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  
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  
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  
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  
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  
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

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  
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  
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  
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梁嬰父惡董安于  
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  
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  
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  
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  
孟孟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  
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  
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  
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平傳  
公羊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以其地正國奈  
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  
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  
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此叛也其以歸言  
之何也責其以地反也責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  
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



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放其人無君命也

廣證下邑之後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著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症及臣之長也端安解帶以隨事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趙而出乃釋之

趙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蘭絲乎抑為保鄒子簡子曰保鄒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城聚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

以為歸國

趙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隨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起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蒙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反放訓而嗣立矣亦能築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

以教子擇師保以相之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大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劉之是劉善也劉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克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國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趙國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栾辭不信魏侈與范中行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史記卷八十七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信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味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鞅涉宿以邯鄲反晉君使籍泰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

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息仇人魏襄等謀逐荀息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繹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以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辭不佞魏多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靖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

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阿趙也而懷晉人

史記趙世家

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羊操牘從君之

過而日有記丹有成歲有效也

外傳

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知氏趙簡子攻之

范中行氏亡奔齊

史記本紀

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

中行氏魏獻子主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

氏

史記本紀

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

史記本紀

世家

定公十四年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平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害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怨之曰成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孫成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未奔

廣證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忠文子

禮弓

定公十四年

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槁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槁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荀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廣證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槁李越

仗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白劉吳師難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仗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史記吳太伯世家二十一年吳王闔廬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史記楚世家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槁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記越世家

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閭廬  
指軍卻閭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大差曰爾忘勾踐  
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閭廬死夫差既  
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

史記伍子胥列傳

定公十四年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  
孟子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  
假太子羞之謂戲陽連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  
我顧乃殺之連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  
顧連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  
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軻出奔鄭  
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連禍余戲陽連告人曰  
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戮於  
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余死

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廣證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  
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連謀朝使殺夫人戲  
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  
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

史記

定公十五年

左傳春秋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進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殺樂高寢非正也

發證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

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進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家語

春秋三傳事實證

上海圖書館藏

哀公元年

左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

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心職使女艾諜澆使李抒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豈之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哀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存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廣證吳王夫差起師伐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  
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興越唯天所授王其無  
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  
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  
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  
或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  
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  
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  
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  
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  
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甲於天王  
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  
於越也絜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  
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  
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遠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  
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踐伐越國越國貢獻  
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  
句踐請盟一不嫡女執箕箒以咳姓於王宮一不  
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

王豈得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狸之而  
狐憐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  
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勢也雖四方  
之諸侯則何啻以事吳哉使下臣盡辭唯天王東  
利度義焉語國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魯將  
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  
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大越非實  
忠心好吳也又非僻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天種勇  
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傳其志夫固  
知君王之益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速王  
志使滋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銳弊  
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  
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殺時執日長炎炎及吾猶  
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  
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  
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  
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曰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  
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  
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語國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還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袁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傲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將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吳貞聞之

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夫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詎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國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妻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驕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

盟而罷兵去

史記吳太伯世家

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道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

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辜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

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用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紂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辱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於吳二歲而吳歸蠡

史記越世家



哀公元年

左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  
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逐  
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  
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  
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  
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  
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  
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  
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割楚也禍之適吳  
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  
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廣證吳侵陳新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  
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  
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  
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  
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  
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  
名乎嚭

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使陳侯欲往大夫曰

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  
疾謝吳史記

哀公元年

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  
敗我於柘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  
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  
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車舟不飾衣服財  
用擇不取費在國大有災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  
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  
恤其民而興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  
池焉宿有妃嬪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  
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  
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廣證子西歎於朝藍尹璽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  
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歎其餘則不君  
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  
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  
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  
患政德之不脩無患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  
不樂逆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  
民之羸閭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貴有過必愆有不

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樂民  
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翦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  
成六畜玩好必役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  
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國語

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  
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  
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忘其國願大  
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  
何為絕我遊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  
駟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

登車而指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  
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  
聽之乎王曰弟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  
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  
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  
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  
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  
遊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  
願大王山陵崩阨為陵于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  
絃之樂而遊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車卒不

遊荆墓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  
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說苑

哀公二年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于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  
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  
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  
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沒  
於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報在乃立輒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人于于戚宵迷陽虎曰右  
河而南必至馬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  
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戚者何衛之邑也局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  
不得有父也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  
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  
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廣證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鄆僕鄆靈公  
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鄆曰我將立  
若為後鄆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  
公卒夫人命子鄆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鄆曰亡  
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  
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

陽虎詐命衛十餘人乘經歸簡子送蒯瞶衛人聞

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宿而保衛人亦罷

兵史記衛康叔世家

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瞶于衛衛不

內居戚史記趙世家

哀公二年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

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師與軍驅兵車先陳軍驅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

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

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與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

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

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

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寶圖之若其有罪絞

縊以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

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

鉞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

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

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辟子池之死不在冠繁羽

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靡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

而伏衛太子禱曰曹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

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

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

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敢愛鄭人擊簡子中府斃于車中獲其孺旗大子救  
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  
敗獲齊采千車趙孟喜曰可笑博使曰雖克鄭猶有  
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趙氏  
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  
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蕞旗於子  
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  
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強嘔  
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  
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剗將絕吾能止之我  
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剗皆絕

廣證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強嘔血鼓  
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曰吾九  
上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  
曰吾兩剗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  
駕而乘材兩剗皆絕衛莊公禱曰曾孫蒯聵以諄  
趙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  
公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  
懼死不敢請簡子曰志父寄也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  
田乞欲為說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  
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史記齊太  
公世家  
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  
敗鄭軍於鐵史記鄭  
世家

哀公三年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傷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厄女而不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來馬巾車脂轄百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臂攸從之蒙葦公室自大廟始外內以援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時可為也命藏家範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遺也

於是乎去來之彙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傷乎

公羊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局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廣證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傷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傷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

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傷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甚也

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解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

大夫辭而復之

語四

公父文伯還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廢民也擇瘠土而廢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

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查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凡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贊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勤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紵紃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令哉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純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國語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練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

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國語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大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廢色無洵涕無指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全德也

國語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火聲斯予也必多曠于禮矣夫

國語

公父文伯官于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于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于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長者薄而于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于姑婦也

趙策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穆伯之喪敬姜盡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

禮矣  
乃禮

哀公三年

左傳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莒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莒弘

廣證是時莒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力少莒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求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莒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莒弘記史



哀公三年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台正常正常不反

廣證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

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任爾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史記

哀公四年

左傳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入選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公孫姓公孫盱也賤乎賤者就謂謂罪人也

殺梁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廣證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史記

哀公四年

左傳秋七月齊陳乞往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鞅奔臨十二月狄施逆之遂墮臨圍夏伐晉取邢任欒郤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栢人廣證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併於諸侯

記史

哀公五年

左傳春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栢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達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栢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廣證中牟宰佛肸初以中牟叛歸衛置陽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我與者將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曰卑後至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斬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袞衣將就湯佛肸脫履生之及趙鞅攻中牟中牟人叛遂取之間田卑不與也求而當之田卑不可亡之楚新

中行寅將出亡召其大祝而欲加罪曰子為祝犧牲不肥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先主君中行穆子革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誼矣且君苟以祝為益乎則誼亦將為

猶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實有慚已死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喬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隨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適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子韓

哀公五年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似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問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患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廣證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

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患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遂葬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葬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驅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史記齊太公世家

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患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

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  
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  
魯史記田敬  
中允世家

哀公六年

左傳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  
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廣證楚昭王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迎  
孔子孔子至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  
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知于貢者乎曰無有王  
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  
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  
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  
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  
堂方數十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  
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懷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  
福也昭王乃止史記孔  
子世家  
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  
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  
史記陳  
世家

哀公六年

左傳秋七月楚子左成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歸亦不知死死一也其死懼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翼卒于城父子闔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潁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廣證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祟王弗祭大夫請

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潁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詩家

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闔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闔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蒸謀伏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

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駢乘馬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假寒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福哉盡去諸國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安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患子來如公戰于莊

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廣澄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患子者每朝代參乘言

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

皆自危謀作亂又始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

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

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患子救公公師敗田

乞之衆追國患子患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

子奔魯

史記田敬仲世家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駢乘言

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

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  
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  
國患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患子奔莒  
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史記齊太公世家

齊公六年

左傳八月齊師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  
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  
故又獻此請與子來之出萊門而告之故聞止知之  
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士也廢戒之遂行  
遠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  
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羞  
車鮑子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  
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  
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  
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  
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  
鬻如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瀆之丘公使朱毛  
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  
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故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  
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  
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  
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  
也使毛遂孺子於貽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冢

淳

公羊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讓也此其為讓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于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聞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殺梁**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

**廣證**八月齊乘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威陽生索中置坐中央發索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嬰孺子於貽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史記齊太公世家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威陽生索中置坐中央發索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嬰孺子於貽而殺孺子茶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



哀公七年

左傳夏公會吳于郕吳米穀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殺矣若亦棄禮則有溢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牢韜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牢韜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郕以吳為無能為也

廣證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眾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孟增

召魯哀公而徵百宰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史記吳太伯世家吳王夫差強伐齊至繒徵百宰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趾之吳王曰我文身不履青履乃止史記魯世家

哀公七年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聚君子立于杜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邠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郛曰黍丘據丘大城鍾邱

廣證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聚君子立于杜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惟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

史記

哀公八年

左傳春秋公伐曹將還諸師子肥殿曹人詒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公羊曹伯陽何以名純曷為純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廣證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史記

哀公八年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李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鮑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譚及闚或謂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因諸樓臺榜之以林使諸大夫奉太子辛以為政秋及齊平九月滅齊如齊蒞盟齊聞丘明來蒞盟且逆季姬以歸季姬收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謂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之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廢之以入遂殺之冬十二月齊人歸譚及闚季姬嬖故也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略齊也曷為略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殺梁及齊人惡內也歸邾子益之名失國也

廣證齊聞丘明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聞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頃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氏有作溫恭朝夕執事

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  
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  
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  
道將何為

語則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譙聞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  
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戾通  
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  
復歸魯侵地

史記

哀公十年

左傳冬吳子使來儼師伐齊公會吳子邾子郊于伐  
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  
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  
乃還

廣證鮑子與悼公有卻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  
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于軍門外三日  
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  
至賴而去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

史記齊世家

齊鮑氏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于軍門外三日乃

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

史記吳世家

十年伐齊南邊

史記魯世家

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弒悼公立其子簡公

史記齊世家

哀公十年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廣證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耕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偕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子期

哀公十一年

左傳春齊為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後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棠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

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賴羽御郕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洩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役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无政望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郕齊師自檀伯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保也不信于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洩孟之側

侵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袒之位  
曰走乎不袒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袒曰惡賢徐  
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  
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孫子語人曰我不如顏  
羽而賢於師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然洩曰驅  
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棄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  
軍孔子曰義也

廣證戰于郎公叔馮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  
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

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  
人欲勿殤重汪錡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禮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有率左師禦之樊遲為  
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  
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  
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  
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  
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  
不該文武拉用兼通求也遠聞其戰法猶未之詳

也季孫說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  
謂說人之有能矣家語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人泣  
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  
可也我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嬖僮汪錡棄  
往奔敵死焉皆殞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孔子  
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家語

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  
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  
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

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  
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  
以小人固之則可矣史記孔

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  
衛歸魯史記魯公世家

哀公十一年

左傳為卻戰故公會吳子使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  
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儀如  
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接將下軍  
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聞丘明  
相屬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  
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王公孫揮  
命其徒曰人壽約吳髮短束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  
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  
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

子國子敗齊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復國書公孫  
夏聞丘明陳書東郭書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  
于公將戰吳子胥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  
賜之甲鉞鉞曰奉爾君事敢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  
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  
元冥之新篚繫之以乎纁加組帶馬冥當于其上曰  
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廣證吳王大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  
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邊汝之上不  
致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獵

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辜則何以使下國勝國

哀公十一年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伐寧焉得志於齊備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治吳其汎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勗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姓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鏃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盛必毀天之道也

廣證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弛民所善去民所惡自自約也裕其眾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間今王非越是國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

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嚴誅以不入乃棄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開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圍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忌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咤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越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棘闥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馬王楹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越而高而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狼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語國

吳王遂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適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



尊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泚豈敢自多先王之缺鼓寔武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廷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耆老而孩童爲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達也夫不達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蹶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敕隨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賈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禽也賈請先死將死曰而驟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泚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鵠夷而投之於江

江

有子有不予王無憂國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憂國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流民功逆天時倍

讒喜佞憎輔達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英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

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馬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足以

不成雖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適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運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史記吳太伯世家

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恤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夫大達同謀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錫飾備

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  
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  
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庸必輕哉是我連其權三國  
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  
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  
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  
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  
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  
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  
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脩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  
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  
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  
胥爭越議因說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  
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強諫已而有功  
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  
說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  
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  
屬鏃釵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父立  
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鏃

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  
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迎兵入也於是吳任韜政世

哀公十一年

左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華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奔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適使室孔結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次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廢巢死焉殖於鄆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慈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

位故夏戌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戌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國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廣證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簋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簋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

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國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

史記衛康叔世家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實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

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史記孔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子門人之喪木有所說驂說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子貢

東公十二年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請仲尼仲尼曰丘不  
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告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  
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  
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  
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何以書識何識爾識始用田賦也  
穀梁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廣證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  
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  
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  
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  
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榷木束芻歪米不  
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  
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國語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冉有訪孔子子  
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

汝弗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  
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  
有鰥寡孤疾老耆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  
收田一井出榷木束歪米不足過也先王以為足  
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  
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  
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始

哀公十二年

左傳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王弔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可塞也乃不尋盟

廣證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廢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于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

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平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慈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書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

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恐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大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夫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成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

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今出兵以從此實  
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夫概乃使子貢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夸之國大  
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  
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知  
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  
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  
三者樂事之大患勿踐頃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  
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  
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  
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  
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  
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  
士卒佐之以激其志望賢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  
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君之福矣戰勝必以兵  
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  
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  
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  
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  
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孤罪於吳軍

敗身辱接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  
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敵忘何謀之敢處後五日越  
使大夫擅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  
者臣擅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  
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  
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賊臣  
擅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獻屈盧之矛步光之劍  
以賀軍吏吳王夫概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  
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患人之衆  
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  
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  
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  
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  
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  
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  
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晉吳王果與齊人戰於  
艾陵大破齊師殺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  
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  
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  
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

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戰其相破吳三年來而而霸故于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仗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史記

魯人有問豈也者哀公執轡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杜榘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俟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禮記

哀公十二年

左傳吳微會于術初術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術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術侯會吳于鄆公及術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術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術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術故大宰詎曰寡君願事術君術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于貢曰術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未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術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術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詎乃舍術侯術侯歸欬夸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夸乎執馬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廣證昔者術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當君聞之徹鐘鼓之縣編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

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  
朝於吳王吳王因之而欲流之於海執衛君之仁  
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  
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  
子貢辭曰責然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欽躬而行  
至於吳見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  
不能行死於王奈何吾因于也太宰嚭曰子焉知  
詬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  
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  
以歸骸骨也故來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因之  
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  
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今朝於吳  
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霸王之業不亦  
難乎太宰嚭入復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  
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南淮

哀公十二年

左傳冬十有二月螽斯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  
火伏而後螽者平今火猶西沃司歷過也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廣證李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  
平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李康子曰所失者幾月  
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大見再失閏也

陸家



哀公十三年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時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寄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時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寄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望今吳王有墨圖勝乎大子死乎且夸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于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王弔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

以備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曰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來與六人從遲遲唯命遂因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卑何世有賊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賊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詒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糴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紫芳余無所禁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麓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諸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因其婦人大宰韜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公羊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夸伏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夸伏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穀梁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逆子矣吳夸伏之圖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果累

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  
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  
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  
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廣證人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  
曰未可也今其禍繁不道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  
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  
妄其欺不殺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  
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  
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

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  
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  
騁戈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興大夫  
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  
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語國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  
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  
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古庸率師沿  
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奔越王句踐

乃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  
舟吳晉爭長未成遂遁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  
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  
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雉曰夫危事  
不圖惟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吳氏  
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  
而虜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  
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  
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  
王孫雉曰先之國之將若何王孫雉曰王其無疑  
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雉進  
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  
生則無為貴知吳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法也  
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  
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  
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  
位重富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  
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  
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  
挺志一日陽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

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國語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探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櫛鐸拱楫建肥胡奉大犀之渠十行一壁大夫建旌提鼓快經束袍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快經束袍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

里昧明王乃束袍親就鳴鍾鼓丁寧鐸于秣鐸旁性靈應三軍皆譁知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重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賁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族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萬晉眾庶不式諸戎習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

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離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欬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彙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通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謀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樂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怯周公以見戎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國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舉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趙鞅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稚先與勇獲帥徒師以

為過宿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國語

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勾踐伐吳乙酉越王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大羞惡其間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父士皆罷敵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史記

吳太伯世家

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攻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史記越世家

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齊

闕為闕溝于商魯之間北屬新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于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敗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懼尤也乃以諷諫激于王清里懷九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至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遊後園聞秋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蛩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挽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起枝緣條曳腰鋒距而覆其形夫螳螂貪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踰蹙微進欲

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踰蹙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蹈其旁聞忽陷中陷于深井臣故袷履濡履焚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于斯但貪前利不睹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于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大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恐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募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

進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

春吳  
秋越

說

史記世家唐

水火記  
卷

世文  
家記  
題

哀公十四年

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偏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米者也薪米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

之所達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宋十四年曰麟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據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穀梁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示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廣證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

使人告孔子曰有麋而角者何也孔子性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者是則傷哉

結家

哀公十四年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達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偁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倭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就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遠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逆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開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櫓臺成子遽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聞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逆之失道於途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聞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

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彫眾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廣辰陳恆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狀之言不反此

廣辰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子米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缺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拔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來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開門簡公與婦人飲櫓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壘

從御執之言不及此難

史記田敬  
仲史世家

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聞止有  
龍焉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饋於朝御執  
言簡公曰田開不可弒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  
田遂殺人遂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因病而道  
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  
初田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吉豹有喪而止後  
卒以為臣卒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  
女可乎對曰我逐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  
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  
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  
我在恆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  
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  
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  
庫間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  
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  
我歸屬徒攻闢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豈  
丘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閔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出雍門田豹與  
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

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庚辰田常執  
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執言不及此史記齊太  
公世家  
諸御執復于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  
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  
聽居無幾何陳常果殺宰予于庭中而執簡公於  
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而



宋公十四年

左傳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廣證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立不足與計事攝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民不附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綫之任繫

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之高下垂之于不測之深旁入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于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僅入于深其危必矣東郭亥也戰而說曰吾已矣殆于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可矣奚至懼之哉

子孔叢

齊陳恒弑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遽朝告於宋公曰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臣弑其

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諸家

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弑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視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

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史記

哀公十五年

左傳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婦生慚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閨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園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執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假從之迫孔慚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矣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矣奉衛侯轅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人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慚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縶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縶而死孔子聞衛亂曰蒯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慚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諸師比欲與

之伐公不果

廣證 季羔為衛之士師則人之足賊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逆者罷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業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說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家語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則人足所踰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謂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

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子韜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

馬路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醢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將報父讐問于孔子孔子

曰行矣孟縶知之告于眾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

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孟持蒲弓木戟與子崔

戰而死蓋悔殺季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也

孝子傳

初孔圍文子取太子蒯瞶之姊生慚孔氏之豎渾

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慚母太子在宿慚

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

報子以來軒免子三死母所與與之盟許以慚母

為妻國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園園二人

蒙衣而乘喧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寗問之

稱姻婭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慚母杖戈而先

太子與五人介與假從之伯姬劫埋於廁彊盟之

遂劫以登臺樂寗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

召護駕乘車行將食炙奉出公報奔魯仲由將入

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

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

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敖闔門曰毋入為也子路曰

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

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慚雖殺

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

子聞之懼下石乞于廕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縶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縶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

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慚竟立太子蒯瞶

是為莊公莊公蒯瞶者出公父也居外恣大夫莫

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

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

記

哀公十六年

左傳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寵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廣證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禮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故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猶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立也殷人也予時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禮

而無服

禮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墻置嬰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緇夏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縗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禮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令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禮

既卒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卷類曰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平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哈以蔬木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韋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緹組綬桐棺四寸柏梓五寸飾屬置嬰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緇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谷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

馬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也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率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家語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適遂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泣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號號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諱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夫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

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九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家因命曰孔里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遊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大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然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

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哀公十六年

左傳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馬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載車反柝於西園子伯季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柝者殺而來其車許公為反柝過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瑾或以其中從得柝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廣證六月衛莊公賜孔悝馬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

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睦佑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者欲作車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統

哀公十六年

左傳楚大子建之遇說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人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遠境使衛蒯聩馬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廢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即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斂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茅拔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笑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

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志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陰徵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為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

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以問白公之死馬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潁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宰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于葉

廣證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于白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寔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殺而不勇直而不束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強忍犯義殺也直而不顧不束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獨而不潔若其獨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懷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免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逮其怨也若其寵之殺貪而無歎既而得入而耀之

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繫  
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  
寵動而恃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  
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美  
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  
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  
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  
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  
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  
將威而懼為之上者將怨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

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  
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  
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皆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  
之疾膏也為之開藩蕃籬而遠隣國之猶恐其至  
也是之為日惕若名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  
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  
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  
能幾何昔齊驕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而歇閭職  
戕懿公於圓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圍人華  
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

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  
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  
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  
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  
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  
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  
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

族始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  
為巢大夫孫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  
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  
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  
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楚  
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  
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岡劫惠王  
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  
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  
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  
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  
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



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  
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  
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  
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雷若衆之愛其子也呂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采銳貫賴血流至于地  
而不知鄭人聞之曰朝之忘將何為忘哉子韓  
葉公子高身獲于未簿而財于柱國定白公之禍  
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拊方城之外四封不虛名  
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  
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愛社

稷者葉公子高是也宋國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到杖策鋌上貫膺血流至  
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順之忘將何不忘哉此  
言精神之越于外知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  
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南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  
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  
相若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  
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  
可於國家行遇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

必不難為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慶十  
月白公果為亂子韓

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  
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冤讐之信閑捷三  
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  
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果為亂殺令  
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非類而是者也南  
伍子胥仇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  
吳吳王夫差之時楚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  
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忠王不聽遂召勝  
使居楚之濞邑鄢穉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  
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  
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  
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  
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  
人間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  
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謀  
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基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  
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忠王亡  
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

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  
公尸厥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  
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厥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  
立之。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于繁繁惠王燕  
公政敗白公白公自殺

楚惠王食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  
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  
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宰監食者法皆  
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

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王  
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  
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疾皆愈

哀公十六年

左傳衛侯占夢娶人求酒於大叔倍子不得與卜人  
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  
叔適適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  
器若之何良夫代姚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  
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暨告大  
子太子使五人輿假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  
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  
哉。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  
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東甸而牡紫衣狐裘至  
袒裘不釋釵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  
之

廣證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繡中夜泣涕其偶問之  
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此衛國  
之憂也子何與焉嬰曰不然昔宋桓司馬得罪于  
宋出于魯其馬佚而輟而食吾國之葵是歲吾聞  
國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攻吳諸侯畏其威  
患往獻女吳姊與馬兄往視之逆畏而死越夫兵  
威者吳也死兄者我也得罪者桓司馬也亡利者  
我也今衛世子甚好兵不肖吾男弟三人能無憂

左傳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廣證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囷廩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元我獲卜筮

吳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夫懷夫吳之遠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戕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報天之哀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矣以而可也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

吳良圖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鴈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王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求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

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孫矣敢訪諸大夫問戰案以而可句踐顧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右席乃進對曰審嘗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若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屏而坐不婦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婦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新有辭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

舍新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徒舍新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徒舍至於累兒新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速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從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選軍接餽新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廢而不廢進而不進還而不還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樹枚

浙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樹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樹枚涉涉不鼓不譟以禦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鄧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國

至於五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餓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謂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互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急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蠡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蠡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逆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因而還月盈而臣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

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執往役其所剛  
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  
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  
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  
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  
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  
為北蓋左以為牡柔要無夫必順天道周旋無究  
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國語

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伐敗吳師於笠

澤史記吳太伯世家

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銳盡死於齊  
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史記越世家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  
嘗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  
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  
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  
者比降北之罪人釜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  
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韓子

越王句踐見怒龍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龜

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龜有氣王猶  
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  
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  
民赴火者當在大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當  
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當在  
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韓子

哀公十七年

左傳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介余為渫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筮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冀之而逃介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實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我州閭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剪之公使匠父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我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我州人殺之公入于我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鬋既入馬而示之璧曰沽哉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馬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廣證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

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挾趙之兵攻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趙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伐小介弱之名覽

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我州而問知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壹攻衛我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慮於山而屢於垣覽

哀公十八年

左傳夏衛石圃逐其君起奔齊衛侯轍自齊復歸  
逐石圃而復石圃與大叔道

廣證吳赤帶使于知氏假道于衛甯文子具紆紆  
三百製將以遺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  
假之道亦敬矣何禮之甚乎不聽遂致之赤帶至  
于晉既得事將歸知伯命造舟為梁赤帶曰吾聞  
之天子濟于水造舟為梁諸侯雖舟為梁大夫方  
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者中難測使人視之  
視之則兵在後矣將以襲衛赤帶曰衛假吾道而

厚贐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使人

告衛衛人警備知伯乃止

說元

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  
轍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  
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

說元

哀公二十年

左傳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  
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  
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  
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  
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  
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  
及也吾是以為降楚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  
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閭上  
國多笑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幸唯恐君志  
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  
使陪臣陸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  
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  
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  
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革  
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王曰湖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  
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廣證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

史記



哀公二十二年

左傳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  
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繇越人以歸

廣證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  
昔不穀先妾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  
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  
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  
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  
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  
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

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長王其  
無死民生於地上需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  
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  
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  
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  
下天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  
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自也遂自殺越滅吳  
上征上國宋鄭當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夫唯  
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語國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

玉子女昭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  
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  
之令乎吾請速王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  
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  
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  
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  
次也遂滅吳

語國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稚行  
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  
王其國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  
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  
成天有運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山則近大凶  
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  
其志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  
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  
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  
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  
事將易吳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  
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  
天降禍於越妾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

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  
孫稚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  
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  
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周室之不  
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龜鼈魚鼈之與處而龜  
鼈之與同階余雖醜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  
安知是哉哉者乎王孫稚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  
助天為虐不祥相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  
制於執事之人矣子性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  
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  
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  
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  
殺范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  
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  
以不死者為此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  
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  
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夷  
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  
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  
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決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

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  
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  
之國語  
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  
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  
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  
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史記吳太宰嚭世家  
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椎肉袒  
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  
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  
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  
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  
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  
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  
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奔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  
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  
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  
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  
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  
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

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昨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水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卑賀就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道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史記越世家

哀公二十四年

左傳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滅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報福於周公願乞靈於滅文滅石帥師會之取廩丘史今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變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館城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宰禮不度敢展謝之

廣證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滿以為二京齊謂趙謂孔子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攻之趙聞之古善戰者蒞隨而服却舍延尸車甲盡于戰府庫盡于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齊趙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齊趙可謂知用文武矣呂覽

哀公二十七年

左傳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妾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廢證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

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史記

國人送公復歸薨于有山氏哀公好士而不能用故及于難

列國史

子張見哀公七日而不禮乃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咸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素

而遂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大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

新序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

無卷數  
總督採進本  
兩江

不著撰人名氏採諸書所載春秋時事迹列於三  
傳之下意取互相參證然左氏親見國史公穀兩  
家已不及其確實乃兼採諸子雜說寓言欲以考  
校其是非亦徒成其龐雜而已矣於經義無補也